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八册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七）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

左編

夷類

蒙古

宋咸淳九年元至正十年正月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衄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砲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弘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

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鏁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阿朮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二月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

樊城既陷復申請之阿里海涯師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破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降之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鏁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鬉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遂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珏閒合刺至

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粮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舟塲由是馬鬉城築卒不就阿朮自襄樊既下奉命略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史天澤伯顏總諸道兵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咸淳十年二月度宗崩帝㬎立九月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橫鐵

絙鎖戰艦密植樁木水中夾以砲弩諸要津皆施杙
設攻具元軍襄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
傑不聽阿术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
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王
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從
三里伯顏遣兵攻王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
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术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
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大戰而敗伯
顏手殺文義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
文入城守將王虎臣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

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
舍城遂破生擒虎臣餘即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
洋所馘於城下復縛虎臣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
誼不荅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
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鉤
得之衆扶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主順出降其
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
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郤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
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五千人猶力戰悉
死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復州十二

月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
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鋪亘三十餘里王
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
將馬福言淪湖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
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遂
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可惜）兵援漢陽伯顏乘
間遣奇兵部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
入淪湖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
千艘泊淪湖灣口屯布蒙古漢軍四十萬騎千江北
遣人招諭陽邏不應因以白鷂子千艘攻之三日不

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术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
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
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
人報我阿术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
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
里海牙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术即以昏時率
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
术遙見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
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荊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
术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术遂登沙洲攀

岸步騎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滸
飛身被重創走阿术獲其船千餘艘阿术遣人還報
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术飛渡大
驚引遣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
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
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
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
阿术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术曰若赴下流
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取鄂
洲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朱禩孫聞元兵趨鄂

師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鄂、怖
漢陽為蔽及荊湖之援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
孤呂師夔以江州叛降元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
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
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走臨安可一
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時綴東兵使無西爾
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爾
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東我使我成功後于
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為城下范
文虎以安慶叛降元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夏貴引

兵會之二月池州通判趙昴發攝州事繕壁聚糧及
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昴發迎降昴發忿氣
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
人迎降而陽助昴發守城守城之權皆歸于林昴發
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
吾守城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
能為忠臣妻乎昴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
雍氏曰吾請先君死昴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
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昴發晨起書几上曰
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

同縊死昴發死林開城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
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賈似道以精銳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
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
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
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鬭志會伯顏令軍
中作大栰數十株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
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
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术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
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术與划船數千艘乘風

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遁其妻所乘舟衆見之譟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師潰散蕩乍分作合阿朮以小旗麾諸校師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夾岸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似道夜駐珠金沙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舟奔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元軍略饒州知府事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唐震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坐府中

元兵執牘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初故相江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及是聞襄陽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于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入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水中積尸如疊翌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謚忠介萬里謚文忠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二月遣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不可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元使廉希賢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潛說友以平江府叛降元宋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荊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狥岳州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羣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

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荊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揚州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於市府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朮攻真州苗再成帥兵大戰于老鸛嘴敗績阿朮乘勝進趣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朮陽退才逐之阿朮反戰至揚子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冋冋躍出馬引大刀

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讙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术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蹍與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張世傑與常州守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元阿术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兩翼夾射阿术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烟焰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復以銳卒横衝世傑不

復能軍奔圌山阿术弘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眞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番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録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變由是思播田楊二氏重慶趙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阿里海牙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栅江修壁

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凡老弱皆結堡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人有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阿术攻楊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顔至灣頭遂議深入阿剌罕破銀樹東壩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命皇發臨安民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入衛元將宋都䚟與李恒等長驅所至眞當其餘隆興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告黄萬石開閫州治閩兵至奔建昌都統密祐率

衆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鬬者乎祐曰鬬者也麾其兵突進元兵圍之數重祐被四矢三鎗猶麾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盤呂師夔以金符遺之祐不受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之閩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諭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守志

蓋堅伯顏乃叱張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也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蒙古兵獨破松關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十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

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忘奮勇且敵師未必眞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小沮之劉王兵之與懲軍其壯弱即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十二月蒙古伯顏入平江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李文煥等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衞端宗阿里海牙攻潭州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栅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帯坐熊湘閣召張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弑我忠伏地叩頭辭

以不能帯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帯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擧身投地乃自刎潭民聞之多擧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以城降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益王廣王走婺州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益王即位于福州三月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與芮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

欲與相見尙顔國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
臨安命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
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
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
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夫人黃氏并三學士等皆行
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初伯顔執
文天祥北去天祥自鎭江得脫浮海如溫州拜樞密
使元主廢德祐帝爲瀛國公凡家貲在杭越者有司
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汝等降何容易
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

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
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
道輕汝也固宜元軍入廣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
江西秋七月臨安旣陷阿术以太皇太后手詔諭李
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
諭降也及帝次瓜州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庭芝
不答令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庭芝曰吾惟一
死而已阿术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
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旣而淮安盱眙泗州以
糧盡降元庭芝獨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

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兵有
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
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阿术請
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欵庭芝不
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
姜才將兵七千趣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卽以
城降阿术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
泰州阿术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
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吳惟孝開北門納元軍
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

阿术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
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
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术乃皆殺之揚
民聞者莫不流涕八月揚州旣破元兵攻眞益急城
陷守將苗再成不屈死知邕州馬墍將入衛而臨安
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
西墍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
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墍
墍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墍發弩射之攻三
月墍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帝舟泊泉州港招撫司蒲
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
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必
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幷
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
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以泉州降元元遣
使至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
兵于境上華反導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
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
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而死十二月元置

江淮行省靜江以水爲固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
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馬塈閉
內城城守又破之塈率死士巷戰力傷臂被執斷其
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乃仆六月文天祥敗元于雩
都李恒襲天祥天祥兵潰走循州帝遷潮州之淺灣
冬十月陳瓚起兵復興化軍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
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
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流血有聲唆都既
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元
將襲帝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初張珏復瀘

涪州遂敗元軍於重慶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
慶李德輝爲督與張珏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
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不花至城下
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
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元兵戰扶桑壩元兵從
後合擊之珏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衆
巷戰不支歸索鴆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
邀之涪茂執至安西以弓絃自經死元定武官承襲
之制凡言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
子侄從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

老死者不襲臨陣中傷還營病故者與陣亡同著爲
令二月元唆都陷潮州屠其民知州事馬發死之夏
四月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
子尚在天未絕宋此豈可不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
王年八歲矣是爲祥興帝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
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巨海中與奇石山相
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
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
行宮及軍屋千餘間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昺廣
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

貴勉專决軍事弘範爲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三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秋七月潮南制置使張烈良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牙住討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歿阿里海牙略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率衆拒於白沙石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牙烈殺之文天祥聞帝卽位乞入朝優詔不許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

于潮興歿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率麾下走海豐元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僞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元將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

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艦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舟火不能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

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己卯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作樂乃戰違令者斬時黑夜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作樂世傑以爲且解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自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世傑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

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
日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
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
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
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后欲
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
日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
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彊
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
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

柂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
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
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則大風
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兩其背瘞潮居里殺
宋樞密使文天祥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推
用漢人至是崔或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
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臣以爲臺官建
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止山中書必有偏狥
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
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

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
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
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如更
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可望矣不可行也或言今百官
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
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
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哉遂詔內外官吏俸以
十分爲差增給五分二十一年二月時荊湖閩廣之
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
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

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
危矣帝悟招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
於內地盧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
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
誣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懾
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
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猶
甚雖居丞轄實專大致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
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
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

妬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虚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癰疽雖就除本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鞫之一一欵服遂命誅之刲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䇿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殞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

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爲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瘴之區今約七月集兵諸路於靜江病死者必衆矣況湖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尉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先是有告諸王乃顔反者帝遣伯顔往觀虚實乃顔謀執之伯顔覺得脫歸時西北諸王乃顔反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于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遂命庭將漢軍王昔鐵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顔敗走追執之梁氏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絶域靡不臣服與國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克其用所賴以爲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爲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詐之文

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眞金第三子也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可謂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之事内則決於宮壼外則委於宰臣然不至於廢墜者去世祖爲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武宗諱海山順宗荅剌麻八剌之長子也至大元年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糵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木未有不顚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

非朕孰爲朕言爾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
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
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四年帝崩史臣曰帝
慨然欲刷治弊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濫錫賚太泛
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立爲太子嘗曰明
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可
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事皇太后終身不違
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耆老時加恩賚太
官進膳必分膳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
細民訴訟者則禁之。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遂弑
帝于行幄在位三年

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
長子裕宗之嫡孫也

明宗和世㻋武宗長子也

寧宗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王薜曰寧宗之立非母
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
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弑兄之
惡天心天理吁可畏哉。

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

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
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
於理當立乃遣右丞闊里吉思往迎之至自靜江即
帝位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險慝俾
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
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
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
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
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

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六私圖傳子嫁禍
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
祐隨降殞斃叔嬸不答失里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
幼衝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
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
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
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鐵古思放諸高
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伏其以明里董阿明正
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嬸母亦削
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

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
褓未有知識義當矜閔常人亦百金之產尚置義田
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外貽
笑他邦取辱中國儻生他變關係非輕豈願殺身以
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
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
于中道至正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脫脫用言者於
都城外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
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
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

而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
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
溢如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帝不聽河成
果水急泥壅六年河決七年冬十月沿汀兵起先是
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
治河果於黃陵得石人一眼而潁州劉福通蕭縣李
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
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愈愁怨思亂時汝潁兵勢
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鎮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
無成功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

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十
三年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誠王十二
月哈麻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
演揲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
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
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製龍舟於內苑帝自製船式
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
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
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
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

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
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
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
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
殿復退立如前之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十五
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福通等自碭山夾
河迎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
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張士誠遣兵破
元浙江杭州丞相達識帖睦邇遁平章政事左答納
失里戰歿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初同僉淮

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急務今日計莫若於黄河上下頻淮南之地及自木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苗軍

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起兵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黄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陳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死之宋毛貴破薊州元徵四方兵入衛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大恐元徵海運糧于張士誠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時帝亦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爲姦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漢王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遂自

稱帝

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率兵擊走之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珍立

太祖建國號曰吳三月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

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

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

帝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王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葬諡曰惠宗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王褘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强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一

左編

夷類

突厥

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倔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高帝平京師遂恃功多橫驕武德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與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子幼不立以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因立正道爲隋王本隋役附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秦王討武周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女明年謀取并州卜之不吉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群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陋弱棄不立取其弟嗣爲頡利可汗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高祖起太原與連

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衆絶路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說還五原地皆見聽且發兵與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可汗兄弟爭國頼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貲兵鋭馬多書辭悖慢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援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并州深鈔汾潞轉掠原靈關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豳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秦王縱反閒於突利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爲昆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突厥既歲益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

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藺暮戰新城暮敗績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覬徉隴渭間平道將

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恥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彊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縶之門下省乃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頡利引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兵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嫚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戕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亾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突厥俗素質畧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瓘請

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嘗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詔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亾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部落亂華民多沒於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延一入之鬱不自憀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

號州頁山多麝麖有射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啟民失國隋文帝不恡粟帛興士衆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强則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背德忘義致然耶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稟仁孝豈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與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灞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

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於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啟民可汗弟也初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囚箠之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後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及爲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啟民破亾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爲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鑒前敗也我使中國安爾宗族不亾故授爾都督毋相侵掠

長爲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文其墓子賀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於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思摩頡利族人也始啟民奔隋磧北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啟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開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爲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

與頡利俱擒太宗以爲忠授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代而取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爲置酒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木見其滋廡以爲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牛不減昔乎爾父母

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延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拜受賜鼓纛。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無相侵，謹頓首奉詔。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背。思摩慚，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爲吮血。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爲刊其勞碑於化州。

薛延陀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

陀。在鐵勒諸部最雄長。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叛去，推契苾哥楞爲可汗，據貪汗山；奉薛延陀乙失鉢爲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匱可汗復彊，二部黜可汗號往臣之。回紇、同羅、僕骨、白霫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爲主，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儳路齎部書鼓纛，冊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夷男已受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靺鞨，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俱倫水。地大衆附，於是回紇等諸部莫不伏屬。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大過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爲寵。頡利可汗之滅，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犍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贏，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部。七年，附使者入朝。帝恐後彊大爲患，欲剗其禍，乃下詔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爲

可汗，始渡河牙於漠南，夷男惡之，未發。帝方幸洛陽，將遂封泰山，夷男與其下謀曰：天子封泰山，萬國皆助兵悉會，行在邊陣空單，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南絕漠，壁白道州，率一兵得四馬，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狀，且請師。帝敕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既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之，有輒相掠，誅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違詔，得非亂邪？而曰與突厥和，乃故約也。

商俱請不報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適會李勣兵至行塵屬天遂率衆走赤柯度青山然遣回遠勣選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不脫度諾眞水陳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徒戰勝至是邦騎不用率五人爲伍一執馬四前鬭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没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追延陀騰逐勣救之延陀縱射馬輒死勣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鋒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

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以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勣還入定襄天子遣使者齎璽書勞問賞功卹死延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還之曰歸語爾可汗爾自負其彊以突厥爲弱厚誅歛之又取首領以爲質且我爲天下主渠嘗賦發於爾邪後有利害當諦思毋邊也延陀乃遣使謝辠又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我則立之度其立孰與頡利比而敢撓邊乎不許昏明年以使來益獻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與大臣計房玄齡曰不如和親帝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羣臣侍陳

賓羣奏慶善破陳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詫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諸下羊馬爲聘時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府庫調歛於下不亟集又度磧水草乏馬羊多死納貢後期帝亦止行畜口耗死僅半議者謂禮不具而與昏恐後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絕昏謝其使夷男氣素索不發亦會病死始延陀請以庶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使東方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統西方白道之役曳莽實爲之謀國

人多怨及會葬曳莽亟還部拔灼分兵殺之自立爲可汗鐵勒諸國素伏延陀而咄摩支納其子當臣已之帝恐卒爲患詔勣等曰降則撫之拔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奸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孺三萬遂滅其國帝以延陀擬欲并𢘉苾等降之復遣道宗率阿史那社爾等分部窮討帝幸靈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請內屬遣宗等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奴事也不恨帝割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

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飲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

回紇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鐵勒其部落曰回紇薛延陀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裒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阬之回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

自爲俟斤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爲君長子曰菩薩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服時健死菩薩立回紇繇是寖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逐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脣齒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薛延陀爲最雄彊菩薩死其酋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欵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亾其下麕駭鳥散不知所之

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闕引見渠長等以唐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站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站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鐐盎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乃詔磧南鸊鵜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湩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置官吏壹似突厥吐迷度兄子烏紇烝吐迷度之妻遂謀亂領騎夜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使

紿烏紇許以爲都督烏紇不疑即往謝因斬以徇帝擢吐迷度子婆閏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故地回紇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壯騎佐赤水軍云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宷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爲女妻承宷遣渠領來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即封虜女爲毗伽公主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帝因冊毗伽公主爲王妃擢承宷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宷爲葉護給四節令與其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昆弟

葉護大晝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子儀子儀犒飲三日葉護辭曰國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既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香積之戰陳澧上賊詭伏騎於王師左將襲我僕固懷恩麾回紇馳之盡翦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夾度之賊大敗進攻長安懷恩率回紇南鬱大食衆繚都而南壁滻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遣將紡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殲之營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即踰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嚴莊挾安

慶緒奔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繒錦萬匹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遣群臣勞之長樂詔遣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與黑衣大食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即冊磨延啜為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為冊命使帝餞公主問幸咸陽數慰勉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瑀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瑀立帳外問曰天王可汗何屬瑀曰從

昆弟也時中人雷霧後立瑀上又問立王上者為誰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隸顧立郎上乎霧俊趨下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昏皆宗室子今寧國乃帝王女有德容萬里來降可汗天子婿當以禮見安踞受詔邪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主為可敦俄而可汗死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國人婿死朝夕臨喪期三年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鶩面哭亦從其俗云後以無子得還代宗即位詔以雍王為天下兵馬

元帥與諸節度使會陝州時可汗屯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為唐天子弟於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即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哉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即引子昂韋[illegible]少華琚搒之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殺為先驅史朝義使反開左殺執以獻與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使拔賀那賀天子獻朝義旗物雍王還靈寶可汗屯

河陽留三月屯旁人因於剽虜儀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挐戰潦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嶂口還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

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斁剽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横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斫含光門入鴻臚寺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營回紇曰願見令公子儀出旗門回紇曰請釋甲子儀便服籫鞍甲策馬挺身而前酋長相顧曰眞是公矣酋長下馬拜子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和子儀麾下亦至子儀麾左右使卻且命酒與飲遺以綵段三千召可汗弟合胡祿等執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固厚何負而來今卽與汝戰何遽降也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縶我麾下將士須與汝戰酋長皆服曰懷恩誑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負約身死行陣家屠戮方是時虜宰相與賀莫干等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辭曰無易公誓明年以儀恩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册拜可敦賜繒綵二萬是時財用屈稅公卿驘橐它給行宰相餞中渭橋回紇之留京師者暫掠女子於市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詰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德宗立使人告喪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乃爲禮宰相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鬭有如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莫賀怒因擊殺之幷自立爲合骨咄祿可汗使大廷達干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册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其車馬出迎其大相頡于迦斯踞坐責休等殺突董等休言爲與張光晟鬭死非天子命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死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汙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

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懸恐賜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請易回紇曰回鶻帝欲饗回鶻公主問禮於李泌對曰肅宗於燉煌王爲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姨也於是引回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導拜

必谷帝畫建咸安公主官屬視王府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川輪臺等城使來獻俘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爲國仇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

吐谷渾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帳室肉糧其官有長史司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蓋慕諸華爲之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水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牧於海生驄駒日步千里故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氊蔽鼻口乃無恙隋時其王慕容伏允號步薩鉢背寇邊煬帝遣鐵勒敗之辟西平復命觀王雍破其衆伏允以數十騎入泥嶺云去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降置郡縣鎮戍以長子順爲質因王之統餘衆餓追還伏允客党項隋亂因得復故地唐高祖受命朝自江都還長安于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效當護

送順伏允喜引兵與軌戰庫門交綏止即遣使請順帝遣之順至號爲太寧王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即寇鄯州帝遣使者讓且召伏允以疾爲解而爲子求婚驗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遣中郎將康處眞臨諭又掠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伏允謀入磧城唐兵燒野草故靖馬多饑侯君集曰向者段志玄至鄯州吐谷渾兵輒傅城彼國方完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所君臣相失我乘其困可以得志柏海雖遠可踐而至也李靖曰善分二軍伏允走圖倫磧將奔于闐薛萬均督銳騎追奔數百

里又破之將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王道宗行空荒
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氷馬秣雪閱月次星
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
虜車重兩軍會於大非川破邏眞谷順之質隋爲金
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常怏怏自以
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懼
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亡從者纔萬騎窮無聊卽自
經死國人立順爲君稱臣內附詔封西平郡王號甘
豆可汗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爲下所殺立其子燕
王諾曷鉢諾曷鉢幼詔侯君集就經紀之始請頒曆

及子弟入侍詔封諾曷鉢河源郡王號勒豆可汗諾
曷鉢身入謝遂請婚獻馬牛羊萬比年入朝乃以宗
室女爲弘化公主妻之高宗立以主故升駙馬都尉
又獻名馬帝問馬種性使者曰國中最良者帝曰良
馬人所愛詔還其馬公主表請入朝遣驍衛將軍鮮
于匡濟迎之十一月及諾曷鉢至京師帝又以宗室
女金城縣主妻其長子蘇度末拜左領軍衛大將軍
久之度末死主與其子右武衛大將軍梁漢王闥盧
摸末來請婚帝以宗室女金明縣主妻之既而與吐
蕃相攻上書相曲直並來請師帝兩不許諾曷鉢以
吐蕃盛勢不抗而鄯州地狹又徙靈州帝爲置安樂
州卽拜刺史欲其安且樂云諾曷鉢死子忠立忠死
子宣超立聖曆三年拜左豹韜員外大將軍襲故可
汗號餘部詣涼甘肅沙等州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
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靈間令不得畔
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以爲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
襍處置豐靈又邇默啜假在諸華亦不遽移其性也
歲遣鎭遏使者與宣超兄弟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
業內矣貞元十四年以朔方節度副使慕容復爲長
樂都督青海國王襲可汗號復死停襲吐谷渾自晉

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谷番取其地凡三百五
十年及此封嗣絕矣

左編

夷類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官有大相副相曰大論小論又有內大相曰論莽熱地有君長曰棄宗弄贊其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犛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抗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敗屬羌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自松州夜襲其營斬首千級初弄贊東寇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柏海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褫氊罽襲紈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陳日凱旋雖鴈飛千天無是之速夫鵞猶鴈也臣謹冶黃金爲鵞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高祖即位弄贊獻金器十五種以

爲昭陵進封賓王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人與碾磑等諸工詔許之永徽初弄贊死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初太宗旣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又以琅邪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欲撫以厚恩雖奇其答而不遂其請有子曰欽陵曰贊婆祿東贊死而兄弟並當國自是歲入邊並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

於是安西四鎭並廢詔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總管出討吐蕃拜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永昌三年詔王孝傑爲武威道總管唐休璟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鎭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鎭守議者請廢四鎭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王作皮幣筭緡法稅舟車

権酒酤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鎭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鎭還先帝舊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鎭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儋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渡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亾議乃格欽陵遣使者隨郭元振入請和親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鎭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

望未絕則善矣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欵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擧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即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部支等欵塞明年乃獻馬黃金求昏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歿于軍諸子爭立國

人立棄隸蹜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熱固求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即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坌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未及定坌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薛訥爲隴右防禦使與王晙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晙等戰武階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

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晙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斬首萬七千衆奔突不能大相枕藉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既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金城公主上書求聽修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請新誓帝謂昔已和親有成

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詒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四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後二年吐蕃將悉諾邏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鄉聚王君㚟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皸凍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㚟豫遣諜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死過半會君㚟爲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爲河西

節度吏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鬭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石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還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吐蕃數敗而懼屢請和親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言約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毋議和惟明

曰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
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
下遷賞以甘心焉此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今
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
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
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
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餽獻使名
悉獵隨使者入朝奉表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
內之悉獵略通華文既宴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
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

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
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
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正字裴光庭等奏
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
之慚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
亦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發
哀天寶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
將哥舒翰爲大將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
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
虜至斷其後大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
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克臣恐
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
之上意不快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
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
制以安西副都護高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
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期
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吐蕃有兵近萬人
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檑如雨仙芝以郎
將李嗣業爲陌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

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
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
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
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千峻阪四十餘里前有
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
爲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
藤橋已斫斷矣娑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
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
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
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

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綵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
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
遣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
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
吐蕃大至已無及矣藤橋濶盡一矢力修之期年乃
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唐士卒
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是時吐蕃與南詔蠻閣
羅鳳聯兵攻瀘南劍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
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
舒翰破洪濟大漠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於是

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洮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
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
李氏蘇毗彊部也是歲贊普死子娑悉籠臘贊嗣遣
使者修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齎册弔祠還貞
觀中李靖破吐谷渾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爾開
西域置四鎮於是歲調山東丁男爲戍卒繒帛爲軍
資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繁羊馬大軍萬人小軍
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隴右鄯州爲節度河西涼
州爲節度安西北庭亦置節度關內則於靈州置朔
方節度又有受降城單于都護庭爲之藩衛及潼關

失守河洛阻兵於是盡徵河隴朔方之將鎮兵入靖
國難謂之行營曩時軍營邊州無備預矣至德初取
嶲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
賊且修好然歲內侵取廓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侯
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
蕭華等與盟代宗幸陝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
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置官吏郭子儀退軍南保
商州吐蕃居城十五日退官軍收上都以郭子儀爲
留守初車駕東幸衣冠戍里盡南投荆襄及隱窟山
谷於是六軍將士持兵剽劫所在阻絕郭子儀領部

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馳馬車牛數
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
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令公身爲元帥主上蒙
塵于外國家之事一至於此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
懷安於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遽從之
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
即危矣不如取王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又從之
延昌與李萼皆從子儀子儀之隊于餘人山路狹隘
慮延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萼恐狹徑被追前後
不相救至倒迴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

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蕚既至謂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喻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以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將臧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誥等數人各有部曲率其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爲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至約蕚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與子儀廻至商州諸

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京師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鞍馬衣服盡爲士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衆漸振至于千人子儀既至商州未知仲卿之衆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以二百騎隸之又令太子賓客第五琦攝京兆尹同收長安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廣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爲表裏以張聲勢仲卿二百餘騎遊奕直渡滻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皆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領衆都收長安大軍不知其數敗以爲然遂抽軍而還餘衆尚在城軍擁王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擁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師又入城吐蕃皆奔走乃收上都郭子儀乘之鼓行入長安人心乃安吐蕃退圍鳳翔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迴引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賊疲而歸賊衆特其驍勇翊日又逼城請戰璘被甲開懸門賊乃抽退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又復屯原會威渭

之地子儀之入長安也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又子還京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犯邊吐蕃大酋尚結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抗任敷以兵略鳳翔盩厔於是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先進屯雲陽馬璘 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眞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

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遂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辟易曰遂挾虜一將躍出畢軍望而譟士還無一矢着身者明日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死凡三日虜斂軍入壁日遂知虜曲折即斫其營斬千餘級生擒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槖它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鑾垣亡去者十八會懷恩死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儀請擊吐蕃自効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德宗即位先內靖方鎮顧歲與虜角其亾獲相僕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襦切敕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是時乞立贊爲贊普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即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即發使者隨倫入朝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很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倫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處

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取爲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於賀蘭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埸不定搜令漢衡决於贊普乃克盟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僕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畤又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于吐蕃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夜襲賊營率驍勇三千人入汧陽誡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弊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若是奇功佖如其言出擊之賊衆果敗副將史廷玉力戰死之又寇鳳翔城下李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天子以邊人殲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鹽夏結贊得鹽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燃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瀕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西掎角結贊大懼屢請盟帝使報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既猶書以

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辭二州天子從之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凉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及將盟又約各遣遊軍相覘伺結贊據精騎數萬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書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瑊曰請侍中以下服衣冠劍佩以俟命蓋誘其下馬將劫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特進宋鳳朝等皆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里瑊遽

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瑊伏於鬣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過而不傷焉唯瑊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鳳朝及瑊判官韓弇並爲亂兵所殺漢衡及中官劉延邕俱文珍及將梁鳳翔河東大將孟日華等六十餘人皆陷焉餘將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驅掠者千餘人咸被解奪其衣初漢衡爲亂兵所擊其從吏呂溫以身蔽之刃中溫而漢衡獲免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使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如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

之盡驅而西既已面縛各以二木自領至趾約于身以毛繩三束之又以毛繩連其髮而約之夜皆踣于地以髮繩各繫一橛又以毛罽都覆之守衛者臥其上以防其亡逸也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歸唐而囚漢衡河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贊結拒不受初瑊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請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詐侍中儻有急何由知之請次侍中爲營以虞其變瑊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與同遷瑊之營西去盟所二十餘里元光之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瑊之敗

柵可踰越焉及瑊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瑊之至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陣于營中瑊既入賊追騎方退元光乃先遣輜重次與瑊俱申其號令嚴其部伍而還瑊復鎮于奉天瑊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歎馬燧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蕃寇宰相柳渾曰五帝無詰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之盟約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渾言

鹽州

上變色。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內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即遣其表以示之。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戎之情。結贊召漢衡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遣使者奉表來，率亂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衡等，放其使。吐蕃圍華亭，絕汲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合太千兵越之，虜逆戰，太千不勝，引還。虜日千騎四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衆降。清沔潛兵大象谷，夜羊豹城中舉火燭天，虜衆驚，因襲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石投市井皆滿。鳶

盧梁絕壑而升，守將降于虜。虜分備山間，收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一得，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據高，虜所進退候火易通。既失之，賊下即虜境，每穮穡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初，吐蕃盜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給產貲，其挈孥盛夏入邊。自虜得鹽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鄜防侵迫。寇日以驕，數人為邊患。帝復詔城之，使涇原劒南山南濼入虜討，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合兵三萬，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陳城下。九年始載。閱二旬訖

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紇于遂成之。當是時，韋皋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又與南詔使之于神川，于鐵橋，皋俘馘三萬，降其首領。十二年，尚結贊死。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向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

至，無能為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板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眢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板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玼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

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七
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
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
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
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
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
節度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肯
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城柵器械皆割
隷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
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

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隷節度使竟為宦者所
沮而止八年初吐蕃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
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
使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
自是朔方禦寇不暇十二年貶前入吐蕃使秘書少
監田洎柳州司戶初洎入蕃為弔祭使蕃請於長武
城下會盟洎懦怯恐不得還唯唯而已至是西戎入
寇且曰田洎許我統兵馬赴盟誓遂貶之戎人實以
邊將擾之致忿徒假洎為辭也涇州上言吐蕃大將
並退于是罷神策行營兵自田縉統夏州以貪狠侵

擾党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及是大兵入寇邊審郝
玼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而
至戎人懼而退蓋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顏郝玼之
擊戮也十四年吐蕃節度使論二摩總兵十五萬圍
鹽州為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
夜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
史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會昌二年
贊普死無子以妃綝兄子乞離胡為贊普始三歲妃
共治其國太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
屬尚多何至立綝氏子耶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則

將尚恐熱為落門川討擊使譎詭善幻約三部得萬
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與其宰相尚
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羊同兵
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
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耶蘇
毗等疑而不戰恐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
至十餘萬擒思羅縊殺之恐熱自號宰相以兵二千
萬擊婢婢婢婢遣將龎結心莽羅薛呂擊恐熱於河
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甚盛
兵出關結心僞北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薛呂以伏

兵襲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婢婢
將燭盧鞏力用貢硤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罷子
不從乃辭疾先歸罷子悉擊恐熱一戰而敗婢婢糧
盡引衆趣甘州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
歸之恐熱大畧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
很籍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
其定其亂保渭州求冊爲贊普奉表降唐且求河渭
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大事覬得
濟此河與居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將散卒將寇邊
會久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於是復清水涇原原州
人續長編　宋會要
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
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
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
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爲解辮易服因詔差賜四道
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蒔貸五歲。
賦溫池委度支榷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
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饟。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
關鎮毋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會僕固俊與吐蕃大
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朝宋建隆二年靈
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來離等八族酋長越覓等

護送入界勑書獎諭秦州首領尚波于傷殺采造務
卒知州高防捕擊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以吳
廷祚爲雄武軍節度代防安輯之令廷祚齎勑書賜
尚波于等會吳廷祚往伸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
恩旨各歸本族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尚波于等感悅
是年秋乃獻伏羌地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
寇掠三陽麻藏弓門等砦監軍延檢使周承瑨等擊
敗之斬首數千級屢斬不用命卒九人于境上太宗
乃詔曰秦州內屬三族等項慕華風肆求內附歲踰
底寧近聞乘華育之養來撓邊疆豈厥信之未孚而
行狀　宋會要
吏撫之不至並觸憲綱特示威懷今後或更剽劫吏
卽捕治寘之于法不須以聞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
宗召其酋長對于崇政殿厚加慰撫使賜以束帛有
漢民三百戶城周回十五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
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四年知
鎮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
力討繼遷請積以刺史仍給廩祿。經畧使張齊賢又。
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其年潘羅支遣部下李萬山
率兵討賊貽書繼和請師期先是遣宋沆等爲安撫
副使未行丁謂等相與朕看圖會屬頗記吐蕃反覆

狼子野心之事。今已議王超等領甲馬援靈州，若蕃
寇退散，即靈州便可制置流等，不須遣止走一使，以
會兵告之。五年十月，羅支又言賊遷送羅箭誘臣部
族，已戮一人，禁一人。聽朝旨，詔褒諭之，聽自處置。六
年，又遣弟遍族蕃官成遍馳騎至鎮戎軍，請會兵討
賊。邊臣疑成遍詐，護送部署司。成遍懼，從馬墜崖死。
上聞甚嘆息之，曰：此氾埋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皆
有戰功。凡再詣闕，朕皆召見，獎其向化。詔劾鎮戎官
吏，仍令渭州以禮葬之。其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納
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
遷偪逼，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
支為朔方軍節度使，賜以鎧甲器幣。羅支屢請王師
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預約師
期。上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
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勢，亦
國家之利。降詔許之。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知州
丁惟清陷沒。羅支偽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傑者龍族
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遁死。是月，會繼遷黨攻
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于
帳。詔贈羅支武威郡王，遣使贈賻其家。者龍凡十三

族，而六族附迷般嗎及日逋吉羅丹。西涼府既聞羅
支遇害，乃率龕谷蘭州宗哥覓諾諸族攻者龍六族，
六族悉竄山谷中，部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
羅支弟廝鐸督為首領。二年，廝鐸督遣其甥來貢，仍
上與趙德明鬬功狀。舊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時
西涼樣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樣丹宣力西陲，委
以捍敵，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廝鐸督，以重恩意。三
年，廝鐸督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硫黃、安息香、
白石英等藥凡七十二種，使者感悅而去。族帳感
恩，潛結黏顏，自誓不為邊患。四年，邊臣言趙德明謀劫
西涼，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思撫寧之，乃
遣使諭廝鐸督，令援結回鶻為備，并賜鐸督茶藥、襲
衣、金帶及部落物有差。鐸督來表謝。大中祥符元年，
秦州曹瑋言：熟戶郭廝敦、賞樣丹皆大族，樣丹輒作
文法謀叛，廝敦密以告，約半月殺之。至是果携樣丹
首來上。以廝敦陰害樣丹，不欲明加恩獎，以疑懼諸
族。時方議築南使城，遂以廝敦獻地為名，詔授順州
刺史。瑋破魚角蟬，戮賞樣丹二酋，由是前拒王師者
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罰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
凡納馬六千匹，給以匹綵。或以少為訴者，瑋斥之曰

是顯罪物。汝輩敢希利耶，戎族聞之皆畏服。唃厮羅者，豬出贊普之後，厮羅與李立遵不協，更徙邈川，以溫逋哥爲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望朝廷恩命。知秦州張佶奏請拒絕。涇原鈐轄曹瑋上言宜厚唃厮羅以扼德明，而立遵屢表求贊普號，朝議以贊普戎王也，立遵居厮羅下，不應妄予，乃用厮鐸督恩例，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已而溫逋哥爲亂，囚厮羅置阱中，出牧不肯已者，守阱人竊出之。厮羅集兵殺溫逋哥，徙居青唐。西夏趙元昊侵略其界，兵臨河渡，厮羅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顧得其虛

實。元昊已渡河，插幟志其淺，厮囉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甚衆。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元昊遂不敢窺其境。

左編

夷類

西夏

太宗嘗宴羣臣苑中謂李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繼遷繼捧從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於渭橋有鐵鶴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沒建隆四年繼遷生於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

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緦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俱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遁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強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三年遂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冊為夏國王四年知夏州安守忠以三萬衆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至城門而返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數月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屠小康堡太

巳作規模

宗乃遣錢若水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保吉襲保忠走之李繼隆執保忠詔削趙保吉所賜姓名至道初遣左都押衙張浦以橐它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彊夸衆於後圃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繼遷乞禁邊盜掠詔令謹守疆埸還所盜物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為鄭州團練留京師二年春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于靈州且令車重先後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

則戰可以無失復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兵應援而守榮乃併為一運繼遷邀擊于浦洛河紹斌不救衆潰運餉盡為繼遷所得太宗聞之怒九月親部分諸將李繼隆出環州繼隆奏以環州路迂乃自青崗峽徑趣平夏直擣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烏白池將虜鋭甚超挾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遷亦遁使冊德明為大夏國王明年出侵回

鶻恒星晝見德明懼而還三年境内饑上表求粟百
萬朝議不知所出時王旦爲相請敕有司具粟百萬
於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既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四
年遼王親將兵五十萬以狩爲言來攻京甸德明帥
衆逆拒敗之五年遼復遣使賚玉冊金印冊爲大夏
國王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
藏屈懷氏生成嵬天聖六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
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騎降於夏火星入南斗九年
十月德明卒子曩霄立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
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嘗獨引兵襲破回鶻奪甘州

遂立爲太子數諫其父毋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
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
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
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元昊自率衆
攻貓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
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唃斯囉部將安子
羅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二百餘日子羅敗遂
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既還欲南侵恐唃斯囉制其後
復舉兵攻蘭州諸羌侵至馬銜山築城凡州元昊既
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

龍皆即壘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
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帳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
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臥都如
定多多馬竇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
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蒻山七萬
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
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
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
訖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
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

平夏兵不及也宋寶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
實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靜
德寨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
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
昊元昊殺之遂築壇受冊即皇帝位元昊表至羣臣
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滅矣諫官吳育
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
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
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
之不報未幾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

元昊若斬首獻者卽爲定難軍節度使而元昊又遣
人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
而去十一月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
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又命待制龐籍體量陝西
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逋逃窮蹙
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
卽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
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況德明元
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勢可知也以先朝
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典國習

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寫伏
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
不支進卒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
虞也若窮巢穴須涉大海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
浮囊挽䩞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勝掩擊未知何
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
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
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斯囉幷力破
賊四度地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
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靈弓手

壯士以備城守八倂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
民人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
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伐反以竦爲
怯冬十月元昊寇保安軍指揮狄青擊敗之种世衡
於延安東北二百里築青澗城康定元年環慶路鈐
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橋而柔遠砦主武英
入自北門援之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濶砦疎土
兵寡弱又無宿將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
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旣而元昊
盛兵攻保安軍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

召之元昊旣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
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
道而前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
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
勒兵還幷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
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鬬三日平遂與元
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
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
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
戎十策其略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

必自延渭而與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州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勢格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帝以元昊勢益猖獗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釁許臣稍稍以恩信招降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澤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乃詔仲淹與琦等同謀仲淹言臣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

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況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保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之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元昊遣使與仲淹約和仲淹復書令去帝號盡臣節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令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元昊果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徼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戍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擊之都監桑懌爲前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

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一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以騎兵趨之福分兵與懌躡其後諜傳賊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爲一軍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隴山外觀英爲一軍屯籠絡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給士馬乏食者三日元昊自將精騎十萬營于川口諜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諳之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

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爲先鋒見道旁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没小校劉進勸福免福不聽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敵乃并兵攻觀英初渭川都監趙津將瓦亭砦騎兵三千餘爲諸將

後繼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陣合王
珪自羊牧隆城以在兵四千五百人助觀略陣陣堅
不可動英重傷不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
陣步兵大潰衆遂奔珪英津皆死於陣觀以千餘人
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
三百人關右震動時元昊傾國入寇禍臨敵受命所
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趣利故至甚敗元昊雖數
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元昊乃歸塞門砦主高延德
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陳禍福以諭之元昊使
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語猶嫚知延州龐籍言夏竦

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諭旺
榮言公方持靈夏兵倚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
知清澗城种世衡又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爲書置蠟
丸中遺旺榮諭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榮旺
榮得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爲此兒戲邪囚嵩穽
中歲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法淳持書往
而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自言用
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耕曰此詐也乃屯兵
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
是時葛懷敏徙涇原經略副使王沿使懷敏督諸砦

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趣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
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
路已絕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懷敏通時事善候人
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
覆軍獨范仲淹嘗言其猾懦不知兵議者欲以金繒
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
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
太宗時將帥多舊人猶能伏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
西羌之叛驟擢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
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況今武臣

多親舊恩倖出即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
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今方
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受以待有功且
命將之時去疑二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
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元昊以慶曆八年正
月殂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
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政以節鉞啖其三將使各有
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
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上諾其言乃
冊諒祚爲夏國主八年知府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

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爲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子克柔權領州事神宗即位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冬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青澗守將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喜受之陰許歸欵歸欵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其衆來情僞未可知戒諤無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

八編類纂 卷三百五十三 夷狄 十一

納詵言名山誠能據横山以抒厳我以判史世封之使自爲守固爲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啓西㝂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矣十一月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而貶种諤官安置隨州諒祚斵送殺定者六宅使李崇貴等以獻十二月諒祚殂子秉常立熙寧元年三月遣轉運使薛宗道等來告哀神宗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上大首

八編類纂 卷三百五十三 夷狄 三

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崇貴至即行册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常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入戶諒祚遺之寶劒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劒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己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二年二月遣使冊秉常爲夏國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萬㥜既而進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寨門二砦易綏州初朝議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逵以爲彼必不受詔且彼既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

果不奉詔遣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
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於是前議遂罷乃賜誓
詔而綏州待得二砦乃還夏主受册而二砦不歸欲
且先得綏州遣罔萌訛以誓詔來言及趙卨往交地
萌訛對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卨曰若然
塞門二砦蓋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
漢儀復州蕃禮從之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閙訛
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使偏將李信
劉甫种詠等出戰信等訴以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
制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

即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
(大順)制詠瘐死獄中斬信甫配流郭貫復出兵邛州堡夜
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
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怨大起矣八月夏
(瀆城)人遂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兵多者號二十
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
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死之夏人來攻順寧砦
復圍撫寧府州折繼世及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
去撫寧咫尺羅兀兵勢尚完种諤在綏德節制諸軍
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能下筆

顧轉運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於是新築諸堡悉陷
將没千餘人皆没初朝議以新築羅兀城去綏德百
餘里偏梁險狹難於餽餉且城中無井泉遣人往覘
之未至而撫寧陷遂詔棄羅兀城夏人進奉山陵後
期詔令先至永厚陵設祭後至闕奉慰帝謂輔臣曰
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
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纖邊民蕃部討虜故元昊嘗自
謂爲諸羌所立不得辭朝廷命不得而變西鄙亟戰
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衙諫官吳
育謂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

以爲不然卒用中原而後賜封册爲夏國主良可惜
哉元豐四年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
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鄜延總管种
諤乃疏秉常遇弒國内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
之會帝然之召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
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
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
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
此者帝曰朕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
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

選帥而無大帥統使威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
呂公著進曰同罪之閫帥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
之圖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
后問策於庭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必拒
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
抄絕其餉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
師卒無功既而邊將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略使鄜
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
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呂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徹
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木炭壅土於其上板築立遂
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秉常死子乾
順立生三歲即位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
歸我陷執民當盡以給還三年夏人攻德靖砦諸將
米贇郝普戰死初哲宗聞夏人來寇恭然笑曰五十
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
果破金明引退紹聖四年知渭州章楶以夏人猖獗
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
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以示
怯而陰具版築守戰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於石門
峽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乘溪迎擊敗

之三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楶因
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
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元符元年冬十月夏人寇平
夏城章楶大敗之章惇與楶意同故言多見采由是
剡州一城砦九慶兼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偪夏
人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徽宗即位乾順始建
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蔡京秉政
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
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愈責厚
急乃遣弟詣保忠許之還為夏之邏者所獲遂追保
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
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
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
遼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
問首從賞同斬級令用京計也陶節夫在延州大加
招誘乾順遣使至請皆拒之又令殺其牧放者夏人
遂入鎮戎略數百口執知鄜州高永年而去又攻鹽
州自是兵連者三年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為陝西
經略以討之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
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兵對面不相覩乃潛穿

婁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役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貫役遇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屹守兵見追之墜崖折足爲一別瞻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憫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知軍李明孟清皆爲

夏人所殺初夏人陷法軍圍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貫自去之也十月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投以誓詔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嵌之使持還及邊遂棄之而去貫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欽宗即位四月陷震威城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時建炎元年也是歲金帥兀术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夏宋乾順許之遍同使傳雱見金左監軍希尹于雲中希尹以圖書授雱爲夏

國請熈寧以來侵地蓋彼既奪其地乃貴償于宋以報之二年呂頤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吳玠關師古軍中宜令張浚通問以探其情是歲餘覩謀結燕雲之人圖女直粘罕覺欲誅之余覩父子遁入夏國夏人以其兵少不納四年吳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國意五年吳璘奏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可用撫西夏右脅僞齊知同州李世輔謀執金帥撒里曷歸宋不克遂奔夏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人殺之無遺類也九年夏人陷府州乾順以世輔爲郎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世輔請兵

將報延安人役夏主俾先討別種酋豪青面夜叉者世輔擒之以報乾順乃爲出兵遣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等隨之世輔軍至延安撒里曷走鄜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闢金人降赦歸宋河南地乃説王樞等降宋哆訛不從世輔抽刀斫之不中遂縛樞使人護送行在世輔以其衆二千人歸宋授世輔護國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賜名顯忠乾順在位五十四年殂子仁孝嗣時年十六詔遣王樞及夏國之俘百九十人紹熙四年仁孝殂子純佑嗣鎮夷郡王安全乾順之孫開禧二年廢其王純佑自

立在位六年殂大都督府主遵頊立遵頊始以宗室
策試進士及第為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立改元光
定七年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齎臘書西邊
欲與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謹不報其後金人
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盞以重兵宿鞏州夏主
畏其侵逼乃遣招討寧子寧赴蜀圖議夾攻秦鞏蜀
帥聶子述俾利西安撫丁焴答書勅將吏嚴兵以待
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寶慶二年
遵頊殂丙戌德旺殂南平王睍立二年丁亥為元所
取國遂亡初西夏晨有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
張元與吳昊

左編

夷類

諸蠻

親戚比隣、指授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於子去
貪獸無幾其族鑄銅爲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
同類、爭以金銀爲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
擊鳴鼓以集衆、號有鼓者爲都老、衆推服之、唐末諸
酋分據其地、自爲刺史、宋興始通中國、奉正朔、修職
貢、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橐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

舊置溪峒歸明官、比年寖廣其員、及諸州措置監砦
闕人把拓、又令管押兵夫、素不習知法令、率貪婪無
厭、況管押又皆鄉民、甚爲患、議者欲俾帥臣籍其姓
名、每三年一遷易、如州縣官故事、或云止循舊添差、
並罷管押兵、詔下其議、明橐言平觀二州本王口高
峯一砦、處廣右西偏、舊常無虞、崇寧大觀間、邊臣起
釁、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從允孚庭觀溪馴
敘樂隆允等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吏軍兵請給
費用、悉由內郡、政和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者謂
平州爲西南重鎮、兼制王江從允等州、及湖南之武
岡軍湖北之靖州、桂州之桑江峒、徭、觀州、則控制南
丹、陸家砦、赤灘十道、及白崖諸蠻、以故二州獨不廢
臣自歷邊、即乞罷平觀者、前後非一、觀州初爲宜州
富仁監、大觀間、帥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州、都巡檢
劉惟忠、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其知州莫
公佞阻文蘭、不令納土、惟忠遂擒殺公佞、帥司奏其
功、乃改南丹爲觀州、命惟忠守之、公佞之死、人以爲
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遂歲攻圍、惟忠中傷死
黃忱復建議、欲增築高峯砦、於富仁監創爲鼓聲援、
會朝廷罷新邊、遂請以高峯砦爲觀州、設知州一人、

吏額五十人、廂禁軍土丁家丁又千餘人、歲費錢一
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餘石、有奇、州無稅租戶籍
皆仰給鄰郡、飛輓涉阻險、或遇蠻寇、設伏陰發、毒矢
中人輒死、昔爲富仁監、時不聞有警、惟是邊吏欲以
刺探爲功、故時時稱警急、因以爲利、遂欲存而不廢
也、邊吏詐其帥臣、乞存平州、設知州一人、吏額百人、
禁軍土丁千人、歲費錢一萬七千三百貫、米一萬石
有奇、州無租賦戶籍、轉運司建移桂融歲柳之粟以
給之、及徙融州西北金溪鄉稅米四百餘石隸懷遠、
縻費甚於觀州、況守臣到任、即奏推恩其子、州縣砦

堡例得悉官爵賞而稅場互有之利又爲守臣邊吏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如此職官何異賊盜）誠爲可憫臣以爲宜罷平觀二州便

祥符九年上命平州刺史曹克明爲宜融等州安撫使上猶以蠻夷異類攻剽常理不足以勦絕又意其道險難進師第令克明獻可設方畧撫其酋首索所鈔生口因而撫之克明乃領兵入樺嶺路文慶玉趨宜州西路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樺嶺古牢隘路會合化鵬連蠻於上房兩水口擊破之文慶玉至如門圍爲蠻所拒不能進克明乃過濆溪恩德砦召

山獠嚮導開路進師蠻依篁竹間時出戰鬬輒敗走旬餘上黃泥嶺杉木隘路溪谷險邃蠻據要害以拒官軍自辰至午大潰其寨遂過霸苑抵帚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頓兵下砦中夕群蠻大譁譟擊鉦鼓攻砦甚急出兵擊之傷殺頗衆因縱火焚其廬室積聚緣龍江南岸而東至昏暮過石峽隘險士不並行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涉輿鬬至卽退走砦于下房博賀村克明設伏砦外其夜蠻衆大集過伏發內外合擊追斬殆盡乘勝搜山悉得馬牛百千士卒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酋帥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厚加犒宴且數責之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下北望稱萬歲

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亡命侵攘他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卽唐南詔今名大理國夷俗尚鬼謂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長號都鬼主後唐始來貢

邛部州蠻亦曰大路蠻亦曰勿鄧居漢越嶲郡會無縣地其酋長自稱百蠻都鬼主天聖八年十月邛部州都蠻主黎在遣卑郎離臧等來貢方物時占城龜

茲沙州亦皆入貢至以家自隨其官晏殊因請圖其人物衣冠并訪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嘉定九年邛部州遍於雲南遂伏屬之其族素效順悍禦邊陲旣折歸雲南失西南一藩籬矣

部落蠻有劉楊郝三姓淳熙七年十月黎州五部落蠻貢馬三百匹求內附詔許通互市卻其所獻馬制置使范成大增黎州五砦籍強壯五千人爲戰兵吐蕃入寇之徑凡十有八皆築堡戍之

敘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廣蠻董蠻在馬湖江古僰侯國也唐羈縻馴騁浪商

四州之地其酋董氏宋初貢馬自稱馬湖路都王子
其地北近犍爲之沭川南廣蠻在敘州慶符縣以西
爲州大觀三年夷酋各以地内屬詔建茲純祥三州
後皆廢石門蕃部與髳洗土羌梭唐曲播等十二州
之地

瀘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漢以來王侯國以百數
獨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莋都冉駹白馬氏爲最大
淯水夷者羈縻十五州五國蠻也襍種夷獠散居溪
谷中慶曆初瀘州言管下溪峒十州有唐本朝所賜
州額今烏蠻王子得蓋居其地部族最盛旁有舊姚

州廢已久得蓋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州以
得蓋爲刺史鑄印賜之得蓋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
立鬼主死子僕夜襲其號浸弱不能令諸族烏蠻有
二酋領曰晏子曰斧望常入漢地鬻馬晏子所居直
長寧寧遠以南斧望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僕夜
諸部也晏子距漢地絶近猶有淯井之阻斧望近納
溪以舟下瀘不過半日二酋浸強大擅劫晏州山外
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與供其實

施州蠻者夔路徼外熟夷南接牂牁諸蠻久與順富
高溪四州蠻相錯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嘗入
寇部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爲
邊患後因饑又以金銀倍實直賫于官易粟官不能
禁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用木弩藥箭戰鬭趫捷朝
廷嘗團結爲忠義勝軍其後瀘州淯井石泉蠻叛皆
獲其用

西南溪峒諸蠻槃瓠種唐虞爲要服周世其
衆彌盛宣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既霸遂服於楚秦昭
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後漢
建武中大爲寇鈔遣伏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破
之渠帥饑困乞降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
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敘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

酋分據其地自署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
業據有湖南時蠻猺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
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太
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
撫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
逢時屢以戰鬭立功蠻黨服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
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
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
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
猱又選新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

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召至闕而加獎激改辰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終太祖世邊境無患淳化二年荊湖轉運使言富州向萬通殺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臟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遠俗令勿問咸平元年通漢又言請定租賦真宗以荒服不征弗之許五年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粟實緣邊砦柵頓息施萬諸州饋餉之弊臣觀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先是蠻人數擾上召問巡檢使侯延賞延賞曰蠻無他求惟欲鹽爾上曰此常人所欲何不與之乃詔諭丁謂謂即傳告陬落郡蠻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為寇鈔負約者眾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溪有三年之積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刼高州欲令瘖利砦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兵澧州言慈利縣蠻相讐刼知州劉仁霸請率兵定之上恐深入蠻境使其疑懼止令仁霸宣諭詔旨遂皆感服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事廣西張整融州溫嵩坐擅殺蠻人寄置之罪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頃湖廣諸蠻

近漢者無所統壹因其請吏量置城邑以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拓通融州道路遍峒穴致生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即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搖其叛酋楊晟等並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拓置堡砦並廢自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

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溪峒舊常籍人戶為義保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猺人故可為疆場捍蔽雖曰籍之於官然亦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以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斂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勝乃舉其世業各依蠻峒聽其繇役州縣猶驗舊籍催科胥隸及門則挈家遠徙官失其稅籍除口強養武岡所屬二州悉為猺人所有遠戍之實已無而鄉戶弩手之名尚在歲取其直人戶咨怨乞擇本路帥司詳議以聞詔從之前知全州尚[illegible]言猺人今皆微弱不敢先侵省地砦官每縱人深入略其財物遂致乘間竊發宜詔與溪峒接壤州郡毋使猺人庶民安業以廣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從其言詔守臣一遵成法務在撫綏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多降溪峒省民往往交通猺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詐匿其產猺人以避科差內虧國賦外滋邊患宜詔

湖南安撫司表正經界禁民毋質田猺人許匿其產
猺人者論如法仍沒入其田以賞告奸者田前賣入
猺人俾爲別籍毋遽奪能還其田者縣代給錢償之
帝從其言初猺人與省戶交爭殺二人叔傑輒出
兵破其十三柵奪還所侵地於是猺人相結爲亂諸
司請謂常德府城兵三百人益官兵三千人合擊討
之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
猺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傑量遣官軍示以兵威徐
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稗葉衍代叔傑開示恩
信諭以禍福遂招降邊境悉平七年前知辰州章才

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靜南渭永順三州接壤
其蠻酋歲貢溪布利於回賜所貪溪洞伏匿諸蠻以
靖康多故縣無守禦犵狑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沅
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龔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
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爲猺蠻侵掠民皆
轉徙而田野荒穢會守猝無遠慮乃以其地田給靖
州犵狑楊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所獲甚微楊氏專
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之衝一有蠻
隙則爲害不細臣謂宜預爲之備八年知貴州陳乂
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夷腹心民不服役田不

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爲重湖二廣保障實南服之
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蠻猺
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
戍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於都統司戎帥司摘兵二
千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以州縣郡不能制遂慢守
臣反通猺蠻以撓編民州郡非自主帥不敢治比得
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爲用
臣以爲宜聽守臣節制帝嘉其言復問左右曰靖隸
湖北今關卿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州本溪峒神
宗時新爲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爲軍徽宗朝始改靖

州與桂州爲隣故令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
匱之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帝從之
十年全州上言本州瀕邇溪峒邊民本非姦惡其始
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平居
失於防閑故馴致其亂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
靖江興安之大通虎武岡軍之新寧盆溪及八十里
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徑達溪峒其地綿亘郡邑非
一州得專約束故避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征
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萃爲淵藪如武
岡楊再興桂陽陳峒相繼爲亂實原於此爲今計者

當徙內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
湖南北廣西帥憲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
也十一年詔禁民毋質猺人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
以息邊釁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彥勵上
言湖南州九郡皆即溪峒宜擇素有知勇爲猺人所
信服者立爲所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五年之間能
立勞効即與補正彼既榮顯其身取重鄉曲豈不自
愛帝下其議諸司復上言往時溪峒設首領峒主頭
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比年往往行賄得
之爲害滋甚今宜一新蠻夷耳目如趙彥勵之請所

謂以蠻夷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之
二年李元礪羅蓋二寇江西攻破龍泉縣江州駐劄
都統制趙選戰歿初吉州獲賊長七人繫獄土豪黃
從龍爲賊畫策賂吉守李綱得縱還賊遂無所忌有
侯押隊者領兵戍龍泉境上元礪復用從龍計椎牛
釃酒以犒官軍賊至官軍告醉狼狽散走方江西力
戰則求降湖南湖南戰則求降江西牽制王師使不
得相應援其後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擒獲之
溪峒略平五年臣僚上言辰沅靖江等州舊皆募民
爲弓弩手給地以耕仰爲世業邊陲獲保障之安州
縣無轉輸之費比年多故其制寖弛猺蠻因之爲亂
比申朝廷調兵招捕曠日持久如羅蓋李元礪之徒
皆近事之明驗也七年臣僚復上言峒丁等皆計口
給田多寡闊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
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繇役故皆樂爲之用邊陲有
警爭負弩矢前驅比年防禁日弛山徭峒丁得私售
田田之歸于民者常賦外復輸稅公家因資之以爲
利故謾不加省而山徭峒丁之常租仍虛掛版籍責
其償益急反寄命狡人或導其入寇爲害滋甚
淮州蠻者古級楯九姓蠻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

烏蠻昆明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治平中熟夷李
光吉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
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戶謂之
納身稅賦皆吏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僞爲生
獠刼邊民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爲常密賂黠民覘
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
使兵馬使馮儀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砦
平蕩三族
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
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其地東北直黔

浩西北接嘉敘東連荆楚南泚宜桂宋初以來有龍蕃方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爵命熙寧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人入覲貢丹砂氊馬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衆至數百人往返萬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及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紹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龍氏於諸姓爲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依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貴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故事蠻夷入貢維交阯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

王部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有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也擇鄉兵馬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者置羅苴子統一人望苴子蠻者在瀾滄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鞮鍪皆插貓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清平子弟爲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瞼夷語瞼若州自曲靖州至滇池人

水耕蠶織絲錦縑精緻大和以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纑而幅之。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麩越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賧駿始生若羔歲中紡莎糜之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武后時酋長盛炎入朝開元末盛炎子皮羅閣逐河蠻取大和城以處其子閣羅鳳天子詔賜皮羅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遂破吐蕃寖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洱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閣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七載

歸義死閣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閣羅鳳不應虔陀數詬靳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巂州分二道進次曲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厓城大敗引還閣羅鳳斂戰胔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給金印號東帝閣羅鳳揭碑

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
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滌祓吾罪也會楊
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
史李宓討之輩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於道
宓敗於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
之取嶲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而降尋傳驃
諸國尋傳蠻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豬
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漫散山
中男少女多以木皮蔽形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
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

以石揩梧大曆十四年閣羅鳳死鳳迦異前死立其
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略知書異牟
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德宗發禁衛及
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異牟
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袤十五里吐蕃封為日東王然
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候歲索兵助防異牟
尋稍苦之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嶲州破為所虜
閣羅鳳重其惇儒俾故子弟得箠榜故國中無不憚
後以為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
若吐蕃惏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

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
韋皋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皋時
貞元四年也皋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
子為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
道同趨成都遺皋帛書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皋護
送使者至京師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皋遣諜往覘
皋令其屬崔佐時至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
佐時衣牂牁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
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即宣天子
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

其子閤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
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
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隨佐時入
朝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冊異牟尋為南詔王以
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崔佐時為判官賜黃金印
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以良
馬六千迎之金鑷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
蒙虎皮執雙鐸鞘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于前騎
軍徒軍以次立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乃
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跽授冊印稽首拜又授

賜服擒物遐曰開元天寶中其曾祖及祖皆蒙册襲
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子
孫孫永爲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
盤二謂茲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
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茲曰此先君歸國時
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亡略盡惟二人故
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茲前茲受觴曰南詔當深思
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爲西南藩輔使後嗣有以不
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異牟尋攻吐蕃
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

白厓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蠻掠弄棟
蠻漢裳以實雲南東北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
邆川寧北等城當寇路及峭山深塹修戰備帝許出
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皐皐辭固請乃盡舍
城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巂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
爲虜所脅反爲我患請皐圖之時唐兵光歲屯京西
朔方太峙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
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死新君立
皐揣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萬全愈於速而無
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巂州扼西瀘吐

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他年吐蕃大
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以十月
圍巂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攝
羅爲都統遣遮鎌屯西貢川異牟尋與皐相聞皐命
部將率弩士三千赴之以萬人屯黎州以二萬五千
人屯巂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曩
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巂州異牟尋
畏東蠻磨些蠻難測懼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皐報巂
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
壁相望振械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貳乎異牟尋乃

檄東磨些諸蠻內粮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顆城將
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皐將擊破之是
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掎角
亦不敢圖南詔皐令遣將按兵巂州節級鎮守雖南
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
論莽熱誘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
酋潛導南詔與皐部將徂擊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
級虜保鹿危山又戰虜大奔於時黑衣大食等兵及
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
吐蕃共計不得巂州患未艾嘗謂兩頭蠻挾唐爲輕

重謂南詔也皐遣將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萬人戍黎雅州興牟尋謂皐曰虜舉取嶲州實窺雲南請督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背虜兵二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皐深鈔賊鄙分其勢皐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皐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獨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維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而吐蕃盛屯昆明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元和三年異牟尋歿子尋閣勸立明年歿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爲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歿弟豐祐立豐祐趫敢善用其下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歿清平官酋龍立恚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苴進使者而還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乃陷播州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襲請救發湖荆

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蹈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廣西節度使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思縉以兵二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闔宗歿者七十人荆南兵入東郛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嶲七州爲定邊軍節度使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即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嶲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裒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既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逞會詔還以竇滂代之滂貪殘尤不法誅責苛纖甚師望時蠻亦未興而定邊已困十年酋龍入寇以軍綴清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坡盛夏卒凍歿者二千出沐源窺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遣兗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酋龍乃身自將衆五萬侵嶲州攻清溪關屯將絕大渡河走諸屯皆退保北涯蠻攻黎用龍服清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薄嘉州

刺史楊慶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橫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慶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滂自勒兵戰酋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將爭岸譟而進滂遂遁黎州陷入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邛崍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儲胥峙械皆亾矣酋龍進攻成都次新州清平官杜元忠日夜教酋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約和蠻彊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酋龍而還蠻次新津耽畏援軍未集卽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爲和蠻使蠻本無

謀不能乘機令蔵行亟驟但紕結蠅營狃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閭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雨則冐箕盎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捽溺死者或笮沙取滴飲之耽治攻具蔺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笓格夜列炬照城守貝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爲長刀巨棓綵公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侈欲鬭而酋龍自雙流徐行蠻以三百騎負幄幕來大言曰供帳脩蜀王廳事爲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驅大貲稍前傳外郛於是游奕使王藎督援兵三千屯毗橋䵷滂亦以其軍自

導江來將與大將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卽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覬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薙草稍瀦水類城塹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士叫譟鵝車未至陴者以臣索鉤繫投膏炬車焚稍閒蠻卒盡死耽遣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徹民郭落爲蓬籠如軍舂下設机本推而關

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墉楊慶以甖貯炭潛沃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衆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耽遣將三面若戰蠻引卻蠻利夜癘輒薄城鬪呼嘯衆齊奮城上施鐵使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支詳遣諜與約好且謂耽毋多殺以遁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譟開門士爭出迎門南詔搏戰不解日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遣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陳所賫植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

撒譬以修好武勸詳蠻多詐并入夾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旦乃覺卽穎交火于壖蠻皆夾穴中以鐵絙貫雲翻什之燎作少選盡葅固守酋龍遣使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能遣鋭將趣蠻壁燒攻具殺二千人爲南詔所羈邦而潰蠻鬧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趣沱江爲鋭士所擊又敗城中出奕將夜火蠻營酋龍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僊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射王師威疏軍行覊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敵

八編類纂 卷三百二十

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令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爲和以紓急不然死未晩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斷梁按隊緩驅黎州刺史收散卒保卭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蠻俘華民必劓耳鼻已縱之旣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八酋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己者皆斬兵出無寧歲諸國更讐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蠻遲來還攻大度河什旗息鼓請曰清平官欲上書天子白冤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卭成都太

震人亾入五壘驕士乘滅清平官遣使者貴婁信書遣節度使牛叢欲假道入朝請懟劉王故毀叢欲許之楊慶諫曰蠻無信欲禮屈辭其詐我也乃斬其使留二人還乾符元年蛒略嶲雅間破黎州入卭崍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饟窮乏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卭崍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

八編類纂 卷三百二十

河之敗斬以徇戍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略判官杜驤爲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故酋龍使奉書丐和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龍尾城問爾罪酋龍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酋龍不肯拜使者遂絶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趙宗政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駢結吐蕃尚延心嗢末等爲間紥戎州馬河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料壯卒爲平夷軍南詔氣

時酋龍恚發疽死子法嗣西川節度使駢奏請與和
親時盧攜復輔政厚駢乃請詭帝盧眈召兵東方戍
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
藏空虛士卒瘴癘燎骨僂灰人不念家亡命爲盜可
爲痛心蒙法立三年北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
虞今朝廷府庫匱甲兵少牛叢有北兵七萬首尾奔
衡不能救況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
者臨撫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內得蜀
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拜
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爲南使及還具言驃信誠款

以爲敎瑄功故進檢使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
隆眉等三人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
者南詔腹心也宜止而酖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
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子舜化立至宋改國
爲大理其王段氏終宋世未嘗有疆場之爭問以馬
至廣西黎州互市至元時雲南始立爲郡縣而段氏
尚據大理云

建元四年佗卒佗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
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
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
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
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
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
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
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
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不可以入見入見則不得復
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後十餘歲太子嬰齊請
歸胡薨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
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
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

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
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
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
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太
后以入朝比內諸侯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
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
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
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
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
內諸侯使者皆留鎮撫之王與太后飭治行裝重齎

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族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卽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

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樛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春秋譏臣不討賊令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命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因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

幕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遣人追得之南越已平遂爲九郡

元世祖中統元年以孟甲爲禮部郎中充南諭使持詔往二年孟甲等還光昺遣其族人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昺爲安南國王四年十一月訥剌丁還光昺遣使奉表入謝上表三通其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納剌丁長爲本國達魯花赤使還答詔許之復下詔諭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又詔諭光昺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遣六年光昺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一名婆婆俱病歿中書省移牒光昺言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責之所微回鶻輩託辭欺誑自今已往其審察之八年光昺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況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中書

省復牒光昺言北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立不拜與使者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目請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敘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内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爲重也後世立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頓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細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二年光昺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乞念臣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況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轢

小國雖天予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金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邉鄙小醜豈有臣既册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悦服而修貢哉十四年光昺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烜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等持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鄯闡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日烜親館見使者日烜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内附二十餘年汝若弗朝則修爾城整爾車以待我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

今後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十六年三月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待於邕樞密院奏日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巧使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柴椿等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爾城池以待審處二十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所留來使帝即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荊湖占

城行省平章政事帝欲交趾助兵粮以討占城令以己意諭之行省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翥抵安南日烜尋遣范至淸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懐之迨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茲干戈示不復用軍卒毁爲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閣下矜察助粮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産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饑食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積諭孤

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老父存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没孤子居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況孤子長生遐陬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塗徒暴白骨惟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度知孤子宗族官吏一一畏死貪生之意共祝閣下享此長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二年三月荊湖占城行省言鎭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䚟馳驛赴占城約右丞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烜運粮送至占城助軍鎭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

縣閭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界上既而曲烈及
塔海徹里引安南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
便願隨力奉獻軍粮日烜復遺書與鎮南王言不能
親見末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別勑我
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接實深驚
懼幸昭彼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
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
阿里持書往諭日烜以興兵之故實爲占城非爲安
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阮盝屯兵七源州又
材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興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

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斟酌調軍然不得殺掠其民
未幾撤答兒解李邦憲孫祐等言至可離隘遇交兵
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杜祐始知興道王果
領兵迎敵官軍遂分六道遂攻興道王逃去追
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其
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
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
興道王敗走官軍縛栰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松
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即發砲大呼求戰至
晚又遣其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

軍行省復移文責之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日
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唐兀解與唆都等
兵至自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
二千餘里王宮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繫其昭孝王
大僚獲皆以昭明王遠遁不敢復出萬戶李邦憲劉
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
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
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事右丞寬徹由李左丞由
水路敗日烜兵船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
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

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
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
之乃領軍還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二十
五年三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
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得船二
百艘米二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
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
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
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
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

朝廷羞宜全師而還嶺南王從之鎮南王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力戰出關諜知日烜及世子與道王等分兵三十萬餘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單巳縣趨盤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與鼻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巳罪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燇遣使來貢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排詔再諭日燇來朝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燇遣陪臣來貢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又議征之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亦里吉䚟等同征安南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趾文書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三月遣禮部尚書馬合馬持詔諭日燇大意以霖等所為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為度敕有司放還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悃向以虛文見紿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武宗即位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

日本

宋雍熙元年日本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奝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

其風土但書以對奝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植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

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詔諭高麗八年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良弼乃遣人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策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

必通好大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遣使日本、至
大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
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共九百艘、載士卒萬五
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
整、又矢盡、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
杜世忠往、致書、亦不報。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
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
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
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
行。朕聞漢人言、取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

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
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
答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
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
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
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
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脫歸、言軍六月
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
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
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

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
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
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閶輩是也。蓋行省官
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
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至二十三年、帝曰、日
本未嘗來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
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荅兒乞用兵日本。
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
慈弘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終

左編

亂類

漢董卓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少嘗游羌中盡與豪帥
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
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
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
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
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

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
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已
校尉中平元年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
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爲將軍乃劫致金城
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攻燒州郡
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
名詔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假節拜卓破虜將軍
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
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
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

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大喜明日與
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
敗走榆中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
垣北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
中僞立隝以捕魚而潛從隝下退軍比賊追之決水
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
封斄鄉侯邑千户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
及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殺涼州刺史耿鄙而
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號合自
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

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
嵩擊破之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
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
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
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
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
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
不受命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
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
（如此呼喚其人亦可用否）
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卓未

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政殿前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何太后蹙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於永樂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

遣半 而食 殺何

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財謂之搜牢及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獨忍性矯情擢用羣士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大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之卓因大怒遂斬瓊毖而彪琬恐懼詣卓謝卓既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卓自屯留畢

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
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
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四出
虜掠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擒潁川太守李旻亨之
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
之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
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北破之明年孫堅收
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
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
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
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閒卓敗走郤
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布
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
新安澠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
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戇諸將軍宜慎之卓遂
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時人號竿摩車言
其服飾近天子也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
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
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
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

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
目以鑊煑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閒會者戰慄亡失
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
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
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衞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
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
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
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
故及於難溫字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
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禍越騎校尉汝南
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刄之乃朝服懷佩乃以見卓孚
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
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
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
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
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
者卓不悟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
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
衞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
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

背壘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素
兗屍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
是積日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
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數萬擊破河南令
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呂布乃使李肅
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
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
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傕汜等以王允呂
布殺董卓故忿怨并州人并州人在軍者男女數百
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

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
赦不許傕等益懼武威人賈詡時在傕軍說之曰聞
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軍若棄軍單行則一亭
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
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
之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
戰死軫以衆降傕隨道收兵北至長安已十餘萬與
卓故部曲樊稠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
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蜀兵也引傕衆得入城殺衛尉
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

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遂圍
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
後數日見殺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
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
右來朝進屯霸橋時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舉兵
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傕既而
復與騰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等與騰等戰於
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
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
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

語良久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
意愛甚密於是傕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
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
日擄掠傕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
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
萬人相食啖明年春傕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
將各相疑異傕汜遂復理兵相攻李傕數設酒請汜
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傕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
離間之會傕送饋汜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
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擿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

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請汜大醉，汜疑傕鴆之，救糞汁飲之解。於是遂相猜疑也。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即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軍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傕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傕、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

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又貫傕耳。傕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傕，於是汜眾乃退。是日傕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請傕，傕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

怒，所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酈得以免。傕乃自為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郭請傕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邁。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

十餘日不下。而煨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每恨令天子東，乃求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官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生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白波帥韓暹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

百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擁衛左右，楊奉韓暹去
卑爲後距。傕等復來戰，衆等大敗。承衆等夜乃潛議
過河，使人先渡，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
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復
上而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
指於船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
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既到大陽，止於人家，然
後幸白波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
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
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張楊爲安國將

軍，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
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僕韓融至
弘農，與傕、汜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
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傕
汜相攻，天子東歸，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
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
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
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
因以楊名殿。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
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

楊奉亦出屯梁，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干
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
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車騎奔楊
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
將軍董承等十餘人爲列侯。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
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暹
奔袁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
道爲人所殺。張濟饑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
其下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
李傕，夷三族。以段張爲安南將軍，封閿鄉侯。四年，張

楊爲其將楊醜所殺。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
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帝忌曹操專偪，乃密詔董承使結
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
承謀泄，爲操所殺。韓遂與馬騰還涼州，更相戰爭，乃
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亂，七年乃拜
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爲大鴻
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詔，而留
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
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復
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超奔漢中，降劉備。

將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

呂布

呂布五原九原人也沛公陳珪恐術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謀策共存大計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術送許曹操殺之其督軍高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宜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尅豈不損耶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

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尅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于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能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塹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餘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

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流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晉王敦　附王導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

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遷給事黃門侍郎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是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寳物散之于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

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于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建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復以為揚州刺史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蜀賊杜弢作亂荆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討弢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

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拒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為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是時周訪為梁州刺史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訪善于撫納士衆皆為致死知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致為逆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中興建拜江州牧遷加荆州收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

往之勳暢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于斯命銘之于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為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臣見人未踰于導臣非致苟私親親惟欲忠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辟吳興沈充為

參軍充爲同郡錢鳳于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
巧佞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
之勢傾內外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
旣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强兵
羣從貴顯威權莫貳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
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構矣及湘州刺
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
更以譙王承鎭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于
君而蒼蠅之人交搆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
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

帝以劉隗爲鎭北將軍鎭淮陰戴若思爲征西將軍
鎭合肥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
元年王敦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
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卒璞哭之極哀
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旣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
有時望者置已幕府謝鯤爲長史鯤終日酣醉故敦
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
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
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敦
舉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先是詔免中州良民遭

難爲揚州諸郡僮僕者以備征役尚書令刁協之謀
也由是衆益怨故敦以爲辭敦黨沈充起兵應敦至
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
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
召戴淵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叛奔于
敦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敦用
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
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于郊外以甘卓都督荊
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

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
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
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敦據
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
邇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
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
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
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
斬鞅乃止敦旣入石頭擁兵不朝官省奔散惟有侍
中二人刁協劉隗旣敗俱入宮見帝帝執協隗手流

涕鳴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帝曰今
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
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
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
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江州
牧封武昌郡公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
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
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
略爲衆心所歸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
嶠曰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

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
遂沮長史謝鯤等勸周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
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敦參軍呂猗
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
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先是敦
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
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若果能舉用周戴
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疏耶二子不相當吾已
收之矣鯤愕然自失顗被收幷戴淵殺之於石頭南
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

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
已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
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將王
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兄復
何謝敦曰脚痛孰如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敦
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
史竟不朝而去是時敦蓋兵陷湘州殺刺史譙王丞
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荊州刺史
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
州帝憂憤成疾崩大寧元年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

明帝乃手詔徵之又使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
武賁二十八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
賚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
徒敦自爲揚州牧帝畏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拜
鑒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
帝徵鑒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敦從子允之方總角
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允臥敦
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中大吐衣面
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
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

脅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鄧嶽周撫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已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會稽内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强盛敦忌之及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札兄子筵爲敦從事中郎會進士李脫以妖術惑衆敦誣筵與脫謀爲不軌收筵于軍中殺之遣人襲沈充于吳盡殺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心腹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

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舍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温嶠爲丹陽尹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郗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于是下詔錢鳳豎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奬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闚

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奸敦已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識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令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二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使記室郭璞筮之敦曰卿更筮我壽幾何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于是以

含爲元帥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於應應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知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一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劉遐蘇峻等不謀同辭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

從唱好逆至于鄧伯山周道和恨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于黃泉謁先帝于地下邪顯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為灼怛也含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

入籍典事　晉書王敦　三三

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廳事中與其黨恒縱酒淫樂率衆蕪湖蘇峻等逆擊大破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于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郗鑒言于帝曰昔王莽梟頭以親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覆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于上私義行于下臣以為可聽私葬于義為弘許之于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也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于湖侯尋遷梁州刺史假節鎮襄陽

入籍典事　晉書王敦　三四

王敦舉兵逆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詣武昌止敦敦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東下唯除姦凶耳事濟當以甘侯作公使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言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隗雖驕失衆心非有害于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犯闕竟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

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
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
逆節擁義兵以勤王斯千載之道不可失也時敦
以卓不至慮在後為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
道融義憤敦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
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
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
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又生為逆
臣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恥耶君當偽許應命而馳
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就矣卓素不

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露檄遠近陳
敦逆狀率統所致討遣使奉表詣臺與廣州陶侃刻
期遣參軍鄧騫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
淵在西江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
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為鎮南大將軍侍中
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陶侃得卓信即遣參
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
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
行參軍卬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
家既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
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顗戴淵遇害應
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
胡寇為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
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
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
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
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
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軍之將恐將軍之
下亦各求其利便求西還不可得也卓不能從樂道
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寬和忽更強塞徑還襄陽

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
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
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
自警卓不從更狠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
為備功曹榮建固諫不聽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
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
襲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皆被害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六

左編

亂類

晉桓溫子玄

桓溫譙國龍亢人宣城內史彝之子也生未期溫嶠
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
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
吾姓也初蘇峻之亂彝守宣城力屈爲峻將韓晃所
害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
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

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
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
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
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
濟之事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
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
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爲荊州刺史假節時李勢微
弱溫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
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溫兵寡少
深入敵埸甚以爲憂將佐亦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
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
不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
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李勢無道
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
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
富饒戶口繁庶諸葛孔明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
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
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
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溫

軍至青衣李勢大發兵遣叔父福從兄權將軍昝堅
等將之自山陽趨合水諸將欲設伏于江南以待晉
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溫至彭模
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
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
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
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
齎三日糧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乃命參軍周
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溫三戰三捷賊
衆散間道歸成都昝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

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于戍郡之十里䧟壁衆自潰勢於是悉衆與溫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勢乃面縛輿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於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百姓咸悅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溫既滅蜀威名大震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寖相疑貳

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為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簡文帝時為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廻軍還鎮上疏今寇賊氷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權槪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溫刻而横議妄生戚比貝錦使垂滅之賊獲蘇息所以痛心絕義悲慨彌深進位太尉固讓不拜將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怒乃奏

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入武關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别軍攻上洛進擊青泥破之溫進至灞上秦主苻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是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脩復

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寔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鐘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溫竟無以奪之進溫征討大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條泫然流

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沖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

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還軍之後

豫青兗復陷於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隆和初燕寇逼河南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遷都洛陽疏上帝優詔答之加揚州牧大司馬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辭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遥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洌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以溫弟豁監領荆揚等州軍事以郗愔為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四年三月溫請與郗愔及刺史桓沖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機乃遣溫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出河上愔子超為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愔牋自陳非將相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得牋大喜即轉愔會稽內史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四月溫帥步騎五萬發姑熟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人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曰

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眾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溫又不從燕遣將攻胡陸執之燕主暐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于林渚七

月溫至枋頭暐及大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以垂師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溫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暐又遣使請救于秦堅遣將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封孚問于申胤曰溫衆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逡巡高岸一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臣必不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狥趙騰又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眞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兵剽輕怯于陷敵勇于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

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兵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趨侯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于襄邑范陽王德先帥精騎四千伏于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於譙又破之死者復萬計收散卒屯于山陽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請爲百口計盛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初溫甚耻於枋頭之敗歸罪于袁眞表廢爲庶人眞怨溫誣己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暐袁眞病死其

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時苻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瑶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暐軍已至瑶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溫意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減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耶超曰明公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于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溫素有心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笫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龍朱靈寶等參侍内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于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溫自廣陵將還姑熟屯于白石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内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門觀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乃集百官于朝堂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即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爲溫所忌溫表晞聚納輕剽袁眞叛逆事相連業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初殷浩卒溫使人賚書弔之浩子涓不答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彊欲去之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稱與晞及殷涓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蘊之弟也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晞詔曰悲惋惻怛非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殷涓等皆被誅庾蘊飲酖死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于四海乎諺曰怒

其室而作色於文其温之謂矣帝詔温依諸葛故事
甲仗百人入殿是時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
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
揖於後時温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
意帝便泣下數行温兢懼不得一言而出詔進温丞
相留京都以鎮社稷温固辭仍請還鎮十二月温奏
廢故之人屏之於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
邑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爲庶人情有不忍可
特封王温奏封海西郡公常懼廢黜因郗超在直而
問之超以百口保温無此超以温故朝中皆畏事之

謝安嘗與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
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二年三月遣王坦之徵温
入輔温復辭夏四月徙海西公于吳縣西柴里勑内
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彝協之子也温
弑海西公并其母與三子皆殺之及帝不豫詔温曰
吾遂委篤足下便人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
一夜頻有四詔温上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
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初文帝欲詔
温依周公居攝右衛將軍王坦之自得詔入于帝前
毁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

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温初
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既不
副所望故甚憤怨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
謂從者曰先帝何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
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
狀荅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爲温所
廢死涓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遊故温疑而害之竟
不識也及是見涓爲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
日歸於姑熟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
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

時年六十二初沖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
等不爲汝所處分温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
沖更失時望所以謀忌沖卒代温鎮姑熟既居任盡
忠帝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温在
鎮死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
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太元二年臨海太守郗
超卒初超黨于桓氏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
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殺死之授恐以哀
惋成疾當呈此箱門生呈箱皆與桓温往返密計情
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遲不復哭

桓玄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為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玄在荊楚積年優游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為表裏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為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顗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凶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荊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世無不響應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荊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廣州刺史假節

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為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牢之陣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左衛將軍桓修沖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以佺期為雍州刺史以修為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牢之千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詔仲堪回軍仲堪得詔書大怒趣玄佺期進軍玄等喜于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族汝餘口佺期步將劉系師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貪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

賁屯于潯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尙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修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仲堪親黨勸殺之不聽及還潯陽資其聲施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常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卽欲於壇所襲取玄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剋玄之後復爲巳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鎭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爲援初玄旣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旣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旣至以爲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

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旣欲兩全之旣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復荊州大水仲堪賑恤饑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鎭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銓爲佺期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爲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旣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鄼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荊雍乃表求領江荊二州詔以玄都督荊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脩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

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馬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己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搆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己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己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既失人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恒有西奔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己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參軍荀遜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乃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使子敬宣說劉裕舉兵裕以桓玄新得志不從而參軍劉襲亦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恭近日反元顯今復反玄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遣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泄爲玄所殺乃北走新洲縊死敬宣至不暇哭卽渡江奔廣陵將吏殯之歸葬丹徒玄命斫棺斬首暴尸于

沛既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
小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
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儁賢京師
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於是朝野失望人不
安業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
許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
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
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復
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
好奇異尤喜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

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摴而取遣
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初玄恐帝不肯爲
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
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玄
僭偽位玄偽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
壇篡位初出偽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相王愉之曰建
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
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道如此裕率義軍至竹里玄
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教揚豫徐
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

脩道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
裕等遇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
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
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
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
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
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
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
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
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

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
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障天鼓
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
奔潰玄於道作起居注敘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
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
是不暇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諷述宣示遠近玄至江
陵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
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
旬衆且三萬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闇中斫之不
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王康

産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衞侍吞
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
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
入蜀玄從之達枚回州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
玄嬖人丁仙期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
箭其子昇輙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
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欲天子遷曰欲殺
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
五級庾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
至江陵市斬之

北魏爾朱榮

魏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爲部落酋帥其先
居爾朱川因爲氏焉正光中四方兵起秀容人乞伏
莫于等反榮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
陵郡公榮率衆至肆州刺史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
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
能罪責時胡太后再臨朝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
蜂起榮勢彊盛飛朝憚之榮用高歡計常與元天穆
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
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

逼鄴城表求率精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賊
勢已衰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
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
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
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
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
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
異形勢可分遂勒兵召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
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
亦惡紇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

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
之紇等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帝帝暴殂太后立
皇女爲帝大赦既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
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
二階宿衞加三階釗即位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
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
上宴駕春秋一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朱朱言
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率鐵騎赴
哀山陵剪誅奸佞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
于今矣榮乃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

行皇帝鴆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
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
親推其明德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
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蒼
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
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
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
奉爲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
與帝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
帝自高渚渡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

以榮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
令領軍將軍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
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
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
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四向圍之
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
皆歛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
城王霸城王等俱出帳榮先遣其黨在帝左右相與
爲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入即害彭城
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沉靈太后及

少王於河幷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
遂臨以白刃唱曰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幷有隴
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
圍中恥從是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
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
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己像挍四不成時榮所
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
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
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
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

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光明殿重謝河橋
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
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寢帝欲誅之左右
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
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明帝嬪欲上
立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
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
之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
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
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

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率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臨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數自理寃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令神儁以階縣不奏別縣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於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啟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犄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啟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妬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喪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汝求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擒得之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錫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聡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己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鄴消息榮乃暫來

向京、言看皇后免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
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彧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
帝剸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
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
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
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任其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
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
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
以為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
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

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
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七月初、榮至京、有人
言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
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
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
何可保耶、奚毅又見求閒、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
疑其為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
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
字伽耶、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徽又曰、榮
慮殿下終為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

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九
月十五日、天穆到京、帝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
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
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
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
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上曰、
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
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未必死、寧與高貴鄉
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
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

如來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兵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
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
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王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
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
光明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
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
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
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
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
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太欲革易、上在光明殿東序中、

西向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千善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子文畧聰明儁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張永與馬上彈琵琶十餘曲試使文畧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子其慎之文畧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畧十

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與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貴物以要之文畧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畧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畧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爾朱兆榮從子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彥伯仲遠世隆度律榮從弟仲遠徐州刺史榮死仲遠自滑臺率衆向京師榮死時世隆自京師

奔河橋天光榮從子雍州刺史榮死自關中率衆向洛陽爾朱榮之誅也是夜爾朱世隆出自部曲走赴河陰世隆欲還北司馬子如曰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咸功使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强不敢叛散世隆從之攻河橋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高昂從榮至洛榮死魏主引見勞勉之其兄乾亦自冀州馳赴洛魏主以乾為河北大使昂為直閤將軍使歸集鄉曲為形援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

致死京師倘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昂援劒起舞誓以必死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郭下魏主遣人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因圖衅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舉朔皆痛哭聲振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一日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不克世隆亦收兵北遁詔行臺源子恭鎮大行丹谷築壘防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即位世隆兄仲遠亦

起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徽憂
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羣臣有獻策者、輒勸勿納、又
靳財貨、賞賜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十一月
仲遠陷西兗州、賀拔勝與戰、不勝、降之、兆遂輕兵涉
河、騎叩宮門、宿衞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
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撲殺
皇子、縱兵大掠、殺臨淮王彧等、世隆仲遠皆至洛陽、兆
責世隆曰、叔父在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劒瞋目、聲
色甚厲、世隆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初魏主殺
爾朱榮、部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襲秀容、至是步蕃
南下、兵勢甚盛、兆留世隆鎮洛陽、亟還晉陽以禦之、
遷魏主於晉陽、竟弑之三級佛寺

左編

亂類

梁侯景

侯景魏之懷朔鎮人也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高懽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懽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爲懽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鄉邪尋封濮陽郡公懽之敗於沙苑景謂懽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懽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

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懽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懽曰恨不得朱請兵三萬橫行天下須要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懽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任雅智謀諸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景常輕之及將鎮河南請于懽曰今握兵在遠奸人易生詐僞大王若賜以書請與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懽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行臺郎

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使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荊襄以北十三州內附上表求降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位爲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荊北兗請救于西魏西魏遣兵故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于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兵至汝水魏兵夜遁雅仁乃據懸瓠時景將有北歸者言景有悔遺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

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以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畧大舉攻東魏彭城以貞陽侯蕭淵明爲都督淵明軍敗見俘景乃遣王偉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其兵力使還主魏須渡江許即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初懽疾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

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及景叛澄遣紹宗討景景初聞遣諸將無不爲所輕者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與蕭淵明戰於彭城景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然共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以此被擒及紹宗追景景士卒數萬人馬數千匹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雌雄耶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陳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克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光軍于水北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于軍走

入譙城儀同段韶夾渦而軍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相持連月梁太清二年春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並見殺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渡其將各率所部降紹宗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縱之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爲監州韋黯所不容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黯是監州耳王若大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勅不敢聞命景乃遣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我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畧今若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欲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使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商

狄之才荷高歡卿異之遇歡墳未乾即還反噬逆力
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
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
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受匹夫而棄
與國臣竊不取梁主不能用是時以鄱陽王範鎮壽
陽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鎮合肥魏人
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
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
聞未之信乃偽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謝舉朱
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言曰貞陽

旦至侯景夕返又請娶于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
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占
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
士又啟求錦萬匹為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
錦署止充頒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
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
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
絕是時貞陽侯淵明遣人奉啟遲梁巡魏人請追前
好詔放之還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景聞之懼馳啟
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又聞遣徐陵使魏不知

所為元真知景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
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少忍真益懼奔還建鄴且以
事聞以真為始興太守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
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
啟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為役因
謂範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耶並抑不奏聞景
所以奸謀益果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
要結曰大王亦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願思立
效正德大喜許為內應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
州城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

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為辭九月景發壽春聲云
游獵人不覺也留偽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偽
向合肥遂襲破譙州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
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降鐵乃勸
景曰急則應機緩必生禍若朝廷徐得為備遣羸兵
千人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使
鐵為導是時鎮戍相次啟聞武帝問策於尚書羊侃
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襲取壽陽使
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尚
曰景必無渡江志遂寢其議十月蕭正德先遣大船

數十艘偽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將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追爲丹陽尹無故自追景聞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浙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即分襲姑熟遂至慈湖於是部以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景至朱雀航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采色尚青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

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開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正德游軍復閉航度景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洶懼石頭降景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景射啟城中曰陛下若誅异等臣即飲轡北歸梁主將誅之太子曰賊以誅异爲名耳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廚一皆灰

燼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驢狀似屋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既不尅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城內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莊賊乃奔歷陽給言鼠巳梟首景守將棄城走壽陽鐵得人遂奔壽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帝即偽位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將率數百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倮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初景

至都便唱云武帝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輿駕巡城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骨沸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春鍤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求以甲士三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賜遣人夜踰城入密啟言狀簡文以啟出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鑄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傅岐固請勒之簡文曰吾

郭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
門以納洮棒洮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
矣洮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
脫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將侯景簡文見其言
愈疑之朱异以手捶胸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洮棒
軍人馬伯知告景並京之至是邵陵王綸等馬步三
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分遣萬餘人拒戰
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命具舟石頭將北濟景黨
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
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

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衆軍前亂遂
敗績綸奔京口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
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
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
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大樓因火勢以攻城賊
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內土
山亦成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塹戰士升之樓車
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死積城下賊又掘城
東面角城中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
將軍朱提降賊因為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

御街並為洪波矣十二月封山侯正表以鍾離叛附
侯景景立柵以斷援兵帥衆襲廣陵南兗州刺史南康
王會理襲破之正表遂降於東魏是時將軍羊侃卒
城中益懼三年正月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
粲南陵太守陳文徹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
高又濟江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樓望之見
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徇城下柳
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
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
自是賊乃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自東道集于南岸

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赴援營于湘子岸
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衆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
羊鴉仁等率衆渡江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
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
食稍盡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
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邵陵王綸柳仲
禮甚於讐敵無有鬭心賊黨有欲自援者聞之咸止
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
中外斷絕有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勑於中是時
城中圍逼既久膜朱頓絕簡文上疏僅有一肉之膳

軍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群聚至是殲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益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飯馬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之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疾死者大半初景之未渡江魏人遺檄極言景反覆猾忍又言帝飾智矜愚將為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為讖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帝痛惜特贈僕射時景軍亦饑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兵或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絶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偽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便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

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王偉入城為質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僕射王克上甲鄉侯韶與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兗州刺史蕭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蕭退率衆三萬至于馬卬州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率勒聚南岸勅遣北兵並進江潭苑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啟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時湘東王繹師於郢州之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慥頓江津皆淹留不進既而有勑班師湘東王欲旋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景既卸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兵又得城中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

將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
曰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為嘉禎以天譴
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
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
倫之化也豫章譬父邵陵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
圖四民饑餒笮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
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
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邵陵所在殘破湘
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伏願
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

之辱則萬姓幸甚梁主見啟慙怒三月以景違盟舉
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
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十八九乘城不滿四
千人率皆羸懦橫尸滿路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
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
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
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
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
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
以為意梁主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

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
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為景所敗景復攻城
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恤吏
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夜引景衆登城堅弟承安侯
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啟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
臥不動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
武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
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
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
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

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人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
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懾豈非天威難犯
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
見亦無懼色既而景屯兵西州先是城中積屍不暇
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
臭氣聞十餘里尚書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
火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
諸援軍並散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及羊鴉仁等
並開營降賊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請以宋
子仙為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

德主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餓崩於文德殿景秘不發裴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時東揚州刺史蕭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嵊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正德怨侯景背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

歸還啟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簡文帝綱大寶元年正月邵陵王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爲假黃鉞都督承制三月侯景取梁主之女溧陽公主甚愛之景請簡文禊宴於樂遊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並令走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及暮景與溧陽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

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迎拜景與其儀同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上乃命景起舞景即下席應弦而歌上顧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時江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芰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絶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

相交枕藉待命聽終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是時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鄱陽王範據盆城與江州刺史蕭大心相猜無復討賊之志大心築壘稽亭以備範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死憤恚而卒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鮑泉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綸還其子礩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

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久絶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碩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其世子方諸爲刺史、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遣使請降于齊、據汝南城、魏將楊忠攻破城、執綸殺之、投尸江岸、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東昌王會理謀誅王偉事泄、被殺、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搆扇、遂懷

逆謀、大寶二年、是年齊高洋篡東魏稱帝、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旗聯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次巴陵、王僧辯沈船臥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繹遣將軍胡僧祐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耳、百姓雖死不從之、八月、景乃廢簡文、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帝位、改元爲天正元年、初景既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既而

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神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諫不可、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爲。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爲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十月、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絶衆心、景因使偉弒之、謚曰明帝、景司空劉神茂等、以東陽歸順、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尋又矯蕭棟詔禪位、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元帝承聖元年三月、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

宵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臥、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爲丞相、居于西州、將卒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賚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篡、恒坐內不出、舊將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西步上連營立柵、至於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陳霸先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騎棄矟執刀、左右不動、衆遂之

潰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歛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遁王偉按劍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衛士卒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逡巡嘆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掛馬鞍與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臺城門開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收圖

書八萬卷歸江陵杜崱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繞渡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呼徹於石頭僧辯謂為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以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既而侯瑱追及景眾未陣皆舉幡乞降殺之送于王僧辯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千單舸走推墮二子于水自滬瀆入海景納羊侃之女孫為小妻以其兄鵾為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隨景東走密圖之景下海欲向蒙山北走己卯景晝寢鵾與海師云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將走廣陵鵾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為王效力多矣今至于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鵾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鵾以矟刺殺之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與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手送于齊暴景尸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既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剝景妻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為

婢男三歲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並煑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王偉被擒送至江陵獄中上五百餘言詩偉通周易有文采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臠而殺之

隋宇文述父子

隋宇文述代郡武川人也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虎賀若弼

兩軍趣丹陽述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旣擒而蕭巘
蕭巖據東吳地述領軍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
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平以功受子化及
爲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鎭揚州甚善於述
奏爲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
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
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
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
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
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

本看賽集全 八 卷二十三 亂類

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旣多稍以謝述述因
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爲歡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
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
述情好亦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述與九軍至
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
會乙文德來詣其營述先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旣而
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
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
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
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

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
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及衆
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
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
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三千七百人帝怒除其
名明年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
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
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
關中述與將軍來護兒屈突通等躡之至閺鄉皇天
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

八編類纂 八 卷二十九 亂類

而還突厥之圍鴈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
兒及樊子蓋並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
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
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門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
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
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述流
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
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
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
耳帝泫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

焉、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妓燿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倣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以製襆頭巾令深裕耳人又學之名爲許公裕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從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

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焬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宇文化及述長子也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公主故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死後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至洛口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

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卒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搆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陽入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慮虔通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司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景直長許弘仁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

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交於坐中輒論叛計又述
行樞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
以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勘期以三
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刼十二衛武馬擄掠居人財物
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
此帝王業也德勘然之行樞請以化及爲主約定方
告化及化及性駑怯初聞之大懼義寧二年三月一
日德勘更諭詐以驍果請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
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
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

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
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
德勘知計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其夜奉義主閉城
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勘於東城內集兵得數
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
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
然孟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
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勘授虔通兵以換諸
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
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

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
云在西閤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
根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
師耳帝曰即爲汝歸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景以
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
但低頭據鞍答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
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
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勘迎謁引入朝堂號爲
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
行達弑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

王外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
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化及
於是入據六宮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
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啟狀與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
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車牛得二千兩並載
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
軍始怨德勘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謬我當今撥亂
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
難因與其黨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勘爲
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勘及支黨殺之引兵

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尚書令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畧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飲奏女樂於

是歲殺浩僭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乃東北趨聊城將招攜海傍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餽餉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其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擒化及悉擄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逆并二子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習放鷹

犬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烝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氏一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芥之隙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惟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親暱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兇悖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左編

亂類

唐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偃攜以歸國初將軍安道買次男貞節爲嵐州別駕收養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攜而出感媿之約與思順等並爲兄弟得依其家乃冒姓安及長忮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爲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

兩蕃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釋之與史思明俱爲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常以五騎擒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輒剋拔爲偏將守珪醜其肥由長不敢飽因養爲子擢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諸結左右爲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之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三年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

長官御史中丞餞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暴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二將于北郡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席豫爲河北黜陟使言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顓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也令見太子不拜左右擿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

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銛及夫人約爲兄弟繇是祿山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爲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爲帝學之帝以爲樂晚益肥腹緩及

膝聳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
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
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
太子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
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人忘戰帝春
秋高嬖豔錮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
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
睨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
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
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

平冽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
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高
邈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能元晧田承嗣田乾真皆
拔行伍署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
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
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
綵朱紫服數萬爲叛資月進牛橐駞鷹狗奇禽異獸
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
乃紿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
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

東平郡王九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爲
邸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妹迎之新豐給玉食至溫湯
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部賜永穆
公主池觀爲游燕地徙新第詔墨勑召宰相宴是日
帝將擊毬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
馳賜詔上谷郡五鑪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
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
爲太僕卿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監十一載率河東
兵討契丹告奚曰使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爲
出徒兵二千鄉導至土護真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

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勅人持一繩盡欲縛
契丹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
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下方疲宜少息使
使者盛陳利害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
乃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
言祿山獲矣奚聞亦叛來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中
流矢引奚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掖出
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方以兵鏖戰虜解圍去祿山
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
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

權略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内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愈偃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賞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詔還鎭又請

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表吉温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艫循流下萬夫挽繂而助日三百里既總閑牧因擇良馬内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春正月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千二人代漢將章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上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元素曰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後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未幾璆琳事泄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賂慶宗娶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騎靮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毋内騎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可

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臣幾死冬十一月及范陽獨與嚴莊高尚阿思那承慶密謀會有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牓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晤爲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使賈循主留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蘇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

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氏、榮義郡主亦死、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回可忍賊遣高邈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翽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慰撫、皆釋俘囚為戰、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邈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為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曰

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邈為謀辟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光翽、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秀巖以三萬兵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團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略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入海、絕海牧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梃不能克、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擒、日不絕、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及乃召宰相謀之、楊國

忠曰、反者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操弓獨勠紫、乃發左藏庫、太募兵、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以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十二月、以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

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繩維舟、集楂以結冰、一昔合、遂濟、陷靈昌郡、又三日下陳留、榮陽、敗封常清靈昌、及陳留、殺張介然、又殺榮陽太守崔無詖、剛發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死之、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據東京見宮闕尊雄、銳情

僭號故兵久不西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潁王璬爲劍南節度使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遣令誠數以事干高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封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勅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

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幷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又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下士卒皆懈弛無鬬志祿山之至葉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

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眞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矣朔方軍至幷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

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之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

蹤亾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
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尹子奇屯陳留欲東徇會南
濟太守李隨與眞源令張巡等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
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祿山僭稱雄武皇帝國
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為左
相張通儒為右相嚴莊為御史大夫署拜百官杲卿
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
通幽泣請曰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
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敘之留
泉明更其表多自為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

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
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
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
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
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
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剮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
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
從者於是鄴廣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
復為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
人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上

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
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為河
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祿山遣其子慶緒寇
潼關哥舒翰擊卻之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
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
討賊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加顏眞卿河北採訪
使眞卿擊魏郡拔之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
眞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眞卿屯
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
眞卿每事咨之於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眞卿不以為

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勅加
進明河北招討使李擇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
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
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夏四月郭子儀李
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遂拔趙郡還圍博陵
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
陵牛廷玠發嬀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強與光弼
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
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遣孫孝哲西攻長安楊國
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鎬及蕭昕鎬昕薦來瑱為潁川

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王玄志同謀殺呂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眞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効、眞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眞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鎭平盧、賜名正臣、秦及玄志拜官有差、以虢王巨爲河南節度使、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垍薦虢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至藍田、賊解圍走、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

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奏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備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六月、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沮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

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氊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氊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以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俱送洛陽、祿山以翰爲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

此賞忠何之也

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旣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匿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召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

中有之

伏誅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爲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

不默益匿

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凊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疋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

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收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帝至河地以崔圓同平章事圓奉表迎車駕過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爲相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其心以祭安慶宗

樓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
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
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為相自餘朝士皆授
以官於是賊勢大熾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谷
東西絡繹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
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
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
財貨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句剝苛急百姓愈騷
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
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

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郭子儀李光
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俌守常山劉正臣
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帝至普安以房琯同
平章事秋七月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
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
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
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
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
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
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

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
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
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秋七月即位於靈武尊帝
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
人事裴冕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
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
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
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良娣性巧慧
善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
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

可從後逸去至武靈産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
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上皇制以太
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
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閣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
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祿山
遣其將高嵩以勅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太震關使郭
英又斬之李泌至靈武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
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
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
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

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憝即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
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
兵七千厲以忠義而遣之上皇至成都從官六軍至
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常山
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
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仙
運迎承恩鎭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
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
喉將軍若以國家爲念移據常山則洪勳盛烈孰與
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
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
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
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
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
疑不決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賀蘭進明遣參軍
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方今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
産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
爲江淮租庸使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漢而上
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
作榷鹽法國用以饒史思明陷藁城祿山取長安樂

工犀象詣洛陽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以廣平王
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上
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
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
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
安西兵入援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
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勅爲誥表疏稱太上皇軍
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
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
武傳位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
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
固請上不許寘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初李
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
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勅盡革其弊開諫諍
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
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房琯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
于陳濤斜敗績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永王璘反上
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回紇遣葛邏支將兵
入援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
龐堅殺之[illegible]性肆爲殘虐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

莊以見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數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跂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鬪輒東走閭里至空都畿豪傑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帳下李猪兒者本降豎幼事祿山甚謹使爲閹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猪兒爲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既叛不能無恚懼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箠掠訶辱猪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時遣笞故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爲鴻臚卿賊僭

號變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疑難作不利己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得已而爲者慶緒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創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腹潰于牀即死年五十餘包以氈罽埋牀下因傳疾甚僞詔立慶緒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既葬僞位改載初元年即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兒事之先是有星犯

昴掌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過譴見所應在天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又死其日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在昴犯以丙申金本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慶緒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鎭恒陽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各募兵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人睢陽

與許遠拒却之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爲安東都護王玄志所酖也二月帝至鳳翔慶緒使思明守范陽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以十騎偕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

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晁扼其衝襄南夏得全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張通儒等裒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素畏回紇既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賊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嚴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旗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鬭回紇自南山縹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自陝竄于洛莊挑還與慶緒守忠通儒等劫殘軍走鄴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偽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汗非及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爾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擬降莊妻薛舍獲嘉紿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諭

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奴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越或趙范陽其從慶緒者庚辛纔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那衛洛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為成安府太守為尹改元天和以高尚平冽為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為將以阿史那承慶為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携解由是能元皓以偽淄青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並納順懷州刺史王暕其州刺史宇文寬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嬰城守賊使蔡希德等以兵攻陷之戮於市膾其肉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載書歃血與群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為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刑州刺史自裨校等數數為國間賊而慶緒等治宮室觀榭塘沼泛樓船為水嬉長夜飲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建白衆共訾沮之希德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為內應通儒以他事斬之麾下數千皆亾去希德素得士舉兵根數慶緒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

使悍少恩士不附是時李泌歸衡山郭子儀遣兵廣
河陽及河內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十二月上皇還
西京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
處死李峴以爲賊陷西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
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
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
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
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
等十八人陳希烈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
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

若不能活均垍我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均爲
汝長流嶺南垍爲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
命項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
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
之置左右納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
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爲殿前射生手
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乾元元年帝詔郭子儀率九
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遂渡河背水壁而
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圍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
軍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既

戰王師偽却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子儀引軍
躡賊戰愁思岡賊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鄴自固
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
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壘浚壍三周
次安陽水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口以食米斗錢
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隤牆取麥秸濯糞取
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將於是思明
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營安陽慶緒急乃
遣九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
萬歲乃約慶緒爲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

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
慶緒收官軍餘儲尚十餘萬石召孝哲謀拒思明諸
將皆曰今日復背史王乎通儒尚洌皆請自往謝思
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爲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
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
先此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
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
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
事而爲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爲太上皇討
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緒數目周萬至萬至進曰慶

緒爲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𥁕之、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膊之、思明改葬祿山以王禮、僞謚燕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九

左編

亂類

史思明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與安祿山共鄉里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擒馘通六番譯亦為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為邏騎所困欲殺之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為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

然疑其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壯將瑣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以贖罪紿王曰從我者雖多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戎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為寇請備之主潛師迎鏑殺其衆因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為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閱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

計而致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客曰吾聞進退在時向早出隨哥解地下矣初賊先獲信都刺史烏承恩母妻及子從則思明使從賊諭承恩故承恩遂降思明與之把臂飲酒而思明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死思明兵所過縱其下惟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貲產掃地壯齊負老嬰則殺之祿山為署范陽節度使始厖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河止二千既數勝兵最強以精卒五萬畀尹子奇度河劫海北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

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草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紿為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嬀川郡王賊之陷兩京常以橐它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阜然思明見富强惆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湘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詔思明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間曰昔祿山

方強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
有少康宣王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
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
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感
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遂以承慶守忠入內
廳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諸郡兵
皆給糧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猜承慶斬守忠
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敏使招之遂令衙官竇
子昂奉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及以僞河東節度高
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

人物類纂 卷二百五十四 三

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並爲列卿秀巖雲中太守以
其男如岳等七人爲大官使內侍李思敬將軍烏承
恩宣慰使令討殘賊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
兵帝知之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承恩爲
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知義爲節度思明
常事知義亦有開獎之恩以此李光弼冀其無疑因
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
家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其懼無以爲驗
有項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
明留承恩已令韓所寢之牀伏二人於其下承恩有

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私於其子曰吾受
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矣牀下二人叫呼而出以
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與阿史那承
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
不了不可行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
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死
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
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
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因李思敬遣
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

人物類纂 卷二百五十四 四

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
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不然臣請自領兵往太
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仁智盡削
去之寫表者啓告思明思明執二人曰汝等何得負
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意欲活之令召入復謂曰
爾事我三十年今日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
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判圖反縱延旬月
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九節度
使圍相州急處緒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
而蕭華舉魏州歸天子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

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
天、以周贄爲司馬、拔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
遂西略、虞根本未固、即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四月
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以朝義爲懷
王、號范陽爲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
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
言北有雨畚、西有兩都、勝負未可知、而爲太平事、雖
美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
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貢張通儒等輔之、兵四出
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馬、周

萬志自胡良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
史董秦等、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即命叔冀與李詳守
汴州、徙秦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
人取貲二艫、思明乘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
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守之、光
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
芝擊陳許、敬釭擊兗鄆、薛萼擊曹、上元二年三月、思
明以討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
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宜陽
繼進、朝義攻陝、敗于姜子、思明大怒、召

朝義并駱悅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詫曰、朝義怯不能
成我事、欲追朝義、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
終日畢、未塓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
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令耶、據鞍畢塓、乃去、顧曰、朝
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
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被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
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
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
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
優譚、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

牀叱咤、優問故、答曰、我夢群鹿渡水、鹿死而水乾、云
何、俄如匽、優相謂曰、胡命盡矣、少選、悅以兵入、問思
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匽、思明知有亂、踰垣出
至廄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
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
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
父名、從監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
傳舍、縊死、思明以氊裹尸、橐駝負還東京、朝義乃即
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尊、朝
義孽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

至圖朝清、朝清害田緒、戕虐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紿訂曰、聞上欲以爲皇太子、且車駕在遠、王應入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僞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恥爲朝義

卷二二五上

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乂殿、入自澠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領陳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吾若不勝、請以勇士萬爲椎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吾大將軍公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搗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闖賊中、被脅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馘凡六萬、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趨幽州、東都再更亂、英乂朝恩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掠、延鄭汝閭井至無烟、方沍寒、人皆連紙疏書爲裳、稱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犄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而卻、王師逐之、爭貲寶、賊引奇兵梲

卷二二五上　八

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八戰八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决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鋭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承嗣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若塡溝壑、公門華冑、爲我廝隸、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禍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修今、尤轉危即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黎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

及妻孺諂揚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
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
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饑抱忠饋于野
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爲
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良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
受謀奔兩番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醫巫
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
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官帝曰是皆良家
子脇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

唐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
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爲
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爲金微都督訛爲僕固氏再
傳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鬬安祿山反從朔方節
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背渡山殺
七千騎擒忠義子于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走史
思明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
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
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
敗其衆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詔
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
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
賊將安守忠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
抱馬鬣以逸收散卒還河東時回紇使葉護帝得以
四千騎濟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
爲元帥　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
軍伏營東懷恩引回紇馳掩之賊斬無遺既合戰以
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
靡亦會李嗣業鏖鬬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
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等致麾下王

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
皆天下驍賊驟敗而歸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
得衆必爲我患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迺止四五反
遲明諜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
復兩京有殊功詔封豐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
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岡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
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爲
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
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
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

副從光弼守河陽皎懷州降安太淸子瑒亦善騎射將兵每深入太淸妻有色瑒劫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光弼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淸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氾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纛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前功召入爲工部尙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又爲少子請昏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

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闕中大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即引兵屯陝州待師朔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回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幟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繚賊左兩軍舉旗爲應表裏夾擊之破賊壁死者數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援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丕可犯鎭西節度使馬璘怒曰事急矣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囂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捦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奔躪死塡尙書谷幾滿朝義輕騎走懷恩進取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冀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

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薛嵩李寶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欵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淸賊氣催瑒勒兵挫其鋒設三伏以待賊半渡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驍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潰積屍蔽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僞黨敬崇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縊死河北平儀恩與諸將皆罷兵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

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
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懿
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
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
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
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
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旣父子新
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道甚爲雲京所拒
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
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隨

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權因言
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
曰若與我兒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
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爲纏頭
綵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卽遣左右匿其馬
奉先疑圖己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歸具
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
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倣抱玉表懷恩
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賜與一子五品官仍賜
鐵劵以名藏太廟畫像凌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尚

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快快又性强固不肯爲
謙遜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
上皇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仗天威神
克滅强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讐攻城
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姪沒於軍九族之內
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
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爲李輔國讒
間幾至毀家陛下卽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
衆多之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幹朽骨
再肉前日迴紇入塞士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

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
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爲魚朝恩猜
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攘
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邠州休息士
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構爲飛謗以
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
臣所爲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
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
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
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

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
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
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強兵臣之撫綏反側
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
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
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
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狠帝一不爲
嫌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
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
帝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

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
乎二臣功高不賞瑱已反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
宿衛志誠固止之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
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
榆次初帝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
諭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
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
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宮京邑懷
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
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

四人耳自餘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舊部曲
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
儀王河中瑒攻榆次未拔退兵於祁責其緩轡之衆
怒是日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
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浚今衆變禍且
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
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
走靈武稍稍引亾命軍復振帝念舊勳不加罪詔輦
其母歸京師厚恤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
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

蕃十萬入寇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祭來瑱墓渡
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
皆爲我子今反爲人致死於我入侵奉天子儀拒退
之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
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
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
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
聞之自永壽遽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
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還涼州哭而入志烈迎
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

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井州爲沙陁所殺涼州遂陷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摇奉天任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羌渾奴刺自西道略盩厔趨鳳翔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奉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屍以葬部將張韶徐琳玉不能定其軍晉前死范志誠統

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堘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屯同州邀戰澄城破之收牛馬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効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敷走羌渾詣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唐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也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勞及忠臣爲淮西節度使因署偏裨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子美者多道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希烈素爲衆所服因衆心怨怒與大將丁暠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代宗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使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加希烈同平章事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函

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爲已有上乃思承言時乘爲河中尹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略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期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陽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勉與謀共襲汴

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
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
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
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時朱滔等與
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
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客主日益困獘聞
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
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建元興王建中
四年春正月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
李元平元平本河南判官疎傲好論兵中書侍郎關

播奇之薦於上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為汝州
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
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
將數百騎突至城下募者內應縛元平馳去又遣別
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
至彭婆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崤澠留守鄭叔則壁
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說詔太子太師顏真卿
宣諭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
稱臣勸進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
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

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
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覆滅邪希烈不悅扶
真卿出上以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
使將鳳翔邠寧涇原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
共討之曜行至郟城邏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
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鱗據鄧
州則武關梗絶貢獻商旅皆不遣詔治上津山路置
郵驛二月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為河陽軍哥舒曜克
汝州擒周晃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皐敗希烈將韓
霜露于黃梅斬之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

攻皐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
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皐乃復放舟順流而
下急攻蔡山破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皐遂進
拔蘄州表伊慎為刺史王鍔為江州刺史淮寧都虞
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憺韋清密輸款於
李勉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
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使使玢
憺清為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騾軍三千
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玢憺及其黨詔贈曾等官始韋
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

希烈請諸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冠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荊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于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人心始搖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為之副九月劉德信及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挾朱泚為亂上西狩奉天師氣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脅懷害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少游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游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游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游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皐數遣使間

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
荊襄趣武關阜治鄂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
無阻陳少游遣人言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罷備
韜戈卷甲伏候指麾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朱泚更
國號曰漢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奉天赦令
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希烈自恃兵强財富遂謀稱
帝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李元平
同平章事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以
宋州為南關道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
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游聞之駭
懼建封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
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
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
建封遣將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
欲斷江路時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
至蘄口遇少誠入寇曹王皋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
逆于鄂之戰於永安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
級包佶乃得前先是包佶泝江至鄂州以表納[illegible]
萬貫少游奪賦事脅少游截留之詰其事辭以不知
時禍難殷急帝未能制仍曰少游國之守臣取借之

財防他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
游聞之果自安不疑尋復內慙上表言所取以贍軍
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
稅民皆困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偽起居注書其月
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悸發病死希烈以夏
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
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
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
於是希烈東畏曹王皋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
之志矣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
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
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
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
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
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
甲韓滉遣其將王棲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棲曜以
強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
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希烈
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
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率衆歸國以

澄為汴滑節度使劉洽遣劉昌與隴西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至城北恇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希烈守將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鬩會希烈鄭州守將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薛珏為汴州刺史諸道與淮西連接室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二年正月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希烈

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聞參軍竇良女美強取之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秘謀能轉毅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姒娣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奇妻曰賊雖多終必敗云何仙奇由是而悟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未決有獻含桃者竇請分遺仙奇妻聽之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率兵譟而入千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屍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俄為吳少誠所殺詔贈太子太保竇亦死

朱泚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偽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滔並為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陰儲凶德朱希彩為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為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因共詣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泚上書

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為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既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與吾尸猶至京師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為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郭子儀主之決勝揚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主之宋淄青兵泚主之進同平章事出屯奉天賜禁中兵以為寵代李抱玉為隴西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立改鎮

鳳翔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
原州懷光前督作泚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
猜懼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求屬泚詔泚
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事
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
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大官膳餉給軍
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避別
將韓游瓌曰戎來涇人必變詎肯爲反賊沒身于虜
者必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爲
文喜家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赭面爲異

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
是涇人德之還屯進拜太尉諂合田悅叛陰遣人與
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
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
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
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鎮兵五千東
救曜過闕下師次滻水京兆尹王翃使吏供軍糲飯
菜肴衆怒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
而乃食此庸能捐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貨
積此商何往乃褰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馳往賜

人二縑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呼令言向諭兵禁
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阪遇兵還引潰向令言令言
大呼曰引而東宗貫可取何失計貴滅族事衆劫令
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將通化門殺使者
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
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山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
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
肆私販傭自入故遣迫皆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纔
數丁普王前導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
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

飯數匕而去賊已嚴扇諸門士人羸衣冒出宰相盧
杞關播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翃陸贄等追及
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
之懇乞從許之帝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至奉天吏
惶懼謁于門都虞候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
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帥家人子弟遂奔奉天於是
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道至初
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
出矣今日可共取富貴譟而進掠宮春苑入[illegible]
入國亂衛入內府盜資寶終夜不絕道路西[illegible]掠居

人叛兵自孫賊無所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廢恩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僞乃擁徒向闕下炬火竟衢觀者以萬計令前殿懇六軍光祿卿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引符命勸之僭逆勸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

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畧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潰歸於泚泚謀反遂定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護泚纔破面得存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宗室王監國壯庶競往觀泚僭即帝位于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遍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拜令言關內副元帥忠臣休並同平章事光晟等共拜官有差以兄子遂爲太子以滔爲冀王大尉尚書令號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屍哭盡哀結蒲爲首以葬之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千騎挑攻長安泚大驚踣欄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伏兵闘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泚自將偪奉天忠臣留守於是瑊率韓游瓌禦泚大敗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修攻具毀廬舍爲樓車百尺

下覘城中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援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

上乃命希全等自漢谷口進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聞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會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璧昭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弈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蚵請救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撥蔬衣供御帝與瑊相泣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鄣

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罝之逆斷其下將塞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授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今[illegible]承倩往有急可發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裦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擐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然賊負其衆遂作長圍以百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

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二帝亦太息歔欷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歎是夜泚引去初上至奉天詔徵近退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及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衞單寡

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上悅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諭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溆於客省尋殺之及泚圍城帝卒悉詰杞所言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圍絡火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常令士馳入圍

奉天蹈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落郎宮
一二而已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
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
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羣臣家在城者賊
猶給奉中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夫不
來者夷之孫知古諺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
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或語泚王
師欲濳壞京師四隅垣以入泚懼令金吾布土於衢
吏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騎建一樓候望非常凡
祠房廟廬皆帷甲戒曰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

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粳朴流離士寖飢而神策六
軍從行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稟不絕或請停給泚
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即厚斂居人
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
矣或謂泚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安泚曰
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脅
以兵使不得辭泚曰強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之安
能叩戶拜官邪初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
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
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

復以巳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歔欷而返迺聞上幸山
南搏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
琳從上至盩厔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
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
竄匿者多出仕泚矣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僞官者
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
上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衆謀亦止光晟與
懷光對壁淮西將李希倩請以精兵五百犯之光晟
不許曰西軍方強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
謂泚曰光晟有他志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

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也希倩
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
諾以馬十匹錦一百曰以此東歸希倩復入曰臣愚
褊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
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堨以決其
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壖水與王師戰
大敗奔還閤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僞宰相李子
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
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
上下惴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

不可制會李懷光貳於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
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
天尚可孤守灞上駱元光守渭橋進守梁州次渭陽
太息曰朕此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
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
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感出受賊官者十八姚
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隣國故懷光
決反泚知懷光反明日即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
衛懷光慙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
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遂害河清以應

賊泚即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寖强士益附
而渾瑊又擊破賊將於武亭川斬計萬級晟率渾瑊
駱元光尚可孤悉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李希倩
賊棄門哭保曰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
分道入姚令言與晟遇十鬬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
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
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休子平引殘軍西
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泚失道問野人荅曰朱太
尉耶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
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鑒拒之泚曰子之

節吾所授柰何拒我火其門希鑒擲節焰中曰歸汝
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見子弟亦哭宋膺曰某妻哭
斬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廷芬入見希鑒曰公
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鑒
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
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
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
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薛綸等共斬泚使宋膺
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
翔皆斬首朱重曜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爲兄會窮冬

大雨泚欲禳變鴆殺重曜以王禮葬賊平出其尸膊
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

左編

亂類

唐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爲朔方部將以戰
多賜姓李懷光在軍爲都虞侯勇鷙敢誅殺節度使
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
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爲寧
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
水以扼吐蕃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

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
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劉文喜
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徙朔方節度使仍領
邠寧時馬燧李抱眞討田悅朱克詔懷光以朔方兵
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篋山
爲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與滔等相
持久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
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絶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
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
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
喜即持詔大呼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
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愎詬言宰
相謀議乖剌度支賦斂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
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翃翃等計懷
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
盧杞杞即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乘勝
可一舉滅賊令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
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勅懷光屯便橋督
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奸臣限隔不得
朝覲恚恨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

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
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
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
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與趙贊白志貞乃劾
奏上所信任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
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爲解陰通
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
以本兵大臣爲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
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言吐蕃
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爇今其來必肆

宿志二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儒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勅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彼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嫚罵贊曰爾何能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興元元年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

遣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泰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又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强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

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侯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名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璀璀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侯光使左右臠食之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衞奉天懷光約令爲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書趣之游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

懷光總諸道兵因敢恃衆爲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寗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覦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揮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數萬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集事諸道必有仗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懷光又遣將趙升鸞諜于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使火乾陵使我爲内應以脅乘輿瑊

白發其姧請帝決幸梁州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于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聞之遣使請奉天奉迎又遣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薪火于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符以

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朴用誠于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人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用誠同反于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讋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勛裹其首復命于行在愆期半日帝令瑊飛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戴休顏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賓惠靜壽孫福率輕騎次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紿曰吾屬以反

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紿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賓等引之東縱得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脅李建徽楊惠元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稍携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絶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斫守咸陽而懷光將孟涉等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斫以邠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于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數懷光罪惡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太尉中書令並宜罷免授以太子太保

許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懷光不奉詔已而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朱泚平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遣給事中孔巢父先除懷光太子太保勅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如故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諠譟宣召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爲拒守之備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

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亦被惡
邪詔所司貯緡錢須事定乃給賊破同州屯軍不得
進數爲懷光所蚓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日著
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鎭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
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
年八月朔方步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
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一區聽以禮葬初
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子璀爲監察御史寵待甚
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
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

能制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
性直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
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父
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
自免對曰臣久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
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
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
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
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
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

地耶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
者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
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
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厚顏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
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肯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
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
也懷光死璀盡殺其弟璀乃死故懷光無後

宋張邦昌

張邦昌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以禮
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製旗

物從之宣和元年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
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鎭俾康王及邦昌爲質于金
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斡離不怒責邦昌邦
昌對以非出朝廷意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
行仍命邦昌爲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
意身自爲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
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
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爲中太一
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肅
踰年春吳幵莫儔自金營特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爲

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幵儔促之劾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爲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

皇時專事讌游黨附權奸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許以爲中書邦昌金人怒執檜幵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僞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幷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

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幵儔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爲有佐命功云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奬王室康王遣使擢爲大元帥府參議子崧又移書呵斥邦昌使其反正幷曉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

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綱上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節度使潭

州安置初邦昌僭居內朝華國夫人李氏數以果實
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
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諸色半臂加邦昌身擁
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
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
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軍營務時雍秉哲幷儔等先
已逹竄至是幷誅時雍

宋苗傅劉正彥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
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

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
有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爲熙河路經畧使死
王事法部曲王淵爲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
故薦正彥于朝擢御營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
之以平劇賊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初正彥討進請劉
晏偕行晏本嚴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
彥用晏計易旗幟爲疑兵遂降進晏自遍直郎遷朝
請郎正彥耻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觖望乃散所
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
年三月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

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
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
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初苗傅自
負世將有勞以王淵驟得君頗觖望淵旣薦正彥復
撤取其所予兵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入
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
及幸浙西道經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
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傅等曰汝輩使天
子顚沛至此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脩者爲傅幕
屬世脩嘗疾閹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徵言之徵不

納世道退爲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
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
不平遂與世脩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逵等謀先
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亦將號赤心軍
議已定癸未制以劉光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
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
淵朝退卽捽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
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正彥旣
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衞人出刃以指其
軍傅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卩奏

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傅遣
朱勝非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
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
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叩內
東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日將午上步自內殿
登闕門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
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傅正彥
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
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

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遥郡團練使
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
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
卿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
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
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
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吳湛執
履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何獨殺臣遂以付傅
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上諭傅等傅
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

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縋出樓下委曲
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
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傅正彥
聞詔不拜曰自有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
張逵曰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計浙西安撫司主
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
[illegible]通判杭州事[illegible]上
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于太后勝非言無
此理中丞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
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

議太后御黑竹輿出立樓前見傅等執政皆從之傅
正彥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主望太后爲天下主張
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
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
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爲汪伯彥黃潛善所誤
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傅曰臣等已定議豈可猶豫
后曰特依所請太后權同聽政傅等抗言必欲立皇
子后曰皇子方三歲以一婦人垂簾抱三歲兒何以
令天下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正彥號哭固請
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作解衣狀后諭

止之傳曰事久不決恐三寧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傳等語言益迫太后退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詰二兇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免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爲後圖耳上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

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兇宣詔畢傳正彥麾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時頤浩爲江東制置使頤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

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頤浩即走人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書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賫傅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傳等以其兵屬趙哲俊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

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俊諭之曰當請張侍郎求決會俊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入馬盡付趙哲俊披衣起坐頃之湯東野直入俊問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俊屯實可與謀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咽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浚即使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初二兇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

遇又亟遣使勝非曰未知首長所在宜先遣小使訪之又言炎為兩火故多盜宜改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后曰二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正事已就緒惟二兇謂元請本為和戎須待遣使然虜兵近在江北若遣使虜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卽害反正臣所召兩使來使之力辭先遣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矣既而前使至平江而後除盧益益辭二兇之謀議遂息張浚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前密州州學校教授邵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特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此事但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為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鎮江兵力強悍謀議沉鷙可以倚仗浚遂馳書招浚是日呂撫書至江寧頤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轓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浚乃遺書二兇獎其忠義以慰安之辛卯張浚遣馮轓赴行在浚為咨目具以請主上親總萬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在淮陽為粘罕所破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遣赴難至是駐常熟張俊聞之馳見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慰卽遣使召之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上入海何以為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遣宗為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備賊甲午既行揮監珪于嶺南傳追斬揮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浚勝非曲論止之馮轓再見傅正彥于軍中從容勾之曰轓為國家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彥見轓詞色不屈卽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眾諭轓曰張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翌日卽遣還遺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先是張浚三遣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鎮江促之光世不報初何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兇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為邏者所

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奈何斬
壯士傅嫚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于
外願殺將軍之文斜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
傅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
少緩援更衣踰牆而出至是見浚于平江援詭言嘗
更衣見睿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
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早
來詞旨甚切浚徐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軍
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
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

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由是士氣甚振呂頤浩引兵至
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
至皆行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私常熟
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
制官張俊所遣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
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曰今
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無憂世忠
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事恐
不測浚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賊遣張彥王德聲言
將淮德伺彥醉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

爲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二千益之癸
平江丁酉馮轓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
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赦生靈息兵戈傅等
皆聽命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即欲拐親
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上在
公勢必加害願勿聽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
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世忠發平江舟
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傅
等以僞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絕郵傳止
自杭來者悉一之水中己亥張浚復遣馮轓入杭移

書傅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遺浚書云朝
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誰當之
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
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則
必其子孫年長且賢則託以政事後之利天下而厭
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
伊尹霍光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爲人臣
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
豈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
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俊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抱

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為定國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張俊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三人皆以悍驍內禪詔旨不受張浚詿誤故有是命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州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李僖當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羹不覺覆羹于手初傅得浚手書即請紐浚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見勝非且言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初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㲄奏疏言臣訪聞朝廷日近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苗傅劉正彥之意四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望皆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朝政太后出其章示傅正彥

傅正彥銜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又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為忠義令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不報殺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嚮變姓名為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遲重緩進使賊自遁毋致城中之變浚然之然韓世忠抵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册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人齎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傅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達是晚馮輴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輴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歸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輴俱縋入城翌旦與傅等議于軍中浚繆為書遺輴曰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令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傅等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

詗遂大喜贍由是得免壬寅呂頤浩軍行至平江之
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三千人
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迓之道遇
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以浚限
截往來文字故更還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
恐將士觀望不盡力謬謂曰朝廷趣赴行在爲我即
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
不諧不過赤族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
于舟中草檄而浚爲潤色之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
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爲質朱
勝非聞之乃好謂傅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
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兇眞無
能爲矣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
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
清巖陛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
手自捽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
忠于秀州賊兩傅等僞撫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
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撫制
授張俊俊械以送獄焉贍又諭王鈞甫曰此事若了
在他人公們數顯遲們甫頗以爲然時傅正彥聞勤

王兵失衆意甚懼呼爲贍議復辟贍知其可動即見
朱時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
當以淵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嘗受聖詔爲大元帥
宜仍舊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張浚退謂苗傅曰
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
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游擊頤
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爲名頤浩浚
傅檄中外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遁傅
傅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即廡間草奏
持歸軍中自推備辯以上旨書名勝非進呈太后極
喜曰吾責塞矣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
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
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
本爲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
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
如此遂遣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
之謂永載曰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
之勝非乃率百官共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百官
再表畢時已已劇上登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
内勝非再請遂就西廡揖勞被上乘馬還行宮都人

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爲賊用顧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己酉以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淮西制置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詐以所部行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俊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淖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呂頤浩在軍中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頤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見上曰請設盟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劵遣傅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劵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尚書省檄諸道捕傅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閣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見于內

殿上加勞久之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進聳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頤浩浚既見上遂召趙哲辛道宗李承造等俱對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進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爲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脩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鞫其始謀以聞苗傅犯富陽縣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世脩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哉以聞詔斬世脩于市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上以湛佐二叛爲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詔戮湛于市傅犯常山縣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恥傅軍之行也嘗以王鈞甫馬

桑吉將赤心隊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桑吉張逵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寛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官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及殺斬鈞甫及桑吉父子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爲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丁亥傅寇浦城縣時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相角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

忠至浦城北四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爲應世忠率諸軍力戰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爲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卻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是日苗翊率衆出降復用其將孟皐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聞之殺皐擒翊降于周望傅與苗瑀張逵收餘兵入崇安縣喬仲福王德共追盡降其衆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爲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亾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巡檢呂熈熈以赴福建提點刑獄林杞傅銜政遂言於捉者曰某郤是苗太尉然今捉某郤是張則汝功已被張分之矣杞懼政分其功與熈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傅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宋吳曦

吳曦璘之孫初劉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光宗紹熈三年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掌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崈爲四川安撫置制使陛辭奏曰臣入蜀后吳挺脫至死

亾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其軍許之四年挺卒崈使楊輔等權總其軍以殺吳氏權寧宗初趙汝愚當國亦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命張詔爲興州諸軍都統制代領其軍而以挺子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景泰元年曦爲殿前副都指揮曦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行賂宰弼規圖帥蜀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潜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强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　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

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鎮諸副都統制王
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
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
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
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
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反謀益
甚陰遣客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
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其師東
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素所有當加封冊一
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旄麾所指

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曦陰遣
使送疑于綱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按兵
河池不進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知覺會正
使程松至曦不庭忝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
松亦不悟金人破和尚原犯西和守將拒之戰方急
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
是金人無復顧慮曦時已布心腹于金將士未之知
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
收衆心與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
鸞關之戍敵由版閘谷遶出思後思遁金遂陷大散

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飾投匭上書言曦必叛侂
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使持詔書金
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金完顏抄合攻鳳州
程松求援于吳曦紿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
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
書諭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
蹂躪松自興元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
慶以書抵曦及贐禮稱曦爲蜀王曦以札封致餽松
望見大恐疑爲劍亟奔逃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
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泣曰吾今始獲保頭矣李好

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翌日曦召
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
衆失色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
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詬罵仗摩集
兵將官語故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三年正月曦
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
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爲行宮稱是
月爲元年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
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分隸十統帥
遣將戍萬州泛舟下嘉使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

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砦以遏王師佺胄聞曦反
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佺胄納其說與覘爲曦謀塗收
用蜀名士以繫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
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修
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傅悉棄官去監興州合江倉
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及忠義士朱福等
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稱
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內巨源曰
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
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
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
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等十數人
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
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
丙主事邀巨源與會巨源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
視事君玉草密詔略曰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
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
月甲戌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
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
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

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
啟戶欲逸李貴卽前執之刃中曦頰反撲貴仆于地
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
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
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程宣撫使巨源程參贊
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
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
送朝廷曦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兀朮高琪奉冊于
曦未至而曦已誅矣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
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
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三月楊巨源等謂丙曰曦
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
然必爲後患丙從之于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諸將
取階成鳳州及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
義及民兵夾攻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
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
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
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五月好義襲秦
州與女真將朮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爲吳曦將王
喜所毒而卒朝廷處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荊鄂都統

制六月誅吳曦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懟功于朝或謂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長橋而敗丙密使人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人殺之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

元鐵失

鐵失者當英宗即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爲太醫院使有珍珠燕服之賜特授御史大夫仍金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英宗嘗御鹿頂殿謂鐵失曰徽政雖奉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凡簿書宜悉令御史檢覈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治書侍御史鎖南鐵木迭兒之子也罷爲侍講學士鐵失奏復其職英宗不允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饕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三月申命大夫鐵失振舉臺綱詔諭中外既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劾者率因宿憾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監察御史嘗舉八思吉思可任九事未幾以貪墨伏誅若此言路通人當乎否乎時鐵木迭兒既死罪日彰英宗委任拜住爲右丞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以進賢退不肖爲急務鐵失以姦黨不自安潛蓄異圖秋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宣徽使鎖南典瑞院使脫火赤知樞密院事副使阿散僉書樞密院事章台衛王禿滿及諸王月魯鐵木兒等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左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弒英宗于臥所晉王即位鐵失及其黨皆伏誅

左編

諸家　方技

西漢李尋　天文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寬中等守法師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
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
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
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以問尋尋見漢
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

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
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
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
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顏面正朝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
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
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
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
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
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
友彊輔庶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
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
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
舉錯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政
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
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
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此
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
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
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

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
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塡上見日
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
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
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
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
士任以大職諸闒茸佞諂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
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
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
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
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
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
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
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
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
即新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
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

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誠自以逢不世
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
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
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
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
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
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
佞不行忠直道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
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
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

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
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
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
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
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
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
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
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

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
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
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
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
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庭揚光煇犯上將近
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
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
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
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
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

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亾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

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

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有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

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湧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

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
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
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
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
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
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
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
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

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
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
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
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
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
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
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
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

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亦
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示天下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
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願留神反
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
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
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
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
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
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

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
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
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東平夏賀良容丘丁
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
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
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
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
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
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
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

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見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大祖承皇統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

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

守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東漢郎顗 天文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

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

其官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
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
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
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
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
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
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
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
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
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
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伏案飛候參
察眾政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
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
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
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
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
虞典而令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
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

疾之易而癒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
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
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
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
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
平非不能面譽也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七事一
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
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
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
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內

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
遭旱修政自敕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
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陽嘉二
年正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
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願陛下
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
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
不旋日如是則蒸雲降集眚沴息矣二事去年以來
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
無貌道不通也冬溫為實清濁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

恭謹屬內難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
溫不效也是謂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
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
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
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
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
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
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
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
日比盼概之可知木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

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
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
陛下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四事臣竊見皇
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
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
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
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
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
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禮天子一娶元女嬪媵畢具今宮

人寺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
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
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
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
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方今之福莫
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可簡出宮女聽其姻嫁
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
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亘
日乃滅春秋日有星孛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
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北極又為大辰所以孛一宿

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
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
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食氣為變發在
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
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
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
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書玉
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
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
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

爲虹貫日中、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者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内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幷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召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蚤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也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

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雉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惟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預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illegible]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

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來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顗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云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千春夏故白

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塡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與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竟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斗曆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一十

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
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
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
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
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
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
答聖問顗又上書薦光祿大夫黃瓊處士李固幷陳
消災之術復條便宜四事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

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
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
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
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
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
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
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
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
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
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

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
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
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二事
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强從解起今月九
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
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
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
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
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
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

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雷者號令其德生
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
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
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三事去年十月
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
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
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
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
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
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

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異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者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

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擊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宜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春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

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驗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爲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東漢蘇竟 天文

蘇竟字伯況扶風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

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岑乃後覺悟棲遲養德

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陸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撰之圖書測之人事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有悖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未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衛兵據土可圖非望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軀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為漢赤制玄包函至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限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皇天所以眷顧睠睠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效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征討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天市或鋒鋩鈞鈐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暗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轉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畢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將惡擾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岑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岑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岑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悦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強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

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宰劉君共謀辟議仲尼棲棲
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屑屑救楚非要爵祿茅焦干
秦豈求報利盡忠爲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又與仲
況書諫之文多不載爲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
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之竟務不俟
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
於家

漢 東漢張衡 天文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
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

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其詳明衡不慕
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
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
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
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
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
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
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
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

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
地動所從方起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
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
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
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
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
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
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
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

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
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
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
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
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
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
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
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
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
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

藝篇識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子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

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嘆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梁庾季才　天文

庾季才江陵人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

郎領太史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墻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荊陝還都以避其患俄而江陵覆滅宇文泰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荊州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泰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泰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

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今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宣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楊堅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箕潁事乎、堅黙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

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堅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

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祕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爲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曾張胄玄歷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

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亦爲太史令楊玄感反煬帝問曰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

唐嚴善思 天文

嚴善思名撰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内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因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

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東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啟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治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塋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為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為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為御史中書舍人劉允丞為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誦其冤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宋胡宿 天文

胡宿毘陵人官至樞密副使宿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宿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于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于數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宿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宿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令西北二處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于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宿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盛而動驗

熒入金歲幾何不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大
禘五年正月會熒惑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宗顯
並配明年大旱宿日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
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郎言宜用迭配如初

金馬貴忠 天文

馬貴忠爲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
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忠大圖判官久之遷司天監
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不食海陵謂貴忠曰
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內外海陵伐宋問
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忠對曰去年十月甲
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
十月入太微庭受制主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
見經天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
兵兵起鎮戎軍地震大風海陵以問貴忠曰伏陰逼
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
則地震風爲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
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
道何如貴忠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
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
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

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
也貴忠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
爲受事此當有出使及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
之際小盜固不能無者被害於揚州貴忠之言皆驗

終

左編

諸家類 方技

漢 翼奉 雜占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二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明年地震詔求直言奉上疏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臧六體五臧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曆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未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蠲除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

宋伯衞是矣唯陛下材察明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効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國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魏管輅 雜占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當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

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
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
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
焉父爲瑯琊卽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
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子時黌上有
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瑯琊太守
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黌之儁欲卽見輅父卽遣
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
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
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

五

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
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
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書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
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
神之情也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邪於是倡
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
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蜂起而輅
人人對答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
人曰此年少盛有材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人游獵
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

化之數不徒有言也

晉郭璞 雜占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
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
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
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
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
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
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
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

六

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趣出曰君能活吾
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
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
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
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
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
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
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還去之愛主人婢無由
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
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

衆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粗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蔽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若穴而寘寂無江湖而放浪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鬭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欲有搆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生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煽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

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壽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敕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於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

爲國作青則當克已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甄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毋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朞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字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

旹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値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

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爲是舉事有姓學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

晉戴洋雜占

戴洋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

何為追越王去國留缺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為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為妖白約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擊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知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母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留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偽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為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壬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為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尅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

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主辰星為客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於石勒約府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廻敗返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日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為天門開布陽道宮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二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瞑洋謂約曰雷鳴入上明使君當遠依近直愛下賑貧昔秦

有此變卒致亂亾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願將
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
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
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
約刼約姊及嫂奔於石勒約到歷陽祖渙問洋曰君
昝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
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
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
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韋騰叛約約
卒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

溫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
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雖問洋曰
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
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
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自當忌
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辭職將還
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辭職胤曰溫公
不獲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
九月甲寅申時廻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
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

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内大聚骨埋
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
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
洋又曰臧近可閉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
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爲郭
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叅軍將隨宣往襄陽
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
月熒惑守胄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
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
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三日復逆行還鉤繞畢向昴昴

畢爲邊兵主胡火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
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已自殘害今年官與
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
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荊楚之分歲鎮所
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
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
之者昌逆之者亾石季龍若興兵東南北其死會也
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甍
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

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内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鎭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爵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

曰毛豫州今年受死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内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來戴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處有役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子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魁上有空亡

之事不敢進武昌也戴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假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己亥己爲天下亥爲戎胡石虎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否洋曰根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祟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

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

晉顧愷之　畫

顧愷之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俗傳謂之三絕畫絕痴絕才絕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裡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

子飛白拂上，使知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然之。愷之建層樓為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金陵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剎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愷之剎注一百萬。愷之素貧，時以為大言。僧後寺成，一句疏，愷之曰：宜置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

張僧繇 畫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電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目者見在。唐閻立本見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畫名。

唐吳道元 畫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舊名道子。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未冠深造妙處，若悟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奉，更今名，復以道子為字，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為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且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蹶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而聞有踏藉破迸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且顧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為如何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慄，而道子解衣盤礴，因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為天下壯觀。故庖丁解牛，輪扁斲輪，皆以技進乎道，而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劍器，則草書入神。道子之於畫亦若是而已。況能屈驍將如此，氣槩而豈常者哉。然每一揮筆，必須酣飲，此與為文章何異，正以氣為主耳。至於畫圓光，最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此不幾於神耶。且貴耳賤目者，人之常情，在當時猶取重若是，況於傳遠乎。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真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難事畢

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騭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胄雜於桎梏固不可以體與迹論當以情攷而理推也

宋李公麟畫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大抵公麟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蓋深得杜甫作詩體制而移於畫如甫作縛雞行不在雞蟲之得失乃在於注目寒江倚山閣之時公麟画陶潛歸去來兮圖不在於田園松菊乃在於臨清流處甫作茅屋爲秋風所拔嘆雖衰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離別慘恨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其意其他種種類此唯覽者得之

五代郭忠恕畫

郭忠恕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歷官迄國朝太宗最喜忠恕名節持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以來字學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須錢塘有沈姓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方有知音者謂忠恕必也如韓愈之論文以謂時時應事作下俗文章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以爲好惜古文之難知也如此今於忠恕之畫亦云忠恕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踰旬失其所在後閱數歲與陳博會於華山而不復聞蓋亦仙去矣

左編

諸家　方技

宋穆修　易數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徙居蔡州師陳摶傳易學性豪褊少合多避京洛間人[illegible]書其句於禁中壁間真宗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修與謂有布衣舊謂赴夔漕修猶未仕相遇漢上謂意欲修先致禮修竟不

一揖而去謂銜之由是短于上云前後謂貶珠崖徙道州修有詩云却讀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能也登進士第後爲穎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用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肆其翻取閱修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宋李之才　易數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直坦率自信無少矯厲師南河穆修修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以來謂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

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去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

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踏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甲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任尺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既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羲叟從受曆法世稱羲叟曆法遠出古今

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啟之在澤轉殿中丞後實曆五年卒於懷州官舍

宋邵伯溫易數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盖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誹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溫曰吾危乎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

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稽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永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

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岳廟久之知陝州靈寶縣徙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竟劍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

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三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遂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爲相乞行追錄始贈秘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宋朱震易數

朱震字子發荊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叅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爲禮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荊襄

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以下江西之州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傳以震爲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轉給事中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凡

任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奬勸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旣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恭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

宋廖應淮 易數

廖應淮字學海建昌南城人也嘗抵掌大呼曰始余謂天非宋天今地非宋地矣語洩似道使闖其醒叩之應淮曰某年某月地髮徧白淛水西流是其祥矣至淳咸八年夏四月八日果然賈似道使徵應淮來叩應淮曰某年樊陷襄降某年長江飛渡某年宋亡似道畏惡甚欲以地髮驗不加罪又謂太學熊希聖曰吾嘗端居層樓俯瞰通衢聞風中戎馬百萬來入鬼作哭泣聲某年宮車晏駕某年似道殛死某年妃后皇子親王卿相南北走虛吸事耳公念此奚爲又謂進士尹應許曰吾數中甲戌無殿試丙子無科舉奈何自是朝大夫都邑人至戒門以絕而識與不識皆望而却走矣

魏周宣 占夢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

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夜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植之罪偪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對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

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愼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

唐袁天綱 相術

袁天綱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嶲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以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晩節皆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

魏杜夔 聲律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以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曹操操以夔爲軍謀祭酒叅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鍾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鍾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操操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丕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顧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

悅後因他事繫獄使顒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碩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有正莫及夔

隋萬寶常 聲律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妙達鐘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但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鐘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秦扁鵲 醫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

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之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主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滌漱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里眾、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

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人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

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魏華佗醫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病者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頗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佗死後操頭風未除操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操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強死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四

稗編

諸家類

地理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千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曰河北馮夷所居是惟河宗考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凉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妄也逮世祖皇帝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何九思河源志序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二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水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

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林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

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晧晧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河渠書 司馬遷

余安道海潮圖序其畧曰古之言潮者多矣皆下據唐盧肇著海潮賦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廣州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蓋不知而作者也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皆係於月不係於日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今通東南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昔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上弦則午而平望巳前為晝潮望巳後為夜潮

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會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爲夜潮望已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書候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爲晝潮上弦已後爲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爲夜潮上弦已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按余氏所以譏盧氏之失當矣而所誌東南二海之潮候亦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也但其所謂月之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盧氏

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皆與月相應可也謂係於月則拘矣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向也水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爲通論也臨安志論潮其畧曰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

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小大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是篇所論又不若盧氏余氏之猶有所主也右三家論潮之說獨以月與氣爲說者有可取而未盡也葢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乎月則不可謂水隨氣

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溢縮則不可余氏候東南二海之潮則平于東者常先平于南者常後每以三時爲差既而博詢海上之行舟者皆以爲惟近海有垠潮處可以測潮之長落耳巨海之中茫無畔岸欲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爲長南水北來則爲落是測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坎爲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以此雖然潮特有形之物耳非有氣以運之水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即水之氣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

也則水爲氣所擁而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此也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已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則北復生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説無已則信以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之月則終莫知其故嶺外集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之潮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長短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

史伯璿辨三家論潮之誤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畧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頴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埜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揵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巂益州皆屬焉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

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騮綠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爲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岐酆之地列爲諸侯後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

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于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

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嫁娶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誖逆亡

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

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濦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

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陽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

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自唐叔生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

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亦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似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赧王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

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子男之國虢鄶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君若寄帑與

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

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高士宦好文法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

大行獄或八年亾重罪因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趙地昴畢之分壄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

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推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絃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好氣爲姦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他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

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于天文別屬燕燕地尾箕分壄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七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從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

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眞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

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浸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山則湯時有逢公栢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

公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舃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漁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

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為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為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

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埜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亾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

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良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

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埜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亾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

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楚地翼軫之分埜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寖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

侯觀兵周室并呑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亾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吳地斗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興岐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

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太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至于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粤王句踐所滅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踐既滅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

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越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粤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檇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

孫分散君服于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越王是時秦海南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畧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畧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偶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班固前漢地理志

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于時變矣夫大農之家建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十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紛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也論大梁可都

且天氣鍾爲吉壤猶氣鍾爲鉅賢鉅賢之身既亞清明之氣斯散未有傷其一手一足而是氣之行乎其一身者俱斷丧者也今因一畝一壠之變置而謂

都會舉然豈理也哉今夫人有一畝之宮欲使人居守猶必慎擇其人之克負荷者斯舉而授之矧金陵之墟王者之都天造而地設不有聖人其肯輕畀之乎彼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乘時割裂竊而據之皆非天授既不足當王氣之盛又安能乘生氣之聚會固知天地閟藏其風氣之完厚於數千年之久以待今天子之興而作都也觀前此之國於斯者殫其智力猶弗克混合而今鴻業告成朔南為一幅員之廣振古所無則天意豈不昭乎休哉萬年無疆之業周不待望氣者而知王氣之鬱葱不必陰陽家而知生氣之克周也蘇伯衡論金陵

稗編

諸家類　文

藝文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天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畧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藝文志

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隷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敎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隷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隷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幷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

幷列焉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書契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

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

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

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

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

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

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

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

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

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

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

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

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

所聞也　史記六家論

營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

而諸子雜詭術也　論諸子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

於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

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

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何謂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

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

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

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

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

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繁露

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

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

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

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

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

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

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此意　春秋決事比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

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

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

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

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　篇月次

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劉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稅紬矣然自谷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上之淺心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遺言其

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黃震曰太抵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亦謬爲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爾非管子

之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匡輕重諸篇然牧民之篇最簡明大匡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殆傳會伐菹薪煮泲鹽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妨農而春禁之使價長至十倍乃糶之於鄭國得黃金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築陰里三牆九門使玉人刻爲璧者乃石爾謬請於周非彤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穀帛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考一龜爾謬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爲中大夫名其龜曰無貲之寶以質丁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賈至四千金焉凡其張無

爲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而他也則以石璧聘困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以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縞素朝豪家使爭藏粟爲備俟賈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賑之凡其轉虛爲贏善於足民如此通杭莊之水以致鳧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途旁之樹以絕遊息農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沐去樹枝也商重農輕則下令藏穀而農商以平西饑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藏粟者不出則下

令出師伴有粟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窮之數弓弩多匡輸則下令聘鵠鶡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士無匡輸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杠柴地車馬罷絶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殘鄰國馬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即以虛聲攻萊而盡幷其地魯梁出綈則身先國人以衣綈使魯梁皆棄農而織綈俟其田荒則倏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餓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莒生柴則鑄金錢上以市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倏止之閉

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飢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鬬而稱天使臨郊亦因以動八侯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臬百姓之積凡皆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國其在隣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獨取其利顛倒一世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幸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古人之教蔬畜不過使之自養令顧色色鼓舞之以爲己利甚至鹽計食口鐵刀耒耜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故疑其爲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辨臨死戒勿用豎刁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屢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龎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忱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矣張巨山謂其心術内業等篇爲管氏功業所本意巨山

好道家學故云爾　黃震論管子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

無他特情告訴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
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
相夷而耿不能自脫也荀子
黄震曰韓非書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
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
亦害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
疎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
耶迭死秦獄愚莫與比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
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噫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
驚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
爲無稽寓言以相戲謔從其爲其言者亦未嘗自謂
眞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
眞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說具在而
不察耶韓非子
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
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歂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
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歂嗣於是爲不忠攷其行事
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
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筴其意義蓋有出於申
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

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
誅之蓋旣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足
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鄧析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
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
家使君臣上下循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
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春秋戰
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爲說
文姦言飾詭行日馳騖於他岐沉溺於外物而卒至
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散敗焉各不統實老子亦曰名
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
煩滯於析辭而反闇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辯焉而不
急鄧析之兩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公孫龍子
伏犧氏以木王五行以生爲序神農以火黃帝以土
少昊以金顓帝以水帝嚳以木堯火舜土夏金湯水
周以木漢以火漢律曆志秦以水德在周漢水火之
閒師古注曰秦爲閏位不當五德之序漢火傳魏土
晉金也論秦爲閏位
赤烏飛魯門圖錄云得麟之後天墜血書魯端門明
日血書飛爲赤烏言漢代周也夫子見薪采者獲麟

孔子按圖錄知劉季代周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孔子絶筆於春秋者起木絶火王明周木當受漢也周漢德運

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氣而奉其始終晉於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於巳事於酉終于丑宜祖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曆爲泰始曆奏可晉尚金

史臣案鄒衍五德周爲火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周氏行運且周之歷年八百秦氏卽有周之建國也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據以爲言不得出此二家者假使卽劉向之說周爲木行秦氏代周改其行運若以相勝則克木者金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乃稱水德理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證爲不值矣臣以爲張蒼雖是漢臣生與周接司秦柱下備覩圖書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雖不畢在據漢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是漢代秦詳論二說各有其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爲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于事爲長若張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賈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五德更旺相勝相生之義

雍熈元年四月布衣趙垂慶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爲金德若梁繼唐傳後唐至本朝亦合爲金德矧自國初符瑞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宋起運之說

徐鉉議國初祀赤帝爲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豈可輕議改易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國家繼唐爲金德且五運迭遷親承曆數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其二

張君房議太祖禪周之歲歲在庚申天庚者金也申居西方金位納音是木蓋周氏稱木爲二金所勝之象也大宗登極之後詔開金明池於金方之上陛下履極丹徒貢白鹿姑蘇進白龜條支之雀來穎川之雉至臣又聞當封禪之時曾郊貢白兎鄆上得金龜皆金符之至驗也其三

謝絳議國家膺開光之慶執敦厚之德宜以土瑞而王天下然推其終始傳承周之木德而火當其次且宋梁不預正統者謂莊宗復興于後自石晉漢氏以及于周則李昪建國于江左面唐祚未絶是三代者亦不得正其統矣晉者秦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統考

諸五代之際亦是類夫國家誠能下黜五代紹唐之土德以繼聖祖亦猶漢之黜秦興周之火德以繼堯者也夫五行定位土德居中國家飛運于宋作京於汴誠萬國之區矣 其四

術數

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爲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孝經鉤命决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卷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爲讖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祆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秘府亦多散亡

緯書序

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决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甚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論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同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寢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

及孔氏王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僞
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
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論緯書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
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略
唐僧一行桑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
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
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
士爲世係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
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爲經日月五星皆
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內
與之爲緯尚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
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
躔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
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市
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天之所覆
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歟此十二
國星又與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
十二次則爲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爲齊吳濱
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

有定屬也然雖北極居天之中常　北斗實爲
帝居運乎中央亦處人北蓋嘗北至幽州碣石之野
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溪水北斗已南迤而
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直
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槩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
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
道曆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
或贏或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
雜犯乎河漢內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多少
測之哉他則紫氣以祥彗孛以妖羅睺計都以蝕神
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秋之書星孛或入北斗
或在大辰本是妖星爲異老子之出函谷紫氣臨關
亦是氛祲禨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謂蝕神首尾僅
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釉聿斯經都
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聿
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曾士
爲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爲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
夫以天地陰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
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釁
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槁倏而凝聚忽而漸盡亦其宜

者茍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亦末乎嚴廢王生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爲是法者亦且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奥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爲用用則爲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曆某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命乎 辯祿命

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 贈徐仲遠序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豫且得我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與使者問豫且卽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上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對曰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趣駕送龜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大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元王曰龜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

為無德、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
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
求報仇，淫雨枯旱，其罰必來。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
嘆曰：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寡人安事此
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人或忠信而不如
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今
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
王何憂焉。元王曰：禍不妄至，福不徒來。福之至也，人
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
間，舉事不當，又妄亡逃。衛平對曰：龜大寶也，為聖人
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霆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
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
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
悅，於是擇日齋戒，乃刑白雉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
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使工占之，所言盡當。元王之
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龜能夢於
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網。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
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
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
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

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
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又
奈何責人于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
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
位，是食於蝦蟆。蝟辱於鵲（蝟能制虎，見鵲仰地），騰蛇之神而殆
於卽且（卽且蝍蛆大，腹食蛇腦）。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
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
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物安可全乎。（龜策傳）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後為天子。
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
相工來和輩數人，亦有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
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至為后，凡二十餘年閒；
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
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
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
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
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
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
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令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
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

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左編

道類

列禦寇

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者商氏友伯高子進之道九年能御風雨行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

也至於力命篇二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一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於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莊周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仕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巢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劉真人

劉眞人德尭滄州樂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

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授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授筆一枝而去自是玄學頓進從之游者衆眞人乃取所授書敷繹其義以示人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淸淨四曰遠勢利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五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毋爲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

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傳其道者幾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爲狐所崇真人劾之里中埜兆自焚狐數百鳴嘯赴火死人共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喪祭一遵世教無愆度者後若干年追封無憂普濟開明洞微眞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行漁于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師正卒張信眞嗣有詩文數百篇號玄眞集傳于世信眞卒毛希琮嗣當金之時兵戈擾攘希琮能以柔而存希琮卒鄭希誠嗣元憲宗甚尊禮之賜眞人號曰大玄名其教曰眞大道仍給璽書護之希誠卒孫

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岳德文嗣德文卒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爲九祖云史官曰道喪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間髮髯老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蓋其清修寡欲謙讓自守力作而食無求於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是以感召彼得之而此失之其亦有以也夫

附 周玄眞

周玄眞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爲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君殁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倒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眞道院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南谷杜眞人高弟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爲狐所媚羸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呪之狐即躍出衆殺狐其疾輒愈范廷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蛇鬼遂絕玄初不以爲已足尋受霧霄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

被兵游魂出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燃燈二燈飛起高懸加炷人驚以爲神功萬夫長沈實母殁痛念之甚董聘玄初修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君果屬指其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盼作叱嘯聲旌重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雲州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押戲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

宗浩欲授人無執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禱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元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台城山硃書鐵符投物揚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紡冥電光燁燁遶身達旦辛丑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雷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雨方迄乃始霽韓公以帑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京歸朝晉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祿等禮導其還又明年辛卯之秋九月己亥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參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小雨中書右丞府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台城山建壇其應如神玄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葺門石橋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甓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構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然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見玄初鳳凰臺上雙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人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之技共而並疏能默其神守其思則群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予志慎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嘗其能辭天道之樞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饑欲歎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于是歟非歟

周顛仙

顛仙姓周者自言南昌建昌人也年一十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以爲常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

南昌或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稠入相襍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而顛先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無與言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者謂顛曰此來何謂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為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胸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蝨子滿謂曰幾何對曰三三斗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昔首見時即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得婁娘嫂裡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知此及告太平終日彼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風多為說於是制新衣易彼之舊衣至朕視顛者舊衣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

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煨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煅煉之薪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逆見顛者來逆步趨無難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殽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殽以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右邊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知爭邀供養一日逢後主者戲聽異詞噫教爾充軍便充軍又閑中見朕嘗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時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巳稱

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拐挈之，急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倘有謬詞即來報焉。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

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辭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殺且未敢，且縱爾行。遂裹糧而往，去彼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無人，惟太平宮側草菴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詢之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太平了，爾為民者用心種田。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吳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荊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腳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誕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

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以詩三首寄之去。後二年，以便人詢之，果曾見否？其赤腳僧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證，幾將去世，俄赤腳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見既病人以藥來，雖其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二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着，背上磨着，金盞子內喫一盞，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盞底有丹砂沉墜鮮

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拔艸衣者入請天眼曰此何人也曰即令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詩其粗俗無音無韻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鶴石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張三丰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云張仲安第五子名君寶字全一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生有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方尺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為張邋遢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食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嬉嬉自如倘若無人有請益者竟日不答一詞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教等書如決江河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菴於玉虛宮庵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鷙鳥不搏人益異之又入武當謁玄帝於天柱峯遍歷諸山搜奇

覽勝嘗語鄉耆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我始於五龍南巖紫霄刈荆榛拾瓦礫但狗創焉命丘玄清居五龍盧秋雲居南巖劉古泉楊善澄居紫霄又尋展旗峯北陲卜地結草庵奉玄帝香火日繹真言於黃土城下地立艸菴名會仙館語問弟子周真德曰爾但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子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常往來於長安土洞春隴西楊仕敏乃岷州衛指揮楊其二家初仕敏始生三丰識其啼聲曰此兒必英物也後果貴顯遺小鼓於岷之楊氏雞陵大鏞音莫能混後亦以不知所在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律詩語瀟洒實自況也三十四年我

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訪于四方竟弗至

太宗御極奇其術遣使致書曰真仙張三丰足下復命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山衛指揮楊永吉徧詣名山訪求未獲特勑正一孫碧雲於武當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爲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誥命先是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置棺斂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聞武當或游襄鄧閒洞視一世睥睨千古天順末或隱或見閒嘗以道德仁義爲言心與神通神與道一事事先

見如神後往來於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蹤跡南川
居士日㫼嚴君平賣卜城都勸人以忠孝之道陳圖
南對宋太宗以養身寡欲治世安民數語君子韙之
今三丰吐辭發語專以仁義忠孝勸世道著太微功
參玄造諒未可虛無爲無補于世教也
三丰遯老題蓬萊仙奕圖云蓬萊仙奕圖乃龍陽子
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子其別號也中統
初君年尚少與刑臺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書無不
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衆伎皆能
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太保參中書君乃弃釋業儒

遊於霅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
府覩唐李思訓之畫忽發胸臆效之不月餘山水人
物悉得其法而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
青鳴於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太丹出示平叔悟
眞之指悟之如已作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
方壯時値紅巾之亂避於金陵以方藥濟人如神
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此卷乃至元六
年五月五日爲子作者予方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
後人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奉遺元老
太師洪國丘公三丰此跋蓋永樂二年四月也冷君

名謙字啓敬洪武初以善音律任太常協律郎今云
名啓敬或以字行亦未可知跋謂至正間啓敬已百
數歲又謂其隱壁而逝則誠神仙也三丰張姓名玄
玄跋謂至元五年端陽日得此至永樂二年始輟以
贈人計其齒當過冷君其爲眞仙亦無疑矣予嘗於
王屋山遇三丰從孫所謂陳鐵牌者言三丰遼東人
正統間猶在後不知所之蓋二公國朝神仙之最顯
者儒先君子槩以爲世無神仙豈通論哉

稗編

文類

史通　劉知幾

〔六家〕〔尚書家〕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入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

〔春秋家〕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記考其宗旨如晉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准焉

〔國語家〕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氏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史記家〕梁武帝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乎宋年其編次多依倣通史而取其行事

宋相似者甚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
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
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
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
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
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
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爲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
聚舊記時採雜言（謂採世本國語戰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
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載言　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
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
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
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
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
家故風雅比典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
若韋孟諷諫之詩楊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
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
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
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
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
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
所宜革

本紀　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
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
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
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
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
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
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
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
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
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
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
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
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
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
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
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
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
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

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
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
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既以編
年爲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
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
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織
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爲傳體有異紀
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

列傳 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
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
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
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
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
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
若紀季之入齊顓史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厠於名
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
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
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宮或運一異謀樹
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

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于國史
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使游談者靡
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占篇目若
斯人者可勝紀哉

天文志 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
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
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
告拆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
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
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
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
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
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
遠矣

藝文志 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
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
穢累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
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
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輒簡而近世有著隋
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

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濁眉、以半額者、矣近者朱
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
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玆楷則
庶免譏嫌、

五行志 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
璧傳於鄭、容遠應始皇卧、椰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
樞白髮、元后之祥、柱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
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拆、隕雨霜雹、大水無
冰、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
如有旱雩舛候、螟螽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禭、或

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
彼咎徵、昊穹垂譴、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
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
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
錄、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
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
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
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

雜志 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
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
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
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
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
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
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㫄、列狀四荒
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
境、無國不賓、則有卭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
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
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
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

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
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撰氏本、式辨諸宗、
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
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
命、雍豫爲宅、世冑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
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
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
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
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
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

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會何足云。

【論贊】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還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偉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

蕩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壽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違、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

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

【斷限】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推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

求其所書之事者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矣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亦惟二袁劉呂而已矣若進鴆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册仍編豈非流蕩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

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風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眞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

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牀上施牀徙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魯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騈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

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載文

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喩過其體詞沒其義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

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迹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筲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此所謂自戾也夫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近代則不然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槩也

言語

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王劭撰齊志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

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眾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獮獺本宋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欒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馬齊神武數其罪狀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頼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不盡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也近有敦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李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

可以劝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

簡要 近史記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聖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捷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

為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將食之驪姬譏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識也覆酒于地而地墳而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可遲於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以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事跡既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羊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敘事之省其流有

三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

隱晦 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

亡其欵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
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楨動於甍師人多寒王
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
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
妄飾 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
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
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辭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
代史吳均齊錄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
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
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

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
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昝人如王隱稱諸
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
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當矣而虞思道稱邢邵喪
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
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
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
專擬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
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
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

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
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
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
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
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
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殺其
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
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
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
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晉

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
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
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
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
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于寶晉紀云吳國既滅
江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
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
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諸
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

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紀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荅者豈是敘事之理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

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子寶晉紀敘愍帝殁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例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事】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

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眞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愼來庭如此之流書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晉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也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史傳　　　　　　　劉　勰

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徙魏志斷論　　　　魏　收

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非古淫哇之辭並皆詳載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荊豫今隸青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溷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內侮至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荊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

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

史論中　　蘇洵

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寛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周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

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寛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

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正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也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

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後異姓倒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

正統辯　陶宗儀

辯曰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

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覦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册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

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爲何如哉且石敬塘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

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萬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

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稚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

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疎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翁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

正統問　　徐一夔

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旣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荊平蜀王於吳越悉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

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

稗編

文類

論詩賦

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絶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入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

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矣

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太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毋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箱坐定奏永安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寛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

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無足觀矣

晦庵先生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陶淵明

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復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五言古詩載于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爲盛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爲一時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左太冲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之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

以後三謝顏鮑又爲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既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唯陳伯玉厚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迨開元中有杜子美之才贍學優、兼盡衆體李太白之格調放逸、變化莫羈、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衰宋初崇尚晩唐之習歐陽永叔痛矯西崑陋體而變之並時而起若王介甫蘇子美梅聖俞蘇子瞻黃山谷之屬非無可觀然皆以議論爲主而六義益晦矣馴至南渡遞相循襲不離故武獨攷亭朱子以豪傑之材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然五言古體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

世傳七言起於漢武栢梁臺體按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詔群臣能七言詩者上臺侍坐武帝賦首句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襄繼之曰驂駕四馬從梁來黎叶自襄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每人一句句皆有韻通二十五句、共出一韻蓋如後人聯句而無隻句與不對偶也後梁昭明輯文選東漢張衡四愁詩四首每首七句、前三句一韻後四句一韻、此則

後人換韻體也、古樂府有七言古辭曹子建輩擬作者多馴至唐世作者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也、大抵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融、格調蒼古、若或窮鏤刻以爲巧、務喝喊以爲豪、或流乎萎弱、或過乎纖麗、則失之矣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

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爲是 文章辨體論七條

詞賦

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宋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淳淫流佚唐之時陳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浮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

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 書梅聖俞稿後

文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凜凜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藻麗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沉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末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

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以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
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
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
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
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
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
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
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
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
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

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
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
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
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
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
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
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鮮或仰偪
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
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
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

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居要乃
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
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
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
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
必捐或苕發穎豎離眾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
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
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
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以濟夫
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

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
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
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
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
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
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
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以去濫闕大
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
不艷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
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

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
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
故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
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
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
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掬
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
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
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
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

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
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
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
軋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
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
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
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
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
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文賦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
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
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
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
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齊俗文氣舒緩）氣然粲之匹
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
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
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

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
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
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
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
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
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
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

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典論論文

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

懇惬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事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文章雜體序題

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其二

大抵諫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其三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以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

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人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

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答李翊書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

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答劉正夫書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

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自謂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舉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猶歐元勳倖漢舉信是

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足曲詩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怳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實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文章論

文之爲言難工而可書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答吳充秀才書

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衆答謝舉廉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此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恨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

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頗挫曲折蒼然鬱然鑱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朽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駢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邪蘇子謂錦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組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爲華爲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焉覩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藹然盜也今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薾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戛之力哉答程伯大論文

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文原

書法

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科斗卽古文別名蒼頡卽古文之祖也十體書斷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十體書斷

籀文者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十體書斷

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十體書斷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雖蔡伯喈乃造其極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十體書斷

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按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爲榮厥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程邈即隸書之祖也十體書斷

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技章艸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如水流速拔茅連茹十體書斷

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十體書斷

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尋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十體書斷

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杜度妙於章艸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之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十體書斷

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

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成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畮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

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莽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虫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說文解字序

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爲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

五不足而後假借 論六書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曹操邯鄲淳韋誕孫子荆關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法於韋誕生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用筆說

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前筆後者勝意後筆前者敗 衛夫人筆陣圖說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帥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書翼師鍾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改本師於衆碑學習焉時年五十有三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千金勿傳非其人也 題筆陣圖後

梁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千四家續之僧智果書雖氣骨清健大小相稱如十四五貴胄偏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馭戰馬舉動從人意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宇雖清而體氣疲薾歐陽詢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

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士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斂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若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嬌嬈行步輕緩多飾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歡樂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端正自然別有

一種嬌態評十四家

余在黔南時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着痛快之語但難為知音爾○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興諍也○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敘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艸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黃皂白亦自燦然字書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迺是入神要路 書說

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皆后自變其體以傳于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大要

終

經濟編

文類

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
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
聽而萬不當也。漢文帝答鼂錯璽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
制適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
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
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
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戒長沙土也朕不得擅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
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
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
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
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
鄰國。賜南粵王佗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虛淺遺朕書云願
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

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
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　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
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拜國有功
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
飭且帶一黃金犀毗一繡衣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
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皇帝敬
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
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
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使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

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遺匈奴書二首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携劍摧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酌見高祖之廟乎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寧宗時韓侂冑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乃議降詔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

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泊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宋欽宗罪已詔

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
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
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
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
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

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
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
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
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
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
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
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
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
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
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
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
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
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
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
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

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
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
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
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
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
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
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
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
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
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

圍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故解齊國
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章邯既敗於鉅鹿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
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
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
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
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
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
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
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
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
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
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
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
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
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
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
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閣還長安因留上
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
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
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
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
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
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
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
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
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
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

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
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
朝乎男兒溺死何拘游哉今 國家待春卿意深宜
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
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
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
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
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
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

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
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
願急賜報

馮異與囂虜書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建敢諫之鼓設非謗之備
懸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
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
復欲追遵前圖卽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
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
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烝宮
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

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
欲令諸軍振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
稱亂南荊公孫瓚包烋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
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也今僃繇旣破操
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
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代桀稱有夏多罪
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
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
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
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

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
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
人皆玩敵而便戰鬬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
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
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
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
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
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
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卽尊號
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

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
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
除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
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
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
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
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
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爲忠
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
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

節而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察於機宜愼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引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孫策責袁術書

石勒被禽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跡河朔席卷兖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喩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附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蟻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内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

唐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自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尊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絶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晩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司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蚤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

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不絕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
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
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
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
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
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
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
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王不以爲疑
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
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
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
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
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
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崛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
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
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梁）
希範與陳
伯之書

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眞宗皇帝命爲同姓
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
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
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
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
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
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
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皆會皇震悼累日嗟吁遣
使行奠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
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
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
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
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
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
殺而遣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
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
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
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
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
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無辜王者之

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王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絶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亾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

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且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眞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兹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彊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兹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

敢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彊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民戰死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

積累怨魂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大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决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

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銀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丞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

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謂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 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大學衍義補

治類（感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易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觀之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恒之彖曰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堯典曰若（發語辭）稽（考也）古帝堯曰放（至也）勳（功也）欽（恭敬）明（通明）文思（意慮）安安（無所勉強）允（信也）恭克（能也）讓光（顯也）被（及也）四表（外也）格（至也）于上下（上天下地）克明（明也）之俊（大也）德以親九族（高祖至玄孫）九族既睦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協和萬邦（天下諸侯之國）黎（黑也）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時（是也）雍（和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顧也）命奄（盡也）有四海爲天下君

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洪範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次二曰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次三曰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次四曰協用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正直剛克柔克）次七曰明用稽疑（雨霽蒙驛克貞悔）次八曰念用庶徵（雨暘燠寒風時）次九曰嚮用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威用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臣按

聖祖條成大誥有曰爲民造福益有得於洪範斂
福錫民之意於數千載之下宜其一世民物壽
考康寧悖德好義
聖子神孫所當承家學衍世澤以福天下之人民
使之百世如一日焉則斯世斯民其受福也無
窮盡矣

無偏不中也無陂不平也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不公也王道蕩蕩廣遠也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易也無反倍常也無側不正也王道
正直不偏邪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矜與鰥同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室
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
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
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四體四肢也既正膚革外薄皮革膚內厚皮充盈人之肥也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
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
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
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
露露之津潤如膏地出醴泉泉之味甘如醴山出器車山水自成車材河出
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棷當作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
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樂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
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

臣按所謂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私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又總一言以結之曰聖神功化之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為學為治之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臣按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誠而又不息然後能久久故徵驗於外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非有至誠之德而又有無息之功其安能致是哉蓋至誠之久於中故其徵驗之發於外者氣勢自然如此從容不迫寬緩自在所以積而至於博厚如地高明如天而其悠遠也又且至於久而無疆焉彼夫虛偽妄誕作輟無常急迫而淺近汲汲焉殫日之力者其何以能底於博厚高明之域哉觀夫三代盛時積功累仁功業盛大而有道之長如此秦隋之君獨虛作偽朝更夕改而日不暇給而功業如彼之卑運祚不延可曉也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張載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右編

治類

治二

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于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兎
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
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
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
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
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
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
敬功業施于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
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

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
議大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賈山至言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
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
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
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
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
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
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
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
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下位割膏腴之
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
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
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
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
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

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
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
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
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東至法安
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
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
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
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

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伍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

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

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

倂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

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

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其性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于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

恥集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萃于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

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君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湯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 賈誼陳政事疏

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衛好音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

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務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宜遂減官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內外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董仲舒對賢良策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

往貞觀初率土饑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

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積貯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

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

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正當自選縣令宜照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谷永應詔策

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屢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侍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

乎臧埋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
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
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
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
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
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
臣請滌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豎亂天下國家
爲陛下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
乃頓首謝
救國賊臣前翰林院學士劉允章謹冒死謹諫[illegible]
[illegible]
陛下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昔晁錯勸削諸
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
之戮今并臣三人矣伏乞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刎頸
剖腸向闕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
欲以肝腦上汙天廷欲以死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
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賤臣以諫明主今短書一封不
求長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捶胸放聲大哭殺身則
易諫主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伏見陛下初
登九五須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雷震陷
理奔馳至闕庭者願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既不

破　入

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囚禁園苑深埋溝壑
者不知其數乞食道路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
臣匍匐闕庭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
小臣畏死而不敢諸忘生請死之罪往往冒死天庭
者知陛下覺悟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織人以宰臣
爲度外之官以御史爲不速之任冤者不得伸君子
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爲耳目
以宰相爲股肱股肱廢則不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
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諫諍罪忠良欲令四海不
言萬方鉗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萬歲說陛下不聖
[illegible]
矣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求進之臣智者
不肯自言不肯愚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賢愚混雜
善惡同羣眞智眞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害惡進捨之
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今天下食祿
之家凡有八入臣請爲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
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
入也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僞爲眞六入也媚道求進
七入也無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
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
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

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
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勤農猶恐其飢
終日勤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
天下之人盡爲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爲僧尼矣舉國
之人盡爲劫賊矣欲使誰人蠶桑乎今天下蒼生凡
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
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在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
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
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
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

降人爲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
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
八入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
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于山澤夫妻不相活父
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訴於州縣州縣不理訴于宰相
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
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爲逋逃之窟
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未終
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爲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
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于中原玉帛多亡于道

路猶以爲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
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于腹心蜂蠆生于
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
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如
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
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民之命臣今雖死猶
勝于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羈孤貧病流落風塵
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則
理亂斯須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
不以萬國爲心不以百姓爲本臣當幸歸滄海[illegible]

魚之腹不忍見國難微臣之願畢矣臣懇擗不勝痛
切感懼之至 劉允章直諫書

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陛下固未能專委一
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爲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
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
相救援責以成功

以夷狄攻夷狄中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
卿爲國心腹陛下亦宜敕此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
州張其犄角聲言直取勝州則犬戎懼而北保矣
只如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已

來聖朝命官之後七年無縣尉使主簿領之未嘗缺
一事三年置縣尉主簿又存之未嘗立一功以臣計
之天下大率如是臣請黜陟廢置併省羣吏賢者得
以陳力不肖得以歸耕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十
萬以供邊備以寬民賦亦平戎之大計也
臣恐以三分勤耕苦織之人贍七分坐衣待食之輩
欲望民泰不亦難乎況今郡縣雖多要荒且遠河北
備邊之民力可用者唯東至登萊西至秦鳳南抵淮
西而已此數千州者乃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
陛下少度僧尼少修寺觀勸其風俗務于田農則人
力彊而邊民實也

祥符中勅文應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并批送
合屬中書樞密院等處以先帝睿明鼎平在運小大
之政無不洞曉尚不欲便行依可而必令有司奏覆
者蓋恐破改舊制開啟倖門故也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第者一任廻日
許進于敎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
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
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
之類御史臺畫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

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連名同舉并兩
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
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
陛下遴選矣
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
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
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
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
定等第內否向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其等第
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宜兩地參較然後備

前放榜此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于高等人中選擇
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
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
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
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
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
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
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
臣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
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

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並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内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共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于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

臣嘗讀漢書至晁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于權義有致主經世之志戮于姦讒之口而史氏不能褒其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説臣竊憤厲痛忠臣之難爲也臣又讀晉書至何曾之事誠其子曰吾每進見未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常語此非貽謀之道及身而已且曾爲上公圖之不建誰任其咎而吏氏不能貶其罪更美以知幾先識之善臣竊惋悼痛諫臣之誤國也嗟乎忠諫之無報淑慝之不顯其已久矣不可獨長嘆于茲乎

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于今歷時既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

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于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未聞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耶苟誠無之朝廷須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政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彊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

後之任相者異于是其始也擇之不謹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不重矣擇不謹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摧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

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
知交不深而勢輕動懷顧忌不肯自盡上權君心之
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而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
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
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
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
以禮問朝廷之壯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
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不求爾
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妄爲也姑守
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太權
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歎以爲治矣史冊書之可
爲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
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未
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
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爲任已可也
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
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與知
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
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
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

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周
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
今世人情淺近積習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
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
一賢一善出于不次則求擿小差衆議鬨沸如責顧
擢神放先朝擢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
惑矣自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
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
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
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
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二者陛下始奮
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
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
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
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
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典則美有假樂鳧
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蠶農夫女紅築室治田
師旅祭祀飲尸受釐委曲之常務至于[illegible]宜之式矣
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
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

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以德而成之于心其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式于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為世教也 王禹偁應詔論軍國大政五事

臣請復借築室以喻之主人于此將營大室固必選求匠者授以成規凡運斤之徒得以旁招梁棟之材得以選用亦必有監視之人焉以警偷惰繩不法俾匠者得以成其功大匠譬諸宰相也監視之人譬諸臺諫也今匠者求人擇材次第施設而監視者在傍纖悉指數謂其人為不可用某材為非所宜自朝及夕紛爭不已則匠雖智巧而亦縮手不能為矣曷亦各守其職務存大體姑責其成與不成乎故謂匠為不能立廢之可也使匠營室而俾監視者一二細摘不可也不然空為紛張徒廢歲月室何由成為主人者既不能成大廈風雨之所凌逼烈日之所觸犯而終不知監視者為非焉方且輟食興歎謂匠無人不省其任之不專而聽之惑也

此年以來為中丞為諫議多以抵毀大臣而得之好進之徒務巧百出或陰事揣摩或公為反復士風薄惡莫此為甚甚者伺候人主之意陰結內臣之私揚前之言往往豫閗觀勢乘時以快宿忿時有異同則使人尊意謂不如是則無以解主上之疑大臣之黨有聞望者則必先求細故而歷詆之使無敢議其私焉外示不畏强禦之名內懷力圖進取之計其于人主治道了不相于 張浚論奏時政七弊

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測必有緻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踈則妄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

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轄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也其病安在哉蓋兆今日

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
不形瘡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
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
也天子之志固在于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
聚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
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爲怯前日之
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于和哉
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于一折而虜
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三君
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于作大屋者屋未成而
家已貧則他日一墻之頹一籬之缺而不敢議于補
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
勇于屋之大而怯于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
讀蜀志至于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
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
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于呂
布又敗于曹操奔走狼狽于荊楚之間而無所于歸
宜其憊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
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
猶未已嗟乎昭烈若是時已老矣屢敗屢挫而志猶

未已此亮之所以樂于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
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
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
恢復祖宗之業而湔靖康之恥進則成混一之功守
則成南北之勢何至于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
和哉 楊萬里論親志中興

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
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
璟法度修舉姦慝屏迹太祖皇帝踐祚千年之間至
耀兵甲擇取僭僞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請身致太
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圮缺二百餘年英武
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一而孱王幼主俯
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于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
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身爲
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
疑者矣 葉適論治勢

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
所問而並去之監司按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
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
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

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其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詞山陵諸使鬻賣闕辟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郞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終以進用從班之中冒沓猥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借補其絀黜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內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于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

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以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入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于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

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于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于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

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

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二三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二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

然因循之無事者不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乎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覺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因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

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于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 朱熹疏

思昔寶元慶曆間中外多故夏人叛命兵事繁興于是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軍始置于陝西繼行于諸路然天下之兵遂至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二路入中籍糧之直爲緡錢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驕橫西陲兵數屈衂而軍律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殆將岌岌而仁宗潛回默制迄成萬世之安蓋其綱維國勢統繫人心有出于兵財之外故也熙豐大臣罔克知此徒見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變而新之志于彊兵則保甲戶馬之法立志于裕財則均輸市易之令行一意紛更立圖近效抑不思國勢既蹙財將焉用人心弗固兵豈足恃哉

昔人未嘗不募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既之練減精兵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illegible]之立標簡試是也曩者申命諸州發徒隸召驍勇隸江湖福建來者囂囂瘵矣雞犬一空道路蕭條無異寇掠迫至轅門乳臭之將擁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立寸功而意氣陸梁寖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校敢陵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失也曩者潛臣急于增戍劖雄淮之額優廩給之數揆之他軍厥費三倍冀以誘其來而不知民之可爲兵者不若是之夥故浮脆寖弱得以挂名尺籍問舊兵失落者未除新兵增益者無藝以十餘萬冗衆而廩食縣官不待智者知其難繼矣是以曠日

譚鄭攻剽迭起前者誅戮後者靡戒恣睢爲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也

今江淮有制閫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明詔丁寧委之糾察少或科斂紬罰隨之則士飽而歌惟恐不用何驕惰之足憂

和糴之策初非厲民曩之將命非人計產科率並緣苛擾以濟其貪而藏粟之家始憚與官爲市矣今供餽尚繁未容遽已莫若倣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家輸粟于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白奪詎不爲根本計乎

虜自亂華以來假和以誤我者凡幾見矣靖康之事愚不忍言紹興以來觀之王倫之使未旋而兀朮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逆亮之寇終渝變詐靡常乃其故態堂堂大國不思所以自立而索然聽命無復生意猶謂國有人乎

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决以大事之不可輕也遡者霅川之變嚇昔略同而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康定慶曆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也往者淮蜀三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覩矣

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謀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無論則國體已傷而救正無及朝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于上使羣臣各得盡言于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于簡拔材能以當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

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而不欲其褊狹若世之氣象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者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柰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于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于流竄焉殺僇焉而人愈駭矣

今朝廷之上紳緌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于老成政事之才富于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

晉丈而褒傅伯成楊簡矣以儒學而褒柴中行矣遂
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內聞風孰不欽歎然
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
無用賢之實也至于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
特召擢未加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爲弗滿也
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于內祠置中
衎于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類而
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彬冠委珮
畢萃于朝廷
諸道總戎之帥訓肄不勤而掊尅是務自偏裨以至
小擿頭藏
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
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廪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
親之也蓋利其捐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
局爲贍貲產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
易房廊爲陷子孫之坑穽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于
無窮也主帥刻偏裨偏裨刻隊伍有日給于錢而不
沾餘粟者有月廪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
以此買歌舞于是乎兵貧至骨矣 眞德秀應策論當
今事勢
淵以一介疎賤遭逢聖明復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
悠風塵流靡臣于其間益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
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于天下國家之故懼無以
厚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益未嘗一日不思以自
効也乃夏五月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于家
居進臣于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衆恩
之初阻于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
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
邊烽頻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
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
陛下不自神聖猶親洒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
庶危言極論以有補于今日之政陛下悔悟之意上
通于天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廷
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
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于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
下內負隱衷尚何以飲食于戴履問哉是用不避斧
鉞輒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
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
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
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
固猶未至煩馬上之急然虜人腹心事于宗社陛下

為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暑倣馬上治之之意今陛
下焦勞于上兩府大臣黽勉于下君臣之間不可謂
非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潤絕禮節繁多陛
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
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
之猶懼不蔵謀王斷國之說施尊主芘民之種書豈
能以須刻变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朝之暇雖時宣
肉批以遵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處明
然天下事得于面論者利害常決于一言筆墨形書
牘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
歡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未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
于義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于大臣或賜坐
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
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
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
古初脫去邊幅于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
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容親是非可否于其間衆
議惟允則三省晝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
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為何難不可
濟至于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

帥海門隨遷建業甫遷建業又遷上饒布置變換如
奕碁然卯詔辰行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
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
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
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真而後發如
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
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
體則勸躬盡瘁而無所觀望其于國事夾非小補又
如用人也或出于陛下之拔擢或出于宰相之啟
沃中書既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
駁此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
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
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事機臣
愚以為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閤故事令給舍
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
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說宸命無
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
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所與
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求于倉卒之中
而制于里之難立于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

歟手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方之論旁盡天下
之慮而後不偾于事側閤單辭文書塡委叢穉宰相
以其開議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
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
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
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
役其兩耳目與文書期會相尋于無窮此豈其才
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
神宗元肯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爲今之計惟有重
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絶是備者
其間長貳常有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隷之六部
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
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
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
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
其屬劘切講畫以治此冠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
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
咨應酬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
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鎭以建
侍令天下大患在于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

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鎭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
法使兵財盡關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
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卷
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
而夷狄遂得恣睢于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
義士强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虜鋒是
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虜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
蓋有建爲方鎭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
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
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
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鎭大意矣然
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
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
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
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鎭遺規分地立守爲可
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與國陸與鄂爲鄰朝
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權房之至湖南者
已宿堂與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
陵宜春最當衝要難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入桂
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

陵猶比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旣以此爲得策
則夫避宜春而趣廬陵其計將必出于此州縣之事
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
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
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二鎭于吉而以
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鎭于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
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令各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
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
令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亡日
貽其比徵諸色窠名盡與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
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五符者必寡弱而不
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并于五符團結之外
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
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
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
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鎭
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
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鎭之偏重方鎭所以救郡縣之
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鎭之法以少變
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眞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

出眞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鷙英果者委以數
鎭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于太
密事權不至于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于重遲
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出境
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日
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
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于民周井田寓兵之遺
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
井之衞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
時朝廷擬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至胥者添
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已
而上其籍于官又從而堊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
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
往時有寇警則鄉井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鬭總擊
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
所皆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推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
信其所持從其類編爲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間
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
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稍討其規爲布置當
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其所又若干人

鄉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必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也則鄉村無以通于鎮市鎮市無以通于城廓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于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

兵之有名而拒虜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恍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倒而行之諸州則一鎮之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若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于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

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散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于諸閫之外別得十餘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

恭籌之審矣夫荊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于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閫之急支吾年時虜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信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險

馭之多涉歷之熟積勞待久而後得至于高位貴盛
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兩有利賴然其
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
礙格法而至于六州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
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
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彷徨四顧弄印莫屬
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為之趙魏老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
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
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于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
變易常至于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生拘攣之弊
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
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宗況其重者乎今日朝
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
唱呵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材
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
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
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于庸人而有資格
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輒拔士為相
蠻夷猾夏拔卒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
拘拘乎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
馳騁于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于私
而改官之格率為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
以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若衆而氣槩才識
望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
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
之小官他日之為公卿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
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于
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扁
心疾首于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
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于資格之外
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
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疏闊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
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于今
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
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
為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
之任一日舉之以為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
其穎異通敏者引之于帷幄樽俎之寄又從而拔其
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

如山嶽之坻市井之雍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辨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用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驅策其跅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于此然陛下鬆鬆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卿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自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矣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萌也奸人嘗因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于貌爲靖共者耶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三數年前搢紳之能

出癮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閽疊疊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己也託名學法重致意于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語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今有人焉陷于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于內客邪日衝擊于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愆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勸攻己之短其爲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夬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于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知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配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賊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于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起于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駡以爲倡于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肉

贓威惡盡圖害民者臣不能且數獨其懷胥聚斂招集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于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于目前之求而常恐其有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臧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術不可爲陛下聞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于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斂之得未十百。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斲伐祖宗涵弘寬大之仁蠹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次入修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講價西園以滋中外貪酷之種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徧置私人如此則强禦掊克之流必不得齒于搢紳玷于節鉞如此則各

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剋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短江閫虐取漁舟故吾人爲虜鄉導以至于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閫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閫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爲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擠陛下之聰明密爲游揚以鬨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謗讟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蠹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虜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謗過于天地負愧于祖宗結怨于人民受傷于羣下則豈獨一奸人爲之蔽原情定罪莫重于與主而令人衣之乘居日與莫惜于志鎭鄒爲下言剌人而殺之不在于手而在于必不在于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鎭鄒也與

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隉陛下爲中國主
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
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
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黠
虜送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
攘夷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邠之行居前日
則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
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
非陛下發斷獨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
日當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爲
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
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
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
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
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
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
來未有辛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
其私雖害于其家未忍亟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
深乞憐之態欵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
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
顔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
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
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
將士不感泣而思奮夷狄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
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嘗
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
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
治亮將擧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其
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
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境外侵迫之寇而
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
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
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
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于末猶有感于亮
之所言區區駑劣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
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疎遠之人指陳無狀干
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
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
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

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内寇又復植根固蔓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休迫于權勢之威憂疑于一已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齎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殞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正

八編類纂

經濟編

治類

賞罰

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呂覽義賞篇

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道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所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

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當賞篇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筏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狐偃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

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樊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朱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怯勇慧相隱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故實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邪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制分篇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 守道篇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琴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

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乎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保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濁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籍累世之基業或由勳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歎而已文之衰也行爲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擠之以散冗斥之于幽仕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瘦馬之列捷聲已振于萬里姓名未達于九重豈不悲哉文不因于行藝武不因于材力乃有溫洩溺之器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況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于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于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爲視公矦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道也今廝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無神怒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爲深恥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爲亂 蔡襄賞論

愼爵賞

漢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矦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爲矦耳上笑曰矦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矦

唐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

賞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
功有二害非財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
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日上計莫若疏爵土
賞功臣則雖大功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
難制哉上曰善

宋呂誨請罷韓琦等轉官　臣伏覩宰相韓琦等轉
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爲便宜儲貳
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盍其
職備當得爲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

已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
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
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
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
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
誘人妄若因事以言必思後禍其可得乎陛下自初
鞠育宮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
功也群臣何益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曆數何所歸乎
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
以願陛下不賞者爲國家無窮之計雖聖智察焉當

名分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
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
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　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
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
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
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
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

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
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
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權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
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
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
匹夫不能治二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
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
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

屬而民不聽至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蟻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

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

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

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
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
何必待古之王良也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
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
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
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 韓非子難勢篇
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錙銖重也
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
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
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

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
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
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
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
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
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
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 功
名篇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
道正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

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
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
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故明主不窮烏獲以
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
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
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
聖之謝淺深矣 韓非子觀行篇
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
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
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

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若
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
也 呂覽慎勢篇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
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
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
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
險止則平輕則重緩則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
既事有里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
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

馳也弩之圍也矢之激也銜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
也水之注於甲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衆
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爲
然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
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
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
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
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
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恍者多義近而服者
遠無它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

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
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
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
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
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枘倍蓰禍福輒相千
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獄網而歸者三
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
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耻蓄其從
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
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舉也形勢之變而遜

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
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戸
牖之内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闇隱如震霆
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
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桀雄曹
馬之姦桀必且老於民籍而不敢睨及乎昏懦爲之
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
目規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日視其安也
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
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

爲人於莫敢戲路馬之爲觸斷兎之毛也皺頻關紐
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
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
月民心之它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
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
隳衆也朽壤生乎中礨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
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
之私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
甚深繫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
其久未嘗無解鉄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

後聖特節其勢而繼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畜積之，固執之，吝則發弗使，則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川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軸也，如弩之關，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出於甲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宋李清臣勢原

變法

趙武靈王曰，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子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者。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韓非解老

魏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鄭俠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戒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其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霸畧

齊桓公　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

武遠積以成名合羣安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于是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本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是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名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

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

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及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頫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内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

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文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

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皆知桓公之爲己勤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綦以爲奉鹿皮四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

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
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
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
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
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
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
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
大國慚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
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
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
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
為粟木可以為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
名之為貴財安可有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
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
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
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后可
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
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
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
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
言樂于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
下游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
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
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
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以伐鐘磬之
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為何行管子對
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
諸侯爭于彊者勿與分于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
哉於是桓公曰諾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處矣今
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
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使諸侯以縵帛
鹿皮報桓公曰諾此其後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
人衆兵強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于國
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于人臣
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為
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
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

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
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
仲父何不遂攻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
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
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
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
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
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
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
失于內兵困于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

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于楚
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鄭城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
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
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
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
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
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
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
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
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

存晉公于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革之會六乘車
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
此臣之所謂樂也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
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
幸于權權幸于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
利者權去之失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
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
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
衆而臣之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

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
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以姦佞之罪刑
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
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
主不然輕于人政而重于人馬輕于人軍而重于人
王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　夫權者
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
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
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　聖人能

轉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埜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晉文公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晉悼公　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楚莊王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夏楚子

使燕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名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越句踐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務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二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之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

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常爲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

王名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

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王名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王名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

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月

王名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

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道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

國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
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
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
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
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
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
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
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
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
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
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
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
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
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
年謀之，一旦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
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
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
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
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
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
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
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
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
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子范
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
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
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
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
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楚國矣。王曰：
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
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
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
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
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
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
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
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
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

法術

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
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
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
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
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
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
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
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
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

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
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
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故主讎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
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
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
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
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鎮鏌傅體不
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故民不越鄉
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

至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卽漸以往使人
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
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
之內 韓非有度篇
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
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
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
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
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
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

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
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
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
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
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
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
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
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
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
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

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矣。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欲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定法篇

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大體篇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亦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

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生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邢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邢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荊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飾邪篇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若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用人篇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

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傭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

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

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

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

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

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敎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劒之捍以斬首爲勇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

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効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五蠹篇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 安危篇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掇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母之愛子也

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敎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

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
道前苦之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
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法
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
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
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
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
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以棄髮除
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
王有言曰規矩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
通權之言也是以說者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
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
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
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
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
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
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六反篇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
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
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

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人主離
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
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
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
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
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
則伯夷不得失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
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
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
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
之中而無瞋[illegible]傾取之患人臣[illegible]而
而無扼腕聚[illegible]之禍守道篇
救火者令吏[illegible]火則一人之用也操[illegible]
指麾而趣使人[illegible]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
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
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
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
馬咸鶩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
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
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illegible]

御之人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
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
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
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
細也治之以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
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
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延陵顏香亨會通父校

經濟編

治類

治道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忌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恐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鬟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福可必菑可去矣粱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粱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粱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粱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

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

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于行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乎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武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乎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施于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廣耆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亾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曰受命矣

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成王曰受命矣　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閱不私相煞也故聖正在上位則

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
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
所食則民無凍餧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
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
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
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
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
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
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
故夫富且壽者聖主之功也成王曰受命矣

子張問入宮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
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有過勿發
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宮審此六者
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
距諫者忠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
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
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
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
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
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

優游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臣之儀也有司執政者
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
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羣臣汙矣古者聖
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紞紘充耳所以蔽聰也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
求其善以赦其進民有大辠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
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
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

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
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
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
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
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
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
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
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
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
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

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君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鬭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事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于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服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管子 牧民篇

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上經篇

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大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故

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之心而爲紀法令爲綱維吏爲網罟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劍戟被蓑以當鎧鑐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當春二月蔌室熯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蘗爲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

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倉則身蒼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教弊貴於省事而一令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墨子曰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

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 墨子尚同篇

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凊是走故民無常

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呂覽

功名篇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先己

篇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

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狐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循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

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為言萌也萌之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輸焉忠信飾

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道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寡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

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藏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　賈誼大政篇

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過者何也地形便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國最富彊夫國富彊而

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慾亾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

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于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 晁錯對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亾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 其二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

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防壞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亾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亾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其遺

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漢得天下已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夫君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董仲舒賢良策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

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大學

自古任於之中分則斯篇

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

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

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其二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蠱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

曰亾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亾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

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亾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敢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

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

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大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矣其三

周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上崩之勢也漢徐樂上書

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

公孫弘以對策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嚴安上書

昔楚莊王問叔孫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

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

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三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

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桓譚論時政所宜疏

聞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于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淸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

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道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 李固對賢良時務策

桓帝時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帝以陳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臨行上疏 前涼州刺史祝艮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置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辜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

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今中官邪孽比肩列土、皆競立胤、劉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圖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克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陛下有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劉瑜上書陳事
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荀爽對策陳便宜

靈帝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七事
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

桓帝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
盆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
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仲長
猶渇言理亂焉

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簒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滂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井田

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野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損益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四

經濟編

治類

治道

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未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

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其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

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泰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

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傅玄上便宜五事疏）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遐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一失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請

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于事爲便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署寺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并可

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廪犧之官令臨府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位官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溫嶠奏軍國要務

其一以爲今北邊猾服正是生聚教訓之將而天下

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梁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

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蘇氏樂遜上言四事

遇喜則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則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可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譏之于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于小人刑

罰加于君子寔興喪所在亦安危所係安可以不愼哉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無害于覇乎管子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于覇也公曰如何而害覇乎曰不能知人害覇也知而不能用害覇也用而不能任害覇也任而不能信害覇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覇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

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伯者之佐猶能愼于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唐魏徵時政疏）

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眾于靑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媸何者爲美惡望今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淸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恐有穢皇風今之牧伯遷代大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唐劉知幾表陳四事）

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擅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忘漢之憂以杜其漸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因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

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貪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焉　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德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將不主兵吏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

之職首一戴武弁綴文職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
夫如草芥劉黃
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奉
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
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
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
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釆
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
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
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

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
不聞致陛下德音或存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
彈奏左右丞令尚闕員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
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
迴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
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
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
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
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
圖籍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
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
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祗應中書舍人得備顧
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
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
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
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政事無錯行
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鎖之囚荷以鐵枷不覺
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
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鏁各有輕重
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今州縣

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
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

宋田錫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疏

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
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答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
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陛
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
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
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為人
也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曾人占

籍齊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貢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璋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

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爲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薦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于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濫臣愚以

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林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遷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通之後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流涕便獲起資或以掩踰山陵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直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恥格之風漸多闒茸之吏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勑注擬自秦已來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

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憲宗嘗命垍銓品庶官垍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畢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垍爲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範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僚屬

則垂衣而治矣。
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罷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飡尸祿妄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嚮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

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藏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

亦有俊朋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官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眞宗皇帝以太平之業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克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克試銜在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克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克京官明異於庶僚太

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克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克京官加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勤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

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
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
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
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
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
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
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
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
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書
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

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
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
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
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
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子敎化
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
二等者卽賜召試又優等卽補館閣職事兩府兩
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
責一時劾彈并陳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卽委兩地舉
文有古道才堪入用之上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

章仍上殿稱薦以克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
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卿大夫之職
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
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
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
有識之士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之由如此將何以
救在乎敎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
逮天外郡解發進士諸色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
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
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

意也又兩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
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
詩賦史論共爲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
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卽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
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
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
明君在上同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兩多言命運者是
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皇朝之初
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
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

武纔罷去、使天下見闕、當初價至賤之時、俸祿下赧士人之家、無不自足、歲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窘、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怒羣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

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黜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臣知蘇州、自檢點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二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畢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常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廉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米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

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踰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糴、則來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唐初京師置十六衛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備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驕蹇凶逆、我祖宗以來、置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

今西北强梗邊備未嚴京師衛兵多遣戍或有倉卒
輦轂無備此大河邊也遠戍者防邊匪之患或緩急
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畿輔新招者
聚市井之輩西輕罷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財
必散為羣盜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足在軍馬同議
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
於畿內並近輔州召募强壯之人克京畿衛士得
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强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
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
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强兵節財之要也候

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做此漸可
施行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
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
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令後赦書內
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尊稟
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
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
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當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今
覩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
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

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准行條貫雖
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救壞大法此輕而弗稟
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
樞密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
更於審刑大理寺局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
刪去繁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
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有誤施行 范仲淹荅手詔

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
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條年與中原抗衡
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

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
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
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
以啟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帛之數
且固前盟而尚遠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
節而內恃兵加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其涼諸蕃
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强盛故僭號背恩北遣契丹欲
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
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
人納和則知其詐愈數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

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爽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嚇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而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則未知令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師比

眞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廪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須關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皆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蒞書而去何暇議及邊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廷此一時以專邊論

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敘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試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做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驕然莫知所謂宜遴轉運使二員審擇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戸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克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今帝都

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則皇居壯矣 韓琦論時事

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吏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

抵多僥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譬猶膠版為舟搏土為檝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

司馬光進五規狀

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克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賢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吏緣為姦販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

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輒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者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覩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使非己出則媢嫉沮

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事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監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令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勿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選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令之轉運使既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遣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

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當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興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體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倘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

苟爲不賢則險詖私昵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屬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資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者有所歸政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卽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曏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小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

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眾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讚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位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

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夜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縣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厭者以巧文相攻辯曰

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恐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 應詔論體要

經濟編

治類

風俗

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于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 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 羌氐僰翟嬰兒生

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于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于俗則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 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

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 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興不可以爲平。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諭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羡于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

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于世而誹譽萌于朝 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皇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劉安齊俗訓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儒壯淩衰

攻擊奮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坻諸侯設詐而相
飭設輹而相紹者為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
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
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
耳驕恥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祭政行為狗
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
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
何媿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族安乎車馬嚴
也走犬良也嬌誣而家美盜賊而贓多何傷欲交吾

擇貴寵者而交之取勢富者而使之取婦嫁子
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有貴戚不與兄弟非富大
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
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
富民不為姦而貧為里母罵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
居官敢行姦而富為賢吏家為者犯法為利為材士
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于此矣商君為
禮義棄倫理并心于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
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
杖彗而慮有德色母取瓢碗箕帚慮立而誶語抱哺

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
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僅
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
終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
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失之
術也悲夫　賈誼時變篇

天下有瑰政于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
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
瑰也今有瑋術于此奪民而民益富不衣民而民益
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羅縣網陛

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
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之物而務雕鏤纖
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
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
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
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
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
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
悚迫于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
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

下公得冒主而使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食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衣民民必煖而有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敺民而歸之農皆着于本則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眾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于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姦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綱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姦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亡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瑰瑋篇）

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責勢引方進之

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忠魚所以專名于前而莫繼于後者也故時俗敦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侈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返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朱穆崇厚篇）

臣聞黎庶之性人眾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眾爲賢眾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栖于丘園高節出于眾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唯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廓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

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于祿于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人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功高矣而意未滿功報

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政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于動俗執政撓于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臣愚以爲　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illegible]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依子孝言此其出言合于國檢危行彰于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肅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義不敦終于皇

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愼也下人幷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返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晉庾峻上疏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

自古諸侯風俗大小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釋達寬績而多智至晉未分時

在春秋世最爲強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于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于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于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則不容于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于宗廟

社稷也學術小哉無大論議力量狹哉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簡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歷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于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一時人物大率偏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之大乎 宋唐庚俗論

總攬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寶社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管仲法法篇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

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其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版法篇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

決于重臣生殺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
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
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明法篇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
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
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
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
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
之道也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
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

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
民移故聖君持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
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
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
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
近能親之美能淫之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羣臣百
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
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任法篇
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

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
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人主有五壅
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
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
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
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
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
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
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
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

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
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一
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
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
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人易
其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
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韓
非主道篇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于賢以劫其君妄舉則
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

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妬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君見好則群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子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二柄篇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狐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妨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

貢情謹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道不同于萬物德不同于陰陽衡不同于輕重繩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濕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

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誰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

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眾。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責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于股。難以趨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試其母。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天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欲爲其歸。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

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鬬㘖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眾。宗室憂唫。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揚權篇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追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子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而不能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

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于事者困于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于後後言不復于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

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意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爲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

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無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生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

謗而輾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于亂而容于治故鄭人不能歸 南面篇

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門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且夫主道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群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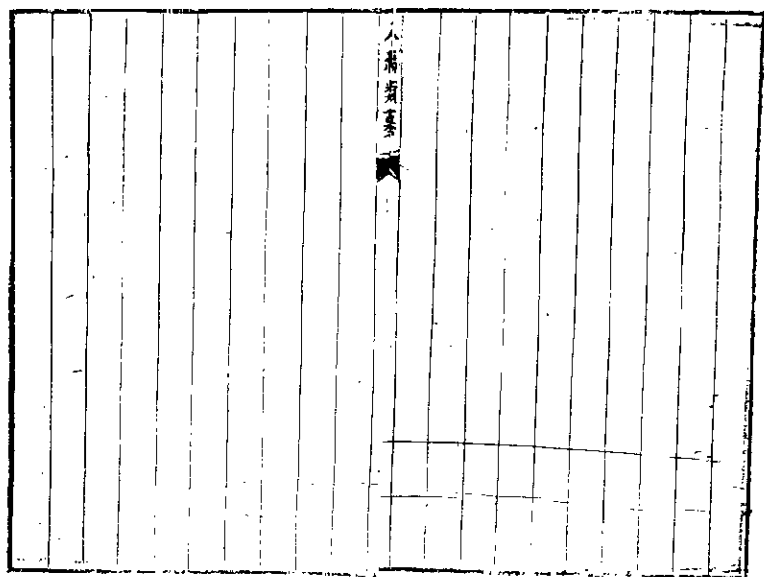
上君盡人之智臣有三因謂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藉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藉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鎭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鎭也參伍責帑固也賢者止于質貪饕化于鎭姦邪窮于固忍不制則上失小不除則大誅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藉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

課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誅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 八經篇

失權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 韓非二柄篇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

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己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上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

滙東手談三十二卷

〔清〕史珥撰

清乾隆刻本

序

鄱陽史滙東先生既歿之明年門人袁剡其手談將竣來乞言以冠其簡端余既延先生主芝陽講席每暇日過從見其憑几俯首蠅頭小楷矻矻不休間屬余論定其書則塗乙宛然未獲卒讀今敘青巳訖窮

數十晝夜之力覆校之蓋先生由祖父上承五世祖惺堂公家學學有淵源著述最富茲編乃其歸田授徒讀書有得輒手識之大約如丹鉛錄日知錄之類而其近裏着巳衛正闢邪幾幾繼河汾餘干諸錄後矣顧以手談志識也嗚呼先生歿矣手澤

雖存薪傳安在諸生之汲汲焉校讐剞劂之不遑者豈惟是顯微闡幽不死其師計乎抑由此彪外弸中不墜其學計乎今按其書共三十二卷其中論定明儒學案者盈五卷蓋惺堂公由江門得理學宗傳明史無耑傳僅附見於夏子孝劉孝女傳中

而學案獨詳其源流出處故先生於其書尤盡心焉學案者姚江黃黎洲所輯也黎洲雖承蕺山遺緒實主張其鄉王學太過首康齋王學之先河也次之以白沙甘泉其繼禰與旁支也王門有浙中江右楚中南北閩粵之蔓衍誌盛也而泰州亦附焉

其餘河汾三原東林諸儒之正傳一脉而多為之名外之也嗚呼自傳習錄晚年定論書出學者羣援朱而同陸矣庸詎知陸之絶無同於朱者耶攻朱者訾其傳注幷其淵源不遺餘力而於陽明之軒輊堯舜孔子者諱而不言安在其公也又況龍溪

心齋之嘵嘵者乎先生謂陽明舍鑪錘而言煅鍊與草木之不可稱同氣者固已鍼膏肓而起癈疾至論耳目口鼻無體良知何從着落則竟發其墨守矣其諸儒異同分合之故亦即以論王學者發其凡蓋惺堂公雖由傳愚齋以遠宗江門而抉隱造

微以知恥為端不以解悟相尚足見其不安小成之精詣先生雖籍學案以表彰祖德而閑邪衛正近作黎洲之爭友遠為陽明之功臣而又志而晦盡而不汙隱其名曰手談尤見其不敢高論之深心而先生傳矣學者由此而近裏着己又多乎哉其

餘則隨其才之高下而讀之可也

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春二月年愚姪

江寧秦承恩拜譔

手談後序

博物難矣博物而能有所析衷帰于至當為尤難吾覽昌江吳永所撰百川學海集自漢至于近代裒聚一百有六種作者九十三人可謂多矣然止就其書而剖劇之非能出其特識與為論定自成一家之言也同郡史滙東先生生有宿慧起自世家先代蔵書極多少時即已能盡讀之中年成進士由庶常改官部属自以不耐吏事翩然南帰

以成就後學為己任教授之暇重理舊業有所得輙手録之凡七年編纂成集共得三十二卷所采多經史及唐宋大儒文集蓋先生見聞既博交遊極廣日共參訂用能博極其故細至方言里俗有所不遺也命曰手談稾易數四去秋始克成帙而先生遽於今夏捐舘舍矣伯嗣表微述其遺命為属余序之予學識淺陋精力衰耗固無以盡窺其奥然生平有兩疑棄蔵之于

心未敢告人一朱陸異同朱道向學未嘗不尊德性陸尊德性何嘗不道問學惟無極之辨始終不同要亦各有所見自餘兩相契合處甚多何至擯為異端一王陽明言學以良知為主良知昉于孟子朱子不失其赤子之心註擴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何嘗不由良知起手所可議者乃在傳習録輕于論斷先儒孔子要其經濟事功前朙一代豈復有兩今乃因其論學之過

並其大功而盡沒之毋乃已甚今讀先生之書所見乃與余合嗚呼嘗一臠知全鼎矣抑手談者傳自王積薪由其深夜姑婦所談九秤應來高奕拘未能知況下此乎靖果園之言姑舉一隅先生借其言而反之良又別有微旨第觀其自序至于篇終有曰猶賢乎已則其深意抑可想見矣　乾隆四十年歲紀乙未閏十月古餘汗弟段藻采之氏譔時年八十

自序

周慕劬嘗述一上官言讀書人不旁通藝術終是本原不足勿以不屑近小藉口余謂此即曾子建所謂通而蔽意也夫百家衆技皆往聖所貽用雖有精粗大小而理實一貫聖人多能鄙事正由聡明才力迥絶於人自觸目觸手迎機立解及門七十子皆身通六藝其天資學力亦豈後人所及哉余稟質疎慵

不耐繁賾每披卷見數目字多輒意與索然以故天文樂律皆不能研精御南方所無可無論射則先嚴先伯父皆嘗欲傳而未果至若儇傴磬折禮之文耳匏革管絃樂之跡耳亦無一媚習書童而肄之雖頗究六體而落紙不逮抄胥是六藝無一通焉若乃奕特數之一端濳然不能布子靖果園師嘗見誨曰此加一倍法攻所必守取所必爭則得之矣究亦

無所悟入歲戊子六秩矣精力漸減靜中默理諸經雖時有所得然既嬾勦襲又恐新奇不敢輕議惟舊所涉獵及閱歷事意有偶會輒倣先嚴遺筆體率臆詮敘以消永日頗于古人商略多而稱羡寡盖曩哲嘉言懿行不待揄揚而千慮所遺或成闕誤故須與好學深思者共之亦或於析理徵事不無稍補名以手談聊識本原不足之愧弟均是手

也吾談則攻所弗守取所弗爭經始戊子夏在南墅成五卷歸續三卷己丑庚寅在鹿洞成十二卷辛卯在家成十四卷隨所觸涉筆漫無次第壬辰三月稍依類爲卷二年末又得八卷統計三十有二庶乎歲計有餘爲賢乎已藉以攄承師訓是即心有鴻鵠者之加一倍法也云爾時乾隆壬辰暮春鄱陽史珥自識于藝潤書屋甲午中秋重定

滙東手談目次

鄱陽史珥編

雜記二十八條節三條

卷三十二

雜記二十七條節

受業李成槐
興世德
王學古
方 穀
俞咨岳
徐世炳
余獻謨
閔斯謨
俞慎言
余學洪
楊嗣曾
張廷輯
江南紀
程 仁
鮑銘琰
汪 簡
汪 策

笪洪詔
吳光協
董 楧
蔡 縉
王兆鰲
蔡承雲
李 絜
張鳳羽
仝授梓

受業壻汪士誥
男 存闌
存闕
受業重姪孫 壇
仝校字

目次終

滙東手談卷一

鄱陽史　珥

胡傳謂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子王失道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隱切著明哉愚按觀孟子孔子懼之言春秋為周衰作無疑然魯史也周特因事

而見自宜始魯君初立之年託始隱公或以前闕不可紀或痛隱遭弒藉寄懼心跡熄詩亡亦大概言耳如張大歸賵則棄九族不撫民不大於忘父讐賵侯妾不慘於龍漦之禍也如傳言似乎一部春秋全為此事倘在前即可始孝惠在後不妨始桓莊苟無此事春秋竟可不作求諸情理亦或未盡蓋歸賵於惠公則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於仲子則豫凶事左傳甚明夫天子有賵義所必書書之而失禮自見故謂之譏如必欲鑿空求義則歸賵前有盟蔑亦交隣之變克段尤人倫之變又何不可託始乎繁露云剌不及事也正用不及尸意經不始平王孝惠而始隱公蓋即魯言魯即隱言隱平之為平別論焉可矣

元年之稱不知所昉然以虞書元日商書元祀倒之不過以數為紀非獨在文言前且在文王之易前與善長之訓何與宜來有識穿鑿之誚也蓋時日支干皆史臣紀事常法桓不王王不天定無正月殆皆郭公夏五之比夫子所謂闕文想正指此類說者不悟簡策脫蝕移伸其辯至謂聖人以天自處失驕暴如祖龍至自比三皇五帝猶未敢上儗於失惟宇文氏有稱天元皇帝者耳而謂孔子以天自處進退侯王鄙衷終覺未安

呂東萊詆左氏紀交質周鄭並稱然左氏意在責周天子下夷列國耳鄭之惡固不待貶而見所云君子曰蓋為交質子者上下古今不專主一事也東萊謂當時所謂君子舉不知有王室或未細尋左氏用意矣

公羊傳言宋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博議稱其說而咎宣公為奇為髙余謂宣公隱衷雖難盡知然能舍子讓弟即使名心未盡亦是勉人所難且或因子幼宜立長君觀穆公立九年與夷始立立十年見弒猶以殤謚其齒可見黃東發豈可盡沒其賢之論甚公夫魯桓鄭突固所當嫉乃有一能讓者又以好名追咎

務使臧札與楚圍吳光同貫春秋之旨恐不如是先民嘗言僞君子終愈於真小人余亦謂僞讓終愈於真爭殤之殺身豈宜所及料哉設不讓則殤年立十年十一戰之戾何以自保安知論者不又責宣以不能擇立穆公乎博議深取公羊以為金匱渝盟者地耳且是書東萊自謂諸生課試之作正朱子所謂其題立其新說者也取其粹者可已恐未可一一據為定論

穎考叔見射曲在公孫閼左氏敘爭車以閼與為辭則是車蓋考叔所賦戎車閼挾勢凌蔑外更挾戟以逐横亦甚矣及考叔先登又忌功射之非瑕叔盈安知不為許

人所乘則敗國殄民視羊斟更甚莊公不能明致其罰而使卒出豭行出雞犬以詛射者故左氏以失刑政為譏東萊乃責考叔為不孝余謂車賦於臨戎之際不爭則失官離局責先登以忘身及親則戰陣無勇之非孝又何以解之故學斷斯獄當就兩人論曲直不當就一人計利害

當貴賤奉我非奉我奉貴者也當貧賤陵我非陵我陵貧賤者也使我先貴而後賤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前日之奉我豈真奉我乎使我先賤而後貴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前日之陵我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耳我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為而怒東萊此言從張裔人自送丞相長史語化出人能常存此意於胸中可省無限暄涼然於鄭息違言本旨固未盡也

滕子來朝舊說以為時王所貶胡傳謂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降而稱子狄之也而引春秋天子之事以為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愚按程沙隨嘗謂小國自貶以從殺禮深見取於朱子即舊說亦可通蓋王命雖格於强大未始不可行於弱小且天子之事只指予奪大義豈有改易爵秩之理若違義即貶二百四十年尚復有侯伯哉羿躬行篡奪如鄭

厲晉文輩猶不降稱而獨貶朝桓之滕是何異怒於室作色於市乎文定力排匹夫進退諸侯亂名實之說終是逆箝人口耳不觀塟文姜傳乎為國君母臣子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夫君母且然益信以天自處王不稱天貶黜諸侯者決非作春秋之旨

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杜氏謂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愚按盟武父是本國事晉卒是衛事合紀則不明分紀又失日重書丙戌非義例即所以為義例先魯後衛衛赴告在後耳碩重書日之法後世史筆無承用者

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穀梁此說雖別紀所聞然孔父夫子高祖臨文而諱亦情理所宜子長作史記不名其父殆取法於此歟

公羊傳地從主人又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從俄二字悚惝非獨可怵爭城爭地者無饜之心即閭巷悶舍求田營營不已者不亦可廢然返哉范史忽則易人語從此脫化

長勺之戰胡傳譏以詐謀取勝乘丘之戰又譏以小人之道一則曰行使有文告之詞而疆埸有守禦之備一則曰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余謂齊人來伐至於

三鼓不一大創將深入疆埸何備之可言乘丘萃二國之衆並次於郎蓋將報長勺也其勢豈甘言所能弭而欲引展喜退季公爲比其亦踈矣故竊謂曹劌公子偃皆功在社稷不圖其功而議其後是欲以揖讓賦詩退敵也元昊小醜耳范文正且以貽書啟侮文告其足恃乎靖康之世勁旅環畿輔未嘗一矢加遺可謂不用詐謀矣幣重辭卑可謂能奉詞令矣何以卒致北轅文定目擊慘禍奈何復爲此論以銷沮懦夫之氣抑藉不屑詐謀以文失地稱臣之辱耶

胡傳於有蜮稱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此惡氣之應愚考是時南山雄狐死十一年矣矢果爲文姜示異何不於魯道有蕩之日而遲至十年後乃發豈如莒有遇於如齊耶夫以蜮槩爲陰慝自是傲世必指事應此自來志五行者欺天罔人之臆說豈可據以詁經

鄭厲公論王子頹享五大夫之樂及徧舞也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斯言深切有味每見小康之家一旦好聚優伶誇豪舉不轉瞬而腴田華屋悉屬他人否則歌舞未闌死期已屆要皆哀樂失時之餘烈蓋失時即禍不必定如頹所爲也乃效樂禍

之尤不獨里巷無識者有之即讀書居位者亦有之惜未一思忘憂憂及之理

春秋僖公十四年書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次年秋書季姬歸于鄫左傳曰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詳事勢蓋公以鄫子不朝因季姬歸寧而留之及鄫子來朝而歸正猶世俗怒壻而留女壻來服罪遂許女歸經傳直書其事而公之喜怒輕易待姻好不以禮已具見矣公羊雖有使來請己之文蓋謂季姬見留故告夫使來請己其遇於防亦必季姬先有成言杜氏所謂鄫子本不欲

朝為季姬所召此又猶世俗外父怒壻留女女寂使夫
請罪迎已即十七年齊人止公哀姜會齊侯于卞請公
事異而情正同經傳詞旨分明絕無使自擇配之跡何
休注公羊抹煞左傳來寧二字直以為使來請擇已以
為夫人要遮鄫子淫泆與禽獸無異明氏全用其說以
為女而非婦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則是因李林甫
選壻牕及唐人榜下擇壻事而增飾之春秋時內外傳
所載帷薄之失不少惟徐無犯逼於子皙之強委禽使
妹自擇子南子南固本夫也若昌言使女擇壻則當時
絕無此風何可以累魯之賢君重辱其女乎況已女即

可使擇壻亦豈能使鄰國之君盡繇夫爭為綏綏之狐
來供女擇歟與其肆臆而重貶固不如歛實以存人心
世道之防矣

晉戎馬還濘而止杜注還便旋也濘泥也小駟不調故因
便旋陷於泥中其說近之而還字未暢余見北方羸馬
每經沮洳或其類溺處輙蹢躅便旋或伏臥其間御者
稍懈則傾轅折軸謂之賴泥雖駮足同於駑駘蓋發疾
極隱者還濘似即賴泥二字連讀自明正與及嬰而變
將與人易者合若以便旋與泥分看反無以見異產不
可從戎事之意

薄而觀之杜以迫近訓薄而國語作設微薄而觀之註以
微訓簾而薄訓與杜同余謂本句文法與乘而觀之相
似薄即簾也禮帷薄不修正用薄字殆於浴室置簾從
隙間窺之耳因疑國語微薄薄字亦指簾微有家義微
薄猶家簾耳若如杜訓書共即不道亦或未至是

國君而仇匹夫羅者甚衆矣豎頭須此語是一能勝子確
疏是豁達大度根由

詩書義之府也從來發揮詩書之蘊未有簡與如子餘此
語者國語作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亦妙

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在

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
欲學者持無已之論用為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已
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已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

東萊因論晉侯伐衛先朝王而發明夫學之義博識中
說理精透如此者絕少吾輩讀書必先得古人立言本
旨乃不徒口耳之功

東萊識狼瞫之死為心不止於其事而思出其位愚竊謂
仲叔其於救孫桓子徼虎欲宵攻王舍而有若與馬沈
尹戌師都君子興王馬之屬論者謂之士兵則國有戎
事義烈之夫同仇敵愾固春秋所不禁也狼瞫戎右雖

黙然尚有其屬則猶任軍職殺然死敵正夫子所許孰
干戈以衛社稷者而苛以學問之事是欲天下皆臨難
苟免之徒而無復致果殺敵之烈矣試問南宋如疇者
有幾儒者持論如此宜乎河北諸義士之絶望而將屬
兵弱卒底滅亡也
季文子更命出莒僕博議以為季氏竊權之始上下皆為
所眩君嘉其直人頌其忠而不知國命已移於㝠㝠之
中余按更命事國語作里革則主名尚在僃疑何從斷
為竊權乎信如東萊言大臣直不容專斷一事何韓忠
獻去任守忠則以為美談岳忠武朱仙返旆則以為不

達變宋儒論事惟快其辯而不察情勢類如此東萊又
謂王孫滿答問鼎却楚之功不足償怠周之罪者亦然
劉康公論魯叔孫宣子東門宣子之侈而終之以若皆蚤
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又司馬侯言天將欲逞其心
厚其毒而降之罰子服惠伯論慶封天殆富淫人叔孫
穆子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晏子謂利過
則為敗皆足振發聾聵世之欲必遂謀必成高年淫享
未嘗不自詡福之厚才之高亦頗聞諸君子緒論乎
荀罃待賈人如實出己杜氏謂傳言知罃之賢愚謂為荀
罃之善視賈人易為賈人之不厚誣君子雖士君子一

惠及人責報無已跡其用情之初與貪賈居奇何異彼
賈人乃能以拯賢為心以居功為恥於後之恥然遠引
益見前之非納交要譽也乘韋犒秦師玉環必告君夫
夫皆鄭商也意鄭本周畿內其治市必有周公遺法如
所謂汝無我叛我無強賈者故商賈皆與國休戚相關
而不欺貳後世治市但言物價爭關而不探其本坐令
富商大賈操奇贏以驅役才智甚且躬自為之滋耗國
屬民之蠹求如鄭三人者何可得哉
韓獻子論去故絳郇瑕氏土薄水淺不如新田之土厚水
深此古居四民時地利遺術歸本民之從教尤見其大

以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破諸大夫沃饒近盬
之說更為遠識周公營洛規模庶幾有此漢唐以來論
都者咸不逮也
國語載單襄公稱晉悼排比十一句下又重衍一遍通篇
亦多訓詁蓋漢人習誦然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
文之帥也三語非獨工於言君子制行之文即移論著
述之文亦本宋該貫覺士衛文賦言雖長而意反短
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導之使
果敢者諗之使鎮靜者修之悼公此言於教公族極善
訓子弟者苟如此擇師雖膏粱紈袴亦當有所變化況

非膏粱紈袴者乎

莒人滅鄫左傳云鄫恃賂也觀四年傳公請屬鄫五年夏穆叔覲鄫太子於晉以成屬鄫九月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注謂鄫近魯竟既而與莒有怨魯不能救是鄫之見滅由莒魯並爭其地魯既以為不利其不能救而折而入於莒可知是年冬左傳稱晉人以鄫故來討何故亡鄫八年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則併於疆隣而非由以外孫為嗣尤明顯穀梁創立異姓以蒞祭祀之說似預為賈充韓謐作案胡氏舍經與左傳而輕信之至引呂不韋黃歇為比無乃嗜奇而不衷於理

閔子馬推原周原伯魯不說學而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深切可味蓋凡世家舊族衰而能復振者必其浸灌祖父詩書之說者深敬奉而不敢忽故中資皆有蓬麻之勢成就不難其盛而乍衰至不可救者必其有輕忽先業之心而又挾機詐以資其忮忍謗誕侮父母之習深入後生小子肺腸較祖考彝訓倍捷家庭間一染此風非賢父兄明師友數世相承不能移易蓋家風之易隳而難振也類如是子馬所謂下陵上替者深為人心風俗危之父兄語言可不慎諸

鸜鵒南方常禽畜之能效人言秋冬間千百羣飛卵育皆巢樹枝間有巢空木中者無穴居事胡傳用公穀宜穴又巢之說以為陰居陽位為臣逐君之象公穀皆北人不諳南方物性何足為據蓋經文書有只本無忽有即是物異來巢則長育於此更與偶有不同何必附會穴居漢晉來言五行者率多此謬

春秋定公元年下書春王而不書正月穀梁謂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胡氏發明其說謂昭不得正其終定不得正其始是嘗反覆思之昭卒在去年十二月正月固不可繫昭而定立在夏六月戊辰實昭公喪至後六日正

月似非定公有然紀事例得追書故宋仲幾書於三月蓋既以定公紀元有年自必有月春王下無正月殆傳寫偶闕軼耳否則春秋之君不得正其終者多矣即魯桓亦不可云能正其始何不一例去正月而又別以無王見意耶張皇正字究於書法少歸宿

國語敘句踐謀吳皆規倣左傳曹劌論戰及管子內政篇而詞冗意淺殆漢儒偽作然如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又善用兵者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皆黃老精旨非魏晉所及

夏時冠周月其誤始於左氏春王周正月魏鶴山正朔考

辯之甚詳余按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言正朔者莫明於此惜鶴山未及引今人則於正朔兩字亦多不能分別矣若以夏時冠周月則春第有三月而周正月二月尚屬夏之冬夏第有六月而周四月五月尚屬夏之春秋第有九月而周七月八月尚屬夏之夏冬僅有十二月而周十月十一月尚屬夏之秋夏時與周月如參商然何由可冠朱子荅吳晦叔嘗列定元年十月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為異以明改月愚謂春秋為殺菽記耳大豆當熟不熟待十月而殺於霜乃所以為異否則北方不獨十月霜不為異即八月霜亦不足異也論語有暮春風浴事若果改月則暮春乃今正月北方氷猶未解而可浴乎衣方重裘而可風乎周禮正月之吉亦不可謂始和矣惟國語武王伐紂日在析木之津以書一月壬辰逆推似可為夏十月之證然是言師起之日安知非啟行後不忍遽進遲回兩月而重值戊子壬辰乎且武王尚未即位改元史何至遽以周時紀事正月上書王意當時必有做擾天紀不禀正朔者故特筆以尊周耳非必時為夏而月為周

也且王即周矣又增周字左氏何至闇於文義若此此蓋漢儒附會王莽者妄增耳盱江徐仲光先生春王正月論頗詳而多與鶴山同彙纂中熊趙二氏說最明而亦似未盡王正二字洵不易考証也歟

周禮發端河間獻王劉向父子表章之程子朱子皆以為周公之書徐儆弦謂周公未成之書尤有見然是書規制甚大而未免為後人所攙易深信者字字求解而不敢疑好疑者事事攻排而不肯信皆蔽也信所可信而疑所當疑凡讀古人書皆然況周禮乎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於王注不及生字之義今南方種稻皆以種浸水中再宿漉置竹器中及芽出散布諸田或分蒔種之即瓜茄亦芽而後蒔則生種稑之種生殆即芽意歟

土圭節語顯而義精謂之地中下忽揷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尤有不可控摶之勢肆長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語妙固禹貢召誥洛誥所無然正是周末人手意所以不及禹貢二誥者即在此

周官封地與孟子王制不同或以為純附屬在其中而孟子以所食租稅言如後世實封然本節明云諸公方五

百里食者半諸侯方四百里食者叅之一則已與孟子
公侯皆方百里者不同而公食二百五十里侯食百三
十里亦不合孟子大國百里之說也諸伯方三百里食
叅之一則食者百里與孟子次國不合諸子方二百里
食者四之一則食者五十里似與孟子合然謂諸男方
百里食者二十五里則與匡子仍不合且孟子明云君
十卿祿豈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為租稅乎左傳諸
侯一同與孟子合惟史記謂齊魯兼五侯地既謂之兼
則凡不兼者皆百里可知使侯封果四百里又兼五侯
則二千里矣青兖之境何處安放况班祿之制孟子已

不得聞其詳則所聞之畧決不至誤王制乃漢儒本孟
子而作周禮尤晚出固未可執以疑孟子并不必以孟
子解周禮也

司徒荒政十二不及閭閻通有無事後始云大荒大札則
令邦國移民通財似荒政是朝廷一定之經常也通財
則因人情以為助變也僖公救荒有勸分之法分而曰
勸蓋委曲誘導動其任卹之誼而不強以必從周禮所
為析而言之歟記卒未夏道常山數日搶穀之案三或
指令君所揭示曰此搶根也余觀之前頗切欷末乃云
有穀而不糶貸萬一人心怨懟悔之已晚嗟乎此意在
富民宜朝夕儆惕若懸諸象魏以張悍猾之氣是誨掠
斂也縱使能分亦於患難相恤之誼遠矣王政勸分必
有感人深摯處

孟獻子言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而曾子深取之周公
經國何孟欲天子放債取利如泉府國服為息也論者
謂不責其無亦非强之則既不病民亦不病國青苗法
正持此說殃民之效已見矣又如司國凡貨不出於關
者舉其貨罰其人後世榷政緊嚴猶只以半入官周公
立法忍盡舉其貨乎孟子言古之為關將以禦暴若舉
貨罰人則暴已極矣何禦之云玉府諸職全乖喪志之

訓立政周官制雖未備然唐虞官百夏商倍周縱更倍
亦大畧可考決不至如周禮自公至下士二萬五千二
百六十六人之多也其有庸妄擬易甚明解者不肯究
枉劉歆而不預誣謗周公何歟故竊謂觀周禮當準義
理參情勢義理愜而情勢違雖封建井田車戰有時而
窮情勢所宜而義理不害雖秦漢之制不能廢儒者有
志世務因革損益自當講求大處節用愛人一語昔人
已恨行之不盡必欲附會疑義則室已

周禮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
以甘養肉以滑養竅皆醫家精語然只是秦漢間人吐

屬

山海經有三天子都都亦作鄣字形相似可無深論按經文三字連鄣為義蓋言天子之鄣有三耳一見海內南經註稱在今歙縣又云東陽永康縣南有石城山山有小石城黄帝曾遊此者是也一見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者是也一見海內經有山名三天子都註云一作三天子鄣者是也山海經多謾誕此數說尤無所繫屬況天子始見允征伯翳時尚無是稱何變厥至以名其地也此殊氏剳據時言讖緯者所為如鄱陽山石成文之類景純作註又適丁偏安之代故從而實其說未可認以為真也不然所謂都鄣皆窮巖胥谷且不足為天子之鄣況都乎乃南安舊志載郡人孫應嶽作聶都問答謂經中稱都不數見夸為帝之所都痴人前固難說夢耳

山海經泰戲之山滹沱水源所出在今繁峙東境余遊其地聞土人於戲上一字稱秦楚之秦不作否泰之泰檢山海經諸本及他所引用均作泰音字典亦於泰下引此山竊疑古人著篇必直書土俗所稱至訛副墨則字體相似者往往易淆秦耶泰耶意土人口耳相傳必得其真明史地理志則作泰想知沿誤而訂定之矣

水經有漸水即今之浙也通人皆稱浙無稱漸者朱子謂水經中浙字漢志註中作淛蓋字之譌石林已嘗辨之觀朱子此言則浙當作淛無疑亦可証由漢及宋皆稱浙未稱漸也因疑淛形類漸漸或即淛之譌然禹貢稱東漸於海淛實東之盡境則漸讀漸音亦更古雅安知漢志註中之淛非即漸之譌而今茲之漸非適還其本歟

國策魏周祈言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此雖為安釐朝秦引起劫深中後來講學家通病宋人援堯舜天地以軋母與援箋疏以軋程朱情事正同

滙東子談卷二

鄱陽史　珥著

諸史五十條

司馬子長作史記七年而始遭李陵之禍自序甚明陳仲醇謂宮刑之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託之著書似未審序意又謂蓋司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則又誤會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句矣

遷特感當時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為此言耳其進奸雄者蓋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己於禍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見於刑戮

此晁死咎也言史記者宗之竊謂感世固然若憤身則是一人私書豈足云史子長為千古著書立意恐不如是晁說不獨惑人亦釀史禍

李清臣謂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所短為多愚謂武帝在位久失道本多時又甚近故紀之特詳是非得失因以自見所以為良史非有意致譏也如李所云設不遭刑將惟飾美欺世凡土木神仙征伐聚秋皆諱不書而後非譏短乎試觀一部春秋貶詞不少聖人亦豈譏十二公之短哉

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圯上老人此語蓋示以能預知穀城之役耳山下黃石即我乃隱示居止所在後子房果見山下黃石想老人已化去取石篠祠神其事亦聊寄所感觀史於葬黃石下著冢字蓋冢乃黃石公葬處而子房祔窆也子長篇末附會物怪老人遂成魑魅矣

范睢見秦昭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註以永巷為宮中獄名愚謂此永巷是秦王宮中通行之路故王來而宦者怒逐若是宮獄則王何故自獄來也漢雖有永巷獄獄蓋以巷得名非永巷即獄也注以漢制解秦事似誤

中行說窮漢使多強辯無足道然曰室屋之極生力必屈雖為父子同穹廬而臥回護要是格言每見桑梓優裕之家高甍修棟不踰時而貧其能稍久者必其能安湫隘者也豈惟土木勝不安人盡如士茁所慮哉蓋室宇既崇侈則凡服食器用與夫結納遊觀必數十百倍於前安得不貧迺罄生力以營第宅縉紳先生或不免焉智且出中行說下矣悲夫

明萬歷間鍾瑞先刊史記列傳首卷載浮梁張遜辰訂今志載不著其人先曾祖為滙翁名穉古以選貢肄業南雍為大司成馮具區所器時方重刊北史前幅刊校

對諸人伯曾祖姓名在馬家傳亦不載張仲宗著廿一
史識餘第三十一卷署餘干葉應霞方雷黍訂葉蓋先
外曾祖梧叟先生今亦無知其事者
蘓手卿荅李陵書字比句櫛而少疎古之氣絕不似西京
手意昔蘓文忠訂李陵報蘓武書爲齊梁人所爲愚於
是篇亦疑之然詞旨清潤足增忠臣之重故先大父輯
入文觀不忍遺焉
魏書載桓帝英傑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
石按角容句做家語骨專車意然容當作勝或角下加
間字文乃可通且英傑僅以庬碩當之不亦陋乎史筆

浮冗即是可想
魏書書司馬叡僭稱大位於江南考當時割據不少史多
以代立爲文於晉獨詆以僭劉宋以還則稱島夷盜僭
主人魏收真蛱蝶哉然前廢帝普泰元年嘗詔有司不
得復稱僞架則亦公道之不容盡泯者歟
帝東廵至於桑乾川按昭成即位繁峙之北似在今應州
去桑乾咫尺耳魏史以至爲文可笑
肅宗神龜四年七月辛亥詔曰達尊斯在齒預一焉崇敬
黃耉先代通訓致方叔以元老處位充國緣自強見留
雖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以德尚壯許其縶維今庶僚

之中或年迫懸車循禮宜退但少收其力老棄其身言
念勳舊惓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當外任或停私歷紀
甫受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莅民以終常限成
新解郡縣或外佐始停已滿七十方求更敘者吏部可
依令不奏其有高名俊德老成髦士灼然顯達爲人所
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異見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
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使辭朝之叟不恨歸於閭巷矣
觀詔意明是爲戀祿者發却說得周匝名德不拘斯例
朝官半祿終身固亦情法兼盡正未可以元氏賞罰乖
舛并斯言之善而棄之也

魏書鄭懿傳云懿好勸課善斷决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
姓猶思之余謂既不潔清則不可云義取取苟義矣何
云不潔清乎岐潔清於義之外筆以曲而不通
魏書稱崔模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則叔執形軀正如巨蛤
奚康生弓把中圍尺二寸恐亦無此長指能握此如范
史東夷衣如中人而兩袖長三丈同一不經
俗以馳驅勞擾爲奔波謂晝夜不停也魏書劉昶傳萬里
奔波蓋亦此義然終覺未雅若用鮑明遠詩崩决不可
留字作崩較有味
魏書載客有謂賈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

至便驕何帝之有當世以為雅談愚謂此至言也宋儒中亦不多得不謂出自士休吾輩當銘諸座右

周書蘓綽傳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朝祭羣臣畢至乃命綽為文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余觀綽是篇較新莽大誥為勝則石鼓詩之倣車攻吉日亦即此比宋馬子卿謂石鼓為周文帝蒐岐陽所作最為確當第規倣書詩雖較愈於排比聲律要未免於學之者拙嘗怪李滄溟輩用盡一生心力方欲凌轢班馬比跡殷周究未能與宇文氏之臣齊驅則用意亦疎矣

宋真宗元年冬十月許羣臣著述詣闕獻令兩制簡銓此振起文風之法四年詔州縣學校及聚徒講學之所並賜九經此振起經學之法即書院所由興也二事用意宏深實一代文治所基六年又賜御史臺九經諸史則非其地非其物已

崇寧元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宋世追崇之典闕係世教者固多而無謂者亦往往有之要莫甚於追封夷齊武王之粟尚恥食之區區後世封爵何足重輕乃搁然附益真可謂不量而入矣且二子孔子同許以仁孟子同稱以清今以清仁分屬則似各有優絀足以惠字尤無稽可笑

大觀三年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遠方愚謂中微之機在時政不在卦象自崇寧至是時百務紛更鄒正脅亂不待智者而知其衰替矣亟舉賢去奸與民休息庶救萬一蓋挽回氣運在理不在數徒更年改官於延歷之本何與翊術雖驗言固不足取也竄逐宜哉

高宗初立史書用張浚言罷李綱又書用黃潛善議殺上書太學生陳東崇仁布衣歐陽澈二事願見書法彼潛善無足論而張德遠抱區區恢復之志乃先自壞長城可歎也夫用言人君美德然當知所擇罷材臣戮直士初政如斯矣危而不亡亦倖焉耳

宋史乾道五年二月書贈張浚太師謚忠獻淳熙八年八月又書張浚復都督江淮軍馬淳熙元年二月癸酉書虞允文薨八年八月又書以敷文閣學士虞允文為典部尚書兼湖北京西宣諭使淳熙元年秋七月甲子書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薨八年七月又書李顯忠再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操筆者疎謬乃爾其他繁複乖互固不能悉摘也

靖康元年四月京師大雨天氣清寒又自五月甲申至六

月暴雨傷麥夏行秋令按此似以清寒為秋令而夏日
清寒為行秋令也以管子及月令考之則行令皆屬人
說暴雨傷稼正月令所謂苦雨數來工隰水潦管子所
謂夏行秋政則水者也考管子冬行春令則泄行夏令
則雷蓋言君相於冬時行春夏之令則發揚太早故有
泄雷之應其三時皆是以行令屬人以諸應屬天令人
作文語概以行令屬天固不辨時令二字之義乃修史
者亦瞶瞶可歎可歎

會營奉濮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
以助用塟曰伏哭盡哀人以為得大臣體愚竊謂感激

知遇伏哭盡哀臣子至情自宜如是若奉財助塟似上
無以為嗣君地次亦無以處位尊而財乏者且家財何
以若是其多事非可繼恐正是失大臣體況君恩可以
貨財酬乎如曰俸賜優厚不忍自私則如聖人告原子
者以廣一人之惠庶不愧大臣體耳

范質為大禮使以鹵薄清游隊有甲騎具裝莫知其制度
以問陶穀穀曰梁貞明丁丑歲河南尹張金義獻人甲
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其人甲以布為裏黃絁裝之青
綠畫為甲文紅錦緣青絁為下裙絳韋為絡金銅玦長
短至腳前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蛇馬具
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秀實教典詳
明不知得於考據抑全義入獻時親見其物而默識之
也具裝制度宋初已資考據今惟官署所畫門神其被
服猶近此制意必有所本第未知何代之典廼邇來繪
手日趨苟簡即門神冠服亦多非昔時所見矣

史稱陶穀見後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
望者則巧詆以排之愚按不因人為軒輊未嘗不是衆
好衆惡必察之意然出以私見則毀譽任情轉成劣狀
此在粗具意識人類有之宜時以自檢

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名出何書對曰唐尚

書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知古頓
首奉詔倪若氷實名若氷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
之按知古本傾險小人學淺自當別論至倪名之為若
氷微史有此說則吾輩淺妄正與樊生等耳甚矣古之
不易知也

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崇賜召口舌相
高殆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竊謂口舌相高自是士
風之敝然一介賜名猶有數奏以言遺意正可收拔十
得五之效倘先設成心不使得志則聽言用人之意息
矣執羔姓周紹興末嘗知吾郡

辛棄疾造飛虎營柵期一月成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
不易棄疾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溝壢瓦
二不二日皆具應竹作略甚佳壢字見史始此而字典
不載惟喪堅志夫有之音如檄令土俗猶稱屋膝之瓦
為壢亦史中方言也
宋史文多繁複程師孟列傳九十卷已載及百八十五卷
循吏傳又載攷循吏僅十二人政蹟皆能吏所及非有
化民成俗大過乎人者其政事卓絕可傳之人則又各
有專傳是篇似可不作他如姜至之不散青苗良吏也
乃列諸隱逸如以獲戾家居當之則凡歸老林下者概

可名逸民乎大抵是書門類多不清而隱逸循吏尤甚
張敬夫傳稱浚起謫籍開府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
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
為不及也愚謂庸人無一善狀而藉父兄以售僞最後
世陋處敬夫平生卓犖何必捃拾及此外贊內參敬夫
儼一嚴東樓矣於古義為侵官且陷參佐失官離局亦
安足取傳又言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分此等語施
於羣雄角逐時可耳若叢業之朝契分素明何待及是
始定此皆緣敬夫父子咸以諸葛公自命阿好者亦遂
以為真諸葛公復出故敘次多隱隱規倣蜀志遂至踈
謬而不自覺悲夫
蔡西山傳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
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愚按圖書禮樂
制度即義理所在也舍數者義理安所寄乎下至兩字
歧而二之脫脫輩粗中乃爾
安丙薦楊泰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夫虞仲既名儒
前自應敘虞仲薦語乃有根范沖傳前亦不及家世中
忽云沖父祖禹殊為鶻突乃他傳或父已有傳子傳又
複敘數十百言甚且遠及數百年前其增損無章總由
識闇

紹定二年寇逼旁郡諸子請避之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
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
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
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則汀劍西去
則盱贛皆為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可避吾聞官吏例
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橐指人為諜數剽
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按文定所言尚只厄於
寇如談所虞則吏虐民奸無人非寇矣人生不幸遭離
守土者與土存亡所不待言鄉居而可以無死者亦不
可不素定有可避則避之倘勢有難避則與其顛隮溝

蝨正不如畢命家庭以天假之餘齡博考終之晚福是必平日見得透臨時乃執得定耳談姓髙字景遜邵武光宅人觀其致命從容則素定可見我輩雖幸生沒齒不見兵革之代然不忘溝壑諒為志士亦當時味乎其言

村塾學徒所習自三字經千字文外不下十數種語多鄙俚四言雜字其一也莫稽厥始宋史元昊傳載元昊嘗令譯四言雜字為番語則其書在三字經之前

宋史外國傳載闍婆國有文吏三百餘員目為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南毗國置翰林官供王飲食秀才計財貨

翰林供飲食重之歟抑辱之也使人悚然

總十二州皆至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隷焉謂之誓下按誓下之云今人猶多用者而字作示義固可通要似非彼初意

元史董士選傳載贑州盜劉六十偽立名號聚衆至萬餘朝廷遣兵討之主將觀望退縮守令又因以擾良民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霆鎭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衆莫測其所為至贑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縣去賊巢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寘於法復誅舒民之為囊槖者於是民爭出請自効不数日遂擒賊魁散餘黨歸農軍中獲賊文書旁近郡縣富人姓名具在霆鎭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使報事平於朝平章不忽木問功簿使者曰某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為問但言鎭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廷議深歎其知體而不伐愚按奮治貪吏次及囊槖則賊源清矣然又必分兵守地乃非嘗試凶鋒此若稍恭邀功喜事之心不知流毒幾許廼處以安靖功成不居豈尋常材武之士所及哉士選字舜欽

大炳仲子

諸史紀戰爭殺戮使人目不忍視元史尤甚俘斬外屠其城盡殺之之文層見疊出世運之剝極史筆之憯亦極矣惟趙匣剌傳敘功級少僅二十多亦未盈二百總計斬獲已踰千數然不邀封侯之賞僅以父任為千戶則當日髙官大爵重封累蔭者所殺概可知已一代元功實一代禍首民生其間其纍矛不若哉

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嬉則喜而援筆文書否則不易得也愚按必行業可嘉自不至有溢美此可為操筆者法然以燕樂為喜

則有力者何難巧投所好安保羙果無濫乎且寔素者尚安望牧菴一字之褒歟於古人善善之意微矣

元儒黄楚望澤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愚謂此楚望思售其私說故依託尼山夢周公以誑俗耳其實身既未登洙泗之堂而親炙蒙倛之面即有夢焉亦烏知果夫子否且爾時六經皆簡冊韋編不少夫子果有巨手大力能親持以授乎竊未敢信

楚望嘗言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註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愚按說後儒弊處極透第不知揭所悟果盡得聖人之心否楚望又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則極質確有味

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按景行姓楊字賢可吉安太和人吉賴隣壤會昌何遂不知井飲陶瓦裝飾過實若云兵燹後井廬湮廢督民修復庶幾近之

元仁宗出見衛士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愚謂此亦帝仁心仁聞也然當亟講卹軍養兵之政尤當大理止戈息民之本庶惠溥而恩可久若待類此而言將不勝其言待言而賜將不勝其賜豈所以為格被之治哉

元一統後土宇極廣而貪功喜事惟欲闢土增賦故用兵

無寧歲而休養生息之術全不留心重以賜賚無節政刑不綱土木僧道又從而益其毒至順帝初亡形已見猶復荒亡日肆威柄四移而弗之恤伯顏至欲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雖不從而柄國者持論如此則廟堂措施槪可知矣且代元者明也既不在五姓之數而五姓中所有如張士誠者元亦究不能殺徙留此不仁之言以供後世唾罵愚哉愚哉

司馬公通鑑朱子綱目褒譏嚴子奪顯其間小有出入要不害為經世大編君相自不可不熟讀若儒生則當遍觀全史蓋君相任平章協和之業操刑賞黜陟之權惟

各代興衰得失之由用人行政之要所當精究至若記
誦詞章悉當屏斥以崇心大者遠者此鑑綱所為作也
若學者服古則欲洪纖不遺蓋一史有一史之政事一
史有一史之人文史筆雖不能無高下而其中人情世
道日變日新茍未嘗一一寓目則不能融貫諸史之巔
末於鑑綱所書事跡亦如讀春秋而未涉三傳聰撝目
論終愧通儒故有志史學者宜先精歷史後及鑑綱庶
乎鉅細兼貫本末不迷若憚繙閱之勤而務為大言曰
吾務大且遠者甚或以朱子戒呂子約此心奔在册子
上之言藉口不知朱子答滕德粹讀莊周書之問固嘗

曰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是
朱子何嘗執司馬遷作崇之見必令學者束史不觀哉
晁以道嘗言茍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何有耶高
似孫亦言不觀正史精熟未易決通鑑之功績也倘不
明此而唯促局一編恐於涑水紫陽著作亦未窺測門
徑耳

余勸人通讀諸史每以為疑曰列史卷帙繁多文理駁雜
汎濫其中心搖目眩將涉獵愈博入用愈疎恐洵如朱
子答沈晦叔所云廢經而讀史略王道而尊伯術則又
不如不讀之為愈者矣余曰朱子為廢經者言耳非謂
史決不可讀也况凡業史者必平日能於諸經義理稍
有所窺而於儒先緒論亦嘗與聞乃能於諸史中是非
曲直如持權以衡重輕操尺而量長短有何不較然於
王道伯術之辨哉若胸中不大了了而劈空涉獵則如
兒童觀小說悲喜隨人是豈惟不堪閱史即鑑綱亦安
望深達其旨而見諸施行惟不忽細故不惑雜投旁通
曲暢觸類引伸庶可語措正施行之業即讀經亦倍覺
有味矣

蜀志魏延傳趙直占延頭上生角之夢而語人以角為用
刀則是拆字而非僅占夢也其術不知所始然止戈為

武反正為乏之屬已啟其端矣隋書經集志有破字要
訣一卷其即拆字之書乎

贊字有佐見明三義而經史用佐義為多史記孔子世家
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謂春秋立義之精雖文學如卜
子不能佐以一字若以贊為稱美則春秋何故不能稱
美也史記每篇後旁及他事正以未盡之旨待此佐成
故班史皆稱為贊則贊是佐而非稱美可知劉彦和論
說寓曰贊者明意則兼三義蓋凡贊必得佐成本篇使
明而可見意乃合體若但稱美則頌也非贊也試觀班
史諸贊果皆稱美乎否鄭夾漈曰凡謂為贊豈有褒謫

則亦以佐義訓賛耳彦和頌讃篇掎摭摯仲治謬稱爲述者甚當然於體所從來似尚習而未察

鄱郡著述見宋史藝文志者三十家共二千六百餘卷家篋有明代南廱書目蓋婁晉齋先生掌南雍時所抄各類中鄱郡有都頡易變體義八冊洪皓春秋紀詠六冊饒雙峯講義五冊石洞紀聞二冊（珥按萬年史氏講紀聞乃雙峯門人史水東永所著）雙峯年譜一冊趙忠定奏議十冊董熠活民書三冊洪邁史記法語一冊西漢法語四冊東漢精語二冊三國志精語一冊南史精語一冊洪皓松漠紀聞一冊汪藻謀夏録一冊洪邁容齋隨筆二十冊彭汝礪鄱陽

文集十冊汪藻浮谿集十一冊洪皓鄱陽集二冊洪适盤洲文集十一冊袤廣微番江集二冊馬廷鸞碧梧玩芳集三冊周伯琦宮箴一冊章甫自鳴集三冊洪适天台石橋詩選一冊葉蘭寓菴詩稿一冊劉彦昺春雨軒詩集二冊洪容齋詩話一冊姜夔白石送人歌曲一冊洪邁夷堅志十八冊姜白石書譜一冊周伯琦四體千文一冊漢隷字原六冊說文字原一冊六書正譌二冊右書共一百四十四冊著述者十八家而宋志所載僅存九家然計此目所列益以元明尚不下五六百卷亦吾郡鉅觀也今所存三之一耳并人名書名幾無知者

第不知四庫何如也因筆以備考

鄱陽史　珥

呂覽十三條

漢魏叢書三十六條

楚辭陶詩二十三條

呂氏春秋適樂篇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進乎音蓋承上觀其音而知其俗樂記作有遺音未免滯晦若如呂覽義蘊始明此字有譌闕宜正之

大樂篇載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

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以絃以為二十三絃之瑟按此瞽叟非矇瞍泛稱蓋即重華之父想烝乂以後心清氣和而達音之理故能制作以垂不朽顧他籍罕及

呂覽月令用夏正而音律篇則始黃鍾終應鍾又似用周正豈造律必始黃鍾如歷元之必以甲子抑即用歷元以為候氣之準歟

音初篇載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事近荒誕而不勝有殃則亦確論實談命談數之祖

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此音初篇極大議論也內而治身外而治天下國家皆不能外而自樂發之意理尤覺淵永然祇是黃老宗旨

愛士篇稱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取肝以與陽城胥渠余向謂贏始見漢書衛霍傳以六贏遁去而忘此事之在前觀書不審輕於論著一事而二失焉識之以自儆

節喪安死二篇皆言厚葬之累說到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抇之墓也便人心悖又曰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抇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又曰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節儉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心而徒以主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又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

疏𨻶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
皆就利害言於乞山葬之以禮死欲速朽之旨有別然
足袪厚葬之惑使二世知此何至釀驪山慘禍哉若乃
葬必高陵以避狐貍水泉則當時之講風水已精矣
呂覽有不侵篇引孟嘗君之客公孫弘見秦昭王曰萬乘
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血汚其衣有如臣
者七人公孫弘可謂不侵矣史記孟嘗君傳不載此事
然張敎傳有不侵為然諾語諸解不甚暢觀此乃知龍
門蓋用呂覽也
本味篇曰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按北方有果形

似李微匾其核如梨稱沙果土人直呼為果沙棠之實
殆是物歟楚辭木蘭之楫沙棠舟必別是一木
愼大篇載武王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
說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
庚之政按此即武成反商政政由舊也盤庚賢君意其
政必深入人心周人凡誥殷民必倣盤庚殆亦因民心
傾服而藉以聳動歟又曰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
肯以力聞此與鄹人扶偪陽之門同不知一事而譌傳
抑夫子實有父風耶
離謂篇紀子產殺鄧析而曰令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
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觀此已是坑儒
焚書嚆矢向令不韋不死必且先李斯為之申商流毒
烈矣哉
審時篇言禾黍稻麻菽麥得時者稱之重舂之米多食之
忍饑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先時後時則反是細寫諸
穀極工緻理與月令表裏文則絕類考工呂氏另一種
筆法
荆人有遺弓者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
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
矣故老聃則至公矣此貴公篇所載分公私廣狹於一

字蓋借白馬非馬餘論駕老於孔耳其實果能大公無
私何不得失兩忘而必較量荆與人得失之見固存其
擾擾遺弓一也然即此可悟作文安冗字法孔叢子則
云孔子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無老聃一說
白虎通首篇或曰諸侯之稱代子又太子代子亦不定也
諸侯之嫡稱代子愚按代皆宜作世唐避太宗諱以代
易世後來校刋者失於釐正耳用古者宜知
社稷篇毀國之社或曰皆當著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牆
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余謂
著誡為屏所謂殷鑒不遠厥慮深矣示賤則恐非聖人

心事

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此言佾數最明又謂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據此則大夫士無佾以左傳魏絳始有金石之樂者較之則大夫四佾士二佾之說尚須詳考

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有尊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數語極精腴孟堅禮樂志所少於磬發之尤奇又五行篇天地之性衆勝寡故

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皆歷書所無而精專實三義尤輿又天地篇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皆精詣之言

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此似鑿空立說然鑿得有味

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曰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解三五直提此白虎之所以通歟

余家白虎通明代刻本三序皆平淺內東平嚴虔序添德論二字標曰白虎通德論漢魏叢書及文獻通考亦有德論字蓋皆來悟范史班固傳字譌也傳稱作白虎通德論五經撰集其事德論似別一書然隋書經籍志但有白虎通無德論且以德論爲白虎通則史五經撰集其事者不成文理蓋德乃講之譌言嘗作白虎通以講論五經而撰集其事也是書款作新都俞元符重校而姓名三字筆勢與全篇不同疑是楊升菴本元符易以已姓名耳邇來古書板往往流落非人可嘅也

韓詩外傳曰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必亡而

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所引與孟子今本不同然語意亦妙

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愚按孟子殁後言性善者絶響漢儒自廣川外亦少引用孟子者廣川雖言性善反似偏主性可以為善正不如韓明安韓生焚坑之際獨能宗仰孟子雖時雜黃老亦近刑名要其涵泳鄒嶧者深矣未可因說漢有游女之誤而概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

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
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
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
又焉得為君子乎韓詩此條說理尤暢達於命中挈出
天與四德純乎鄒嶧正傳

傳曰鳥之美羽鉤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
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
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韓詩此語甚警有戒心有仁心當座右銘之

賈太傅新書連語篇曰紂之軀棄玉門之外周武王使人
帷而守之民之觀之㩳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
悲也余按紂既焚死武王決無忍棄其尸之理即帷守
一端亦可洗史記劍擊懸首之謗

新書胎教雜事曰為子孫婚娶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
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之族輔
之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
兩者不等各以其母此於議婚嫁最為要言不可不知

法言每篇首有韻語下曰譔其篇蓋做尚書序以作題辭
宜另為一行今本概連寫殊欠分明

說苑載齊宣王出獵社山王曰父老苦矣此漢高入關告
諭一樣文法也余勸說謂苦字宜句者本此

象棊或謂堯作以教丹朱固不足信然說苑雍門子周以
琴見孟嘗君有鬬象棊語則是戲周末已有今棊有車
馬似合周制乃礮則起後世豈今之象棊非古之象棊
歟

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談理極精闕疑句尤精
說苑多徵事此獨談理而以叢說名篇意必薈粹羣言
者精與詹出而大旨不出老氏。

說苑辨物篇栢常騫為景公祭益壽以地動為徵晏子曰
騫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首
有間仰而對曰然紀敍工妙蓋惟地動有徵術士乃乘
之以售欺狡譎伎倆大率只此晏子直窮其隱較子產
多言或信者更辣至若辨晉平乳虎之伏駮馬諫珂之
愛狐裘雨穀之為盲風所飄雨血之為鷙鳥擊於上皆
足以資博物

風俗通謂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里虎山栖穴
處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按此條言宋叔庠思
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為災持論甚正然談

虎則室蓋古人雖有虎穴語虎實不穴居且能渡江夫
南水皆曰江何必橫厲楊子乃為渡哉

任彥昇述異記曰餘干縣有白鹿土人皆傳千年矣晉成
帝遣捕得銅牌在角後書云漢元鼎二年臨江王所獻
事近隋可信又一條云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
今有軒轅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此事志所未載俗傳
者今亦不傳矣然彥昇梁人而編入漢魏叢書饒州名
及隋始有而梁人紀載則述異非彥昇作可知

述異紀載地生毛京房以為人勞之應史記趙王遷時謠
言云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北齊武成

河清中徐州及長安地生毛長七尺餘及一尺物異固
非常理可墄然非親見終難信記乙酉春夏多雨吾邑
喧傳地生毛余不之信客孰視余堂閾間曰此亦有矣
余亟視則屐齒踐貓犬所褪毛之一端毛身直豎似根
著土中者外間所見恐亦如此客惘然而退

王仲任論衡逢遇累害命祿三篇一意然只現在氣數之
命頗近莊老去孟子修身立命者遠矣惟累害篇力勝
貧慎勝禍者足補前說之闕又曰學精不求貴貴自至
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
可苟除也則皆名言第於命篇本旨稍歧耳

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為
已產之子死故傷感之子失其性矣此見氣壽篇今吾
鄉猶有此說謂之哭子懷子所懷多產而不育則知里
俗之相傳也久矣

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虵變化化為魚
鼈雖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無形篇辭不
獻魚鼈意甚透鄉俗至四月則不食鼈謂之莧菜鼈蓋
莧菜方盛正水潦大作諸蟄畢出之時想本諸禮而沿
習失其初歟

論衡率性篇引商書舊云刻子刻為孩謂紂為孩子之時

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孩子文法欠古雅即於上下文亦
未融正未若今訓之安又曰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
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
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傲商均虐此雄辯也然只欲
歸根氣拘以伸性惡之旨終不如宋儒兼物蔽言於立
教為有關係

論衡多追蠢之見然極有佳處如物勢篇攻難五行之氣
更相賊害曰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
仁義之心自相害也足令漢以下談生尅者齚舌

李廣射石歆羽此寓言精誠過於巧力為功高不侯寄慨

東坡謂昌黎可以闢衡山之雲馴鱷魚之暴者即此意仲任認真攻雖似未盡立言本旨篇中引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按射中目者晉呂錡射楚共王也養由基所射者射共王中目之呂錡也左傳甚明仲任誤矣

問孔刺孟論衡此等處正是癡人前難與說夢其謂皐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亦强作解事後固深矣亦安見前之淺也又難子文節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難哀公問弟子宜曰無命如天命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難九夷章孔子子路皆佞之類尤狂率

非韓首段佳第徵滯論太公誅狂譎華士正大有關係劾力別通超奇諸篇皆善量知篇言儒吏亦有味其訓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義本爾雅然朱子釋淇澳於二語嘗費詳審則更於理為密

論衡譴告篇曰夫國之有災異猶家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告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余按譴告人君即洪範王省惟歲也家有變怪則亦師尹惟日之類如謂非譴告則庶徵無可徵易所列吉凶悔吝皆不必設之占矣蓋儒者自修無時無地不當檢點家有變怪自宜反躬内省人君有人君之譴告家人有家人之譴告但非至誠不能前知非吉德不能反沴為祥耳竊嘗謂臂掣眼跳即人之地震山移也目瞤耳鳴即人之薄蝕霆電也溲遺淋濁即人之川震河決也必謹慎自守庶幾無悔蓋檢身之道當然非拘俗忌仲任粗中不察試觀後世云天變不足畏者其效何如耶此與明雩順鼓遭虎傷蟲祀義祭意諸篇皆不揣本而齊末言毒篇雖多附會較有趣

漢人敘三代事多有闌入秦漢者雖無大害亦文筆未淨處如春秋繁露以聽鄭衛之音為桀紂之惡亦其一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積衆賢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

光聖序爵祿以自明四語用韻而大旨似老氏殆亦秦周間語繁露竟神篇引之也天剛光雖不由積序然自有妙理

孔叢子載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子思曰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按子車孟子幼時字歟抑以字同子思之師而更之歟然較其年世恐非鄒國實事

穆天子傳天子賜赤烏之人墨金帶朱其人乃膜拜而受賜曹奴之人戲以金銀帶朱戲乃膜拜而受膜拜字篇

中八見元時西僧以此為禮佛之名說者第以為胡拜
而不知彼亦有所本也觀下文西膜之所鴻驚句注以
西膜沙漠之鄉釋之則膜義同漠膜拜云者跪於野次
沙漠叩頭謝賜義與泥首相似
馮齘苛怒也楚曰馮按左傳吳濺由對楚靈有震電憑怒
語杜註憑盛也得其意而未盡用字之義觀方言語意
乃明
方言云庸謂之倯轉語也註曰倯猶保倯也今隴右人名
嬾曰倯相容切保倯罵也按以倯斥庸嬾吾鄉土語常
用之而不得其字觀方言所紀則其來古矣王子雲所

云轉語似即今反切蓋人松與相容皆近本字之音也
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二句似當在長顑頷亦何傷下不
獨韻叶文意亦較有次第
天問開首四句發端邈然全篇已一氣呼起文勢遙突過
漆園逍遙秋水然篇中似有錯簡如日安不到六句宜
在顧菟在腹下鴟龜曳銜至厥謀不同宜在烏焉解羽
下庶為以類相從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
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逕逝
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此少陵夢李白詩所祖而筆

力直如騖之斬
橘頌起首十四句體物工緻是魏晉來咏物之祖
宋玉九辯筆力追逐靈均而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
廩秋二起句之神駿不多讓天問首段
惜誓開口便云惜余年老而日衰即不似賈生語氣然文
自佳不必泥其人也篇中夫黃鵠神龍似如此兮二句
似後人評論之詞好事者添一兮字雜入正文實不相
類細翫自見
楚辭招隱士蓋哀淮南王之詞淮南以逆死故隱其名曰
招隱篇中兩王孫皆指淮南舊以為招屈原而朱子從

之恐未盡大招備敘歸來之樂皆人君事非臣下所有
疑屈子招懷王之作子長所謂一篇三致意者此也舊
以為宋玉招屈原亦似誤
注陶詩者多以旁及為夸逞多枝葉惟何燕泉註為明簡
而亦有未盡者蓋聞見既博勢不能無出入是又在讀
者之精擇耳
停雲篇陶自序為思親友劉履注曰此蓋元熙禪革後淵
明親友或有仕於宋者故特思而賦之以寓規諷余細
味詩旨所謂親友即屈子之美人為恭帝封零陵危也
看重用八表同昏句脩見乎辭矣若其他親友固不必

悵恨於平陸之伊阻戍江也但此詩本四章章八句何本合東園之樹於上章似誤通考載鄱陽湯文清公漢以述酒篇為晉恭帝哀詞真善讀陶詩者文清所作序亦有闗係可入志

淵明贈族祖作詞意婉摯讀之令人水木之念油然而生篤常之乃引少陵訪從孫詩謂不免於猜防長沙公及少陵從孫尊祖之義掃地不惟未究淵明本意即少陵詩旨亦憒然矣詳具余淵明非桓公曾孫辯中

世短意常多陶此語本左氏軀短龜長及髮短心長孟叅軍傳中道悠運促亦此意昌黎偃王廟碑歷短冒長類

延年誄淵明薄身厚志殆皆愛其工而倣之歟

乞食淵明謝舉主作不曰謝人而曰乞食所以自嘲也詩云愧我非韓才又云冥報以相貽此中有無限說不出處以韓才自愧豈丐者胸襟談話終又言詠賦詩又豈丐者情事東坡謂得一食至欲冥謝主人大類丐者口頰似未悉命篇深意矣

淵明令彭澤不知何人版授本傳第云執事者趙泉山注榮木章謂晉元興三年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靖節叅其軍事則執事者即敬宣彭澤正江州屬邑何燕泉註淵明傳謂劉裕為鎮軍將軍淵明叅其軍事未幾遷建威將軍似以鎮軍建威屬劉裕余謂此當從趙說鎮軍建威皆指敬宣詩題或云建威舉其階或云鎮軍稱其官淵明特叅敬宣軍於劉裕無涉燕泉註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篇題曰鎮軍未詳何人蓋惟知建威之為敬宣而此時鎮軍又未可屬劉裕故成滯義若悟鎮軍建威為敬宣一人自無不迎刃而解

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趙泉山釋為弱女喻酒之醨薄余按語勢弱女亦實事不是比喻觀命子詩負影隻立無後為急則淵明始固艱於

子此殆甫還西廬而生女劉柴桑詩適至詩中亦或及近狀故有非男勝無語若是趙說反覺支蔓且春醪美酒也何可稱薄醨即易醪為醨終於春字及解飢劬意不貫

癸卯十二月作云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已皓潔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不假色澤而刻劃幽緻歐公禁體似原於此然禁體波折離奇究遜淵明之自然近乃有填綴故實而稱禁體者殆未知所禁何事耶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二子同歲似孖生抑有庶出若

有㷀出則告子儼等疏中雖曰同生曰字當作不無疑
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精燕泉謂易桓曰姜者殆避長沙
公諡之嫌耳余謂諡何嫌可避此或元興初桓氏簒晉
不欲言桓故用姜代耳

閑情賦連用十願字整排不變法本管子問篇而施之於
賦尤足使夸靡者氣沮即淵明之思美人也蓋褒逸令
姿非指婦女序中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
者其旨甚明欲自往以結誓懇冒禮之爲諐是豈燕暱
之詞先嚴所示如此昭明乃謂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
賦何燕泉亦謂年無諷諫亡是可也似皆未窺作者深
意

缾無儲粟即家無甔石意藝註謂使缾有儲粟亦甚微矣
此翁平生只於缾中見粟也耶余謂此坡公戲筆意不
在解詩使如所識則將曰倉廩無儲粟乎且安知缾非
甔之譌少陵留得一錢看少陵亦只於囊中見錢歟

桃花源記只首段忘路之遠近五字已伏後處處誌之迷
不得路之根讀者全不察此徒費考據惟吳正謂陶公
慨然叔季寤寐羲皇事之有無不足論者得之五柳傳
桃源記是一是二必有能辨之者

告子儼等疏云吾年五十少年窮苦每以家敝東西遊走

趙泉山謂五十當作三十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
何遊走之有余謂此沉看五十而未細審文勢五十蓋
言目前少年二字直貫使汝等幼而飢寒與下少學琴
書皆追敘也五字不誤

昭明淵明傳說酒太多蓋江左佻習且呆看五柳傳性嗜
酒數句也至淵明非桓公曾孫余別有辨

朱子言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他人學他平淡便相去
遠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
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
方得做詩之法愚按平淡自然真得陶詩深處蓋不難

於平淡而難於自然至依做平仄與填詞何異近來習
聲調時文者正用此法每不滿於有識況詩各有性情
各有氣格而可如是作乎且朱子答謝成之嘗謂東坡
篇篇句句依韻和之失其自然之趣正使能因難見奇
亦豈所以言詩也哉夫東坡篇句依韻尚非所以言詩
何其後生之足云陶詩註引其後生一段決非朱子語

滙東手談卷三終

鄱陽史　珥著

杜詩二十四條

韓昌黎集五十九條

舊唐書杜甫傳遊衡山寓居耒陽嘗遊嶽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紀年於所啗上明迎還與卒為兩時事云一夕者痛其暴卒也新書過信小說以呈聶令詩題致酒肉者傅合牛肉白酒似少陵飢極而醉飽以死聶令之餽等於酖更何暇作詩謝聶乎註家又謂

嗣業自耒遷柩為元氏墓志係所無余觀墓志明言途次於荊係言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時微之仕江陵江陵為途次旅殯在岳陽卒耒可知詩題雖有至縣呈聶令語似於初晤然或來寓之初未嘗投謁至是始造庭未可以非舊交遂無寓耒之事少陵生平重輕雖不繫此然亦何必盡廢舊史之文哉

河漢聲西流註謂聲字借用余按夏秋間暴雨將至空中輙須洞有聲俗謂天河水響想少陵時已有此語非借也卻長蘅謂是篇秪登高譬語而以譏切時事之說為非真明眼人語大率說杜詩者篇篇牽率時事附會支離足令少陵恨且笑矣

示從孫應物竹萱井葵信手敘次隨所見以致丁寧應物可與言可見浦前稠認為少年孫子猜嫌族屬是以世俗私刻之心泥看後六句也失蓋與葛可久輊議淵明贈族祖詩同

蓊匌川氣黃黃字真寫出漲時光景非習覩水漲者不知註以色帶山上故黃為訛殊失少陵語妙是篇實四十六句而題以二十韻似衍三字

鵜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兼風人賦比與三禮喜晴則云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少陵胸中全無適莫實有無

限悲感

北征詩大題目篇中偏多閒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閒處正是痛處命意全本東山之詩故怨而不怒況我墮胡塵直指陷賊註謂此生落在塵擾之際豈未見後緬思在賊愁句耶註又欲除桓桓陳將軍四句似有見然少陵歸美人主存大體耳語勢實注此四句除去則失事實且馬嵬何等時勢尚可以兇鋒責元禮乎唐史於元禮無貶詞蓋即少陵許以活國之意

潼關吏首句士卒何草草用魏書陸真傳士卒草草語送從弟亞詩帝曰大布衣用左傳大布之衣語皆極典雅

而註者畧之
無家别閤廬但蒿萊只但字已慘舊蹊不待尋者也尋字
更慘乃巷空矣猶久行始見雞雍門之琴何以過宿鳥
家鄉二聨似寬解乃愈悲痛末句何以為蒸黎則草菅
其民變文
佳人篇為棄舊者寄怨也舊人哭是作詩本旨在山泉水
清出山泉水濁言夫壻人品今昔之變乃憤極語亦安
分委命語末句乃自立處解者以泉水二句屬佳人自
說似失少陵之旨試將泉水二句屬上段看自明
秋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此少陵專悼青蓮解為彼我同
聲則後人借題抒忿惡習豈成文理且細恢身累果與
少陵干涉否
病栢篇為不保晚節如鄭台州者慨歎細味詩意殆為房
次律作業石林當言之鵾鷄指董廷蘭輩註謂用以自
況則全無自立之志何以為少陵病橘枯梭枯柟皆當
以是意求之
庸蜀日已寧註謂庸蜀蜀也王莽改益州為庸部余謂庸
蜀本二國見牧誓亦散見左傳註者併而為一似全未
見經傳矣
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前嫌借制後戒踰分掉鯨必當時

至尊所用襯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及後專言錦鯨
可見意公卿已有借者顧我非公卿徵詞也服飾定尊
卑一聯尤明顯夫送褥段常事即非制不受可已何至
比以李鼎來瑱意舍人素多跡此必使親信別有屬
託篇中五用客字步步喚醒決非尋常往來之比貽詩
相戒所謂愛人以德箋謂諷諭嚴武固無病呻吟前詶
因題無答謝邦字疑為非與張者亦未細尋前序也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長當讀上聲與高皆用力字蓋
言欲馬之高魚之長勿捶面損鱗緊注下因尋意詩凡
三首此欲君相養士君子氣節次戒士之輕進三戒附
權貴
往在篇追敘兇難一意到底總為九廟焚木主灰疚心解
者以為泛敘時艱失之遠矣
見輕吹鳥毳鳥毳最輕吹以為戲自是實事卻未經人道
解者併合下句以為即花片蓋泥看題中花下二字
泛舟甦小婦就閣中所見言註謂在閣而自言泛舟為不
切題豈認小婦為少陵姬侍耶
方知不材者生長漫婆娑不材即指惡木蓋疾之之詞註
作少陵自謂未是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胸中無限天傾地陷之感只十

字盡之却偏只似寬慰用意極深婉
觀造竹橋篇註謂其拙又謂結構同三字無着落借用華表終欠自然合歡字共根亦費解余謂結構同者必所造非一橋合歡正應此意殆兩橋也橋兩端必表以欄楯故用華表細味之自見用意工細處
燕子來舟中作蓋遇於舟中見燕子之來有所感而作詩非燕果巢舟少陵果舟居也註謂公在湖南率舟居殆以又有小寒食舟中作將題上五字讀斷以為常住舟中試觀歷代詩題有舟中字者不少其人果皆長居舟中者否

贈花卿詩次句最深而言半入則全於花卿無與即已山奚取於三家之堂意下二句乃申明其旨楊升菴謂花卿在蜀頗僭天子禮樂子美諷之僭禮樂事雖無可考要即詩中可會也
星象風雲喜共和註以周宣時號共和之世釋之余謂共和只協恭意若作共和二伯解則共當平聲於句不調矣豈少陵讀在不問音義而以去聲讀共伯之恭乎且共和在厲王時非宣也詩方以尊天子中興主相期何忍便說共和耶
陶杜二詩多為解者所晦前稠稱老杜天姿惇厚倫理最篤詩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都從血誠流出此意雖本昔人然能特與拈出故所註獨優然余最愛許彥周謂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竊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數語足為讀杜者啟蓬心而申明義
李習之稱昌黎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此誠善言昌黎所得設效前人之言則必不能與並矣惟未嘗效乃所以能並然欲求與並必浸灌經史而不襲其字句如昌黎所謂詞必己出非肆情妄作蕩越規矩也皇甫持正謂施於灌溉或爽於用蓋專指程式之作而言固亦確論

耿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蝎方喜文暢來而以蝎引起揶揄文暢要亦莊子見似人而喜意蝎即今壁蟢似蜘蛛而結窠於壁俗又名喜蛛以為吉徵詩意只如此或乃以蝎為蠍別生辨證拙矣
駑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良易酬此昌黎有為之言力小價微八字可感可畏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二語極爽亦極幻極直亦極幽清月出嶺光入扉出入兩字尤遒勁非常
贈侯起詩盤針擘粒投泥滓盤針即少陵敲針作釣鉤意而昌黎微覺費力是篇若自此事正好為吾規直接君

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不用煌煌八句應要
縕藉
古意篇沈頹以為昌黎假事諷時憤趨貪榮位者余細翫
詩意蓋下第後千謁當道與章孝標歸燕一類如以諷憤
為近之爭門面恐於立言之旨不相副
阻風常事耳洞庭篇語多怨懟豈為張十一鳴抑鬱抑退
之胸中實多不平之氣歟
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昌之推崔立之不淺
然曰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則徒以速為
能耳其實百賦千詩豈一朝暮可成言大而忘其夸固

不得不以辭害意也
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二語中有予有奪寫石處士亦
倍覺精采此暗用支道林傳逆辭亚墾高步大邑意也
平生未嘗見何暇議是非此昌黎辛卯年雪詩也妙論解
昌黎月蝕詩題中效字不如改字之安只此內外官瑣細
順足令歷代志五行者氣沮
不足科全用少陵筆法而以十字掃去玉川二百餘字
局陣又變化可稱神勇然篇首曰月十四日三更中又
曰月形如白盤完完上天東則非十四夜三更事玉川
却無此弊烏龜姧怯四句似詰責北方之神恐有闕文
抑因月不經北刪而未盡歟觀玉川原文可以意會
示兒詩直敘眼前事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咸具而來客十
九持釣樞則尚忘却所識窮之東坡譏退之所示皆利
祿事而取少陵示宗武為皆聖賢事吾輩家庭間筆墨
不可不慎
退之和侯協律咏筍有愁乾劚側盈語其實筍不待灌灌
亦豈側盈所及似是束於韻上句驗長常攜尺則新雋
通篇句意亦不能無複然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二
語陜鍊極矣
須句顓臾同姓少昊之裔昌黎和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

再領鄆州之作頷聯云再領須句國仍遷少昊司時馬
加刑部尚書暗用古事作對巧甚亦雅甚
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指道有君子小人德
有吉凶言昌黎蓋批抉空言道義者語本無弊論者謂
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盡道虛位之言非是似未究
立言之意
讀墨篇委曲調停本是推墨附儒然終不免援儒入墨與
原道之指判若二人昌黎不欲早著書請待五六十然
後為之殆為此等處信不過耶
本政篇說長民者發號施令處只是後世政教衰息景象

三代之感何嘗有是所云聞於師者即尼山氏可使由
不可使知意而語涉痕跡便近老莊
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 此昌黎痛心疾首語
亦晩年自知不足語諸箴多名言可資三復
後漢三賢贊前二首皆四字句王符贊第四句獨五字仲
長統贊用嶧碑體三句一韻而首韻參差皆有誤
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二語已盡不當諱情理後
必反復推衍所以窒忌者之口 亦攻難方酣文勢必如
是而後快耳
廳石記宜誡諭而徐泗濠三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末皆贊

頌因題為體也然佳在精腴無一字猶人
新修滕王閣記註王勃作遊閣序按遊閣之題甚正除去
遊字便不明或又作宴滕王閣詩序厥義尤偹頹世之
不察久矣
當大歷世文字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
信來世者咸歸韓氏觀此則退之家學茂矣乃取信來
世之作公一人外無存者則甚矣作之難而傳尤難也
頫子不貳過論已是一篇不用口氣制藝屋大手以從事
後世之場屋亦必有度越今人者
五柳醉吟皆假託故稱傳無嫌昌黎何蕃篇蓋贈蕃序題

以傳而編入雜著承誤也試味全文可見今人不知題
字之謠動為生人作傳甚且登之志載甚矣人之好貢
諛而妄作也
張籍能責退之喜博好勝盡言至再風概可為諫官而剛
勇如退之猶不敢昌言排斥二氏至引聖人陳匡諸厄
以為窮甚則似聖人之窮全由刪定者夫著書而畏窮
則其書可知昌黎乃卒能作原道諫佛骨安知非激發
於正論耶諍友之益大哉
信乎其能渾渾而且噩噩也于襄陽文遂兼殷周之美正
聲諧韶濩不知僂指儷體抑直以兼謨誥獻諛歟昌黎

過情猶爾宜後人之好為諛詞而受者亦非是不快文
品日下人心日下厥有由已
誅姧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文人至願然所云垂之
無窮者僅試諸坊者毛穎至順宗實錄宜足償求國家
遺事夙志矣乃亦未能盡平日所長誅姧發潛之不易
言也如此
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
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
自處也此昌黎猛自點勘語痛後思痛非有志不能今
或終身不思且終身不覺何以自立余官京師六年拙

於世故惟守宴貧幸未求人以慶時月庚辰鐫秩南還償逋僦舟皆貸諸戚友未嘗丐同鄉同譜同官錙銖之助今所貸已漸清償可不煩事後之思頃年漸老食指漸繁歲量舌耕所入以為出唯謹奉在得之戒耳

昌黎與衛中行書前用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余覺文勢六字誠可無然偶有亦不害效之斯拙矣每見作書者好用呵呵按石宣殺弟韜不哭言呵呵梁武帝臨崩亦曰呵呵二字有何佳處乃承用不察

昌黎謂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又取侯芭師書勝周易之說余謂老子已不易爭彊況周易而可勝乎昌黎所得力即是可想及作原道則以擇不精語不詳與荀同斥識量進於曩時已

閣下之財不可以遍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寫激勸於筐篋持論甚佳然非所以自言也且安必賢愚之果不紊乎至謂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語雖骯髒要是戰國策士餘習否則處其紫恥何如不見人為飢驅雖志士不能特立哀夫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將題分三段順敘前後用輕筆局老法嚴世皆知送李愿序之高而不知是篇尤以古澹勝也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二語乃退之獨造亦特識原道大旨已具此

退之祭田橫墓蓋少年英氣藉以發抒胸中磊磈耳其跋言當夫子厄於匡顏回一人無怨設夫子不幸而與匡人戰死綏者不過十數人耳安能如五百士之義哉愚按五百人之死上不能比睢陽之殉張許次不能望東郡之隨臧洪昌黎稱以夫子安知夫非扶音如朱子答許順之所云夫夫人之比如其先生言則田橫勝孔子恐非所以為訓也又謂夫子之稱與皇帝並竊謂大子在春秋時蓋卿大夫通稱內外傳可考後世以孔子故乃特重之夫子以孔子重非夫子足重孔子也此跋抑揚稍過因偕及之

烏氏廟碑云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則烏於鄱為著姓今無聞焉惟村有烏氏殆其聚族之地土人或稱烏石

太原郡公神道碑起句稱公通篇惟國於太原句而不及姓氏銘中始有王氏周冑語恐是謀篇疎處

王適墓志銘敘適紿妻父及妻父受紿處極趣然志墓而及此等事終傷厚道銘詞則昌黎諛墓極佳之作

胡良公神道碑敘求銘處以拙見巧中幅云洗手奉職似祇潔已意然不見古籍便覺未雅抑別有所本而余未

攻耶

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待罪本史記衛青傳用得切而稚後人率作泛常謙詞或且以為文語使人欲掩耳走

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政成而來歸疾也昌黎送鄭尚書序結語也從用韻渲染前此序應酬詩者所未及

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此昌黎自述所得力即因文見道確疏也世有專獵語錄率易之言以資湊泊者全未解此

謹遣男殿中進馬佶註偹考昌黎諸子而不及進馬按唐書選舉志有進馬十六人止入仕初階百官志殿中省

有進馬五人從七品上掌大陳設戎服執鞭居立仗馬之左視馬進退則佶所官也又祭女拏文阿爹阿八使汝嫁云云阿爹固於方言為父阿八註無明訓殆亦今稱阿嬭之意

昌黎有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表殯於古未見殆以權厝未可立碑又恐湮沒故表之蓋碑類也觀寓殯墳此非其正句可以意會然直作古體詩一首格律甚新

黃陵廟碑昌黎雖詳考迄無定說按諸葛集有黃陵廟記以神旁有黃牛目之曰黃牛是改黃陵為黃牛者武鄉侯也唐詩黃陵得非改黃牛未久而復故名乎惜昌黎未及引此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統塞既極乃通發絡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獨昌黎銘樊魁紀實自揭所得以示人詞必已出又須文從字順則非徒矜僻異有志者亦可以知所致力矣

其先明脈佐爲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註讀土屬上句以平水土為說余謂句句可如註然平水土安見功在東方蓋列宿分野術家以房配兔於辰為卯所謂東方也昌黎殆用此義

董公行狀稱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昌黎似許以正君定國矣而司馬公謂行狀揚美蓋惡敘為相事止如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又似昌黎以大臣之道飾庸臣之短斯必有能辨之者

昌黎論天旱人飢狀詞潔事明全似陸宣公於平日文章別是一格措語亦異諫迎佛骨之訴適乃諫佛骨貶潮州此亦譴令陽山是時諫官果一鳴輒斥耶雖然使公不以言逐隨流平進烏能乖聲若是人亦奚憚而不正色立朝哉

昌黎請復國子生徒欲有貲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
不在收試限崇重太學用意誠美然但峻法而不大理
其本恐亦難收重庠序之效
喬卿生君才隋末為薊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武
德初朝京師拜武候大將軍封南陽郡公此敍馬府君
先世朝京師者君才也註云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
國詔封為燕郡王賜姓李及藝而不及君才似朝京師
者屬藝矣意君才之封在藝歸國時昌黎敍事亦稍促
朝京師上增隨藝二字便明
錢重物輕狀首曰物土貢最得理財之本二曰塞其隙如

禁銅器禁鑄佛像鍾磬皆因時良法乃欲禁錢不出五
嶺豈以嶺南黄家賊方熾故耶三曰更其文欲使一當
五費千錢而得五千則其術更出暮四朝三下矣
事佛求福乃更得禍極言佛無靈而不足信耳說者乃謂
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
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不數月崩而以愈云奉佛以來
享年不永者為知言則似佛能促人主之年反有靈而
可信夫豈昌黎立言之意哉
潮州謝表細覷文勢只木勞施為坐以無事前是昌黎原
文所領州以下乃好事者依倣賀尊號表附益試觀前
云既免刑章又獲祿食雖對君體勢宜爾亦臣子感激
真情若如後半專以封禪東巡導諛則與諫佛骨正相
反至云憂惶慙悚死亡無日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懷痛
窮天死不閉目是不安遷謫之分而怨懟矣觀賀尊號
表猶只後幅略露乞憐而以無自新之望為詞若甫到
貶所即張皇自衒覬覦内徙固情理所必無也洪容齋
譏李漢輩不能去此篇蓋亦未覺後半之為附益耳
請上尊號表末云取正於經以定大號余謂尊號起於後
世何經之可取正豈退之微詞感發抑此與奏慶雲皆
由頻遭折挫意氣消沮遂亦隨俗俛仰耶

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
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致攻劫州縣
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
事此狀說苗疆不精本末曲盡易動難安本陸遜語昌
黎以言嶺表更確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云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按中州河
左淮右昌黎豈不諳地勢者蓋傳寫之譌
令縱西遊序云其有美德尊行建功樹業令縱而為之歌
頌又云與有位促膝接談譏評文章商較人士觀此令
縱乃一勢利和尚藉文采議論以資行脚令縱固自忘

其為釋子昌黎亦忘今縱為釋子耶
鄙人對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二語已盡
剝膚情理後則攻擊太猛雖足折好名之角然無以慰
至性勃發者宜更詳之
順宗實錄前人論之已備然舊史所譏繁簡不當拙於取
舍者深中其病夫書以實錄為稱自當詳大略小李實
張薦幺麼耳諂事詠諧俱瑣屑紀敘恐非史法論者又
以舊書章處厚別撰新史卒擬定無全篇之說為非余
按舊書明云處厚所撰三卷則必有其書後或湮沒耳
何可云必無其事文宗朝雖改定數事而今本實未為
瀟隸批識[illegible]卷四 批
精當則所謂卒無全篇者亦非無據也昌黎此篇實未
盡平日能事正不必曲為之諱

滙東手談卷四終

滙東手談卷五

鄱陽史 玥著

蘓文忠以讀書萬卷不讀律二語受捃摭其實二語何足動忌者之怒篇中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乃厲階耳夫能呼郡守於途而不能不諾必貫要也以陽虎待彼而以孔子自處及也宜哉

坡公鵶種麥行比體也畦東已作牛毛稀農夫未食鵶先

啄徐行俛仰若自矜已盡出一𣪁公營私揚揚得意勸農使者小傺譚友夏僅賞題奇尚未窺作者本意

蘓文忠嘗謂忍痛易忍癢難即孟子能讓千乘簞豆見色意他日又云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能博猛虎而不能不變色於蠭蠆皆此旨公晚年妻子無幾見而雲藍小袖忽生子忍癢之難其殆藉以自嘲乎嘗依類求之管夷吾能忍痛於檻車而褰門反坫之癢不能忍范蠡能忍痛於浮湖而三致千金之癢不能忍蘓子卿能忍痛於齧雪餐氈而胡婦生子之癢不能忍蔡中郎能忍痛於竄跡海濱而旬日三遷之癢不能忍他如王孺仲之自失馬伏波之據鞍矍年仲之夫書㩦德遠之扳復洛蜀皆君子而齋寀争秦陸均大儒而門戶角皆是物也故人能忍痛不如能忍癢盖忍痛者慷慨之情忍癢者從容之素此有大原本存焉以目前論貧賤時能潔靜自守稍富貴即驕侈處患難頗朝夕矜持際順適輒縱情自恣飲食衣服貨色名位何在非癢必忍之乃不浸淫孟子所謂忍性正如此雖然痛發於及防而癢生所忽非制私勇反己密亦豈易言余閱歷世故默驗平生轉覺是言之有味

坡公菩薩泉銘序稱陶侃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

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跡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慧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此廬山僧人神其事耳序雖云遠師文集載處士張逸之文而銘中一字不及陶公正自嚴於區別

坡公初稅畝對謂民不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訓釋於書法可通然不免添出善字且以論語二猶不足者推之似亦非僅擇善畝而已

秦始皇論謂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此坡

公創論亦至論然謂使今世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
欲繁多其勢無由者尚非探本之論
東坡乞罷董傳云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余謂
不通曉世事何貴讀書然嗜讀書正非不通曉世事人
不能酷也此與上兩制書中所云才各有大小大者安
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數語可以
恭觀
東坡熙寧四年奏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
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此雖為催
役發然是救時藥言亦論世特識

歐陽公憎蠡詩中清風得夕涼如赦脫囚梏枝庭露青天
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迫促六語極有味憎
蒼蠅賦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一聯亦通首之
幹然皆不及和梅聖俞聚蠡篇只從寬處發論而詞旨
未嘗不嚴厲也
食糟民詩詞旨酸辛不減鄭介夫進流民圖狀
寄生槐詩檜惟凌雲姿槐實凡本賤奈何柔脆質累此孤
高幹歐公有為之言也夫槐亦美材乃以寄檜取賤於
此可悟託身之宜慎而自立不可不勉
贈李士寧詩至獨行萬里聊東典篇已成矣下又另起似

本昌黎董生行然既不以下只似贊體疑本一詩一贊
誤合為一耳
歐公論正統不予季漢之立國故謂使晉之臣子遭聖人
適當春秋之誅況欲于天下之統哉愚謂討賊固大義
然平王於申許大戒何如必以賊未討奪江左之統何
以處平王而春秋亦無統之書矣
本論謂有佛已久堯舜三代王政修明雖有佛無由而入
此只引起王政闕禮義廢耳須知有佛之久不過衲子
張大其說如許行之託神農未可信以為實
朋黨論言堯之時共工讙兜四人為朋於文法無害然與

小人無朋句意脉戾矣此與昌黎送孟東野用伊周鳴
殷周失前不得其平之脉同疵
韻法序末云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似掉開
說於理趣少減上下句互易則愜矣
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二語乃上通進司書精
神所聚淵謀遠識當時言利諸臣余不解此宜其貽禍
最酷
答李詡書言中庸天命之謂性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歐
公此意近於善惡混夫既曰天命善固不待言而明若
尚以惡為疑則天命亦駁而不純降衷者且不衷有恒

者且無恒恐於子思本旨終有窒礙
辯左舉襄公論晉厲公事謂幸其言與事會正明從後書
之以信其事愚謂人固不可以容貌盡知然動乎四體
微獨聖人有前知之神即鄉黨會聚酬酢登降之際亦
往往有一望而得者此固遇以夫機而非可執跡象求
也且左氏意在戒為禮不敬與子招樂憂邾子容仰一
倒非談風鑑公乃謂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
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豈由是哉
夫既有中禮不中禮則有得夫有得失即禍福在身矣
何必更言天之於人

十五國次解以為孔子分定愚按季札觀樂之次惟豳秦
居唐魏前餘悉與今詩合則謂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
為夫子分定者恐亦未諦竊意此蓋當日采詩之次古
詩三千所刪必有無一篇可存幷國名去之者如季札
觀樂左氏稱自鄶以下無譏則古詩決不至曹而止今
局於十五國以懸指其次第之意難矣

右薛簡肅公詩幷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
跋書及背事俶然余有山谷此君軒帖首有山谷像及
周雪坡幷語背用萬曆十七年南畿整飭兵備倉庫結
所申之銜則南京守備泰寧侯陳新建伯王兵部尚書

楊事甚類歐公所見

回丁判官書極訛浮舟江湖之險要是遠宦常事折身下
首以事上官亦下僚常事諒欲守高不仕可矣若既居
位即宜隨分自安刻意形容尚是不平之氣謝校勘啟
中云遠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斂板以揖上官遂成
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兀然其欲枯進無取當塗之
資退已失故時之步婉雅有味而摹寫吏局光景使人
悲畏交集

贈潘景溫叟詩中云番陽奇男子則景溫鄱人是詩可入
志

陳氏榮鄉亭記稱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特不
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譏之為己病
也每儒服持謁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
俾慚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摧中以法期必破壞
之而後已吏惡至此長民者恬不之省且庇護以為爪
牙至使愚民榮胥吏而賤儒服則又世變之亟矣篇中
又云其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鄉丈
人而已愚按如此鄉丈人亦自不惡

河水夫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
策與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歐公意戒

小人生事耳不然導捍亦人力也賈讓之策備矣憶同譜有言可使五百年無河患者余謂自禹後不聞此奇績但白圭尚有鄰國可壑今廬井桑麻更無為壑之地君策將安從施其人大矣

事述稱公於五代史褒善貶惡為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愚按予奪在義理豈在發論兩字且既統為亂世之書則可太息正不係嗚呼有無公限於此例儘有文勢方順忽著嗚呼反覺艮限者乃或做傚焉無病呻吟竊所未喻

李太伯禮論首篇依傍原道義蘊不多文筆亦散漫蓋謂

樂政刑為禮之三支仁義智信為禮之四名言禮而樂政刑仁義智信皆在其中似本中庸禮所生意然三支猶可通若四德則各有分位元可包四德禮豈可包五常如因理本相通而互為之說則義智亦可舉一以包四德恐未免於庸人自擾禮運仁義道德非禮不成視太伯精密多矣陳次公志墓稱太伯臨終以三禮未成為恨則晚年於禮論亦必漸悟其失矣

禮論二篇發明三支之說粗覺可通然刑亦為禮終是申韓糟粕且如所云圜犴桎梏鈇鉞刀鋸大辟宮刖墨劓刺鞭朴流贖皆謂之禮則律例皆當名禮書唐虞禮樂皆宜掌以皋陶或併皋夔於伯夷周六官皆可統以宗伯而負罪嬰纍者悉行禮之人懷刑之君子反在禮外充其流弊將不僅如介甫之談周禮矣

仁義智信者聖人之性也禮者聖人之法制也性蓄於內法行於外雖有其性不以為法則曖昧而不彰此禮論第四篇語分別言之涉於義外蓋仁義禮智是性禮樂政刑是為治之具原各為條貫若以禮字牽合便多窒礙

溫厚可以為仁斷決可以為義疏達可以為智固守可以為信不以為禮則滯於心胸之間與無識同安得謂之

仁義智信也愚按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良知良能安得不謂之仁義智信總由平日不喜孟子即尼山智及仁守章意亦未深究故立言未盡此即李公常語嚆矢也倘肯細翫孟子禮之實一段決無許多紛紜而自世有非禮之仁義智信下則發揮透徹闇契鄒嶧矣

禮與仁義智信豈並列之物歟仁義智信者實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愚按節制之禮與五性之禮原有分別太伯蓋未察辭讓之亦根於心故同一性也歧視而強分虛實於節制之禮五性之禮則又混而一之童望之箴以不求諸內而求諸外深中其病詆極口相

詆其自信不移殆欲究過介甫

父在側曰勿救人於水火而違之可乎已以救為仁而父曰勿救則父不仁矣已欲仁而彰父之不仁未見可以為仁也愚按處此等事當權輕重如太伯説則第有從命之孝使子申生將比跡歷山乎又謂兄與嫂鬬則以嫂而不救愚失禮也妻踣而傷則扶之不顧禮焉是妻厚而嫂薄乎余謂妻踣而扶何害於禮倘兄欲殺嫂亦引嫂不救可乎此與救人水火而慮彰父之不仁皆不揣本而齊末誠大儒所謂計較之私者也

太伯易論視禮論為優然謂乾者聖人進取天位非承平

之時坤者聖人防閑臣下非大通之時則恐未瑩蓋二卦本無所不該若如此分看則六中四卦只六十四事而乾坤六位亦隘矣且與後篇用乾坤於軍國意相戾

夫父能食之弗能教之則恩害於義也君之於臣能賞之又能刑之則威克厥愛也恩害義則家法亂威克愛則國事修吾故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也太伯此篇大率即術家顛倒五行意指趣不出申韓然使子不待教臣不待刑豈不更吉尚何凶之可言乎蓋君子道其常隆古之治也太伯防其變衰世之意也

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十五日而遍愚按此説本梁崔靈恩三禮宗謂御妻八十一人為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九人為一夕夫人三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為十五夕十六日則后復御余謂周禮此條決是附會三代聖人非東昏隋煬必無無日不御見之理帝王即金石其質能無銷泐乎太伯以此為周禮致太平一端未知然否楊升菴嘗詳論之

國用篇引泉府而釋之曰賒者謂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也按孟子不違農時三事即養生喪死無憾况餘三餘九之世而須賒貸乎喪祭稱家有無又

何以賒為况旬日三月期又廹促何從措償而司救施惠又將安用此與國服為息皆三家村細碎難行之事而謂姬公制度若是乎

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余謂操利權自商賈常分何必巧與之爭且上果不貴難得之貨下果無貧富之糴食時用禮彼亦安能斷民物之命哉不此之察而欲借抑末之名為市井之事宋人誤國根株在此

獨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

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絀而貧也使天下
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又曰世俗不辨是非不別
淑慝區區以擊殭為事富者乃殭耶太伯此言通達治
體為前八卷所無而本篇第九條則正相反殊不可解
周禮宮伯所掌大事雖指戎事亦祇偶有不虞如漢武見
男子帶劍明時張差梃擊之類與宮正擊柝相表裏非
兵制也太伯乃云從征役授車甲且勿論守在四夷之
義即司馬所掌諸戎政將安所用況使太子日與公卿
大夫之子弄兵宮闈則天子與城易京築郿塢者何異
萬一太子中有如商臣楊廣者當如之何儒者之不達

時務乃爾
宮人篇謂不見其人之姓名不知其身之善惡才不才央
於數百言說科目取士之敝良然然鄉舉里選法井里
封建之世可行郡縣之世難行寄其意於優劣而嚴其
程於師儒庶有助爾然在預養於平時不在吹毛於一
旦
太伯明堂圖序疏解窗闥室坐極明析集中最細密之文
但厥制詳於支干度數疑秦漢間人所為總不如孟子
王者之堂一語明揑若如後來諸說布政於是則內外
朝何用祀文王配帝於是則太廟何用而大壇大圻左

祖之廟又奚為也且其制面面門牕全似今人鳥圈不
逐月遷徙又室只二筵廹隘已甚何以聽政重以女御
所掌無日不當夕則狎黷宗廟之旁而王之六寢后之
六宮又設於何所且既逐月而遷南面嚮明歲得幾日
乎
富國策首引周制天子用財之多而云王及后之用財皆
不會計其所以自廣為何如哉全是當時豐亨豫大之
說篇中里訴夏葛冬裘為非聖誣法不近人情竊謂孫
裘以咏秦君葛覃以供后服豈皆不可信乎太伯此論
與田舍翁多收十斛麥易妻之言同一逢君後幅雖曰

如周之制尚當裁減甚於周者非敢聞也則曲終奏雅
勸百諷一而已
富人專以其財役使貧民貧民之黠者則逐末冗食其不
能者乃依人莊宅為浮客愚謂以財役使貧民亦得食
力之地依人莊宅貧者亦獲宅畝之安何必陰為手實
助瀾下文乃謂依富家為浮客則富家之役使者衆役
使者衆則耕者多耕者多則地力可盡同一浮客也既
言富之不宜役貧此又大開役之之路何其兩歧
舉掌之人政或以賄概量不均紅爛時有及其出也或減
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說糶獘透切然欲望諸

獎興諸利非空談可辦大伯惟曰申命州部必使廉能
則奸吏無以侵剋所見未嘗不是但歷來監糴何嘗必
使貪庸正為廉能難得耳尚當正本澄源
義倉本為窮民太伯乃曰入粟之家非窮民也至凶年或
自有貯備不當賙救於是窮民享之矣出此而入彼矣
以異於厚斂乎太伯貯留之法無社倉相似然太繁碎
則難行且上戶所出粟仍轉給貧民則雖積歲年寵以
爵級而粟究為窮民享說殆同於狙公賦芧矣
富國策第九篇謂鹽滯由奸謀入焉公鹽小其權量增其
糞土公鹽貴而污私鹽賤而潔指陳極確然欲通商而

歸重官鬻轉糴其何以使奸謀不入乎恐更難行欲反
其道必使公鹽常賤而潔則不待峻法而私鹽坐絀矣
盖鹽同出於地同煮於人其工費無公私一也何以公
反貴而污私反賤而潔是中有漏卮焉必也俾卮無漏
乃可與談鹽策耳
彊兵策多名言筆力馳驟幾與老泉東坡上下首篇挈出
賦斂有法繇役有時人各有業而無乏用樂其生而親
其上以為仁義之師言皆有用高出平土富國諸篇
太伯欲以公田及籍沒之產置屯田而斂之舉力田之人
為吏招浮寄之人為卒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

而帶甲執兵盈野盈城以為足食足兵良算愚謂屯田
治邊之法中土惟開創可行承平則難行不權時與地
而強為之適足以擾民而已
彊兵策第七篇發明將能而君不御意精到其曰大臣而
尚可疑則小臣胡為而可信尤中唐宋監軍積弊末諭
以霍子孟諸葛孔明亦正論顛世安所得二人者而用
之與忠賢為一體是矣然使誤以奸邪為忠賢又當奈
何太伯諸策多只略舉大概固以身在事外不敢質言
要少賈生一往之氣此亦可覘世變
況繡繢雕琢之文又不足為善言乎則其疇昔之志夙夜

之學瀝盡於數刻之試而胸中未始有一毛可為効官
之資也禮儀則習於同列政體則咨於老吏自受官之
日為學製之始奈何欲致治興化也此與上范制府書
中學小則易工利近則可欲者皆切中科舉之弊然科
舉特取人一端假途於此非歸宿於此也拔十得五所
獲多矣倘舍此別求竊恐以秦漢下之人心而欲行三
代時之法制即如太伯言日觀其德月課其藝究亦何
益乎
平土第十七篇言大司徒遂人授田之制甚悉愚竊謂畝
數多寡當以農為準周禮以其室數制之者想是活法

若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制則肥瘠不均土愈曠人愈難
安其居矣即如萊田之授上地夫五十畝中地夫百畝
下地夫二百畝萊田便恰倍地數何處得此地勢斯買
儒想當然語奈何欲見諸施行
圭田亦商禮也周則曰士田矣餘夫二十五畝蓋亦商禮
也周則皆百畝矣然則孟子所稱悉是所聞商時之禮
徒見周詩引公田乃復疑是周制耳此非孟之一端蓋
太伯篤信周禮而不悟中多後儒附會夫王與士一字
之異耳何以遽決為商禮孟子說周詩為欣動滕文耳
何必以疑為譏且班爵祿孟子以籍去而不詳言後人

乃執周禮禮記與孟子為難豈果曾讀孟子未見書而
親見姬公手授周禮乎太伯得罪孟子以此
文王在岐為諸侯見商祚將盡知天命在己故經始司馬
法待其即天子位而行之信如太伯此言則司馬法為
文王之孟德新書宜孟德有吾其為周文王之語也
潛書多正論其曰民不困則亡不速者雖覺痕跡然自悄
厲蓋即左傳厚其毒而降之罰意至謂人子其智益多
其孝益不足而以智為孝之賊則未瑩蓋孝衰於妻子
自是習之罪非性之罪也
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其君幸其滅
亡耶蓋懼誅耳此太伯慶歷民言中語其實若輩愳誅
之意少而貴主投降吾輩富貴固在之意多何可以愳
誅為姦逆末減
責所舉之賢不若責舉者之賢此要言也太伯集中如袁
州學記郎武軍學莊田記寄上范參政書長江賦麻姑
山賦麻姑山三門記諸篇皆精當可傳寄孫安撫書亦
有見
省盜篇曰姦雄不為盜賊防姦雄莫若除盜賊姦雄不得
盜賊之資則不敢起此熟於歷史有用之言敵患篇曰
彼欲虛吾國困吾民應之以儉則國可富民可逸余謂

制敵非一儉可盡然亦是要術觀越之滅吳可見
且佛之說諸天之樂非人間所可髣髴是以其徒布因求
果願生彼界今乃恍人之土木而奪之則是人間之美
物諸天亦無有尚何足慕耶而悠悠者或信之餘燼未
寒新宮已固此太伯記景德寺新院語不深詆而出以
詼諧可啟愚可衛正用意雋永
上藕祠部書云覲南城賤民自以家世儒業生長好學由
六七歲調聲韻習字書迨今年二十七矣其間柒柔薰
香附合時律外尤存心於古學按太伯天分高用功勤
而以貧故汲汲求仕故其耑精銳於諸經時務者祇以

佚行卷之用向令肯忍飢力學甘老窮山當必有進乎
此者

人壽幾何時不可失無睹眼前之爵祿而忘身後之譏刺
也陳䫵論於范參政而竟用此受知惟善人能受盡言
也太伯風概可為諫官然恐或犯歷詆大臣之失西河
所為致戒於信而後諫也歟

答黃著作曰漢傑罪我不如李習之不為僧作鐘銘習之
之論信美矣然使唐宋文士皆效習之則金園寶剎碑
版若林果誰作也此太伯遁辭即效習之所為亦何損
於大手漢魏以上何嘗有此等碑版其文未始不高未

始不傳又謂若但謹歲月誌工用而已凡人皆能之何
必吾文愚謂但記歲月工用惟昌黎間一能之蔡端明
洛陽橋記庶幾東坡表忠觀碑抑亦其亞太伯視彼何
如乃曰今之學者誰不為文大抵摹勦孟子劫掠昌黎
若為文之道止此則但誦得古文數十篇盡可為名士
矣此似暗排蘊氏之文而自比於經不知諸所著作果
能超軼孟韓否文人尚氣易於由言乃爾

太伯集中墓志銘多不列名朝奉郎陳公篇不滿三百字
勁簡可法而自母周妻黃外五世無一名其字十有八
蓋世俗惟知以諱為重不知文而不名則文為誰作觀
是篇知陋俗之相沿久矣

常語論泉鳩里加兵戾太子者甚佳又一條謂大權在已
大禍隨之者皆歷代鄙夫飾說其實千古賢相何嘗無
刑殺黜削不聞死於仇家而奸貪之徒戀戀不舍卒就
誅夷縱其身倖免亦不轉瞬而禍及子孫夫不務為忠
賢而徒計身家則其握權自固適以厚其毒而已太伯
乃欲為此輩末減乎

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此讀書人語然
似陰破孟子王霸之說篇中竟以王霸為人名亦恐未
諦

世俗必曰復古古亦未易復也商鞅之除井田非道也而
民從之各自便也王莽之更王田近古也而民怨之奪
其有也太伯知此則周禮策平土書可不作矣益知諸
篇皆少年行卷之文

疑仙賦序稱母夢道士授碁子而娠又云十餘歲夢人與
王沂公集夫因禱而娠欲附尼丘聖蹟耳而不知適墮
黃冠雲霧中沂公文集之夢亦思援大魁習心所致蕉
下求鹿不亦拙乎

太伯詩古體多佳者玳瑁石尤可醒貪警俗哀老婦得少
陵諸別風味寄祖丞做北征要尚避韓南山七律視五

律有工夫其送黃承伯肖可入郡邑志附集有馬雜端

東三通雜端樂平馬仲塗遺也亦吾鄉遺文之可考者

鄱陽史珥

曾南豐集七條

楊龜山集三條

朱子全集三十條節二條

五世祖鏐高祖元璀曾祖儼祖昭慈考順之此曾子固錢讀學墓志世系也今人多稱高祖之父為六世不知既以祖稱自宜從父起不得從已身起朱子答董叔重程明道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問曰謂之祖孫則是指他人而言史傳及今人文字以高祖之父為五世祖甚多無

可疑也此說正與子固合而子固此篇尤詳備易曉故表出俾敘世次者知所折衷焉

乞廻避呂升卿狀云臣為母親現在饒州遙遷前去饒州伺候朝旨則子固嘗寓吾鄱令儒堂村旁有曾子嶺傳是子固講學處邑志載之盱饒不遠設教固事理所有非援名賢以為重也

子固集惟外父晁光祿稱公祭黃君父云我之老姑歸君為婦黃尊行也只稱君朱齊卿子固外祖志墓只稱君於母舅亦稱君蓋本陶靖節孟叅軍傳以君稱外祖然晉時君字尊猶今之公後世則平交通用似難概施子固與東坡頴濱同舉進士哀老泉詞惟稱明允使在後世必紫詬罵矣吳博士墓志云妻宋氏吾姨也按博士妻子固母姨宜依爾雅釋親稱從母若用左傳吾姨也之文則似妻之姊妹矣即以君余舅稱母舅亦混朱子程韓溪墓表稱程君韓溪蓋祖母之姪分尊而親中云君叔父後自稱表姪則君之稱似可不必起句乃云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似皆倣子固而過也又朱子記母壙題曰員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尤似朱安弟或碑是他人所題編集者偶束思耳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志云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使

尉自為功君辭不受陳名樞字慎之可補吾邑名宦今亦賢矣惜軼姓名又金谿主簿徐洪墓志稱葬饒州鄱陽東門外今亦不知所在

二女墓銘云慶老在右興老在左按次慶長興幼乃長右而幼左地道尚右也今葬者多不知卑幼以老為稱吾鄉今猶有之觀子固命女則其來久矣

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之所易到故載之南豐傳洪渥云爾載人所易到而不誣天下文乃可傳此愛人以德之言

予固上歐蔡書有刑置不以語即刑措不用耳改措用於
置以不知於詞理何加新唐書多此類或即予固革為
之抑予固亦效時賢耶南豐文素渾雅何忽為此朱子
銘黃清臣墓用新唐合爪吅頴字似亦傷高致
宋史楊龜山傳稱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一日頤瞑坐
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愚謂侍
立弟子常節何事以不去張皇雪尺而瞑始覺伊川乃
瞌睡漢耶龜山嘗與游定夫書言先生語錄傳之寖廣
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其欲收聚刪去重複與可疑者
殆即指此類歟

楊文定在程門學最醇年最高淵源所及最廣且大猶子
夏之在孔門也文筆淵懿近曾南豐世第知朱子古文
學南豐而不知得力龜山神骨尚似微遜耳
龜山李斯和墓志云逖內舍龔公原得其文歎曰此必山
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余謂學者
莫能為而山林幽棲能之具此目力始稱精鑒今人則
惟知揣摩迎合以為當行豈復識幽棲中有篤學之士
哉
朱子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言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
緣劉彥才爭競閙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輒行關集鳴

鑼持杖過都越保欲以報復仇怨抗禦捕吏向非託於
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指陳明切憶乙酉春舟經烏
泠湖見洲上分排兩陣各百許人皆剃黑氈着短襦無
鉦鼓旗幟咸執搶仗每數人一執長竹篙者領之既而
彼此叫譟皆視篙為進止勢漸逼彼此以氈帽抛擲卻
充趨風先軫死狄二者未知所居歷問土人諱而不言
復有數人往來陣間詞旨哀苦意排解之鄉隣也踰時
乃散彼人云爭草坪界址鬭者不力輙交手如殺傷相
當則止偏勝負則有訟邦達所為倘亦類此都昌壤隣
吾邑草坪命案頻仍而邑大夫未有先事留意者朱子

毅然請禁此所以為朱子也歟
陳固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難乃如此則拙者之誤一
兒也此朱子答劉平甫書中語為魏元履遽出鳴不平
耳然觀集中與陳汪往來諸札誼殊不薄廟堂處事意
見安能盡同雖黃不貸當道固徵清議之嚴然身居言
職直言於朝可私論作聲色恐亦未盡他日答陳膚仲
謂於四明向來辯論理非不直所以自愧者初無懇惻
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名怨而起鬧也似亦自
覺未盡矣居邦不非大夫古人善處世正是善自處
朱子固嘗取吳才老之書然謂其設意專以猜狹怨懟之

心窺聖人又答劉平甫書言已則以行道自任而以為
貧處人此正吳才老之論古音也則才老不為朱子深
許可知今詩經韻本之才老世以朱子故畏不敢議抑
知才老古音固朱子所戲玩乎至以猜狹怨懟窺聖人
則正中爭朱陸異同者痼疾我輩論古可無戒諸
竊窺所存大柢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
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處之
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朱子以此告
南軒即大學定靜安慮意却說得婉摯人誠能常時體
味接物處人氣象自當日進

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
其本根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
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朱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工
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
此朱子答南軒語體用交致原無偏倚後人徒摘衛問
學意多一語强標宗旨似朱子諱言尊德性是全未尝
意多二字之旨不獨失陸并失朱矣
朱子劾唐仲友詳盡猛厲乃卒不能勝此固仲友與援之
力亦朱子攻擊太盡激之也夫仲友不邺民飢至使將
睥作僞鈔又縱子出入民間招權納賄舉此三事疏朝
上而仲友可久罷棨帛市鮭父子狎妓諸劉穢事均可
付不議例矣況仲友根柢盤固攻之宜得閫師必鬭意
管仲不深求膠舟而薄責包茅非無見也今必盡發隱
慝使不得齒於人類仲友攖不赦之罪遂挺而走險蹟
是疏者亦覺非古人託言簠簋不飭帷薄不修之義而
疑彈抨之已甚宜乎滛放者漏網而憲節損威也又答
王子合云號為士者恃強挾詐其可疾為尤甚犯者必
痛治之羞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又謂畏縮
不來見者即是識見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朱
子此等處似皆有忿嫉於頑之意只似幹吏作略大儒

過化本領恐不繫此
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
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
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和平道理明白腳踏
實地動有依據無籠罩自欺之患此答張欽夫論哀公
問政章語極是觀書要訣朱子平生傳註亦只此一法
耳
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作一片
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淺薄且使看者將注與
經分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

相照此方知得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此為南軒論孟說而發夫不探源於經惟事訓詁則誦言忘味之病自不能無他日又言欽夫解告子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亦此意也說到漢儒意味深長已是尼山予欲無言之意姚江直欲掃除言說大聲疾呼似將與朱子為難者盖未察承學之弊朱子已嘗慮及倘使無集註今日更當何如

朱子謂此理總以心為主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

而不紊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愚按已發未發後來不勝紛紜歸本於心最為明晰然異日又言覺舊說無甚綱領得復體察得見則朱子於此政非輕易蔡九峯序尚書歸重於心師門正衛也而近來口耳之學言及心字輙相醜詆直將此一物者委諸外氏不知理而非心何所繫屬世固有心外之天之理之性之命乎

況今蘓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兒其壞人才敗風俗蓋不少矣此朱子攻蜀以翼洛耳其實孔子同時名卿大夫不相知或知而不盡何嘗害於其賢極而至於武叔孔門亦未嘗出惡聲今以牴牾程門力加排詆夫蘓氏談性命固未純乎政理雖南康浙東之續亦何以過設在孔門即不敢希顏閔何至并不許附政事文學後乎因其疵并棄其純因其短并訾其長得毋門戶之

見猶未盡然後來擯斥僞學甚酷未必非此等處有以啟之也

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此朱子在南康答呂伯恭書中語所謂講論自不專指論義章而亦在其中終未盡合正如聖門子夏子游皆有不同惟不同乃所以為聖門且既以好商量為彼此有益公誠之心毫無隔閡叅觀集中言及陸氏兄弟多友朋規切之言定本說雖慮其入禪而又明其未必是看人不看理又曰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此豈輕鄙象山者答劉子澄書中云子靜昨

日寄得對語來圓轉渾灝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
但不免禪的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
來戲之一字其無閒可見答趙師道書中云荊門之訃
聞之慘怛以其凋落亦自可傷不計平日之同異也此
不獨可見決無死了告子之言即以始異終同調停者
不知始固未嘗異終亦未嘗同所謂智之於賢者也後
紛紛角門戶袒左右直其朱子答諸葛誠之所謂諸賢以
為真是仇敵亦何至此者矣。

朱子與象山兄弟論太極象山言固猛厲朱子亦少和平
疑兩家門人互有增益未必果盡原文朱子嘗謂其一

點不平之氣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今
觀此書朱子亦似戰元黃於講習幸陸子美云不可則
止朱子亦曰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足
以自解其紛且俱寂寞無羽翼否則洛蜀之爭將復見
於淳熙矣夫不肯苟同正古人學力堅定處聖門狂狷
分塗不能強合所為異於鄉愿也二先生辨難本忠告
至情後人不知陸竟不知朱徒雷同拾瀋或門戶角立
皆私意也朱子答陳同父曰譊譊無益於道且使卞莊
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則固有戒心矣愚
所以疑諸札亢厲之言決非大儒詞氣世多明眼知必

有同鄙見者

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一助
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朱子以此答許順之分
量尚在端木無諂下勿論孔顏然助養氣矣復戒役心
正儆朱到端木者耳許平仲治生為急意似本此而措
詞未瑩則流毒不小

朱子答王近思云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
不知此正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別
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愚按先生不輕談科舉之
學然從別處做正揣摩家所不盡知又謂多用莊子虛

浮無骨肋夫用莊而無骨肋則無得於莊可知今蒙師
不知經子為何物惟令牽率四書誤人尤甚何不於先
生所云取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而又細考歐
曾老蘇文字者實致其功自不患不為名家之業

張南軒謂諸葛瞻任兼將相而不能去黃皓又不能奉身
而去以冀君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
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朱子深取其說雖春秋責備賢者
意而持論近苛武鄉閒出也豈易肖黃皓豈易去後主
豈易悟而世臣誼亦未容奉身也南軒獨不見尊公乎
任何嘗不兼將相果嘗去君側之黃皓否屢敗屢去果

嘗使君心一悟否槩東南半壁數十年所儲積曾不能
收尺寸效正不知視思遠何如
公羊分陜之說可疑蓋陜東地濶陜西只是關中雍州之
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陳少南劉為分岐東西之
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名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朱子答
何京叔如此愚按分陜只是諸侯之長不是分地重在
東西不在陜觀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即召公之
職也畢公率東方諸侯即周公之職也唐虞四岳絃以
羲和想古制自如此何必以不均為疑
朱子答連嵩卿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

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意此是緊要處斯言警透
真足立懦廉頑人平日常能三復臨事自不至喪其所
守非獨死生之際也
龜山曰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
不敢隱於孔子程允夫以問朱子朱子曰龜山之意固
是如此然聖人之無隱與宰我之無隱亦當識其異處
答劉韜仲云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愚
按二先生說發端黃山谷論語斷篇似皆為宰子分解
其實此問當論其是非不當於隱不隱之心求忠信若
以不隱末減短喪之罪是何異祭緦小功乎竊疑此宰
子泛問非已欲短喪君子二字原分明蓋指在位者時
喪禮漸廢如景王宴喪賓是天子不能三年也昭公三
易衰而如故是諸侯不能三年也趙簡子除三年之喪
期而已是大夫不能三年也士民可知矣宰子意殆以
為與其飾三年之名不如責一年之實與公孫丑朞愈
於已者略同禮壞樂崩意必當時議短喪者所藉口安
蓋逆計短喪者之必然豈宰子時方居喪自安食稻衣
錦哉夫子既曰安則為之於其出又責以不仁蓋三年
喪之不可短原不待問亦何忍問來問即是不仁君子

全置局外三女兩子嵩爵宰子借一人以儆天下後世
耳若宰子自欲短喪則棄絕當甚於鳴鼓而攻矣夫宰
子為身通六藝高弟豈不知喪不可短蓋未經聖人論
定雖周公之典不能無瘵政寧犯不韙以求折衷而喪
禮卒賴以不替則有功名教大矣其以言語求配聖庭
蘋藻也宜哉
大兒不兒令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不佳須
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為佳雖不入
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決
不專在趨時也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繹

為佳（如舊記揀篇讀）令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揀數十篇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其緩急而授之也此朱子與蔡西山書合與呂伯恭諸書觀之則先生所以教子與所以望子雖非求速化要亦各誨以資所能及何嘗概蒙以道學之說莊蘇不滿於先生而亦以授子則其文不可廢可知也今之學者誠能遵先生法而又知以規孟顯道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者為戒則於制舉之學思過半矣

朱子與方伯謨書言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墓表見與偶尋不見煩為問子端恐有本即為借寫一本附來也自注墓表下云是呂洞賓所撰按希夷宋初人洞賓唐末進士而表希夷墓豈真不死耶注陰符參同及此等皆未免為嗜奇者藉口又集中愛用莊亦有不必用而用如答呂子約日用工夫札中揷此夏蟲井蛙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此在漆園不害為佳在大儒則能矣盖求聖賢之指原讀論孟者分內事若計較笑不笑則正所謂猶有人之見者存也集又時渠楮釋老說者謂借此明彼竊謂行堯行者固必誦堯言倘堯行而禁言誰辨其非桀者非先王法言不敢言古人為慮深矣

開示朋游豈少淺近共喻之言而待微材於彼哉此殆陽儒陰墨者附益之耳即與時賢論學諸書皆發揚蹈厲舉世無一人得以自全恐亦不盡原文先生答沈晦叔嘗言麻沙刻兄文字真偽相半先生集今百餘卷安可不知所決擇歟

鹿洞志載兩匡石刻朱子親筆甚多曩請果園先生修洞志余濫與分纂因翦棘剔蘚逐一親覈各有題識無出朱子手者朱子答白鹿長貳有三大字就桌上寫成不可即磨去之札今不見三字或當日未刻或已刻而泐耳又與方伯謨書云欲煩篆數十字納去紙兩卷各有題識幸便為落筆欲寄江西刻之巖石江西雖不知指何地然匡廬尤所屬意數十字之題識殆即集所列析桂棲賢之類乎今所傳朱子親筆既别有姓氏且非篆書則并伯謨手筆亦不存矣然枕流橋兩匡皆有白鹿洞三大篆字中有一泐去款識者或即伯謨筆未可知也

宓子賤顏之推嘗云是伏字濟南伏生即其後也洪慶善補注楚辭引之朱子以告方伯謨愚謂伏羲亦作宓犧則伏宓古自通用伏生既子賤後安知子賤非宓犧後似不必改宓為伏

朱子言伯夷傳正與求仁得仁相反此似未確蓋子長原是以孔子之言為斷見得凡涉怨者必非夷齊事總因二子代遠難稽而叩馬采薇世又競傳其說怨邪非邪特留未定之詞俟後人深思而自得試細味可見又極斥六國表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諸語似亦未究立言之意蓋子長漢史官漢制多襲秦為宇宙大變更而又不敢極言曰異曰卑意已可見若一味詆斥則無以處承秦制者南董居此雖未知何如然倒以夫子生今反古之戒即先生代子長秉筆恐亦未必能遠追三代近陋漢制也宋制沿秦不少推尊頌揚者未

嘗置諸三代以下使先生得君柄國果能悉革秦制而復井田封建否若猶未能則子長是言正論世特識若一裁以我法恐析理雖精而未周於事他如彼所謂儒者意果何如之說似亦未盡雖然余為此說使先生見之必將斥為功利之見所見低矮大為心術之害則余輕犯不韙固已多矣

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朱子此言曲盡講學家道病而姚江之門尤甚乃後來攻姚江者其私意人欲又倍姚江之門名為道義學問末流遂至於是亦可慨已

朱子答黃子耕看大學之問曰看時須將大段分做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愚按此讀書善法然又須知到工夫省力時仍不肯省庶幾常在心胸間者久而不失

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狥所見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熹近日亦覺向來

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此朱子答門叔謹語意趣安恬想與答程正思自悔者後先答項平父云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是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合二書觀則朱子於象山雖有參差原無排斥乃太極之論所見不同亦於門子之學無所加損集中往往極口詆諆夫絕交不出惡聲名世鉅儒何至大作

聲色願與眼明心細者共詳之

異論紛紜不必深辯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撿點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容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說肆意排擊徒為辯競之端無益於事向來益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為之耳此朱子戒心語借程正思發之蓋自洛蜀之争迄偽學之禁皆言語以為階至是乃悔似已稍晚然猶能悔正緣養愈進理愈明氣愈平始能如此撿點所以為大儒節

朱子答時子雲云向編近思録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

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個病根從彼時便已栽培種養在心田裏了此先生有激之言其實利誘欲動何處不為心累科舉特一端耳人誠能於近思録信而能遵心術自不至壞若不信不遵即不為科舉者心術亦何嘗盡好必欲不壞百年必世庶乎見之否則漢已有父别居之孝廉安在鄉舉里選時心術不壞蓋三代之法可行於各君其國之時而難施於天下一家之際非獨取士一端也故欲正學者心術必有有恥且格之治效乃能議之

涯東手談卷六終

鄱陽史　珥著

朱子全集二十條稍節

朱子答徐伯浩言衢閒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作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觀此則愈見筠州祀二蘇及呂子約於大愚寺門旁者之不經余戊子長南豐之旭升書院土人言書院名耳實為大吏創行館堂宇頗壯後軒祀周子及二程父子陽明先生列左廡其右廡祀時賢余見而愁然蓋陽明在南安功最大是邑有專祠祭田甚多攘其田以資行館而廢舊祠固已可怪至乃使節往來生徒課業皆踞坐正堂陽明顛侃局廡下祭酹不及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矣余亟命移主於周程四先生側每朔望展禮焉是雖不足申一邑專祠之敬然與周程以道統相承似猶愈於面西廡坐與時賢相對也今又不知何如偶讀朱子此書感而志之

其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概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三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着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與此朱子為陳衛道切近指點言婉而盡愚嘗謂釋氏所以能鼓動世人者只是用加一倍法立說而曲投宇內好名嗜利之心故攻擊愈力其風愈熾此非可以口舌爭也自然不入心來即歐陽子所謂氣實則病去也蓋外氏之徒高者鶩名大可以傾君相次可以惑名流其說往往駕儒書而上之誠視如無覩而不矣言彼奇說將何所施若與較是非責以三綱五常則視之太大處之太高彼雖敗猶榮與況其說汗漫而屢變吾輩方研窮經訓之不遑何暇身入其中徧讀其書而一一折之乎即一一折之彼又將遁而之他而吾輩已先成從井之救惟不與爭名而亦不假以名則挾名以來者絀矣卑者鶩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先廬而處無四民之勞而倫四民之養至廼父子夫婦之情文繡膏粱之慕豈異四民頓力有所絀勢有所難故藉絕物以偷食息外襲不根之說欺誑愚俗豈果知經與為何物修證為何途也哉誠使不染其說權施寂然彼奔走耕織將日不暇給甚於四民不數十百年人不待人而人居不待廬而廬書不待火而火惟不與爭利而亦不假以利則挾利以來者亦絀矣或曰子朱深讀其書故淺視之耳且彼棄名利子反以為好名嗜利何以服其

心余曰不深讀其書即所以力攅之也惟知其趨名利
故從而淺視之也不覩往事乎使明帝不求其像彼能
自入中國乎梁武不捨身彼能煽動江左乎唐憲宗不
迎其骨能使愚夫愚婦燃頂燒指財施山積乎蓋彼所
以能惑人者藉時君時相之勢也君相之所以惑者緣
士大夫好名嗜利之心適與其說合遂使彼得施以中
國攻中國之策越年千而不能熄也使君相知急先務
不假以崇信士大夫清心寡欲不借以游談即有慧遠
道林之辯餐針滌臟之奇亦且槁死窮山無由自達於
通都大邑而發抒其技斯非好名之證乎至於嗜利之

端略如前說固淺而易見况以余所覩數十年來老釋
之居所在傾圮豈果吾道大明乎蓋亦閭閻貧困日甚
稍有力者方問舍求田為子孫計何暇資若輩坐食夫
彼無四民養之既不能枵腹而遊復何取食力自若其
教即欲不衰息而不得非嗜利之驗乎故余嘗謂攘斥
此輩不當攻堅而當攻瑕蓋朱子所言自勝之方而余
所見攻瑕之術也即世之儒名而墨實者亦就淺近遏
之而無攻其堅則幾矣

存養字法似本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引用者往往不甚分
曉朱子答孫敬夫才說存養便是動了之說云此恐未
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物死所謂存養非有安排
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
樂之偏思慮為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
寘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朱子但言心不及性但
言存養境地不及事天工夫似亦只以為用功泛稱則
承用之習而不察久矣

答孫敬夫書云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為正論然恐幽明
之彼有所未盡故不敢彼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
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住不
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

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
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
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
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過之也朱子此語
情理事勢無所不徹而幽明之故有所未盡之云尤粹
非陰為嗜風水者左袒也人子宜各錄一通於座右

呂氏詩說桑中篇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悯惜
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此義甚正朱子非之曰曷若曰
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
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又引小序

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而謂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閒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又謂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今於雅頌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頓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雅頌之列是乃反為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朱子意美而詞辯然愚反復集傳終有未能豁然者桑中溱洧二詩所以作不可知然申詩采唐篇有國人刺之之說東萊蓋本

之觀是詩詞意輕揚即果出規諷亦政教民流景象若政教猶存則必無此風何至有此詩固不可列諸雅頌然必以為淫人自敘則醜穢甚於赤鳳來楊白華竊恐未然蓋從來淫放之徒何地蔑有苟非其黨類亦必諱不肯言豈有識字通文能為篇咏竟靦顏直陳以示人而美弋庸世族無所不遭玷汚且敢悍然上諸太師彼太師亦遂如陳隋邪臣公然陳之天子而天子復如後主煬帝欣然受之載在樂府當時禮教雖衰亦決不至此且古詩三千固可謂多然自周初至跡熄兼四百年所巡之國豈止十五其詩想亦不止三千況周禮太師

掌六詩以六德為本蓋尊六德即太師采詩之格其不合六德而删汰不陳者亦必不少倘不問美惡而悉存以訓則六德之本何在設令操詩選者都陶杜諸作與淫哇詞曲為一集而曰陶杜以為法淫哇以為戒未有不疑直駭而謂先王觀民風詩不問美惡可乎夫子之删十僅存一不止屏斥鄙蕩即義迂詞拙者亦必在所不錄想無暇於十删其九之中尚存淫人指事寫懷之什也借曰存之彼淫人自為其事業不恥而傳於言矣聖人又從而取之彼且不以為辱而以為榮恐所謂完先王之樂者適以玷先王之樂所謂得罪桑閒洧外之

人者適以表章桑閒洧外之人且與集傳序所云去重複刋而去之以從簡約者亦不相入矣故指淫亂之詩為自言自述似不若東萊之義為安而集傳於鄭衛諸詩凡涉男女之私者概斥為淫序說即可通亦必不用似胸中先有得罪桑閒洧外之成心遂未免以嫉惡之衷佐遷怒之意倘以是讀離騷可存者亦僅矣惜先生不以讀騷者讀變風也馬氏作通考亦嘗疑之雖然余不自諒亦甚矣

北辰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得非有意於不動也愚謂只不動足矣若不可得非有意乎言天既疎於

居所意亦未盡又謂今曰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碓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幅裂而瓦碎也無日矣朱子此論得蓋天法而未盡渾天之理得匾圓法而未盡圓圓之與且立言過快則似天真有樞如輪轂碓臍恐近於騶子之談矣

尹和靖論程氏書易象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幾何哉和靖斯言甚有味朱子曰如是則孔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廢論語矣此朱子欲偷閑程子緒說耳其實程門所記龜山已病其失真今所存者皆高弟所錄又經後賢訂定所以可傳蓋凡弟子之能

及師者少孔門皆親承音旨其言亦往往不能盡一記論語者是杏壇何等人物而可望諸後世哉程門雖盛去尼山諸賢尚遠即近思一錄朱子亦隱宗論語果足及孔門所記否至於春秋胡氏獨得其傳恐亦未必盡是程子本意況其他乎則所謂專治春秋廢論語者蓋朱子書人著述又意存矯枉其言遂避和靖之粹試觀朱子語錄及全集皆不能無承學擴易之疑固未可因此言而不復加察也

蘇氏古史考始皇紀朱子謂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巳秦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斯言固足折蘇氏然亦安在封建之必宜復也且即秦事觀正由無故國之助蓋故國皆神明之後先澤深厚足以固結人心革易之初有繼無絕天下咸曉然新主公天下之心故其情不惑其勢不搖若僅如淳于越所云並建子弟以自藩屏者不過自樹黨援已示天下以私矣至若楚漢之際土宇既無制所封又當時攻城掠地者皆元元深仇也縱無猜於上亦必不安於下故欲收故國之利非若周初不可如只繼續六國宗祀而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亦不過狙公賦芧之術三代封建公心恐不如是朱子以君臣之義為言而引齊魯衛為徵恐亦未盡蓋

諸國所封地皆滅國五十討奄三年所得彼既以罪廢民亦知周之非利其土地然曾未幾時三監弗靖淮徐並興向微聖賢相繼將所謂位置名號足以相感相持而不慮其不親者幾不可恃若乃魯人之於項羽欒布之於彭越貫高之於張敖漢掾屬為牧守犯難皆不過六國俠士餘習恐未足盡君臣之義安得遽謂可不以無根為慮乎且所謂根與義者將徒望為魯人欒貫諸子已乎朱子又謂論治體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心以為心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彊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間云云是又僅襲漢初之制而於所謂治體

必如是者有及有不及有行有不行安在其為三代之封建歟

朱子宜興社倉記云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閒之地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徒流之刑茍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併力一心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姧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巳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愚按社倉法朱子所最留意而獘已身試想崇安開耀鄉之倉劉如愚輩巳不存而後無可繼之人法久則敝勢固然也後人不深究利獘徒以法本朱子率爾行之以邀薦達其領於官則病民不减青苗不領於官又徒為姧猾積朱子記金華社倉引呂東萊之言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主聚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䘏之儲而公家無龠合之費不又愈乎東萊所見更周匝吾邑頗有倣而行者最得社倉法外意若乃身為民牧則又不在襲古人之跡而在推古人之心誠有志備荒則莫善於使民重穀穀重則富民日積日多凶荒有備固無俟張皇於朱子身試其獘之法也余嘗擬藏富疏意略如此第未知果適於用否

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攷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此朱子書臨漳所刋尚書後之說然余考史記儒林傳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漢書所載同二史能治之云盖指通知其說非僅記誦經文盖惟艱澀所以必求能治之人也史遷用能治詞意甚明若止往受經文則但曰能記能誦可矣何必曰能治也且傳明云焚書時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則二十九篇即伏壁所藏固猶秦時簡冊非伏生胸中所記也女子傳言以教班史有而史記無即果傳言亦承上尚書說而言即伏生所治也若第求篇帙伏生何難舉得諸壁中者以授而借口女子乎衛宏不察能治之義遂謂今文出於口授偽書序亦曰失其本經口以傳授余勸說當辯之朱子以衛宏傳詁詩序為宏偽作而偶忽伏生傳能治二字故不能

無疑使以讀衛宏傳者讀伏生傳則古今難易間固亦
可以忘言矣
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為饒州永平監舊法課
卒淘土取棄銅以益鑄用數登萬斤輒書勞受賞前後
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己吾弗
忍也亟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
章薦於朝請為易文資不果此見丞子趙武經墓志銅
何故棄棄何故可淘萬斤明是懸空立名暴斂耳武經
能亟罷去澤吾郡大矣董能賢武經則亦爾時良守惜
郡志皆軼其事

朱子潘德鄜時墓志戴適歲洊饑募客舟予錢博糴而寬
其期人始莫喻其意既而糴者得以其間往返一再然
後及期則糴價久已自平而民不饑矣人始服公為有
謀也愚按此真惠而不費從來募商者所來及即及亦
必每一番責一番之羨商利不厚多不踴躍勉赴期會
而已惟陰弛厚利以資之彼自併日而營所糴倍積價
自日平不取利於公而民利已多矣考荒政者宜知之
朱子陳正獻公行狀載疏薦張魏公言素不識沒且亦聞
其為人意廣才疎其初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陷
陝服散淮師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
今居鎬籍杜門念咎未嘗不追悔前非老而練事殆非
復前日淺夫按朱子作魏公行狀踰三萬言正不如此
數行之簡盡然行狀推尊如彼而取此疏忘諸乎抑事
久論定正於此存直道乎此狀敘正獻立朝風度救時
謀略皆有實際字雖減魏公行狀之半而真氣流行覺
魏公狀長言者反短
伊川先生看詳學制請改試為課有所來至則學官召而
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
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朱子深永之愚謂專
委任最是蓋學雖有官守然當慎擇其人而不束之以

法乃足成人才而厚風俗若乃太學之人不考高下何
以驗勤惰施董勸夫時颺庸威唐虞不能廢考定高下
頑可弛於後世乎鐫去利誘意雖美然太學原以儲材
苟人咸知為材之所儲而胥勉所未至以待聘待舉太
學庶不為文具似不必諱利誘也況數言明試固亦古
法今自里選以迄入仕誘以利者不一而足尚有安於
下而不企高因循苟且恬無奮志者倘并此無之恐相
率飾貌飾情且不止變秀才為學究而已故竊謂太學
之制當慎擇判學之人又嚴簡其屬而專任之於利誘
之中寓禮賢之法固亦可因勢利導洪範錫福之意亦

如此若舍是而別講尊賢姑勿論伊傅非三聘形求必寐老耕築孔明非三顧必不許馳驅即漢子陵宋卽子明胡敬齋者安肯舍其正圜介石之貞俯首利賓觀國乎正恐尊賢之堂雖立不過弋獲中才與老隱而已奚益哉然則賢果可不尊嚴卽諸先生果不可致乎是又不然諸先生者間出之人豪也原非樊籠所得羈縶雖而致之其必有道概欲收以太學終似未盡

昨看周禮磬師疏中引案樂之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不知樂者是何書此朱子書問蔡季通者磬制之長如此為三為一蓋用黃鐘之管為準余客游繁峙嘗見土人於古塚中所得玉磬數枚色紫白明潤聲甚清越其前長不及尺後殺三之一形曲似魚而穿其脊以懸及官都中亦屢見磬余嘗得一青石磬亦頗古雅長短形製略相等而疏所言之制長幾三倍豈師授不同歟

朱子荅蔡西山謂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收養精神故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他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此與平日持論懸絕豈深嫉於無理會處穿鑿附會者遂不覺言之過激歟然語視詆以斷爛朝報

者更猛朱子即欲矯枉決不至是疑編錄者誤收他人之言細心人當能辨別

太概此事以涵養本原為主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示諭蘇程之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為顏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須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恐淵源未歷不甚深也朱子荅程欽國（欽國允夫洵初時字）云爾涵養數語於章句訓詁中指出本末重輕使人知所後先亦足見未嘗委尊德性於身外矣論蘇學亦平允蓋蘇氏兄弟在聖門是政事文學材齊諸閔冉則推崇太過真知蘇愛蘇者決不為是言細翫集中雖不深取蘇學然往往規倣其文又以其文教子筆墨間多稱公或稱官則亦未嘗不取所長也乃有數處大罵醜詆較洛中諸賢之排擊更甚竊不能無庸妄擬入之疑焉

朱子知南康措置賑糶米船到岸貧民下戶不過斗糶米免留滯須當勸諭上戶及時收糶不惟他時可濟荒歉於停蓄之家豈無宜利可謂兩便又曉諭云客旅興販米斛到來如有民戶收糶不盡之數許令牙人并有力

之家收糴停頓準備接濟愚按凡糶價所以昂由於衆少惟許收糴停頓則米日多米多則價自減今人惟知抑勒牙行鋪户減價出糶而禁囤販不知商賈嗜利避匿百端決不肯減價盡賣此聲一播客米畏縮不前米日少價日昂牙行鋪户之利反增而貧民受累無限矣然朱子當日已隨有不許豪民盡行收糴之禁固亦因時制宜究之亦可無禁惟亟發常平所儲以糶價將自平價既平則彼豪民唯恐失利有不盡出所積以糶者乎

今來上户以旱傷之故慮恐下户將來負欠不還官司不

為受理不肯生放使司今準淳熙四年十二月初三指揮節文諸人户賒糶米令欠户還米本外每斗收息五升其生放約秋成計本息還錢如有拖欠不還官為索理所貴兩無虧損此朱子守南康再諭上户借貸語即是可徵宋世廟堂講求備荒之法緊詳矣以東南半壁財賦供内外公私之用而鮮饑民之患者必有所以維持民心使不至輕去其鄉者也即如賒糶之米官果肯代為索理富户決無不貸之理斗息五升似稍重然艱食之際米價本貴秋成之後米價必平倘以五升賤賣之價準貴價一斗之息則重而不重矣廼庸惰有司不知恤富户以養貧民非惟生放拖欠置而不問即騙田租者亦漫不復省而富户有訟每為胥吏所前却所控烏有而費已借從富户咸不願積穀而貧民亦無所恃一遇小歉貸糶無措甚至殍瘠盈途而彼且優雜子女酣酗自若也民怨已矣如天道何

虔不免一南轅得免踰嶠幸也此僞學禍作時朱子答程允夫語余頃嘗登梅嶺度關南眺尚以不能如居庸飛狐之峻隋為歉然其川谷遠迤草木蒼鬱風景之清曠真令人飄飄欲淩雲霄而身無名利之牽胸貯丘壑之趣自有此嶺以來遊屐如余者不知得有幾人且不羨

山陰道上矣惟竊歎年力就衰憚於遠陟橋弟辛任粵等亡琴不獲遍歷炎荒耳廼唐宋以還羈人遷客一度此嶺輒形篇咏非悲即畏雖達觀者不免其實昌黎東坡皆以遷謫留風教於無窮倘先生踰嶠必更有出韓蘇上者是固炎荒之幸而亦非先生之不幸也

淮東手談卷七終

鄱陽史　珥著

王陽明集十六條

先集十九條節一條

宋未有集六條

陽明先生年譜載先生赴謫里錢塘劉瑾遣人陰跡先生先生託言投江密附商船達舟山颶風大作一夜至閩界登岸行數十里不為寺僧所納又趨野廟倚香案卧蓋虎穴也文成此舉似倣聖人微服過宋而失之者桓魋凶鋒似刺客且止一隅故宜避先生疏救戴御史詞

旨和婉瑾原無殺之之心龍場遠謫瑾志已逞矣如瑾果欲殺則口啣天憲遣將馬往且承風旨寄耳目不患無人又勞遣陰跡乎明史諸諫臣傳多有遣刺間行得脫語此非奸黨故相恐動則是好事無端獻疑在先生直當以死生付天何必冒險若是設竟葬身魚腹委肉虎豁不徒快瑾意乎若水與虎皆不能害則瑾又何能害此尚似信命未堅自取其困況龍場在黔啟行自燕自浙閩皆非所經由何商船之可附門人張大不根翻成疵病

年譜敍破宸濠云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按[illegible]事密左右不知則有之若牌票非可親賫必署所往乃得行決無左右不知所往者紀敍之不頓其安遂至此

年譜載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六月先生服闋考本篇龍山公以元年卒服闋應在甲申若乙酉始闋龍山公卒在二年矣年譜出一人手而歧出如此覩年譜去年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酒酣各歌詩投壺擊鼓盪舟為樂決非居喪時事則服闋於甲申無疑頓歌詩投壺雅事也擊鼓盪舟則麄氣大儒亦以是為樂乎

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蚤晚誠

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不忍故不得已而為此文成斯言固詘於整菴之正論然既未忍不得已何如不與背馳并調停亦可省且既有未考則年不得為晚論亦不得為定矣此先生學問一大關楗可參以游移乎明史余少寀祜傳稱其辯出守仁之徒不能難正此類也又云學非朱子所得私則晚年之論又豈得而定詞幾於遁矣先生事業品望冠一時而以講學叢謗惜哉

號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文成此言極精方見大儒本領至云使吾無以取之而横罹焉則亦瘴癘蠱毒魑魅魍魎似尚未免英氣用事若仍就不以一朝之患忘其終身之憂渾說其意味更當何如

祭浰頭山神文意不在神實格諭其民耳蓋賊勢方衰餘凶猶夥所云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而殺之有不忍者確是本衷然此未可布諸文告故借祭神以發之後又云盡擒黨類自縛來投則盡情說出開自新之路安反側之心用意

既厚作略亦妙文之機杼則本諸相如諭蜀昌黎祭鱷魚也

祭永順寶靖土兵篇文情與瘞旅上下意蓋傷三年之間兩次調發舉往事以警將來為邀功生事者大聲疾呼古者不得已而用兵一大段皆發明此旨是時議者多以格撫為失策故於文中申明已志而歸於不忍無故驅爾等於兵刃之下後幅尤遒緊所謂情生文文生情也

横水奏捷疏於十面隘稱指揮謝昶兵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謝後以功世襲饒州所千户遂籍鄱其名為杲疑陽明集字誤乃經濟集亦作昶弘治時有貴州巡撫謝昶則別是一人為杲為昶當據其後人所傳正之

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壅蔽之奸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直剛文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此陽明弘治十二年疏蹈厲風發足盡歷代末季情事考先生以是年成進士丁明運全盛言乃如此似乎已甚然惟全盛乃有此已甚之言是之謂憂盛時而危明主

文成不附宸濠不待智者而知辯者乃云當時皆不敢斥

言惟先生聞變即稱宸濠悖逆文集自報反至奏捷皆稱寧王寧藩即處置官員疏猶稱寧王及計處地方疏始稱寧賊宸濠諫親征疏稱寧王宸濠惟行十二府募兵公移稱以叛逆尚未入奏牘也其實先生之功在闢其叛而亟加撲滅不係乎名與不名若飾所未有便成蛇足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此武宗親征銜也兩見陽明捷音疏其敘功云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授方略之所致也咨兵部亦用前銜而云鈞帖曾奉朝

旨云云如此草疏固是笑啼不敢然以孔孟處此其必有道矣

據撫州府申稱建昌撫州廣信饒州四府正德十三年兑軍糧米不下十餘萬石原蒙撥在龍窯聽與撫州建昌鉛山廣信饒州五所軍旗交兑因運船阻凍回遲於今年六月始行較斛開兑其已兑者裝載軍船米兑者仍在民艘不意十五日省城有變遂行停兑至十八日逆黨乘機劫奪各船順流放至饒州河下得無驚擾此文成榷處行糧牌中語龍窯即餘干龍津今土人猶稱龍窯四府米於彼交兑吾郡一大沿革郡邑志咸未載即

建倉會城志亦不及鄱樂浮德萬五邑米水次便兑乃崇禎間吾鄱詹霖臣先生居言路時所建明志亦無之

又文成告諭頑民謂餘干安仁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頑乃割小益大以啟規避之端又使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紛爭之端此皆實關地方利害志咸不及而無關風土之詩文不涉要害之山水往往復而不厭殊可歎恨

文成告示在城官民云建安王父子俱死安整寧府宮眷牌云啟知建安王殊不相應得非前所云死者出於傳聞及事定而王始出因使為表主耶

使冀惟乾見宸濠文成自言冀得因事納忠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諭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為備禦愚謂備禦自軍門本分不論叛不叛且不叛而疑之當慮激變若果叛則顏魯公以耆德重望銜天子命且見戕於李希烈衛輒之拒父季孫之逆君大聖人亦無繇開陳而謂區區一愿悟之冀惟乾能以乍至未信之言沮其素定之邪謀必不然矣前說蓋權詞後說乃間諜本心一念之差遂費許多挽回而惟乾竟以客死有機心者必有機事漆園之戒信矣夫

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甲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陽明批瑞州知府胡堯元告病呈語極摹歐蘇內外制而理亦表裏俱徹此真講學微言何必定以良知兩字率天下學者束縛而馳驟之也

文成人品事業傑出一代其用兵有古名將風功在吾鄉尤文惟稍有豪氣未除故講學直欲以尼山以下一人自處意雖主激發迂儒而大聲疾呼諸門人又張皇其間理即極是人亦不能安其詞色況又未能無疵則不朽之事終是立功踰於立德

先五世祖惺堂先生書經補說多發前人所未發亦有因

前人所及而尋微更精者如以二女觀刑證舜非不告而娶以帝亦知告焉不得娶為戰國策士之言尤有關係蓋舜之為人帝無可疑而稹嚚之庭不獨威非所施即德亦不易化故先人謂一毫稍乖舜必逃去以嬪虞為孫稹以試為用舜經文段落既明聖人心事愈顯解者以試哉屬嬪虞則天子以女與人豈可試之事倘不副所期將如女何求諸情理必不然也然先人此義發端龜山而剖析精詳則先人居積薪之勢矣

先五世祖為諸生日以嘉靖辛丑壬寅講業鹿洞集中自同游傳愚齋外他無可考余遍尋洞中石刻有一詩曰

載月試春衣排雲上翠微泉聲喧石竇乳氣滴巖扉往事憑誰問高吟和者稀翻疑面壁相燒劫憺忘歸款云嘉靖壬寅春同野王梴題圖章作字子長前刻己卯庚辰二詩已破去計自己卯至壬寅廿有四年則在洞甚久而壬寅正先五世祖在洞時不知師歟友歟抑始客遊而後宦遊者歟考明儒學案王一菴棟傳後有門人李梴所記語錄中有自盱歸之語一菴泰州人嘗司訓南城梴殆隨一菴來盱而一菴嘗主鹿洞梴又隨遊鹿洞耳想即作己卯庚辰二詩時也洞志載梴講義前云壬寅仲春梴與西盧趙子遊白鹿洞時南康守海石巢子星子令阮朝隨洞諸生十餘輩咸在焉其為宦遊客遊不可知然觀洞諸生十餘輩句則先人及傳愚齋必皆與矣許敬菴論學書有與李同野札稱以老丈其為耆德可知王同野殆即李同野此王彼李或復姓在壬寅後耳傳考他方郡邑志必可得也

先五世祖任浙鹺使旬日患足瘡許少山中翰同儒士吳訓徐孟章至署請乩求藥有妙應方先生之初入仕也欲買義田以贍族之貧者為歛令事未就汝寧節省僅足用至浙會計本折柴馬頗豐饒先生謂姊丈江山秀曰君恩厚矣誰謂運使為劣陛哉我攜一蒼頭又死吾

三人衣食能幾今撫按頗敬禮而鹽院信愛尤深居三年族義田節母祭田兩可成也江偶舉以問乩乩贈詩有曰一清如水田難得咏節母曰仲尼萬世皆其土田祭無多操愈光先生訝之俄報至以前任汝寧考才力不及降調二月離任中途哭謂江曰乩何奇中若此珥按此先五世祖年譜所載蓋欲借以明降調有數耳其實先人生平不係降與遷贍族脩祭亦不係成不成在乎存心律己厚薄公私之間而已矣誠使位臻台鼎而厚族得如范文正固儒者至願要於先人本體無加知如願之無加則知不如願之無損乩事別見自可入年

譜則似謚昨手抄全集僭刪去之然軼事未忍沒也故
附諸此
先五世祖語錄萬歷九年十二月條云余進士一十九年
不能造一小祠堂丁已決以祖租買祭田為人阻壞痛
哉惜哉珥自先嚴見背後虔奉遺言以家譜家祠心力
並瘁譜幸再葺再成勞費百端卒未盡愜眾口祠三營
皆未竟且致訟焉每竊歎誠不能盡乎力不能獨任翻
以難竟之緒貽後人今觀先人所歎始知收族之難夫
以先人人品學問時地猶未能如志若珥所為真可謂
不度德不量力矣雖然先澤深長後人不億安知將來

無德力過我百倍而能以一身任之者乎況珥自甲戌
成進士明年壬辰亦十九年矣喘息尚存此志或克竟
成拭目俟之
新米初登一粥一飯不忍先食先薦祖考方是人子先思
獻君方是人臣草莽賤臣無縣獻忠獨有先完糧差一
節即是言私其豵獻豜於公之義雖貧乏窘困亦須預
先措辦先期蚤完此先五世祖語錄中史氏宗約也珥
於先人學行無一敢望後塵惟薦新完賦二事不敢後
時庶差凜遺戒耳
先五世祖門人陳汝時之子塾天啟間通判桂林其郡守

江姓者嘗為浙運判言在浙日一切皆為先人裁革猶
有餘憾陳孝若曾跋先集載此事計江守為運判日先
人去浙已五十餘年墨吏猶憾其棘手則立法之精可
想我輩至今猶食先人清德之貽敢不勵諸記少時與
一歙人同舟述先人治歙遺愛頗詳又言少賈於浙運
使廳有長凳二可至廿許人以大鐵鈕釘於柱去地尺
許云向時使司有公事商來會議以賓禮列坐凳其位
也先人至命懸焉商後遂立語凳今懸如故嘗見之而
誰司人以告如此按此事吾家不傳彼人則言之歷歷
計見語時已四十餘年而彼人見所懸凳時在先人去

浙後百年外則視江守所傳更久因附識之
先曾大父僑叟先生弁先五世祖集云先大父之學以不
妄語為入門以知恥為受用以敦倫務本改過力行為
實際工夫以誠敬為主腦以求仁為究竟不玩弄光景
敢立言正大坦夷沉痛真切無一語不闞名教却無一
語不闞至極無一語粘帯却無無一語放鬆無一語粉飾
却無一語駁雜務使學者當下領略隨處體認實地尋
求又曰有恥之學喫緊尤在改過大父疾惡雖嚴至於
自已致過勇更百倍居恒每愛李見羅及門人耿子健
盍兩先生書至必寓箴規讀茲集者亦須識得珥按祭

明學問根柢確而精粹不惟見先五世祖立言之邃而曾大父繩武之勤亦可想矣惜曾大父古文敘軼今所存僅韻語一體猶未能付梓人也

先大父漢水先生棣鄂記自敘云白字堅又無常號芝盧漢水復堂遯齋隨時而稱或即以白也呼之童年遭難不樂為舉子業學為詩詩復不工徒慷慨悲歌耳年三十始知讀書而性鈍善忘及得程子且靜坐語乃屏棄一切從事於靜而於學竟未有得也素不事生產不妄交遊不茹荼吐剛於醫卜推衍諸術數亦稍知之而終不樂為惟杜門兀坐雖鄰里有數年不一見者與世相

忘以終其身 珥按大父痛曾大母姜孺人殉戊子難堅執王偉元之義絕意進取甲寅後遯跡青湖足不履城市所學雖自言得力於靜然非枯槁之靜乃不妄動非不輕動之靜醇儒氣象宛然也試觀當時名輩出處交譏豈讀書之不多談道之不審正於靜之一字未能堅守耳

業儒而不干祿披緇而不參禪與田夫野老為伍而不親舂鋤之事宴安固多憂患患難猶習詠歌千百世後當置吾於何等此先大父復堂雜說中語 珥生後大父之歿三年讀棣鄂記及此數語往往想見光儀

先文父復堂雜說曰先曾王父學問只在日用倫理上致力雖乞兒村婦有一善行皆引為同類我輩後人徒學得些微言與義全於行已無涉真有不若乞兒村婦者矣 珥按文父此言開示悚切為後人者當時時儆惕

汝輩欲為科名之學只須讀科名人文字足矣欲為聖賢之學便不必從詞章起見試將學而時習之一句細細體認上身自有進益若僅能高談性命精微較量先儒長短於己身切要處如事親從兄之際雞鳴善利之分全不理會此近日小儒之學我不願聞壬申正月三日書此大父書示先季父杜存翁者也時季父年甫十七

見呂氏講義而喜之故大父亟以為戒

王文成立言不盡無過而今之巧為詆訕者多誣枉語總是欺人不讀書耳至謂周鍾之學出於陽明此可以欺三尺童子乎 珥按先大父論古極有識亦極持平即此亦可類推

復堂雜說曰先儒為學不徒尚口所說即其所行今人只把四書講得好聽便要令先儒讓席然考其所行究竟總在名利上着腳況乎挾申韓之術以擾紊聖賢之庭專已自肆欺人也吾知其不終老子自揣名利二字堅令洗滌不盡故書以自儆 珥按此及上條與壬申正月

所書同意然歸之自傲則愈見大父治心年彌高功彌
密也王預知不終於舉世羣趨之日而家塾不許寓目
則先見之明雖蘓氏辨姦無以過矣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婦人勉其夫行役在外之詞大凡
窮途逆旅易生求心求而不得忮心因之所以不免於
罪戾予在憂患中受用此語乃知古賢婦實有精細學
問宜夫子舉以美子路也 琪按先大父筆記數種諸經
皆有發明不談高遠而務歸實用此其一也
山中故老多引予為忘年交三十年來無幾晨星矣惟新
安王無悶長予六歲尚通音問近乃得見江州毛慎躍

少予二十有二其識論甚偉操修甚嚴吾道不墜其在
斯人歟 琪按此先大父昔者吾友之思亦即既耄猶勤
之驗正不比徒痛徐陳應劉之化者
毛先生名惕字慎躍號括囊先嚴言先生父嘗守郡先生
少鋭制舉學父戒以當讀儒先醇正之書講明義理勿
徒溺章句先生慨然亟取宋儒諸書及諸經朝夕諷索
一旦棄諸生耑意聖賢之學隱居星子南鄉嘗訪先大
父於青湖留連弗忍去請為弟子先大父辭焉及三先
伯父鐵翁自真州歸大父遣師之於匡南先生著述多
發明宋儒之旨見先大父詩經韻說遂著六經古韻以

宮商角徵羽為綱法簡而該 琪乙丑問業鹿洞去先生
舊隱一舍而近江州匡南諸友猶有知毛道人者其後
人已他徙先生內行純備故先王父甚敬之而世無知
者及己丑余再遊鹿洞則并毛道人之號亦不傳矣然
惟不知不傳乃所以為先生也歟故因先大父言而附
著之
先大父選古文授家塾曰人文觀以人品為主區人為四
曰覺世曰維世曰籌世曰論世皆自漢以來鉅儒名臣
關係世教之作非其人非其文則不收蓋即朱子所謂
將以為從容諷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置異端邪

說於其間之意所藏書亦無雜收即制義亦然先伯父
鐵翁訓 琪猶恪守茲義故所授皆有明大家作天崇間
則多所裁別矣或曰獨不聞不以人廢言乎何示天下
以隘也曰不以人廢言為君相用言言耳若文則言以
人重苟非其人言於何有且非法不言正官其始之大
者何隘焉於戲即家訓而推之歟世盜名者其亦可以
廢然返矣
先大父嘗纂春秋內外傳為二傳合略以國為別每國弁
以數行言簡而旨嚴最便家塾桼梓抄傳不少愧未能
刊布也

星子宋未有先生名之戚以崇禎己卯舉於鄉晚隱匡山更名惕嘗評傳習錄其序略曰夫天則誠而已矣其命於人則為仁義禮智之性此理粹然生善者也擇此之謂擇善好此之謂好善樂此之謂樂善聞中庸言明善矣未聞言明即是善聞孟子言知性矣未聞言知即是性言明即是善知即是性則文成良知之說也知覺特心分事而語錄曰心即理也夫心而即理孟子不應曰理義之悅我心又不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又不應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豈謂心之悅心心根於心以心存心已乎就子思生子之言辨析最醒最確先生制行甚

高而析理精到出入整菴涇陽二先生間惜先生避地山寺嘗遍繙藏經故錄中評論借禪語及啟姚江者太猛要其精思博證非後來所及摘錄數條讀者可嘗鼎知臠矣

傳習錄以金譬聖謂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九千鎰禹湯武王七八千鎰伯夷伊尹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不同而足色則同評曰孟子述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何以降於堯舜豈好古敏求卻不滿陽明意愚按姚江差等羣聖與孟堅古今人表同發端子貢等百世之王冤之今人去古已遠既未親見其行事又未盡讀其遺書鑿空立說安得不大而無當陽明并孟子宰我子貢有子所權衡皆不肯信又何以信後世其不免於掎摭也宜哉

一金之子不庇八口千金之家可澤九族豈曰祖授只一金絕不許其營殖擴充至百至千而曰舍祖授而外者皆妄希分兩也將終為窶人已乎此評金足色不在分兩條也析雖明與文成見之亦當順解

評以眼喻性條曰若以眼喻性之善猶眼之明喜怒觀看總是明所變化無非善者昏花暗瞇乃為惡證則昏暗非眼本體性無不善可知今曰性無善惡是眼無明暗

可乎就陽明所言引伸極切極透

狂者能見大意而考行不掩則知分優行分略也嘗疑象山陽明有智崇而少禮卑未免智見謂智耳今觀先生自勘竊喜不謬知言但先生作用奇譎則智而涉於詐矣似不及象山之正大也先生此言甚有味不是深文巧詆

未有先生與三先伯祖文令先生同譜而先祖隱居同志也集多可傳之篇其寄主洞先生書曰先生堅卧北山當事計無復之乃為鹿洞勸駕鳴鹿乎抑亦蒸豚也嘗有巧媒於孌寡者為人再屬禽焉不許策絀矣頓聞其

有音癖迺教主者構亭館其室之南每風月發夕憑萬
弄操清商嫋嫋徹耳傾聽鑾寡鬧之枝養神醉失慶數
弄比曉則媒妁繹絡乞申前請鑾寡欲勿許而業已與
之賡調絲桐矣夫鹿洞亦當事者之所藉為絲桐引也
且座下不入洞則已入洞則院司執經守令捧案上懸
孔像下萃諸衿座下將對以僧服乎儒服乎抑時服乎
以僧服入儒林不韻以儒服入時流不韻以時服更僧
服愈更不韻白鹿韻區講學韻事而坐此三不韻之況
厠置其間竊恐昔賴為名教樂地者今翻為徵君苦海
矣諒座下旁燭無疆處前不惑惕特過偺芻蕘仰佐郤

聘然已逆料時論比於既泄已甚也雪棹暫停與馳未
已癸巳臘日上此書詞婉而義勁題曰與主洞先生而
不著姓字諱之也考洞志主洞蓋熊約生維典熊初應
蔡中丞招既而以疾辭貽此書果截來轅矣既而中丞
堅延申以巡道郡守遂就名山之席徵君苦海未審何
如而先生愛人以德之意則卓然不朽

滙東手談卷八　終

滙東手談卷九

鄱陽史珥

明儒學案五十八條節六條

吳康齋曰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此先生應聘後親切體貼之言人常能如此黙勘不獨馳騖之心漸歛才智亦當日有所增

胡敬齋居業錄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說窮理功效極透又曰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發明敬貫始終意亦精姚江言格致大費苦心視文敬此言何如

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此文敬規婁克貞語然將聖賢言語護己見是讀書人大病亦通病欲除此病非實有克己工夫未易驟語否則所窮之理皆浮游不切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敬齋先生此言洵處事要法蓋即大學定靜安慮之義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此即孔孟取狂狷而惡鄉愿意文敬發明悚惕

學釋老者多詐敬齋此言刺骨蓋彼多用加一倍法以自高異一一辯析則累幅難盡多詐兩字即蔽陷離窮别名也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范蔚宗已嘗窺尋及之

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餘則否此規孔孟程朱所未有何其示天下以隘也宜乎取譏一峯東白二先生固婁一齋之言翻然自懺惟善人能受盡言也於此愈見學規之誤

魏莊渠曰思慮萬起萬滅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工夫只在主一却於雜思慮中除邪思慮以次除閒思慮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此

存心要言也極近極切不比空談德性

性善情亦善靜時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被物欲污染不善之萌芽纔發莊渠先生此論即吾番先民余訒齋性書之旨然他日持論有與訒齋河漢者不知是後來所見不同抑此因訒齋之言而別有悟入耶

昔年張秀卿曾有書辯尊兄其言失之儱侗而來書極肆攻詆似此氣象恐於眼面前道理先自蹉過不知所講是個甚的將來大用豈能盡用天下之言莊渠此說酷中歷代講學家通病其於訒齋先生忠告深情至今如

見
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個主宰按主宰兩字
是莊渠持循根本然未知所謂主宰者何爲得毋如涑
水常念中字者乎
余訒齋先生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
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
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古人矣按此即釋回
增美意而發揮警透眞有用之言
夏東巖曰嘗讀與點章只說胸次脫灑是堯舜氣象近讀
典謨方知兢業是堯舜氣象以語詹困夫困夫曰此言
蓋先兄復齋有詩云便如曾點東堯舜怕有餘風入老
莊先輩聰明亦嘗看到此按是章講家多誤會程子語
東巖揭出兢業乃見實際此蓋從爲國以禮句悟入
不難於一本而難於萬殊東巖此語蓋本延平先生理不
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之說尤切中白沙門下病痛朱
子自言道問學處多者正善承延平之訓耳延平此語
羅整菴亦嘗稱之以藥姚江
白沙先生曰送行之文閒嘗一二爲之而不以施於當道
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繼先生此書直提分明其
實是不欲妄悅人耳凡文人集中少此等篇翰者不獨

其人可觀其文亦必可觀
白沙復張東白書曰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
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愚按
兩未易言足令希頓悟者憬然於此知新會之學決非
專事逃虛者乃與林揖書則曰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
合要理要詞氣間似於本末交養知行並進意稍欠融
會
與賀克恭書曰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
履要篤實與崔揖書曰名節道之藩籬不守其中未有
能獨存者也二條皆名言當時時尋繹自不至空談解
悟
爲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尚守不得更說甚
躬行顯處尚如此則隱微可知矣愚謂衢路失儀門人
小失也醫閭語似傷峻厲然每事能以此意防閑自不
至於蹉失則此殆亦瞑眩之藥
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安於臣之貧而臣亦得以
自遂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愚按時周先
生自遺其貧又能使母安其貧善養之樂可想文亦質
雅有味
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孫章鄱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

歙縣令徵為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
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嶺表鄧德昌白
沙弟子以其學授傳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傳一見奇之
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慨然向學之意自此始其後在
歙與錢同文為僚又交於近溪天臺講於學者日力留
都六載時談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
輕信也其學以知恥為端以改過遷善為實以親師取
友為依助若夫扶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
先生在汝寧諸生或謁歸請益即輟案牘對之激發磨
吏言辭慷慨遂手令故有貪名聞之流涕郡有孝女先

生躬拜其廬民俗為之一變其守延平七日憂歸而盡
革從前無名之費若先生者不徒講之口耳矣此傳用
焦漪園墓表為多而綜敘有法意密體莊學案諸傳能
及此者絕少不知梨洲嚮往獨至故言之親切抑先人
當日別有大手論著梨洲取為粉本耶載考傳明應先
五世祖集稱高安人號愚齋語錄稱同游則友也非師
也歷觀通志及郡邑志瑞州高安有傳明應以嘉靖戊
午舉於鄉時年十五則明應之生在甲辰而先五世祖
遊鹿洞辛丑壬寅也明應猶未生追明應鄉薦先五世
祖已成進士六年內擢刑曹矣則愚齋非瑞州傳明應

甚明意愚齋必粵東三水人姓名偶同或傳聞名誤蓋
三水舊號高安與白沙里居甚近淵源固易及而傳文
嶺表二字直貫授學歷履原自分明嘗欲親往三水訪
之而未及乃籍人不知地名之同而妄有附會可歎也
碩先五世祖學業雖獲愚齋所書主忠信三字之益然
宦則有耿羅錢諸先生為友桑梓則與胡文敬余訒齋
居世皆近而服膺康齋日錄尤篤瓣香決不專屬新會
晴果園先生嘗言學案宜列先五世祖於諸儒所見視
梨洲為密姑存以俟論世者

崔後渠曰薛敬軒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

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歟此後渠責備賢者之意然引
者王振而召則朝命也安能於聞命之初即知為振意
而亟辭乎惟抗而得禍乃所以為敬軒也歟

讀書錄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
最難愚按即宋儒三十年學一個恭而安不成意而更
覺切要又曰常沉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即周子
主靜立人極意發揮尤深到合觀之可以知先生用功
所在矣

文清嘗言心清則見天理梨洲謂心清即是天理云見則
猶二之愚謂以本然言心清固即天理以用力言則必

心清而後天理乃見正切要語非二之也
讀書錄曰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指點性善從來
有明切於文清此語者然并可見周子圖說之精
讀書錄曰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也疏解確實於句中
而字有無限精神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此語即文清倔強根
本然又須知壞名節之地所在皆是妄交特一端耳
呂涇野語錄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蓋隨人之資質學
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儒誨人往往不
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此為姚

江痛下鍼砭即為枯宗旨者預防流弊觀荅何廷仁云
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其旨甚明梨洲拈
煞良知曲加詆諆恐姚江亦當齒冷
才說道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不免自私這元是
自家合做的此語識量高遠標道學為門戶者均坐昧
於斯義耳涇野先生有光風霽月景象薛文清後一人
也言明儒者從祀四先生外僅及月川整菴涇陽景逸
而不及先生得非以其平易而忽之耶
王石渠意見論井田之不可行只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
作糞壅二語便已透悉病根官民煩亂又是一端真有

用之文至解中庸謂中為天下處事之大本和為天下
行事之達道則恐非子思本旨
楊斛山漫錄載呂涇野過其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
上使人三諭其子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
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愚謂對有道而拳拳其子意
尚不在有道何況百姓且善愛子者當擇嚴師益友輔
導之一坐三諭特禽犢之愛耳非真能愛子者也先生
因事致規自盡愛人以德之心云爾
學案稱陽明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是為先生彌縫頓悟
之隙究之學期於正期於實不係乎變不變也而自此

以後句下寫得窅冥恍惚霧迷不止五里姚江崇詬至
今未已成於門人之肆情者半成於承學之形容過分
者亦半
陽明答羅整菴書曰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
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
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愚按以心意知屬物
已覺費解又以正誠致屬物則格字若空且遞而推之
不知可云修其物之身齊治平其物之家國天下否況
既以致良知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為全功而又須正其
物之心誠其物之意則又安在良知一致而事事物物

皆得其理也哉

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文成本意欲將孟子及程子定性書融會為一然理雖相通義各有適必闌入集義反致彼此轇轕不明及乎龍溪輩發明師旨則騁莊列以談聖賢幾如風雲變幻於立教固已疎矣

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陽明先生此語既直捷又分明可銘座右

傳習錄謂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此論似太快理果不動而動即為欲何以有

已發之和且近莊生無私乃私之旨

傳習錄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文成此義甚善指點心字正得孟子四端之旨未幾而有心即理也之云過於直捷便可通得人心一邊去於惻隱四者無實地矣

良知集義皆孟子所獨得而集義於必有事尤相表裏陽明謂只是時時去集義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可謂要言然又謂所謂時時集義者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未見頭腦夫既云集義又何故無頭腦乃待致良知為頭腦耶楊升菴嘗嗤講學者同一觀音而有姑娃之分似正為此等議論發

文成答徐成之書曰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惡在其為空虛者乎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惡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詞陰

符參同之屬亦必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則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當時晦菴之自為亦豈至是乎僕嘗以為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辨論者獨象山之學則以嘗與晦菴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乃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

美王則豈不過甚矣乎夫謫菴析衷羣儒之說以發明
六經語孟之旨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已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愚按此書知朱子未嘗不深推朱子未嘗不力為象山分析亦平允詞氣視拔本塞源和婉多矣惟必謂朱子之說未瑩而以玩物支離指論者隱寄訾謷則習心未盡化耳或乃以為叛朱入禪恐先生所謂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者殆有在矣

傳習錄曰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宋未有云在物之理即在心之理明彼識此豈曰外添一分愚按此王學一大關鍵然既要待此心無私欲之蔽方是天理則不得云心即理矣若所云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若却無弊

傳習錄謂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一個心去惡愚謂未見未聞好惡之理原自具足獨於聞見好惡乃形然所見不止好色未必皆好也所聞不止惡臭未必皆惡也兩如字只形容真切意原不是講究色臭知行畢竟有分

陸靜原記陽明語云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即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愚謂即是兩字終似未能該括事物一邊蓋天下固有無私心而未能當理者如冉子請粟仲子浮海是也亦有當理而未能無私心者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是也不如用舊說為安

薛中離記陽明語曰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重輕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

為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乎才力也愚按此即中庸知之一成功一之旨然人能到純乎天理正中庸所謂勇也才力尚有過焉者乎試看真金其分兩決不與鉛鐵砂礫同若舍作聖言才力則西銘所斥不才矣又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敝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如人有精金不務煅鍊成色而妄希分兩鉛錫銅鐵雜然並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愚謂離却冊子名物恐聖人正非憑空可學先生果未嘗從事冊子名物否竊恐舍鑪錘而言

煅鍊彼精金方雜於砂礫間煅鍊何所施乎
無善無惡者理之静有善有惡者氣之動愚按文成既云
心即理又云無私即是當理又云善念存時即是天理
若理之静時無善是理與善為二理猶有未足而待取
善於外以補之矣此殆門人各就所見以為高未必盡
是立言初意也讀陽明書者宜察此
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
却尚未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
一念發動處即便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
的念頭克倒了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按此即

宋儒省察克治意覺得發動有不善處省察也知也克
倒不善的念頭克治也行也若牽合為一則為善覺反
可以躲閃無實際矣觀今人學問只因六字是先生大
聲疾呼蓋亦不得已而然然平易之言循率猶難況震
以所疑而詞旨復不能無纇誰復曲諒其衷哉
釋氏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
婦累却逃了夫婦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
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别姚江此語分別界限剖
析情事痛快直捷亦極正當惜首尾牽緻着相不着相
豈儒釋之分僅爭着相不着相已乎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
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
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相通故耳愚
謂物亦有不能養人者藥石亦有有毒者可盡稱同氣
乎如此談良知似僅得漆園道在瓦礫屎溺之緒餘顏
先生又何以不能格庭前竹子也不食馬肝未為不知
味真是格言梨洲又譏以人蔘大黃以為知親知義不
審知親知義果是蔘黃自知否
耳目口鼻無體以萬物之色聲臭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
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愚按耳目口鼻亦體則體全由

外鑠此時良知從何着落況平日以天理為心之本體
則是固可言體非亦可言體乎此與草木條皆錢緒山
所記似別一種解悟於師說又一變矣
孔子遠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
是要致良知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的工夫愚按良知是孟子獨得牽率遠慮似尼山傳受
鄒嶧宗旨反不克聖賢立言義各有處矣即以戒懼屬
周公理雖可通然不先疏明闡意終欠分曉
纔做得個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文成自知
甚確宗之者直欲躋諸神聖叢謗宜也彼論者只如先

生自道不惟有功先生亦大有裨學者矣
童子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愚謂童子敬先生長者謂之良知可然便以為格物致知試問童子作揖時果知此恭敬之所以然否恐敬師長之物與知不若是易格且致也文成知行合一之說終似有所未盡其螒總在於良知上添致字遂并曾孟二家之旨而失之耳
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為定理者以為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目未視聽而先有乎聲色也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愚按先有乎善正天命之本然有何窒閡而苦相折難緒山此等意理恐并不能服人之口後條謂未發寂然之體未嘗離家國天下之感而別有一物在其中也即家國天下之感之中而未發寂然者在焉耳則透亮平實為姚江門下不可多得之言然未發寂然者在在者何物耶亦足徵先有乎善發難之未諦矣
緒山答羅念菴書曰凡為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為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非聖人之言也又曰聖人立教只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讃

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力為承學開導即是力為師門挽回姚江之門善學如先生者不易多遘未可以稍異師說疑之

鄱陽史　珥著

明儒學案六十四條

龍溪謂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知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飭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㦂謂珠走盤不過則者盤即則即拘管也要非到從心不踰境地未許輕談若凡學者皆不假工夫安知珠不亂走迸出盤外乎子思於發而皆中下着節字最精密今惟以信得過自居不待管束為高宜荊川誚以不為形跡之防無淨穢之擇也

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淨盡乃見定力此即宋儒於日用上便下工夫之意然龍溪牽入貨色則并孟子本旨失之善乎鄒穎泉答劉元卿多從卓吾之問曰人心誰不欲為聖賢顧無奈聖賢碍手耳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跡是以觀卓吾雖與龍溪齟齬而本領實不外龍溪

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不善龍溪此語與所謂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心之用也皆剖析分明不知何故又說無善無惡

斗山會語曰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此龍溪因人謂良知無現成由修證始全之說而發㦂謂良知固現成然欲全其良則所該者廣全字正疏通文成致字意龍溪似未盡言者本旨

休寧會語曰其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改悔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藏覆愈密為惡不可復悛矣機心之害乃爾即孟子所謂自暴也弟聞學原欲啟以悔悟若以不聞學幸其敗露則又何以講學為哉至於藏覆趨避學問人往往有此可無惕諸

龍溪宛陵會語曰後之儒者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跡執之以為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耳目不能辨五色五聲而先塗之以丹䨼聒之以宮羽豈惟失視聽之用而且汩其聰明之體此即緒山論至善之旨謂良知備萬物可矣至於耳目雖能別色聲然同一色聲其中參差出入之變不一豈是一入目耳便算明聰必也規矩備明乃不眩呂律全聰乃不惑豈有反汩明聰之理并五常百行孝弟愛敬概以塗聒例之不知舍是數者復有何明聰乎所謂明聰又安用乎

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龍溪稱文成自言者如此然
必先於人已間共信得確實所學果真切乃可稍未真
切則人言不足恤變文矣

答林退齋曰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遯世不見是而無悶
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必不為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愚謂必行必
不為是何等本領非此本領而取必自信是率天下於
不學而執已自用也

東游會語曰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
知當下便有歸着愚謂沿習久者便不以為教是經書

亦有陳腐時矣教者先自厭常喜新無怪乎不轉瞬而
良知復為酸餡也

留都會記曰譬之種樹只善養其根枝葉自然暢茂種種
培壅灌溉條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
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愚謂果
只須養根則培壅灌溉足矣何故又條枝剔葉刪去繁
冗蓋條剔刪去正本末交養之法否則蠹蝕斬伐枝葉
瘁而根本亦瘠觀孟子言山木拳拳斤斧牛羊而不專
恃夜氣者可見本條又謂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
川之說誤之然龍溪嘗言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
費工夫夫既有真種子又須識得乃把安可謂舍存心
更無致知之功乎

問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
矣近溪斯言甚善龍溪斥以世儒常談竊恐講學正用
奇論不得且近溪說本中庸又何可視為世儒常談乎

雲門問答曰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
微處密窺而得之愚按除去事功又除去名義不知何
者是心術微處所謂虞廷九德者從何着落所謂名義
者又何事耶

龍溪跋圖書曰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森然是之謂逆

此龍溪陰為性惡指點又曰吾儒之學與俗學禪學只
在過與不及之間此似子莫之執中試令禪俗兩家各
裁其過勉其不及果遂為醇儒否

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斯言沉痛龍溪妙
在用以自訟若論人則又當略跡原心

諸公未須高論且須希士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
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矣此龍溪格言可發深省

就論立言亦須一一從圓明竅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是大
丈夫所為此龍溪自道也夫立言必求蓋天蓋地心中
已先著一翳障諒為不朽之業第從根本培養蓋天蓋

地聽其自致可耳先五世祖惺堂先生嘗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為人者也殆為龍溪發歟

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不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工夫愚按學問只在改過此龍溪實際語然竊欲更一字曰常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工夫先生以為何如

變江子曰良知之教本於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蓋言其中有物以主之愛敬則主之所發也今不從事於所主以充滿乎本體之量而欲坐享其不學不慮之成難矣此真善發明師說蓋文成謂良知

是未發之中又謂是天理有物主之者此也龍溪若相折難恐是強辯求勝

禮即天理之節文之所從出也愚謂禮天理也即節文所從出矣節文下着所從出三字似禮又在天理前彭山此義未安

說理會編曰於過處觀之可以知仁欲人察識過是仁流而不中節者也此說於知仁意合矣然何以處不仁之過

黃久菴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改阿友以背師明史謂其傾狡無足道放

季彭山傳桂萼入相道弋陽先生一言文成之功遂寢奪爵則文襄固嘗調護文成矣遂寢二字蓋深幸之久菴此疏殆以學不師古言不稱師之議太猛故耶然爾時齮齕文成者不少文襄所議功過並見未嘗不公而確世徒見文襄兄弟與文成論學不同因疑乘此掎之明史亦不直文襄此衆惡之當察者

董石甫日省錄曰從先師往天柱峯一家樓閣高明花竹清麗先生悅之往日曾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約既而幡然曰我愛則彼亦愛之有貪心而無恕心矣再四自克行過未華嶺四五里始得淨盡先生言去欲之難如此

愚謂彼即不愛而猶戀戀於不成約之後則不在無恕心而先在有貪心視程子求大木後入林便生計較之心者又別於此見東坡一聞老嫗哭輒還券不取值竟卒僦居者正非易事然陽明能自覺能克去亦見力量求心錄謂千病萬痛從妄想生者正此意也

陸靜原以議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復上疏徐學謨以為逢時希用黃梨洲謂世儒以天下為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愚竊謂當時主繼嗣者因孝宗厚澤在人見其乏嗣心蓋有不能安臣愛君與子愛父其理正同主繼統者則因理所可通推上所甚欲較量情事主繼

嗣者逆以難而其心光明主綖統者順以易而隱微絲
有信不遇處即如靜原既閱定論於師自悔足矣且所
謂定論又已有言之行之者何必多此一疏卒取遠誚
史氏譏以最陋宜哉
程松溪先生曰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
之此莊得中庸素位意怨尤之累自然銷除
徐魯源友聲編曰學者不消說性體如是只當說治性之
功如何如禹治水何嘗講水清水濁水寒水溫只是道
之入海耳若但說水如何縱辨淄澠畢竟於治水之事
分毫無涉此為空談本體者下針雋爽可味

後世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說則固有窺之未精而
見之未定者固已遂為人所傳雖或旋覺其未安或自
悔於晚年而其書已行不可改雖其本意尚有未慊而
況緊之聖人之道乎此朱子說也而敬所引之不獨立
言者當知讀古人書者尤當知
王敬所序朱子私鈔曰世之獵取糟粕記誦成言文之以
為博也則藉口於朱子而虛談高視空曠無據執之以
為固也則藉口於象山是以二氏之爭比及數世而於
身心了無交涉蓋不考其實得既無以窺見先賢所造
之底裏而緣習於先入又有以漫失在己本心之真知

而況根有染而不能淨見有偏而不能圓是以雖其人
誦家傳而卒無得於真似是非之際一唱百和羣喙衆
咻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論可醒爭朱陸異同者之瞶
瞶而於講學著書諸人流弊亦無所不徹
張陽和答呂心吾書曰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
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恐按書中述心吾之問
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道必加意於知人又曰自古才
相智相往往徇私而敗故無私而後能知人又曰心不
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
聖兩先生所問所答理明識遠是講學中絕大文字

有壁立萬仞之節概乃可以語光風霽月之襟懷此張陽
和志學錄中語足令鄉愿輩無處着脚
東廓語錄曰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睹聞超然聲臭
處指為道就其可睹聞體物不遺處指為器非有二也
今人却以無形為道有形為器便是裂了宗旨愚謂既
有可睹聞不可睹聞則以有形無形分道器亦無不可
蓋道本無跡象即器而存既未可劈分為二亦何容强
合為一必欲回護宗旨似儒先說理皆須預為講學家
宗旨地矣
鄒穎泉曰格致之功乃曾子發明一貫之傳先生此言融

會師說而不背先儒又有發明真善學者
顧泉曰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義耳愚
按解字義三字當毙是痛箴宗旨不是醜詆訓詁
鄒聚所謂今人要做忠臣的只倚着在忠上使不中了為
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愚按以忠為倚着為驚世
駭俗不中不庸無怪人心風俗日趨婾薄而亂臣賊子
十出文章學問之士也講學至此亦可思已
歐陽南野答少湖云良知不睹不聞莫見莫顯愚按以中
庸牽合孟子反使良知本意不明蓋說不睹聞莫見顯
使引納戒懼入良知反無以見其良矣答胡仰齋云致

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而無虧欠
耳夫真誠惻怛固是良知然即以為致知則大學誠正
之功為贅設即文成歸重良知之旨似亦未能吻合
性無體以知為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愚謂南野既以
知為體知又何以無實無實則不可云體矣且實地復
在事物不知所謂物者程朱之物耶文成之物耶覺於
以知為體之義先自不能分曉至其意理之近生之謂
性姑別論
南野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
指其有未發者看未發精透不止發明師說并可見先

儒欲人看未發前氣象者非涉空虛朱子與張欽夫書
謂渾然全體應物不窮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
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則未嘗不寂然蓋
即此意然朱子猶自注曰非是
南野答鄭元健曰凡兩念相牽即是自欺根本此先生喫
緊為人故說得直捷親切
聶雙江答許玉林曰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
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為常不復知過此
言極有味
雙江答亢子益曰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即明德也致者

充滿其虛靈之本體愚按以知為體義近渺茫先生挈
出明德較有着落然方言發而中節惟養之豫者能之
又以隨事精察為陷於卜度之私則所發將任其出入
恐終無中節時矣況懲窒之力既不可用則養之豫者
又安能措手此與後欲舍念慮事為之著而充其虛靈
本體之量者均覺支且難施
答錢緒山曰誠意章注其入門下手全在實用其力而禁
止其自欺十字夫使好好色惡惡臭亦須實用其力而
有欺之可禁則為不謬世固有見好色而不好好之不
真者乎有聞惡臭而不惡惡之不真者乎絕無一毫人

力勤以天也按此說本傳習錄然好色惡臭只借以明好惡真切處非言色臭兩如字甚明註中十字正恐好惡不如二端之真切而欲其如耳如雙江言則兩如字為衍文首句誠其兩字亦贅設矣

困辯錄曰今世之學其上焉者則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識障障雖有三總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入此外又有氣節文華二魔愚謂一部學案中人物能脫然雙江此評外者十無四五然既曰可以維持世教可以勵世磨鈍則先生所深病者古文時文二魔也

羅文恭傳稱先生於龍溪諸子會講近城市勞官府則痛切相規謂借開來之說以責後車傳食之報為賄賂公行廉恥道喪者助之瀾也愚按此文恭實實透過義利關頭乃能如此明目張膽以行忠告傳又言先生靜坐之外經年出遊求師問友一節之長必虛心咨請士夫夫體貌規格黜棄殆盡獨往獨來累飢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詬誶之加漠然無所芥蒂形容先生人品氣象使人神往

答戚南玄曰來諭辭受取予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予无關心術本無大小以此當天來大事看即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不取予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切已之言當與戚龍溪者日加三復

念菴答龍溪曰夫工夫與至極處未可並論何也操舍存亡夫子固已言之非吾輩頃刻嘗試遂可自謂已得也又云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為外道恐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與謝維世云操豈可已乎愈採愈熟斷不成便放開手千古來有聞乎聖人觀此三條則先生所得可知頃刻嘗試四字尤痛切

念菴戊申夏遊記云凡致知者亦必即其所來泯而益充

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為誠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為聖人之極則也今曰若信得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夫利欲之盤固遏之猶恐弗止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為心體血氣之浮揚斂之猶恐弗定而欲任其意之所行以為工夫畏難苟安者取便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注念反觀孰非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不息之真既未盡亡先入之言又有可據日滋日甚日移日遠將毋有以存心為拘迫以改過為粘縱以取善為比擬以盡倫為矯飾者乎而其決裂恣肆者又從而譸張鬻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於蕩

然而無歸則其陷溺之淺深吾不知其於俗學何如也
扶摘病痛全為鼓壞文成之學者苦心匡救不是冷眼
揶揄甲寅夏遊記說到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
生則言彌切心彌惻矣

念菴答何善山曰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
有許多工夫為人說長道短耶即尼山夫我不暇意深
切有味

劉兩峯曰先師謂學者看致字大輕故多不得力愚謂看
致字輕正是畏致字難陽明歸重致字蓋為宗旨彌縫

兩峯曰遷善改過之功無時可已若謂吾性一見病症自

去此則玩光景逐影響欲速助長之為害也先生此言
確當

劉三五曰中知之不倚於覩聞者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
知之無妄者也静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為者也
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
良也致知焉盡矣此只時文家長題拈一字作線之法
然曲通彼我使承學有所依據如此談良知即未必果
合宋儒亦庶不至牴牾

何善山語錄曰本根是個好名之人則雖孝親敬長自揣
還是欺心此言足令人毛髮俱悚又曰使其本領已失

而操履無過雖賢如諸葛韓范明道尚惜其不著不察
而有未聞道之歎愚按此與醒矜氣節鶩事功者有為
之言也然語氣過於抑揚反使人避實事而走空談安
在其為本領乎

魏藥湖先生曰理無定在心之所安即是理孝無定法親
之所安即是孝愚按心所安即理較心即理也為確然
須精察果是道心乃可若親安是孝即至孝安親意從
對面看更親切

王塘南答賀弘任曰真有志者但自覺此中勞擾不得不
静坐以體察之便須静坐或自覺人倫事物上欠實修

不得不於動中着力便須事上練習愚按先生之教微
覺跡象未融然實是有用之言蓋非刻刻省察自覺正
不易也

塘南答錢啟新曰所諭欲根盤結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
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
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究不能滅性也愚
謂錢先生處到欲根盤結正是用力時語盤結即根也
告以去欲之方乃為正對第就根字分別似於問意稍
隔然知其無根則克治必愈力析理固不嫌於密耳

凡可睹聞者皆習氣也愚謂可睹聞中原有善端在塘南

此語有病
塘南答曾得卿曰何思何慮言思慮一出於正所謂心之官則思思睿而作聖非妄想雜念之思慮也豈可以不操胃認為何思何慮乎此先生力挽時弊之言剴切可味

塘南語錄曰陽明以意之所在為物此義最精蓋一念未萌則萬境俱寂念之所涉境則隨生愚按以意所在為物則物純指私意方可用陽明之說然與誠字不屬而格致二義俱無歸宿矣

學者以用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以破戒為不好

名以不事檢束為孔顏樂地以虛見為超悟以無所用恥為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知求為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觀塘南此言則當時學者流蕩甚矣先生大聲疾呼洵堪鍼膏肓而起廢疾

潛思劄記曰未發之性以為有乎則非色相以為無乎則非頑空不墮有無二邊故直名之曰中按塘南此說只有不偏不倚卻少無過不及一半然專指未發固尚無過不及之可言耳

劄記曰性之用為神神寂寂常生謂之意意者一也以其靈謂之識以其動謂之念意識念名三而實一總謂之誠也按同一意耳前有神當下有識有念分析愈多理愈晦不知神識念三者果大學滿義否且既合神於聖不可知病筆又謂神動而不知返於是有惡則於所云性之用為神者亦不相入

塘南仰慈膚見曰聖學主於求仁而仁體最難識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實事上懇惻以盡其分當其真切孝弟時此心油然藹然不能自已則仁體即此可默會矣此即孟子仁之實事親是也意而開示明切不比空談一禮

塘南言文章勳業名譽皆必朽精氣體魄靈識亦必朽然

則不朽者何事惟深於道者知之愚謂文章勳業名譽即穆叔所稱三不朽也從古聖賢皆不外數端若舍是以言不朽則歧體用為二不朽者又將焉託勢且歸於外氏矣

鄧文潔語錄曰顏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身將平生所學盡是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個聖即求他言語文字之粗了不可得愚按顏子無文字或蚤卒未及論著或偶軼不存若以此為藏則夫子語言文字多矣將不得為藏乎似小看藏字且顏子語言見論語者不一謂無文字可謂無語言不可

文潔語錄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舉動言話進退
不妨慢些此即宋儒那一事不自忙中錯來之意
文潔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
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愚按發明心體只
是看得孟子乍見孺子一乍字透於良知之旨遂覺水
乳交融
陳蒙山論一貫謂月夜兩人分路行一人南月隨而南一
人北月隨而北謂月不隨人去來衆人疑之謂月隨人
去來智者笑之然則月未嘗隨人去來斷可知矣愚謂
月雖自運然東升而西降則同一隨人畢竟有去來之

分故同一生死亦必有順寧不順寧之別若謂漫無去
來則修身立命之學贅矣蒙山又言天地萬物由性命
而生猶人子由父母而生不得不謂之一體也惟一體
故稱一貫愚按父子一體固是理一然父只盡父道不
能給之子子亦自有子道不待分於父所謂分殊也安
得云唯一貫遂無去來乎舍分殊以言一貫終似未盡
蒙山曰釋氏之言與吾儒相近者閒一借證以相發明使
人易曉亦自無妨愚謂借證始宋儒畢竟是記錄之過
或陽儒陰墨者妄有攙易試觀漢前許多經子何嘗借
彼一語何嘗難曉孟子以誦桀之言為桀今使學者盡

言堯言尚恐未必是堯況導以桀言乎此等處正須嚴
為之防非先王法言不道方是立言準則

滙東手談卷十一

鄱陽史　珥著

明儒學案六十九條

劉瀘瀟曰去欲特學中一事譬如人君統六官治四海孰非其事而專以捕盜為役一追胥之能耳愚謂不專捕盜固欲先立大者然舉世無盜正非易事蓋人身原有不可不捕之盜原子所不行顏子之請事皆捕也征誅且不暇可遽談恭己乎

胡廬山困學記曰甲辰會試下第歸途與同侶者撓亂既歸雖復見先生然憂與憂仆愚觀先生以歐陽文朝愆

怒而從師以同侶撓亂而廢學可鑒可感且撓亂得於下第歸途蓋知進取妨學乃有識戒心語非止科第奪志也

困學記曰克己復禮章即博文約禮之實從事於視聽言動即博文也勿非禮視聽言動即約禮也視聽言動不在禮外勿非禮不在視聽言動之後是可見先儒言內外先後者固非而近儒涉於重內輕外者亦未盡愚按融會二章解詁明確不比他家支綴然亦本之朱手

廬山與唐仁卿書言陽明征宸濠日坐中堂開門延士友講學有言伍公焚鬚小却暫如側廂遣牌取伍首座中惴惴而先生略不見顏色按捷音疏稱臣急令斬取先却者頭伍文定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最可信遣牌取首成何情理支綴講學縱極閒暇亦只賭墅分量何必增飾此決非廬山語

鄒南皐曰五倫是真性命詞氣是真涵養家庭是真政事父母就是天地寢室就是明堂平旦可見唐虞村市可觀三代先生此言警切而平實與西銘隱相發明然必將交接赤子愚民貧窮疲癃四海魚鳥要荒盡情牽率便不免闌入他家

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

修身不嚴修身媚世者也南皐要語

學者好說嚴毅方正予思與造物者遊春風習習猶恐物之與我拂也此南皐自矯所偏耳若學者自立決當從好說嚴毅方正始

南皐會語曰予別無得力處但覺本分二字親切本分外不得加減毫末愚按本分二字直到踐形方是盡頭素位居易則本分事業也毫本不加減正非容易請先生更一思之

羅匡湖曰學空從性命上叅求竟是性之之學起手從身心上操存終是身之之學愚按性之是何等境地豈後

學所得假借教以劈空恭求恐是誤認人皆可以為堯舜耳

宋望之謂宋儒言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知如此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與此心義理為兩物矣此陽明先生所以力為辯之愚謂固非兩物然終不容混而為一請問禮樂名物古今事變果可不學而知否

從祀議曰一日事變萬狀今人從二十後能取科第入仕途便要接應上下窮理民社一日之間豈暇去格物窮理方纔加誠正一段工夫又豈是二十年以前便將理

窮得盡物格得到便能做好官幹好事一如此想便覺有未通處按望之大旨只是說大學本體工夫一齊說盡失則俱失得則俱得而於程子猛發難端似全未審經文必先而后字矣夫今人學問之淺正為二十後不能如古人加功耳今不咎急科第走仕途而反以捷得中時流所喜而冀以所便於文成本旨已戾何況宋儒諸議亢厲奮發而析理終覺未粹

望之謂晦翁晚年定論亦悔其向來所著亦有未到且深以誤己誤人為罪其答門人諸書可考也愚按朱子之悔正見虛公無我且書中所指特字句小疵非格致大端也若朱子果誤則陽明能自信訂朱子之誤而無誤乎望之又能代陽明信乎

問知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強此鄧潛谷王稺川行狀中語也可謂要言不煩

章斗津論學書曰象山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指盡心之聖人而言也今吾未識真心何敢遽同於往聖又曰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此言最分曉吾輩服膺古人當先尋立言之意苟徒拾牙後未有不自誤誤人者觀先生所發明足令虛憍自斂

斗津稱陽明言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一甕者局於器也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發明性善甚透然缸桶甕有大小所盛有多少此則人物分途處缸桶甕復有淨穢盛諸穢器則潤之性失而下之性亦安能無夫觀漏水陳宿則時刻不驗可見也蓋性雖非不善而氣質之拘亦足以失其本然不可不知

存心為為學之要知恥為入道之機此周靜菴論學語指點親切先五世祖惺堂先生之學以知恥為首務彼此非必相師而固闇與同契

靜菴曰正學不明已久不須枉費心力為朱陸爭是非若
其人果能立志決意要如此學已自大段明白了朱陸
雖不辯彼自能覺得先生此義甚好未嘗學問遽陣以
門戶之見是當時大病若學果有得不獨朱陸氣象可
以推尋即從古聖哲亦隱隱可會嘗觀古聖畫像不同
者肥瘠黙皙間耳道貌雍容則一也終不至認陽虎為
孔子又何患認孔子為陽虎哉

朱近齋語錄曰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故萬
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為也天地萬象
吾心之糟粕也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此欲發明

孟子物交物先立大者意而語涉惝怳遂未免大而夸
糟粕句則直搬老氏之芻狗

近齋引陽明三教同異之說曰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
間其後子孫便有中有旁又傳漸設藩籬再久漸相較
相爭甚而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
此說爽快然當察所以設藩籬之故柳下盜跖一家也
不同在聖與盜不係藩籬即令去藩籬矣惠能容跖跖
能不暴惠乎即不暴惠而共一廳事一邊三公不易一
邊日殺不辜成何庭戶蓋藩籬原以衛正禦凶倘可合
為一不名盜跖矣近齋意在同塵要失春秋書齊豹之
旨

近齋語錄曰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
之心千駟萬鍾之取與一念也東人在事上見故有小
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
去即不忍為此與羅念菴答戚南玄語相似均大論也
於此知一介不取與弗視弗顧與行不義殺不辜得天
下不為只是一理

近齋言人無善可為只不可為惡有心為善善亦惡也愚
按有心為善亦惡則有心為惡亦善乎此莊生無私乃
私餘論蓋矯內交要譽之枉而過直者有舉此問先五

世祖者先五世祖斥以惑世云

石西川紀聞云近齋侍陽明一友言無奈人欲間斷天理
陽明曰如汝言工失儘好了我只怕是天理間斷人欲
耳其友茫然愚謂此不過機鋒語其實果有天理間斷
人欲亦是日月至消息此處更須內省

記聞曰東廓講學京師一士誚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
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東廓曰如子所言固亦
有之然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
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
不服堯之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愧

服愚按此東廓先生干城名教語勿徒以快辯解頤輕看

薛方山曰改過則善長矣甘貧則足用矣二語近而有味

唐荆川與張士宣書曰天理愈見則愈覺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覺其植根之甚深易之者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又曰近來學者以玄妙之語文夾帶之心惟默然無語坐斷言說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歸眞實力行一路與蔡子木曰見以爲灑脫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灑脫非

二致也愚按先生以文章智略著而論學眞切乃爾此固由天分之優亦緣世運方隆學道之盛所在蔚然故不必專門名家而皆心有所得惓言往昔高山仰之已

唐凝菴桃溪劄記曰人物之性有一毫不盡天地之化育有一毫參贊不來即是吾性之纖毫欠闕矣此說於西銘之旨極融洽却妙在只發明宋儒本意更覺親切有味

桃溪劄記曰晦菴先生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不知其用字不同耳伊尹之先覺後覺覺即悟也聖門之生知學知知即悟也即後儒所謂察識亦悟也豈可以用之不同而論其有無哉愚按此即谷平與甘泉論定與惺惺字之意然朱子惡釋氏以爲則耳非惡悟字也試使伊尹舍道義聖門舍達道空言知覺可乎先生嘗躬訪先五世祖於古田山廬其學固非漫然者而此說則不能無弊

徐存齋論學語曰凡爲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非笑甚且冒刑辟而爲之此其故何哉只爲於貪財好色上誠耳爲善須有此等心乃能日進也按此即如好好色賢賢易色意而指點雋爽有味

楊幼殷西堂日記曰三代而上體統正議論明不惟君子有可用雖小人亦有可用此論正大然謂李林甫心力機巧能使祿山懾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制范陽之命則似爲仙吏傳及林甫外傳所愚夫養成祿山之亂者林甫也當時非無可用之才何愛於一林甫況林甫雖用更甚於祿山使果有能用林甫者則范陽之命又何待林甫制哉

蔣道林桃岡日錄謂空處都是氣充塞在無絲毫空缺這個便是天記余六七歲時伯父鐵翁見語曰人在氣中即是在天中自地以上皆天也人在氣中而不覺氣猶

魚在水中而不覺水也蓋即桃岡之肯然終日在天中
行止列子已言之矣
孟我疆傳謂必克己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
憲耶愚按原子實用克己工夫而未能無勉強故不許
其仁然未嘗不以為難今尚未望見難處遽欲超原子
而上之適見其妄矣且克己為仁本夫子告顏子者非
始宋儒一意翻去不惟膽大實亦心粗
孟我疆論學語曰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人是其見
雖盡力洗滌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
其所造僅小儒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誤

之也愚按終身改過正入聖階梯聖人且乾乾學易可
詆改過為小儒乎以改過為嫌而希遽獲此學之所以
愈講愈晦歟
楊晉菴論性臆言曰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揉不
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即所以為理
也蓋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揉而本質自在縱偏
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愚按此說與吾
番先民余訒齋性書相表裏
晉菴遺史玉池書曰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說蓋指心體
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

心之體非言性之體也愚謂此仍心即理也意然文成
謂心之本體即天理夫既是天理恐難說無善必如錢
緒山有善無惡之云乃於師說無悖薛中離嘗言善惡
之名從理而立既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天泉證
道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最有見
薛中離曰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人君子
愚按簡專兩字極精後世講授紛紛而道愈遠正為繁
且雜耳
中離語錄曰容有閒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
其知識則明矣愚按文成此言直徒然只說得物蔽尚

關氣拘一半又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
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闢
垣壁徹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為未闢未徹
耳即去其知識意第非博求何由知所蔽之為垣壁為
紗紙況蔽有厚薄則闢徹有難易豈可概詆博求為記
誦而非聖賢之學乎
周謙齋曰要識得靜中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
而已原無物可看若謂靜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
一端倪矣先生說靜中心體的當然白沙所謂端倪正
指澄然炯然者耳

李見羅答董蓉山曰良知之名雖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漫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返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於知上立家是欲以求不慮之名而先求以有慮之實也愚按先生謹守程朱於致良知之學微變然正為傳姚江而失初旨者救正所云大學特揭修身不復及心意知其中有千聖不傳之秘者亦確第平日於止修兩字辭稍費耳至攻以知為體之說而引吾有知乎哉我無是也則似知字

為尼山大禁是并不察知之所以良而孔孟立言本意胥失矣

見羅答詹養澹曰陽明先生謂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儘力推向裏邊其實良知畢竟是用愚謂從不慮而知知字看分明是用然良處是天理何嘗非本體正須善會

見羅知本義曰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身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佛老虛弁之學此發明大學特揭修身之旨極透極確迺後又謂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則又似強經旨以從宗旨矣

見羅格致義曰格致無傳者一部之全書即所以傳格致也此從傳知之至不及格物悟來朱子補傳格致不分正此意

擴充之說原從性根上擴充此陳致和崇聞錄語也極確當即如孟子欲齊宣推恩亦是欲王默求其不忍者而推之非欲王移愛牛者以愛百姓也

崇聞錄載陽明見山中老叟自云做言忠信行篤敬工夫三十九年愚謂此叟必隱士之粹者猛為文成進箴文成反少其未知默識一步則自視太高而未悟叟微旨

耳使叟未知默識則將與心齋山農輩爭馳騁聲利之場肯以山中叟老哉

王心齋曰謂至善為心之本體卻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愚謂至善何以須與明德有別未免無事生事

不知安身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為失本就此失腳將烹身割股餓死結纓且執以為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愚謂如心齋言則龍比其非俊物矣其明哲保身論尊言報施相尋似只怵於當時言路之禍於明哲本領毫無所見宜梨洲譏以闇臨難苟免之隙也後來顏山農何心隱輩卒以心齋之學危其身豈

恚生所忽抑亦言輕氣節有以致之歟
徐波石語錄曰問以堯舜事業爲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言適然也做到時雍風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按此解程子浮雲意甚醒豁然以解飯疏簞浮雲則窒矣
王一菴曰竊疑念旣動矣誠之奚及愚按傳明云好惡安得云念未動戒欺求慊正在動時安得云誠之奚及總由以意爲寂然不動故自致齟齬
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不是處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疎幾何不同歸於不是一菴

此語警切
一菴曰煩惱前頭失處尙在毁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現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愚謂有真悔悔乃有眞遷改自怨自艾太甲克終之本也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伯玉寡過之功也奈何以煩惱前頭爲支持毁譽而以覺處之喜爲所過者化乎
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漢代經師更相授受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滅而不傳愚按一菴論漢儒似矣若七十子外皆鄙夫亦何以見共明共成乎竊意三千人只不盡通六藝耳倘長獨行必尙多有豈皆鄙夫唐宋來草茅潛德不少而謂心齋悟超孔孟孔孟果可悟超否請一菴思之
同野李氏梴曰格致之後有善而無惡若惡念已發而後著力則恐有不及者矣愚謂格致後固宜無惡然傳中著小人一段正爲包藏深隱惟意爲甚故盡情抉發使人知儆否則安知不以揜著之意爲無惡之意則所發有二端正傳肴本肯同野直以用力於已發爲襲取之小人見君子而厭然之類恐未安
趙大洲答人曰足不出於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操舉子活套聱聱不休之管以雄長於

目不識丁腹無一點墨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泪於秋水先生大聲疾呼語似過猛然以斯文自任者正須借以自考
羅近溪曰枝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本徹頭徹尾原是一氣貫通若頭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何用先生此語蓋專箴空談性命而諱言事物者
推車者未聞以崎嶇而廻轍行舟者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學聖賢者則車未嘗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嘗發

而先思灘瀨之横此豈路之扼人哉近溪先生之學得
諸顔山農然論説不為奇詭指點又復親切時謂其舌
勝筆則親炙更可知矣

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是妥帖且更明快
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工夫却到極聖神
處也愚夙懷此見而每憾講家太深太奇近溪先生真
先得我心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羅子曰孟夫子非是稱大人之能
乃是贊歎人性之善也一語破的先生真觸處名通

他何嘗見得錢是可愛的但遇朋友親戚所識窮乏隨手

便散去此寧國書老述近溪為守時事也錢隨手散固
愈於封殖自私然只是豪俠作用於守郡之道終未盡
伊尹一介不取與方盡自愛愛人之理方足任天下之
重

隣媪以夫在獄求解於先生先生自嫌數千有司令在坐
孝廉解之酬以十金媪以簪珥為質既出獄媪來哀告
夫咎其行賄詈罵不已先生即取質還之自貸十金償
孝廉愚謂此等事總以不與聞為是近溪誠哀隣之無
辜乎以金而使自求人居間可也否則為鄉鄰而閉户
亦可也

揚復所論恕謂吾人須反身省察若果有善便須根究此
善從何而有莫是得之聖賢之書父兄之教師友之夾
持風俗之漸染如此看來我何嘗有善既未嘗有善我
何敢求諸人那百姓家如何怪得他無善如果無惡亦
根究我此惡從何而無凡爲己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
惡務須看到有凡爲人者無善務須到有有惡務須看
到無細細考證於開悟始學甚佳宜各書一通置坐隅

欵天臺與胡廬山書曰兄之文似輸却陽明一着陽明執
筆時却是不曾要好兄尚有要好心在也遷史之文亦
是無意要好班固便要好漫滛至於六朝只是要好極

耳恭簡精於論文然須知遷史既無意要好而文之好
固如彼殆必有其本矣

天臺論學語曰廿年前曾解盡心章云學者須從心體盡
頭處了徹便知性之真體原是無思無為便知上天之
載原是無聲無臭渾然一貫矣近來自省於人倫日用
多少不盡分處乃語學者云吾人能於子臣弟友不輕
放過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真之不容自已也性真之
不容自已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知性知天一齊了徹
矣愚按前解從源頭上用功後解從日用上用功理本
一貫而後解實從修身二字體貼更覺精融

天臺蘭舟雜述曰問三自反之學臨境實難曰但看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數語是何等志願所以肯自反令人自子原是鄉人所以要與鄉人相校愚按提出舜便使人客氣銷沮提出原是鄉人益自容無地何暇更與人較短長恭簡此等開示真足怵心次背至

淄松雪闇然堂日錄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記云學然後知困今人尚未知困在愚謂眼前語耳拈出便觸發深

方本菴桐川語錄曰凡言良者重於善非重於不慮不學即慮知學能而善亦謂之良可也歸重良字說理精透

祝子小言曰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此延之先生善於誘導也較身在心中語更見實際

作用人與會須相其所主所主在道義即蹈跡策士之機權亦為妙用所主在權利即依心聖人之名教亦秖為借資矣延之先生非尚機權者此似有為之言所謂蹈跡並指陽明諸宸濠華亭去分宜之類歟

周海門證學錄曰善可無心惡必有心有無心之善決無有無心之惡體認當自知之愚謂此切已語也於性善之旨更暢

證學錄曰聖人多方誨廸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為明歸根為止心無邪為正意無偽為誠知不迷為致物不障為格何等明白簡易今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工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為中人以下設而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歟先生又折龍溪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之說曰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而龍溪子在顏子明道之上矣非以尊文成實以病文成二條皆王門藥言

與人露聲色即聲色矣聲色可以化導人乎臨事動意氣即意氣矣意氣可處分天下事乎此劉沖倩證記語躁

率人當以為韋而佩之

滙東手談卷十一終

明儒學案六十七條　　　　鄱陽史珥

湛甘泉心性圖說曰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二語已盡全旨圖固可不作矣

戊子歲除歆於新泉歆畢言曰諸君知忠信為聖道之至乎學者徒大言誇人而無實得無忠信故也故主忠信忠信所以進德直上達天德以造至誠之道忠信之外無餘事矣此甘泉先生親切指點也先五世祖惺堂先生習業鹿洞時同游有衛愚齋手書主忠信三字相勉

其私淑甘泉歟抑愚齋所師鄧先生德昌嘗師白沙愚齋特舉所聞於鄧者以告歟

呂巾石答葉德和曰種種計較利害得失之私都向氣質上生德性用事百般病痛都消愚謂計較之私固是氣拘亦由物蔽先生於物蔽處皆歸罪氣拘故於理氣合一之旨往往未融

巾石答祝介卿曰一旦軀殼既敝積陰不化之氣不可反升於天依草附木為鬼為祟頻令此身飄流散落弗獲歸根復命與草木同腐而已矣即子產強死為鬼意而措語未瑩試觀凡不為鬼祟者果皆反升於天否蓋不察屈之不可復伸伸亦不資於屈之理便墮外氏輪廻霧中又引太僕隸舍鬼投石告以積陰鬱而不散以聲音散之此却有理蓋周禮方相氏及救日伐鼓皆扶陽抑陰也

何吉陽龍岡摘稿序云陽明之學將以探言行所未關夫滯見聞而習度數者之非面究其知出於自然亦以信其所不息而擴其所必獨彼舍言行而別求一心與夫外功力而任本體皆非其旨也此將致良知之說一一歸諸實地真姚江功臣

洪覺山理學聞言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心一也在居

處為恭在執事為敬在與人為忠日用即此三者中間更無空閒間斷便得仁體流通愚按三句連看指出仁體流通面面圓徹

舍生取義以生與義並論是不得已喚醒常人語若在賢者則真是生順死安論義理不論生死覺山此義醒快

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愚按此覺山加一倍法為好張皇者進規耳若論正理大小常變皆赴以無敢慢之心乃可

自私者必用智理學聞言

覺山東鄒東廓曰戒懼事跡之功易而戒懼念慮之功難

戒懼念慮之功易而戒懼本體之功難此論深微時流粗疏之失

唐一菴景行館論曰春秋是非之書不是賞罰之書此先生具眼處如此看春秋省却多少穿鑿窒閡

一菴語錄曰欲聞過亦難言子路喜聞過先儒於為學故心虛理明聲入心通若劈頭閒來也是無用此言警切可策昏惰而使之起

人生作事直須從造化算來今日種種設計都是無頭句當倭變初起原因國家德脉不貫通迄今出戰亦須潔淨打疊心地一片不忍生民之意以為取勝根本纔不

破綻若帷以殺為事乃是倚靠宇宙閒戾氣縱一時得勝亦非仁義之師況不可必乎右一菴倭患議是大識見大經綸不止主文譎諫

一菴太極枝詞曰氣只有一氣陽氣是也陽息為陰故陰者陽之所不足也女者男之所不足也惡者善之所不足也愚按氣就陰陽未分時言則可云一所謂太極也既分則有陽必有陰陽德陰刑陽善陰惡蓋漢宋諸儒就否泰二卦推得如此其實諸卦總此陰陽君子小人在得位不得位分別必謂陰皆不善則卦第應有乾而坤可廢況天地無陰亦不能生物則陰亦何嘗不善以陰為陽之不足既難信以女為男之不足尤未安東若所云使其皆足則天但有春夏無秋冬時但有晝無夜人但有男無女兩儀之名亦不可立何以處一陰一陽之謂道乎

象山先生每令學者戒勝心鷺湖之辯不知不覺又發見出來後來每歎鷺湖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各自明只從知見得及工夫未懇到處纏縛中不知不覺而發平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發露若用功懇到雖來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象山勝心之戒及發而復悔學者俱宜細看庶有得力

工夫此蔡白石先生端居寤言也極有味

許敬菴曰性之理無窮故學之道無盡學而不厭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然而三代以上道明而學醇三代以下道喪而學雜高之淪於空虛卑之局於器數浸淫於聲利靡濫於詞章嗚呼學其所學而非孔子之所謂學也愚按先生以克復為宗旨原學三章體用不偏確實處不減薛文清胡文敬所以為當時學者之宗少墟出於其門步趨不失甘泉一派度越諸家矣

馮少墟辯學錄曰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就是命之以善何須着孟子道性善正指天命之

初言耳愚按從來言性善者無此明捷
辯學錄曰觀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四句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專指本體而言誤矣愚按有無聚訟愈辯愈不明引經以斷斯為能折其衷

少墟疑思錄曰論語一書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盖欲學者由工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見源頭耳中庸則直指本體源頭以泄孔子之秘先生此條發明論語中庸大旨不涉影響不滯跡象使人心志開明嘉

惠來學不小

疑思錄曰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豈有不操不舍之理此便是要舍的說話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守上說有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愚按便是要舍直抉隱微以勿忘勿助斷操亦精當不易

少墟語錄曰孟子以氣質中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此說發明宋儒緒言極透亮

少墟語錄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惻隱此良知也率性也饑知食渴知飲若曰亦良知也率性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兩項朦朧合說則君子以循理為率性小人亦以縱欲為率性耳愚按知飲知食中亦未嘗不有理可循能循理則良矣若舍理縱欲即墮生之謂性塗徑此須細勘謂性不謂性之旨

唐曙臺答李見羅書曰就中破的者無如布衣然不免為心學所陷觀其以心齋自號自命又烏在其以修身為本也按先生惡言心學遂并惡布衣之號倘號身齋將並引為同志乎情之難平也如此然箴見羅設科大廣、盛自反自修之實尚寡立人達人之意過多則

真愛人以德者又與維卿書中曰為國者必以禮學道者必愛人未有不愛人而能化人者未有不以禮而能愛人者亦是格言先生嘗宰吾郡萬年周旋先五世祖講席其學固有自矣

楊止菴孔子廟碑曰我國家宗師孔子顛行其道於今自耆舊宿儒至佔畢小子皆識取法而排斥二氏即未可謂人人有知而由其教法皆能端存主謹操履重博雅達於居處應酬謨為經濟動中規矩世道人心為美愚按人心風俗之美固由彛好不泯亦太祖表章迥出漢唐先生說得醲郁有味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方正學俟城雜錄

方正學以利祿務名訓詁文詞為四蠹謂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愚按訓詁文詞非為利也即為名也仍只二蠹耳聖學一而蠹不一亡也宜哉

為家以正倫理別内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修身為教以樹藝畜牧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矣 俟城雜錄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内和以應乎外斯

庶矣乎 同上

趙考古造化經綸圖言勇則曰見善必為知過必改言明則曰不讀非僻之書不為非禮之視言聽則曰不受浸潤之譖樂聞讜直之言皆實切日用圖中格言甚多觧大紳稱以力學主敬厥有徵哉

曹月川曉喪事用浮圖者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為非而以違俗為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開示深切尤妙在為守正者劃清界限

月川語錄曰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愚按如此看靜字乃得周子立人極之義又曰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亦是此旨蔡虛齋謂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為得力似即本之先生

黄南山海涵萬象錄謂吏胥貪黠欲以大比中式之士分三等上為藩臬閫司之吏中為各郡吏下為州縣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愚按即兩漢辟掾屬及宋人欲以士為吏之意然既中式則士矣可以吏役乎且明習吏職豈旦夕間事强士為之將復有讀書不讀律之譏非惟不足

去貪黠反似資貪黠者以聲勢矣先生嘗言明理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則可謂要言不煩

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荼壘衛門庭章楓山先生桃符句也人品氣象即是可想

太宰唐漁石出入徒步人以為言漁石曰楓山先生師致政歸祇是步行自後朴菴挺竹澗潘希曾兩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楓山遺事所載如此不難於楓山而難於遜相遵守鄉士大夫肯謙約慕善風俗安得不厚

梨洲莊定山傳曰即如出處一節案已二十年不出乃為燮臺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

自處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却用得祇峯陗壁着也白
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須令
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愚按定山以服闋舊臣逢聖
明之代未嘗不可出特以遯跡既久責之如此其倫況
地位品望下此者乎觀白沙兒女專制語則先至之出
可想出處所關甚大易所以貞介石也
定山語要曰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剽聯比對點
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立某程文皮膚口耳媢合
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帀
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

學也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愚按媢合時
好藉奉之揣摩已啟其端然剽竊則秦所未有口託聖
賢而學懟說士正緣真有志聖賢者少耳倘果志聖賢
決不至僅以剽竊為覬覦之資矣
張東白語要曰此道自程朱後所寄不過語言文字循習
既久只形諸文字而言語殊不之及纔能執筆即於性
命之真帝王之略極力描寫不以為異若言語間有及
之聽者雖面相隆重退即笑之號曰道學又或公然排
擯之曰此僞學士風一至於是然實由言語者所談非
所見所見非所履故也愚按舉世不察之端經先生指

出便可曉默定之性命帝王雖強言而未嘗盡解即文
字已與程朱隔越何問語言
羅一峯要語曰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為非今曰使子
靜在恐亦不敢以為非也又曰居喪須避嫌不可自信
而已古人之受污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污之亦無路分
說也此先生發奪情者深痛之言後人正須猛省
陳騰夫先生論學諸書內外融徹使人確有可循其以義
利分別道學俗學又分別朝廷設學與君子自學皆實
有所見儕稱先生獨得於遺經之中不誣也其考德等
第曰性行端潔居家孝弟廉潔禮遜見善必行聞過必

改為中上此與兩漢舉格相似亦與趙汝古造化圖相
似通明學業曉達治道為中中能習經書為下上亦平
易可行至考文下等則曰考德名在上之上文雖下必
取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愚按伊川之文恐未可謂
之下意雖美而立說未盡
蔡虛齋語要曰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
必多為也然既有是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先生似自
道所得然取用須先辨別倘剽竊支綴舍本徇末則玩
物喪志矣先生以訓詁名家廼論學詳密而溫潤省身
諸條尤切要所執與白沙殊而極推之殆亦藉以補所

不足歟其記蜀阜存稿論象山極精審彼以異端醜詆
者固不足言而欲躋諸朱子上以直接孔孟亦未免虛
憍恃氣易細玩先生是篇

潘南村素言曰好聞過不若好改過又曰學然後能知過
學之篤然後能改過二條相足爲義有用之言

羅東川潛心語錄曰欲看動時無差須在靜時無欠義旨
與月川虛齋言動靜者相發

羅整菴困知記曰象山以英邁絕人之姿遇高明正直之
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卽其所至
何可當也愚按太息象山實是惋惜陽明此蓋專爲姚
江發

困知記曰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愚
按學問差失總由分殊上工夫未深耳蓋理一可以空
談分殊難於體究談理一者神妙而無方析分殊者繁
賾而難遍先生特爲揭出真朱子後晦室一炬矣

困知記曰彼見南方以見聞知覺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
般說話務要高他一着使之莫測愚謂老氏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已是高一着濫觴道爲揭破足盡彼教
伎倆亦盡彼教心術彼所以能誑人者在此所以自欺
而究歸邪說者亦在此昔人徒斥以淺陋似見表而未
見裏惟先生責以無辭讓之心又謂認知覺爲性於花
竹上便通不去及此數語足使物爲遁情

整菴與陽明書曰有如川上之歎鳶魚之飛躍若之何正
其不正以歸於正耶此卽知覺爲性於花竹上通不去
之意文成格致之訓所以終不融洽當時辯難雖多未
有痛快如此語者

崔後渠士翼曰朱子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竊所未詳蓋
造化之原理常聚而氣亦聚人物之生氣若聚而理亦
散氣既散矣理安所附是故天地寒暑也人物禾稼也
暑來禾生寒來禾死盡矣明年又蓄其鮮者愚按以氣

之全言本無聚散以氣之分言乃有聚必有散散亦理
也至於禾死又蓄則散中有聚又不可以散言矣朱子
言其分處先生言其全處故有不同然必兼二說而義
乃備

士翼曰氣也惟其爲理斯謂之性猶夫純潔而溫者不謂
之石而謂之玉也愚謂玉與石二物也未足以喻理氣
蓋一玉也而必謂之純潔溫則玉非卽性而純潔溫乃
性耳

常人無中小人無靜此後渠就理欲不並行處開示若論
本原則怵惕不受嘑蹴卽中夜氣之存卽靜也

士翼曰不言常而言變異端皆然申韓之法皆防人之欺疑人之叛此真明眼之言可以涉世可以著書

何栢齋語錄曰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為初學口耳此道聽塗說之最可惡者先生斯言酷中空談者深痼

栢齋陰陽管見曰天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於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五星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大者愈遲勢則然也此即西歷脬豆之說然星凡數等金木最大火次之土水為小何以僅金水附日餘或遲至十餘年始周天曰體與五星大小懸絕何以周天反同金水西人則以遠近為說終未免引天從算迹是以求則以大小分遲速雖脬豆亦有所未盡先生又何以明之

王浚川雜述曰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自餘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使然耳使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惟知所養為親耳塗而遇父母常人焉耳此可謂天性之知乎浚川大旨專為分別先天其實知所養之為親即德性之知使然一概歸諸習悟則孟子所云良知者不可信歟類曹孟德誣孔北海寄盛之說不止外義而已

雜述曰人之生本於父母精血之湊與天地之氣又隔一層世儒謂人本天氣故有善而無惡近於不知本愚謂善乃天地生物之本所謂乾元也人生於父母亦得此而後生耳精血之湊乃粗跡故同一清血有生有不生非氣有存與絕乎性善之義即此可怡浚川又謂天地未生只有元氣而以老莊斥宋儒天地之先只有此理之言夫未生之前從何證驗不如漆園存而不論者為切實且元氣之名始漢人舍理何以為元氣至其論湯武周公及孺子入井只發明得臧穀亡羊一案梨洲謂其病在理字不分明諒哉

造化之神氣大故所能為者亦大人物之神氣小故所能為者亦小此何栢齋說而浚川非之愚謂以神氣大小分所為大小極於裁成輔相之理可思然不當以之論師巫浚川分別天人得絕地天通大旨要於天人相與徵妙處稍欠理會益感應之機正而順則為君相之燮理邪而逆則為師巫之妖妄彼呼風喚雨乃所謂乖氣致異固不足深辯也

張淨峯與聶雙江書曰所謂物格者只就義理交接念慮

發動處便就辨別公私義利使纖悉曲折昭析明白足
以自信不疑然後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又曰一部
大學皆是欲人克去已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但必先
辨乎公私之所在然後有以克而復之先生力主宋儒
主敬之旨教人實從語言動作上用功皆明坦可循此
書發明格致亦透切其論文曰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
焉新學小生心目識講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為京
師所尚皆如此其獘將至說經叛聖大為心術之害愚
按此深慮也司衡者不可不知明末制義流獘先生固
見之蚤矣

中守義理自不至於妄言人有喜怒意向則其言易乘之
而出故制情乃所以謹言也此徐養齋讀書劄記語極
可味

李谷平日錄曰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
難者理一耳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常人皆可能也視天
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聖人不能也此將延平之言
倒轉似左袒姚江然延平意主析理谷平意主存心義
固各有當耳

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一念之妄純乎道矣 谷平日錄

日錄曰四端在人本無增添孟子所謂擴充只是無間斷
耳愚謂固無增添然擴充政如自嬰孩以致強壯官骸
猶是卻已數倍開拓無間斷三字只說得不殘跡一種
人

谷平朱學問答曰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德此大學大頭
腦也朱子以虛靈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功則曰因其
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工夫至簡至易何疑之有
愚按論大頭腦最是可以論學可以論人紛紛集矢程
朱者正坐未思此義耳

谷平答湛甘泉曰佛氏曰定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

蔡亦曰惺惺設以佛所言規規然避之是反涉於計較
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量愚謂先生意好然語
未暢蓋字雖公共語意則有是非邪正之不同苟藉口
借彼明此安知不字此而義彼況經書字句何限矣愚
此之不能明而待借彼哉此處正要計較朱子嘆麻衣
易謂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後不
成文理屏斥甚力若字面則不必避亦不能避蓋字經
釋老用者多矣設彼盡用儒書之字儒者遂不著述乎
惟嚴辨字義之有是與正而無非與邪而已否則攻擊
者固匡人之誤國孔子即解說者亦真以蒙倛之面為

陽貨之觀矣

霍渭厓粹言曰須知窮理即所以養心又曰公議所在繫國家元氣繫天下治亂合二條以觀不愧粹言之目

舒紫溪太極繹義曰木仁也仁者不自私已故能殺身以成天下之事愚按先生牽於五行而未盡夫子有字之意有蓋對無字言一時有之而不必皆然也又謂孔子以木為近仁必示以好仁不好學其弊也愚則似好學專為茍免地更未瑩

來瞿塘心學晦明解曰天忌尤物聖人之經傳不使人見其全縱醫家之靈方卜術之奇數藏之秘府者亦不肯

久留於人間夫書與天地本無忌礙且有與有奪況於生人乎觀天不以全書與人則知天不以聰明予人矣此瞿塘為外氏缺陷世界作證耳天果忌書乎不以聰明予人乎書與聰明果尤物而取忌於天乎以私意窺測上帝決非儒者識解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通要說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凶悔吝都就此面上生此瞿塘最粹之言語錄中不可多得

盧冠巖獻子講存曰學未知孰善孰惡必不能為善而去惡如陽明所云是先為善去惡而後求知善惡大學當以誠正居先而格物在致知之後矣就經文次序上辨證直捷而明豁

涯東手談卷十三

鄱陽史　珥著

明儒學案六十七條除一條

呂心吾呻吟語曰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愚謂此論世特識然細考千古以來事變日新究不能出聖言聖制之外則以道備於聖人道大而聖人與之俱大也

呻吟語曰以粗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泛心看古人的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字意未解句讀未真便加評騭真孟浪人也愚謂真自知粗疏煩躁益細看古人親切靜深之言真自知浮泛淺狹益細看古人的細博洽之言亦可因病得藥然吾輩之孟浪固已久矣

呻吟語曰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憤發不自由之熟病總來不如沉潛涵養然涵養中須防一件久久收斂衰歇之意多發強之意少視天下無一可為之事無一可惡之惡德量曰以寬洪志節日以摧折沒有這個便是聖賢涵養着了這個便是釋道涵養先生此語力為晚節艱果棉清伯始中庸從來言涵養者所未及真足千城名教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此呻吟語修身法也近而可循却望而難即

千紛百擾中此心不亂千撓百逆中此氣不動此之謂至靜心吾說靜心極透惟如此前所云般般足樣樣有者乃非空語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清議所冤萬古無翻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故此事得罪於天甚重愚謂議人而冤則不可云清矣然愚以冤人而得罪於天立言者則宜常思心吾此語

吾輩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鹿乾岳論學語

講學不為世俗非笑是為鄉愿講學不到非笑者終心服是為鄉人講學必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為隱怪講學不大昌明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啟後以為法可傳自勵是為半塗之廢此呂豫石先生答弟語誓切可佩

郝楚望曰世儒於為臣輙云不有其身處困輙云不有其命但求塞責不顧委託舉天下國家之重祇以供吾身之一擲經術不明身世兩誤可不慎歟愚按但求塞責固不是純臣心事然肯以一死塞責尚異乎改頭換面

者政須細辨
聖人於道但教人行不急責人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使
民由之而已知則存乎賢者縱不能由亦有所範圍而
不及於亂楚望此論實窺透聖人立教心事與謂愚其
民者迥別
黃石齋榕壇問業曰問如箕文之蒙難孔顏之阨窮似皆
理不勝數其云吉凶生大業陰陽奇偶窮達壽夭總是
德業必經之路如此聖賢都要富貴壽考則爻象無陰
著奚無奇也夷齊顏冉龍比由惠八人生死天下奇窮
然無此八人者盗跖彭鏗比屋而是也愚按此先生至

論不獨理明數亦明矣德業必經之路一語尤粹
石齋曰萬物生育數條時個個有識度數制德行意思雖
虎兕龍蛇盡纂鬼域於君子性上有何隔礙只自家性
地看不明由耳愚謂虎兕八者自應有辨聖人好善惡
惡正是因物付物此有知明處當工夫所以謂之育謂
之和若但欲偷視則性但有惻隱無是非天命本然恐
不如是
金伯玉曰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擾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
體不為他物所勝此處工夫較平常百倍矣不然平常
工夫亦未到安貼處實實撿點此先生致命遂志根本

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伯玉先生語
錄
金正希詮心曰惟無心而後可以為萬物立心惟無心而
後可以見萬物之心二語殊精然上句無字若作有似
更無滲漏
我欲築室深山視花木開謝為春秋不問甲子或曰每年
一本曆書何嘗棲汝此朱霞青先生處中偶語也深婉
有味
孫鍾元歲寒集曰學者不能有統宗會元大識見切不可
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着眼理會如

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藉不
此異以證其同此先生大識見大議論
歲寒集曰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
讓古人予謂士不宜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
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
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愚按或所云希聖之心先
生所云謙受之方當善用之然無一人不在其上之心
若只為無一人不出其下則近老氏之欲翕故張更宜
辨
歲寒集曰人生在世逐日擾攘漫無所得尋其根源除愚

天尤人別無甚事又曰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鍔
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皆格言皆痛語宜肌膽銘
之
小心齋劄記曰何心隱輩所以能鼓動人者緣他一種聰
明亦自有不可到處耿司寇家僮四人每人授二百金
令生殖一人從心隱問計曰一分買一分賣請益曰頃
買零賣其人用之起家至數萬兩言至平易至巧妙以
此處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其心術正固是有用才
也愚按心隱約管商於十字王介甫枉費心力矣涇陽
記此非夸心隱之才正惜其心術不正

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
心而又可以附君子之大道者也竊謂無善無惡四字
當之何者見以為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
空見以為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混
空則無復罣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混則無復揀擇圓融
者便而趨之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
是故欲就而詰之則彼所占之地步甚高上可以附君
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則彼所握之機緘甚活下可以
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復作亦奈之何哉涇陽此條直
抉王門隱微然從來講學家多犯此病中膺所以歸本
闇然也

涇陽商語曰丁長孺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就跳
不出安飽兩字猶妄意插脚道中此討便宜的學問也
愚按不討便宜即聖人先難意却說得悚惕使人怠心
忽振

陽明嘗曰心即理也某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
十從心不踰矩始可以言心即理七十以前尚不知如
何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即理三月以
後尚不知如何也若漫曰心即理也此乃無心之秤無
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顛倒失措哉此涇陽與

李見羅書也剖析精當又與李孟白曰欣上而厭下樂
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以所欣而復困以所厭畀
以所樂而復攖以所苦必不行矣亦極中王門之病先
生以風節著而講學務究指歸即披抉姚江詞氣和平
俱是愛人以德廼醜詆陽明者動引先生為端恐并失
先生初意

高景逸書靜坐說後曰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
不著意而謂之一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
自一漸久漸熟平常矣故主一之學成始成終者也又
與吳子徵書曰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

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通二條皆實從閱歷中來故明切可循無一字影響

景逸答葉臺山曰今日之學寧守先儒之說拘拘為尋行數墨而不敢談玄說妙自陷於不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硜硜為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於無忌憚之中庸　愚按先生一意尊聞行知狷者門牆實聖門干櫓為學必先有此主宰乃不搖奪此非巽懦人事乃有氣骨人事也復錢漸菴云不患本體不明只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處不合惟患分殊處有差與吳子徵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快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皆極有體會之言

景逸與劉念臺書曰都下近傳姑蘇詞林作六君子弔忠文想如丈教正實其說矣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即此是盡道而死非巖牆而死也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着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此書析理極精於氣節上更進一層即斯可徵先生處死之暇

景逸序崇文會語曰姚江之弊掃聞見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指陳精切有熱血有苦衷與專攻擊以爭講席者義利公私迥別

景逸會語曰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滲平平常常只腳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有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為迷者而言也識規言悟者薛呂二先生真知己也

會語曰問康齋與白沙透悟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徹胡敬齋何如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陽明象山是孟子一派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粗於孟子自古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脉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脉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脉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脉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脉敬齋康齋與尹和靖子夏一脉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愚按才丈二語發人未發其推陽明亦至矣

會語曰問整菴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曰學問俱有一個脉絡宋之朱陸亦然陸子之學直捷從本心入未

說道理有疏畧處朱子卻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為教使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通書及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粗處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體貼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即我之言行矣曹月川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畧闡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愚按論朱陸從未有明閒若此者只依聖賢成法尤至言觀所以推月川則先生自處可知

會語曰象山陽明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豈知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按景逸先生於當時無所師承自謂性善之旨丙午方實信程子鳶魚之旨丁未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辛亥方實信其用功勤密可想惟不輕信其信乃真不涉矜張不立門戶名與涇陽埒而和粹尚似過之

錢啟新罷記曰卦必三畫見得戴天履地者人非是以一人為人聯合天地而後為人發明三才深到實即通天地人之謂儒意耳

罷記曰朱子於四書集註悔其誤已誤人不小又欲更定本義而未能後人以信守朱說為崇事朱子此徒欲以小人之心事朱子耳愚按此為汨沒訓詁者發然當知朱子之悔處人誦言忌味處公無我之心也朱子著述極多豈能無失後人窺尋所及豈必無得第後人所得畢竟細且少苟預設朱子誤人成心務將信心自用其誤又當何如故竊謂寧為朱子所誤尚不失刻鵠若直率胸臆掃滅傳註未必有益朱子徒自欺耳

罷記云心意纔暴戾便似於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於父母毀傷了一番此言指點親切性剛者尤當座右銘之

錢啟新謂禪本殺機故多好為關口語儒者每染其毒而不自覺何哉陳幾亭亦謂若人我隔絕則其養高習靜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二先生所見正同立言者當以為戒試看道德經中許多機權作用皆養成殺機明驗

孫淇澳致曲解曰生誠誠也至聖明也致曲所以誠崇禮所以聖也曲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發育峻極皆此也凡禮到委曲致處便充周布濩君子以致曲為實心以崇禮為能事即覆物載物成物之業俱不出議禮制度考文之外也故聖誠禮之至也戒慎恐懼禮之精也無忌憚禮之反也此解切實較李太伯禮書無牽合

湊泊之跡
顧涇凡小辦齋雜記曰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般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弒父弒君而自為特重實理下弒父弒君種于此先生從褚淵馮道輩看出實從孟子楊氏為我悟來

涇凡曰炎祚之促善類之殃紹聖之紛更皆小人所為也今不歸罪小人而反歸罪君子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為戰國孟子與蘇張楊墨分為三黨而戰國遂吞於秦其亦何辭矣快辯沁心力破時局調停之說

涇凡謂南臯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似以氣節為血氣也夫假氣節乃血氣也真氣節即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理義之氣節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理義而誤認為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按南臯以氣節著豈至認氣節為血氣蓋不欲僅以氣節名即先五世祖氣節勛名貌乎小矣意而先生又雖明言歸諸血氣有為之言也涇凡借南臯以防末流字字警切

涇凡曰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為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凡近世好為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愚按此學問人品真偽分界聖人思狂狷何等殷切後人乃舍狂狷而鶩中行非愚則妄耳

史玉池曰人心有現成的良知天下無現成的聖人聖人中得原是孩提愛敬孩提知能到不得聖人中得故孩提知能譬如礦金聖人中得譬如精金這精金何嘗有加於礦金之初那礦金要到精金須用許多淘洗鍛鍊工夫故不思不勉只說個現成聖人非所以為聖人也愚按先生講學祁門先曾大父儀叟先生嘗躬詣講筵與附緒訓令讀學說諸條光霽景象如在追溯淵源高

山仰之已

劉靜之緒言曰物來順應順者順乎天理非順乎人情也剖析順字精當然須知天理既順人情自無不順

緒言曰假善之事人人可飾聖賢之跡只逢着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此言酷中當時名流情事古人所以謂求臨難死節必於直言敢諫中也

緒言曰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處好惡未必的當不敢到十分則子莫之中鄉愿之善耳靜之此言剖析醒快

許靜餘安貧五戒曰說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

僮僕向人乞覔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
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愚按安貧省事自吾輩常分
自好者定當如是余通籍後以疎慵守硜硜幸不犯先
生所戒
耿懷庭曰求心所在不若求心所不在大學心不在焉四
字是點化學人的靈丹身有所忿懥四句是煅煉學人
的鼎鑊蓋四字實生於身而役乎心心何以有不在在
乎四者之中為形骸所役而不自知耳指陳悚切其即
先生所謂自求得的妙方歟
吳霞舟隨筆曰士大夫為盜賊闖說者即是盜賊為優倡

闖說者即是優倡二語罵人之口愛人之心
隨筆曰或問當此之時何以自處答曰見危臨難大節所
在惟有一死其他隨緣俟命不榮通不醜窮天下自亂
吾身自治又曰惟見危授命是此時第一等事不死以
殉社稷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避世深山亦此
時第一等事徼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
道也愚按先生所蹈是前說避世則以待可以無死者
士君子處百六之會舍兩途俱是苟道
隨筆曰友云長生當除妄想曰求長生獨非妄想耶直捷
乃爾從國策聞人欲不死藥及東方朔飲仙酒答語化

出
幾亭學言曰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於世勿言
損益相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襲言非力
所及勿輕言愚按立言必嚴此始足不朽然本至誠尤
切要損益相兼非力所及二端人所易忽拈出亦有味
學言曰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似多却推駁象
山一番然非自為為後世也象山立身實無可議陽明
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却推駁朱子一番頗曾不
卜同在聖門親聆德旨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異使當
時必欲相同亦誠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入

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宿必同用力不妨異設誠致行
起念必同愚按論陽明不復推原所為蓋疑陽明未能
無自為之心怕差不怕異尤發人未發之名言
劉念臺戊辰語錄曰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
只是查撿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
着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着便易橫決若於此處查考
分明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
善觀氣象者愚按發揮延平之旨未有透露如先生此
語者
念臺丙子獨證編曰小人只是無忌憚大學只言閒居為

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為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
無着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袪摘閒
居隱疾令我增臨淵之思常一尋味可以矯輕警惰
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怒義
樂禮哀智而其所謂中即信之德也此念臺創解却有
見
念臺語錄曰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愚按格
言可佩要即易繫躁人辭多之旨
念臺謂學術不明只是大學之教不明大學之教不明不
爭格致之辨而實在誠正之辨此即陽明知行合一意

而較可持循
除是閉耳合目心不在焉始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時若
靜中工夫愈得力則耳目聰明亦愈加分曉可見人生
並無不睹不聞時也此念臺別一識解信如所云則子
思亦誤矣
念臺曰世言上等資質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質人宜
從朱子之學吾謂惟上等資質然後可以學朱子以其
胸中已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
若下等資質必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有了本領
方去為學不然秪是向外馳求誤却一生矣按此即高

明季克沉潛剛克意却說得透徹
念臺謂祝淵曰人生末後一着最是要緊儘有平日高談
性命臨岐往往失之其受病有二一是偽學飾名欺世
原無必為聖賢之志一是禪學凡綱常名教忠孝節義
都為事障理障一切掃除而歸之空愚按末着緊要是
先生自靖心事偽禪二路亦可謂作易知盜
來學問答中王嗣奭問晦菴亦從禪學勘過一條愚觀大
意只是說朱不如陸陸不如王而借外氏過遞實是說
朱子不當闢禪耳念臺諸說多平正而問答獨異豈平
正者親筆異者乃門人各亂以私見歟嗣奭至謂紾臂

踰牆為秉於食色之見仁而過不是與善對敵之惡尤
非樸學所解
念臺答秦弘祐曰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
非善也有意為善亦過也愚謂有意為善固勉强然愈
於無心之過今以有意為過而有過為非過則人亦何
苦為善而不為過乎蓋聖人原望人改過若如所言直
似禁人為善說既無以自申且失聖人之旨然如無過
即是善但欲以改過為善則皆格言
又答弘祐曰學者只有工夫可說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
中矣又曰孔門授受只在彝倫上討歸宿絕不於此外

空談本體滋高明之惑皆名言答韓參夫曰禪之一字
中人日久逃之者既明以佛氏之說納之吾儒之中而
攻之者轉又明以聖人之精微處推而讓為佛氏之物
亦安見有以相勝此尤表裏洞達下乃忽謂朱子半雜
禪門殊不可曉
念臺原學曰良知不能不囿於血氣之中其幾希之呈露
有時而虧欠焉是以君子貴學也學維何亦曰與心以
權而反之知則血氣不足治也於是順致之以治情逆
致之以治欲精致之以治識雜致之以治形治器則血
氣皆化為性矣此發明致良知意即朱子表裏精粗無

不到二語義疏於此見朱子之大任後儒竭精神才力
終不能出範圍也然念臺意主知行合一之說故逆雜
二字終未瑩氣血化性尤可商
學者惟有中立一病雖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
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此念臺第一
義說極警切
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物之始事也愚按上句甚精而
以慎獨為格物始事念臺其宗石經乎其謂止於至善
則知至亦此旨然又曰格物致知總為誠意而設亦總
為致知而設似於義旨岐貳疑是記錄有譌

學案除源名臣錄派衍聖學宗傳紀一代學問文章事業
之人畧備即世運升降時事得失亦往往可考然梨洲
意主以蕺山承姚江故多為文戒護前而借援他家時
成滲漏且書既名案只宜直書事實於前案語附後俾
閱者精求自得乃善今傳多用議論及讀其書遂欲無
味又有傳所采而逕刪原文則或失本旨而亦無從考
雖然薈稡三百年立德立言之人使力不能購及覓不
能周者皆得擷其芳於六十二卷中不獨徵諸儒未喪
之文抑亦嘉學者無窮之惠覽者各就所得求之可已
乾隆辛未十月廿二番易史玥跋於古田山廬

此書承靖果園師命而講偶有所見輙識之乙亥觴祝師
八衷語次命次所識為一編時方謀北上未敢承又先
嚴每訓以義理之學在躬行先儒緒論當先考其人品
不可輕議論以故歸田後雖時欲措手懔庭訓輙止今
年夏膺聘掌鹿洞教春風之棲依然而向時扇春風以
坐我者已渺不可追既想頻年提命無一不歷歷心目
間偶緒此書雖不敢以淺陋恂次窺測顧其閒格言足
激衰惰即間有商搉亦堪自資考證援摘向所下意者
錄為五卷雜手談中庶稍隱輕議之跡以尊先訓手更
有談不礙增益然猶痛不獲及靖師存日親質函文也

己丑六月廿七日史珥續識於鹿洞書院之春風樓

文獻通考四十九條　　鄱陽史　珥

文獻通考載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畝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戶無所容詐按此似即今九則冊所自起然則壤成賦禹貢已然秦特舉而修之耳

武德七年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愚按民之不流徙

田田之能為永業以官物不可賣也徙寬鄉者酌田數而稍多予之所受狹鄉田仍歸官而不許賣民自不輕去貧無以葬亦必涓滴經營田庶可以永存今賣端一啟民得藉徙貧為詞勢不至盡賣其田不止業何由而世乎是口分世業之制蓋不待楊炎之變為兩稅而已壞矣葉水心譏以無補助之法而令自賣其田便無䘏民之實者信矣夫

官人守業田賜田欲貿賣及貼認者不在禁限按田既以世業為名宜貴賤一律若官人獨異則何以禁庶民但既為官人勢難自耕貼債固可若貿賣賜田似傷國體

建中三年詔增天下稅錢每緡二百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因詔天下皆增之愚按因叛增稅是助之叛也唐之兵革不息固由悍將驕卒亦賦斂煩重民不聊生有以成之觀元明末造可見

許載吳唐拾遺錄載吳順義中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綿每兩十五文宋齊丘請絹每匹擡為一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不十年閭野無閒田桑無隙地愚按何以不平估而虛擡殆以賦斂方重明減則難行且

恐後復添增紬絹綿價亦有賤時惟昂為三四倍之價上不費而惠宏名不虧而實減知誥能欣然聽納真可謂知大計矣洪容齋稱以民到於今受其賜而惜九國志及通鑑之不載又譏浚民以益利者為醜於偏閏之臣厥意深哉

建隆四年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銖釐絲忽錢必成文綃帛成尺米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藁成束金銀成錢按畸零之數庚手者姦藪也此令行欺偽自無所容及秦會之有不得合零就整之禁則剝民以惠墨吏也多矣

知光化軍張操上言三司令倉場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
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倍納民租
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行除官所定正
耗外嚴加止絶大中祥符八年復詔禁諸倉羨餘愚按
倍納私減足盡羨餘本末況一有羨餘之進則藉以朘
削者公一而私且十名固剝民實乃病國嚴止詔禁遠
猷可以活國

五金中鐵之用最廣且鉅至道末歲收黃鐵三十餘萬斤
天禧末黃鐵增五萬餘斤鐵以黃為稱於古未見殆即
今板鐵生鏽而色黃者歟

臨江軍王伯准言清江縣修德鄉有稅錢苗米人烟田產
並在筠州高安縣新豐鄉上項稅田在經界謂之寓佃
按寓字字彙遺漏未載然觀杜詩影動寓宛冲融閒則
字之來已久

建炎四年右諫議黎確言近歲貪吏至與專庫分利凡民
自諸輸納夏稅和買紬帛等往往多端沮抑不堪留滯
之苦則委之攬納之家而去民有倍稱之出官受濫惡
之物云云此弊自宋已然耶夫留滯正為攬納地不留
滯則攬納自止禁攬納而又留滯則有不可言者矣

紹興二年左司諫吳表臣言諸州折變有至數倍者請今
後並以中價細估詔違法漕憲各罰銅十斤愚按估及
數倍為公私之病大矣僅罰銅十斤豈謂違法漕憲少
十斤之銅乎彼有此銅亦何憚而不違法乎詔令若茲
時事可知已

紹熙元年臣僚言今州縣守令皆以財賦為心不以民事
為意上供有常額而以出賸為能省項有定期而以先
期為辦斛斗升合所以準租而對量加耗尺寸銖兩所
以均稅而展取畸零不求羨餘之獻則為乾沒之謀民
財既竭民心亦怨饑寒迫之不去為盜者鮮矣數行中
道盡從來小人之才亦道盡從來能吏之伎

往時有大吏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萬斛及錢萬餘
緡別貯之倉庫以欺朝廷曰用此錢糴此米還盜其錢
而去願明詔內外臺察核無赦此嘉泰二年辛幼安知
紹興所奏愴壬固利大率只影射一法此覺更變化然
不卉六十萬斛盡攫之循覺其風近古

知隆興府張子顏為八縣人户代輸二稅舊欠按守土代
民輸稅固美然當時先彼代輸者如知臨江王光祖曰
郡計餘賸知江陰軍林元喬曰公使庫趲到錢趙汝愚
知太平州及鄭僑韓同卿諸人皆將州用錢其物各有
所出張隆興獨不言所出則代輸固似有不大分明處

故同一知隆興固不如程叔達乞蠲淳熙十年未納苗
米之正大
宋文帝元嘉七年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
穿鑿按今北方所謂大錢皆一當兩其源似出於此沈
演之乃謂大錢當兩家贏一倍之利不知是特為富商
多錢者增貲把穀帛者愈瘠其言固似是而非宜乎行
之經時而遂罷也
孔覬上言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
此不可不察也按錢貴非穀賤真通達時務語馬氏謂
富强之實在於物多者亦深到然今則錢糴俱貴銀復

不賤留心世道者將何以救之
孔覬言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
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
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歸本官鑄甚是然私鑄所
以多由官貴而私賤弊正與鹽同故唐崔沔亦言鑄者
無利則私鑄自息也然官鑄既不惜銅愛工價決不能
無昂必庚手無侵漁價低昂一準銅工不求贏利而弟
以錢為懋遷流通之具私鑄自止私鑄誠止則利權不
下移不言利而利已大矣孝明時任城王澄言今之太
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小大之

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亦講錢法者所宜知
開元二十二年劉秩議欲禁銅以為銅無所用則銅益賤
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
公錢不破恩按用銅可禁而盜鑄難禁且銅禁愈嚴私
鑄者無所得銅必銷官錢則官錢愈破烏能使錢增而
末利息私鑄專恃禁銅尚非探本之術
今陝西河中府等處民間私鑄最多召募私鑄人令赴官
充鑄錢工匠廣為營屋許其一家之人在營居止不必
限其出入官給物料盡其家人力鼓鑄計其工直率十
分支若干分數充工價又可收私鑄人在官蓋昔人招

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此崇寧二年蔡京所奏亦見作累
茅恐私鑄者多官屋難容物料難繼錢多將何所灤亦
秖紙上空談耳
庶民農工商賈率一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
更繇租賦出其中適考謂似是百戶賦二十與上懸絕
殊不可曉又謂之息二十豈官每貸以一文而萬戶取
其息二千乎愚按庶民家是農工商賈之綱萬則庶民
家貲也率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謂家貲萬
者歲得息二千家貲百萬者歲得息二十萬也更繇租
賦統計公私所費也俱指庶民治生言馬氏泥於列俱

封君食租稅句誤以為賦役之制故難通

嘉定十一年夏五月臣僚言鄱陽為邑經界之初稅錢額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貫有畸每稅錢一百文敷和買絹六尺四寸八分有畸吏緣為姧歲有增益積至嘉定九年遂及七尺五寸六分又且見寸收尺謂之合零就整去年復整增三寸以最小崇德一鄉言之嘉定九年分額管五百貫文有畸敷和買絹九百三十餘匹去年只管九百四十匹有畸乃增至九百五十五匹可知其他乞明詔有司痛為草絕從之此吾邑戰事當時朘削困民可以想見宜表出

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饑乃帥民就食於洛陽勅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次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按此以子產之乘輿效梁惠之移民而術更下譬若身為家主不能俯育子弟而躬率行丐成何景象即此已覘隋德之不長史乃誇而紀之陋已

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此司馬溫公治平四年疏良法渥澤惠而不費良有司舉而措之裕如也顧未有稍肯留意者

通考載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戴禮保傅傳及白虎通之說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尚書大傳之說程朱二子從保傅白虎通天按注云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今以諸書所載及此注詳之則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歲入小學者乃天子世子之禮所謂小學則在師氏虎門之左大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尚書大傳所言十三年入小學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蓋公卿以下之子弟年方童

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傅且學於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小學而天子則別無小學所以八歲便入小學歟愚按入學之歲諸說不一馬氏獨會通彼此從來言學制者無此明析然又須知古人立法秪約畧言之亦必視其資性功力可入小學則入小學故晚成者十五而不嫌於遲可入大學則入大學故早成者十八而不嫌於躐即如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亦大概言必拘泥年數則婚嫁亦窒礙矣近有喜與宋儒為難者專主大傳而力攻程朱殆未見貴與此說

翰林職清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私人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跡為異同也致堂所見甚正然私人內相自是流俗形容清要之詞非天子自加品目也惟在居是職者勉副貴重而無以內相私人自封則幾矣

周時曰宗伯為春官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欲令國家盛太常存故稱太常愚按太常旗名書所云紀于太常者想已以物名官矣决不始於漢附會盛太當存陋甚

夏有太史終古者當桀之暴知其將亡乃執其圖法而奔於殷殷太史高勢見紂之亂載其圖法出奔於周按古者太史皆掌天官故預知亡亂然抱其世業不從執藝事極諫以納忠乃徒賫舍故趨新之用不亦偵乎

乾道四年詔諸州各置準備將一員專一管轄日逐訓練揀中弓弩事藝此即後來守備官之始

真宗在東宮建堂習射名繼照堂有勾當官三人按勾當是俚俗語以之名官欠雅

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尊彝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以醞酒法式考之禮惟五齊三酒今醅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以十五日夏十日撥醅甕面浮蟻湧於面今謂之撥醅豈其所謂泛齊耶接取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醅芽置篘其中其齊葱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耶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酒變而微赤豈其所謂緹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醅面覰之上清下沉豈其所謂沉齊耶今朝廷因事而釀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蒸醞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釀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

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酒者成就而人功為多故享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思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醴齊縮酌盎齊沉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沉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此數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者詳審或不致差謬乞自今年郊廟供奉悉按此奏精於說經宜動天子論證有理趣之褒後來能以經術飾史事如此者甚少故及之

珂仕中朝屢攝官祠祭每見尊彝之設五齊有其名而實

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廚蓋止一色公醞耳聞之容臺吏尊罍之下率多空惟一尊僅盈杯勺以供祭他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視酒觶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唱酒齊之目而已於以見其名殊而實一也岳相臺愧剡錄所記如此夫祭古人所慎後世乃苟簡至此是瀆神也豈惟棄禮而猶望祭則受福乎於以知儒者欲行古禮之不易言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能用周官之法度其意深其慮遠矣

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一日社正之名見

此清齋之名亦見此

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耕借貸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常官輸雜出無數吏時有非常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迺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疾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此葉水心進卷語真通達治體者通考深取之而曲暢其說宜哉俗吏惟知借抑制之名以資要索則是用穿窬之術饜狙詐之心富貧交病如民生何如國計何

緣湖居人魚鴨為業余按業魚事莫著於史記貨殖傳水居漁石千陂業鴨則僅見此蓋傳咸從山陰無貲之家於餘姚鄮鄞三縣墾起湖田議也

馬碧梧丞相草白劄子作樂手士民所陳徑自朝省下本州埶勘蠲除鹽醱米事不可訓然權以集事非為已私也意勤而力勇非通考詳載幾無知者宜入郡邑志

紹聖元年臣僚言元祐敕典賣田宅徧問四鄰乃於貧而急售者有害乞用熙寧元豐法不問鄰以便之應問鄰者止問本家有服親及墓田相去百步內與所鬻田宅相拉者以節其遲按宋初亦有問親鄰法必節日限遲乃可防抑勒然問親一法不獨教睦亦可息爭蓋勢豪貪人田宅及祖塋而又悋重價多潛賄居間乘人之急密謀賤售不使人知甚至誘子孫瞞祖父預設訟局以脅之又或偽作契券如宋劉沖所識衡州大姓尹氏者業一入手則決渠築堤遂使毗連者田毀於旱潦宅妨於出入塚墓不能祭拜究之訟端一啟費固不貲幸而

勝之以為得計而欺瞞盜賣之子若孫已林立階庭矣其為人心風俗之害甚大而郡邑田墓之訟日滋使問有服親及百步内之法行固息事寧人一善政也

紹興二十六年户部言今年人户畸零租稅如願與別户合鈔送納本色者聽初秦檜畫旨不許合零就整至是鍾世明權侍郎恐奉行牴牾擾民乃奏行之按此則併納糧稅其來已久真利民善政元世祖二十五年以江南江北站户貧富不均命有司酌料合户稅至七十石當馬一匹亦一時良法檜乃作不許合零之偏山人為不善固惟日不足而吾邑不許併納頒始自號稱慈祥之尹何哉

鄱浮之介民間收租多不計斗石而計秤秤十三斤大率稻官斛以八秤為石民斛以六秤為石民斛一石得官斛之七斗五升有奇而不知所始文獻通考載臣僚言永豐圩管田七百三十頃共理租二十萬一千餘秤是每畝未及三秤以公田論不獨徵稻為甚輕即徵米亦不甚重以今石八秤者計穀則得二萬四千石有奇然本文言米二萬餘石則米亦以秤計矣第米每石必十秤以上此或當時秤斤數與今異耳

高頭奏人間課稅雖有定分長吏肆情文帳出没既無定簿難以權按乃具輸籍之樣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户上下帝從之愚按今人里居猶有圖稱不及都鄙之古雅然以此奏考之則自隋已然簿籍稱帳未知所始近乃字多作賬亦未若帳之近古

沈約上言簿籍大壞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奸貨落本阜注吏書新籍通官榮禄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阜微今日仕伍凡此奸巧悉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前或以崇安在元興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按如休文言則當時譜牒之淆可想中正法所以不可久行顧宋書自叙家世乃亦考覈乖謬今人家譜更不足論矣

纔得歸農即復應役直至破盡家業方得休閒所以人户思見稍有田產典賣與形勢之家以避徭役因而浮浪此仁宗初即位臣僚所奏夫巧避徭役固當察然使役之有節民亦何至甘心傭僕以避公役此宜大理其本毋使釀成隱民敢食景象通考所云官吏侵漁之毒可施於愚戆之鄉詆而不可施於諳練之將吏者亦必有馴致之端徒欲操嚴科從事末已

朱子嘗論義役未盡者四通考謂始倡義役者多鄉閭之善士惟恐當時議之未詳而慮之未周及捘踵義役者未必皆鄉閭之善士故其弊日闕或以其才智足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其氣力足以凌駕而私義役之權愚按歸本任人不獨可論義役并可論社倉

余嘗問為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輙兼倍少不破家蕩產葉水心之跋義役如此今充保正長者不聞有此害則立法固善於曩然比來亦有害及編氓而利歸庾手類此而不類者則户房之管簿是也每官到任例有僉點每歲又一僉點所

以防蟠踞為奸也或乃視簿中丁糧肥瘠而上下其貨自數十金至數十百金若輩既嘗預輸無名之賦於是凡關涉户口賦稅諸事罔不贏取數倍其版籍增減淆譌無從控理民既暗受掊克而主者亦别有所制官民交困以飽庾手之橐利蠅頭者不亦誤歟

每年末鹽界分場務約糶錢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難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户每户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及行之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愚按此鹽法權宜之計然不虧官而惠及民亦即可以經遠

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愚謂此言鹽弊簡而盡近來醝務悉歸商而官徵其引法詳且備顧商昧遠計豪侈奢蕩既迷裕本之謀結納交遊復忘量入之出費不供用惟知昂價價愈昂則私鹽愈行而官引不能報銷於是捜捕愈勤私販轉肆而有利至乃行鹽之户反賤買私鹽以官價轉賣課額愈不能足而捜捕夫役反與私販通賄容隱夫同一鹽也收采之工同煎熬之費同何私賤而官反貴商高估貴之也鄙諺曰取少末多又曰貨不停留利自生蓋凡貨行多自百

利行少雖價高亦無利此理極易見設諸商知以多賣為利而不務權估常使其值與私鹽相準非惟利有兼倍將私販亦不禁自止即諸巡捕丁役之費亦可省而諸商固智不及此

呂東萊言淮鹽最資國用是時建安軍置鹽倉發運在真州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愚按今江湖鹽貴其說不一而舟運費多居三之一舟人以數千金巨艦守候動經數年窘乏既劇則鹽一入船沿途賤賣勢也本數既虧則託詞風水另雇小舟零駁鹽不時至

數又無多價自易昂朱子與陳漕論鹽法海船之弊正
如此商惟利價昂而不悟速裝速卸速賣之費省而利
多也試以萬金權之歲一營者利如干倘歲再營則萬
金可當二萬金即二歲三營亦萬金可當萬五千金價
不必昂而利自厚今不知銷引捷速之利而徒昂價值
禁私販攙灰沙搬運則悉任舟人設歲營者至歲半則
萬金之本僅當七千若至二歲則萬金僅當五千矣正
東萊所識見小失大者也倘鹺司如李文靖肯與大漕
協恭定法亦使江廣回空漕船得以載鹽各至行鹽之
地交卸彼每歲新運有期自必及時趲交雇值必不昂

期限必不與漕舟駢增此利舟必益堅人必益奮夾帶
私鹽之弊亦可不禁自止非惟益鹽政且裨漕政矣顧
鹽漕皆經國大計豈書生所敢與知偶覽東萊說姑識
之

貪人萬狀而訟試受賂害最烈故法令尤嚴比閭里選日
賄賂不行而前列多擇有力餉饋外借貸總之是鬻試
而不鬻試也聽訟日亦賄賂不行而理在有力者加意
直之既而時有稱貸或貸以辦公懋遷他方者則委購
土物而不給直是鬻訟而不鬻訟也然趙忠定嘗上言
諸縣措直月樁錢物之弊云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
則納歡喜錢始知今人極巧作用古人業先有之不足
訝也忠定是疏指陳深痛真救世大文章郡邑志藝文
宜收之

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此嘉
定十六年浙運判耿東陳板帳錢疏中語諸如此比凡
十餘事時政乃爾時事可知與

常平起於耿壽昌歷代推為良法然後漢書劉般傳顯宗
欲置常平倉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為外有利民之名
而内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
不便帝乃止愚按常平創於宣帝之世至顯宗僅踰百

年而般言已如是豈法果未善抑行之不能無弊歟蓋
世無無弊之法不得其人雖唐虞三代之治術亦無一
可行誠得其人漢唐以還所設施皆足以收效徒泥紙
上陳跡以衡論古今庸有當乎

滙東子談卷十四終

鄱陽史　玥著

文獻通考三十七條

貞元初關中穀賤宰相陸贄請和糴謂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資邊存轉運以備時此宣公救時一策也葢軍旅久駐關中東南困於仰給故乘稔歲和糴彼此皆利人知減轉運以實邊為良法而不知存轉運以備時尤遠猷也葢關中之稔事勢偶然和糴亦偶行以利民耳若惟計一斗當五斗之贏縮專恃和糴而廢轉運則一遇歉歲

仰屋矣即如今南漕自張官置吏治河造舟募人稍食費殆不貲而米至京師每石價僅一兩二三錢甚或一兩較南吏賤則宣公一斗之資當糴五斗者不誣近亦有以運少費多為疑者不知京畿米價之賤南漕為之也倘無南漕費可立待矣況民舟應駁及沿塗牽挽之人懋遷之貨沾溉江淮以北者甚丈且河渠資夫以疏治荒僻藉兵以守衛誠經國寄政之碩畫倘僅較貴賤於錙銖計多寡於升斗則失宣公備時之意而下俾商賈尚復成政體哉

政和五年言者謂均糴之法有已糴而不償值或數數過多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於是詔諸路毋輙均糴愚按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固非仁者用心然及數百石古已云多乃聞今常平穀主者視為利藪貴賣倍於原值賤買而平色不盡如部定雖剝民而害有限惟不願買則索賂賂滿則移諸他戶甚或於涉訟之人虛立承買領狀自一二百石至三五百石及交收每石需費數金至十數金近乃有至五六十金賄脅後代交者有銀入橐而虛給執照者有敝庫明折倍收其值者有穀本堅好入倉後攙秕惡以備借給及平糴者民怨日叢彈章相繼而漫不為意故年荒穀貴良有司所惻心而居奇者所禱祀求也況主者自營外胥吏每以私銀偽作官封或用官發原封遍往遠鄉誆騙愚民飲泣進賄豈暇問真偽哉又有三五黨類共竊有力名戶領價分用穀賤家存勉強買補幸不敗露倘有死亡或愈貧則有力是問而不聞追究作弊根源此所以一聞買穀中人之家無不惕息然胡致堂嘗言或胥吏詭貸而徵諸編氓則其來已久矣嗟乎一法立則一弊生世安得盡賢以斯民為念之郡邑大夫為鞫人慈母哉

乾道四年建安艱食朱子請於朝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

二討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
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廒及以元
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
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
年人不闕食此朱子社倉法陸子在敕令局編入賑䘏
門者也然人有劉朝奉地止四五十里以可信之人行
法於切近之地事與富户放穀同而息又稍輕行之有
效宜也況時止數十年立法之人守法之人互相為用
自不破壞歷久則時移勢變故建安原倉亦不能至今
存也今邑境遼邈各村又鮮可任之人且朱子原議只

斂散時申府差官監視出納今則不視出納而時有盤
查非賄不辦吾門徐系十王抜三皆以父充社正公勑
遂使接管盤查者至二子恃穀無虧欠不納賄供具亦
薄並受窘辱大抵儲百石者慮無不十耗一二不重斂
良民則嬰倉用之以苟免目前盤查愈勤則耗折愈甚
安望息米十倍還本之日乎吾鄉社倉三百餘積穀三
萬許或有穀而不敢放或無穀而互為欺民以為害不
以為利也蓋法者舟也車也而挨舵執轡者人也不得
其人雖唐虞之治術不能行況不計其人并不計其地
又要之久遠而徒沾沾於息耗之薄收借之易則與窒

談井田封建者何異
朱子記建安五夫社倉言常平社倉其法太密避事畏法
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一旦不獲已發之則已化為浮
埃聚蟻而不可食然而朱有所改豈不以里社不能皆
可任之人欲一聽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
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甚於前所
云者記金華倉謂青苗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但其
給之也以金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不以鄉其職之也
以官吏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
不以慘怛忠利之心細味二記所云不獨可得常平義

倉及青苗利病即社倉利病亦較然矣
蘇文忠知揚州上言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
徵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沿路雖失商稅而京師
坐獲富庶又云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郡官不過一員
一船檢點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
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
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為
奸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至綱稍皆窮困骨立亦無復
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
有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

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昭然按此疏極中漕政要害今　功令許漕舟量載土宜猶宋制也而逐路關榷搜查賄賂既足始放行一或不饜則傾筐倒篋至再至三雖婦女無得安者究未聞以一私物報官上稅余南北往來嘗三附漕舟見南板閘儀真北桑園搜私鹽至嚴且孥亦未聞有以一斤一兩上稅者是求如宋之萬緡尚不可得則搜查特資奸猾囊橐耳於國計何裨呂東萊嘗言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有貫亦有鹽以償之此亦良法故竊謂與其飽奸猾何如弛以予運丁直許載鹽而量徵其稅即榷政亦未嘗無補也

漢武帝元鼎二年詔吏民有拯振饑民免其厄者具以名聞此歷代旌表義民之始而卜式進身已兆端矣

富韓公救青州之荒立法詳盡其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愚按既有其主則私業矣彼果有力勸出粟以賑可也奪其利以賑不可也意必有勸諭之方激勸之具觀下文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者蓋適有山林河泊之主而言紀事者失於分析便似奪民業以活饑民豈成政體

元康元年詔遣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建昭河平永始皆行之似即後世學使者按行試士之始平帝元始五年名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此亦似後世三場占經法但古畧而今詳耳

周世宗顯德二年敕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愚謂媒勢固當廓清若年勞得第雖於用稍遠而藉以作耆儒暮氣固亦振文治一大機也尚當別論

明制進士一甲為及第二甲為進士出身三甲為同進士出身至今循之至列銜則三甲稱同者僅一二見然考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御講武殿覆試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諸科三百餘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十舉以上直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又端拱元年六月拔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一人並賜及第則當時及第出身尚無定制今稱出身而去同字諱之歟抑猶沿宋舊歟

河南尹田歆謂外甥王諶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汝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遇見种暠異之遂白歆余按舉六人而以五人狥請託其於國家之報亦淺矣然於六人中尚思以一人報國家視夫操里選之柄唯知要賄而全無以一人報國之心者則田河南猶觀過知仁也

朱子白鹿洞禮殿塑像說謂儀禮禮記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而引成都府學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琢石所為既以并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愚按朱子所引甚詳惟儀禮坐取爵坐奠爵者為跪無疑蓋坐義古通跪非坐皆是跪竟無今人之坐也嘗疑古人即席必有高坐趺跏兩種惟其跪則不敬說苑稱原憲匡坐而弦歌坐而曰匡非跪可知若必鄰尻着地如朱子所云則文帝跪而鄰前於席恐非君所宜施於臣而尻既着脚鄰前甚難亦不雅觀且史記文帝惟曰前席若鄰前於席乃秦孝公對衛鞅事荊客傳亦曰跪而蔽席則跪坐固有分蓋惟趺跏而非跪鄰乃不覺自前今趺坐者往往有此古今人不相遠何必舉趺跏獨歸外氏哉朱子又與曾致虛書欲不

為席而坐於地免有匍匐就食之誚按匍匐就食語本蘓氏食且不可匍匐平居顧可長跽乎亦自覺以坐為跪之未盡矣所引列子塑像地坐事出彼教恐未可據蓋古人坐席必不皆在地如今江北炕牀或凳或墊或木上皆設席以孟子舜在牀琴易巽在牀下昭烈上下牀語推之殆即今炕牀蓋燕居坐牀非臥榻也陳范二史屢言牀多指坐牀知古人坐之有牀不獨匍匐就食之嫌可泯即坐之不必皆跪亦可無疑矣若夫蜀學之像果否製自文翁且未可定亦安知果周制而非漢制歟愚嘗反復以思唐崇老釋而後儒教官者武夫乜横恣蜀備叛相踵高崇文田令孜華又宸穴其中安知非若華所為置老釋前以侮聖人乎宋理宗時馬遠畫三教圖夫子作跪像江古心贊以絶倒在地蜀像亦必此類後人不察指為文翁時學宮之像誤矣何可執此以證坐之皆跪也朱子又引管寧榻當鄰處皆穿太公跽而隱厓其鄰所處石皆若臼余謂此不過極形容坐之久而有常耳鄰非斧鑿何至穿榻況厓石乎使跽果穿石即趺坐亦未嘗無當鄰處也竊意趺坐古人燕居對賓皆然至於南面涖政亦必高坐如今制觀成王顧命憑几可見況易黄衣裳而天下治書垂拱而天下治垂

拱仰成乖雖兼衣而於裳尤切若坐皆是跪則何裳之
可垂可云坐盡是跪乎朱子之說不妨博考
元初四年養老詔引月令行糜粥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
粥糠粃泥土相雜不可飲食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
詔書養老之義愚按必長吏躬親恩中有禮至雜以糠
土則幷恩而無之矣因憶十八鄉會闈間有不可食之
粥要所攜食物可資朝夕唯壬申春大饑當事者煮賑庚
手者與猾吏為市粥不止雜糠土且投礬焉食者多致
殞斃讀茲詔尚為心惻也
通考引吳氏能改齋漫錄載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見

任教官不得為人撰書啟簡牘樂語之類又載陳瑩中
教授潁昌韓持國為守開宴用樂語命陳陳曰朝廷師
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持國遂薦諸朝不以為忤宋
史鄒志完亦有此事守則范忠宣愚謂惟不撰優俳之
文乃無忝師儒比來居是職者務欲借徑以獻媚非獨
猥褻之筆墨應聲必具甚至流外冗雜差使亦攘臂爭
先豈復知有古人侵官失位之義哉所行如此而望以
成人材作士氣其可得歟彼則曰上官命也違則以為
教官氣此尤不然官用教為職律已嚴課士肅事上以
禮接物以和乃真教官氣所謂師範也此如相之度憲
之體正推恐其不似何惡焉若其庸瑣嗜利趨羶穢而
憎寂寞至市井氣吏胥氣耳教官氣安在況學校果有
瑩中志完上游決不少持國忠宣已不自重而以不肖
之心窺測上官可矣憶余為諸生時浮梁訓出入乘馬
而吾邑諭督修街及康山忠臣廟同列戲之謂某乘馬
應屬兵部某司營造應屬工部何乃與吾輩伍二人者
色甚慙是爾時公論甚明也然二人者俄皆不以善去
則欲借徑者徑終不可借徒失己而已何益哉
商賈朔望祀神曰牙祭向謂牙儈之牙耳然通考載葉石
林謂節度使藏節皆別為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

之號衙日蹤是以覩商賈殆以先日襲其禮而冒其名
非牙儈之義也
禮部言先儒以敏為拇其說頗附會元鳥生契之意如詩
言繩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
之意履帝武敏歆言帝嚳行郊禖之禮姜嫄踵而行疾
而不遲後世弗深考經旨傳註怪誕讖祥併為一談至
北齊妃嬪參饗顯而不蠲去禮逾遠歷世非之通考此
條說經甚明確集註何思不及此而仍先儒附會之說
歟
唐玄宗蜡祭祝文伊耆神農及諸星前自稱皆曰子嗣皇

帝某稱子於古帝前已覺附會施諸星及嶽瀆則更不
倫
逝考於天子廟引陳氏禮書曰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於六宗與見太
祖同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
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
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愚按禮
書之說不獨可明廟制於六宗義亦確說稽典者尚深
味乎此則知張秀才三昭三穆之解非一人臆說也
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奉必以左為尊

也朱子此說可以定昭穆之序亦可正今人尚右之謬
然今人何以謬蓋由不悉北方堂宇户牖階席規制耳
政和四年作景靈宮其天興殿以奉聖祖九天司命天尊
大帝玉石像刻真宗皇帝聖容侍立愚按歷代崇奉二
氏有倍徙伊川之被髮野祭者此乃至刻祖宗像侍立
不典之神與晉懷愍執蓋行酒何異北轅屈辱端已兆
此當時君相曾莫省憂禍之及也宜哉
司馬溫公文潞公先廟碑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
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及秦務尊君卑臣於
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
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
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此說推尋原委論古有
識文亦勁妮但祠字屢見封禪書而堂之稱似漢尚未
有宜融會觀之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祖者蓋始封之祖不必五世
又非臣下所可通稱今高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乞
稱五世祖從之按高祖上一世稱五世祖文人承用不
少緩猶待陳請者專為宗廟言耳然即此益知近人從
己身算起以高祖之父為六世者決不可通矣

政和時詔賜諸王子三接青羅繖一紫羅掌扇一遂為故
事皇太子用三簷青羅繖紫花羅掌扇四高宗建炎元
年詔百官特許乘轎惟不以入皇城按繖古所謂蓋以
青蓋入洛語推之則青為乘輿之飾詔賜皇子其以示
寵異歟轎古之肩輿井丹嘗以禁駕人車詣陰侯則其
來已久百官許乘則始南渡以後蓋紹聖二年有京城
土人乘轎之禁故也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凶
門喪帳皆以簟晉蔡謨嘗云以二瓦器始死之際繫於
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門為重今凶門是其象也按

重禮記註云士不長三尺餘無可考今北方喪事門庭問聯葦席為屋其柱及門旁亦裹以席上有簷宇狀如華表其即凶門席簟遺制歟

唐高祖之喪虞世南上封事請於事竟之日刻石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意蓋欲預防後世窺伺不知石上所書果足取信發塚者否且與所云內雖不藏珍寶人但見高墳大塚豈謂無金玉者自相違戾書奏不報久之乃下帝固嗤而薄之矣

李延年因胡曲更造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愚按此樂府有解之始蓋以聲律為主故以為武樂非僅誇飾詞章近人乃爭於魏晉所不存者效顰不已真是一無所解耳

春秋孔演圖有人金卯興於豐擊玉鼓駕六龍此為漢高作讖玉鼓六龍皆寓言通考謂鼓有以玉為之者似迂愚賤之說以馬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議事雋而有遠識吾鄉章江有艨艟二百餘艘俗呼紅船自明代以來歲修造費不貲橫塞要津舟人坐食強肆客舫苦之比年申聞拆賣江面一清然事有隱令寄政者士卒還農之說恐為際承平言耳當事者尚宜慮遠

木心不正則脉理皆斜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此工執藝事以諫也勁而不直酷中太宗生平太宗徒以朕以弓矢定天下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乎自覆則亦徇末忘本矣吾郡先民張古城嘗進連弩疏中歸重於機云偶因一械之微竊喻人心之妙蓋規武宗也意即本之弓工

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而下猶使人為之感動且拳拳詆貨惟富之誡則其不為聚斂征求設也審矣獄取貨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為而謂穆王為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為贖者意自有在學者不能詳味經意而深考之耳通考此論極平允其謂哀矜庶獄乃此書之大旨又疑篇首有脫簡而詳引漢事反復證明皆有功傳註嘗妄意經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官百族姓嗣孫皆特呼中告必是時周道漸衰八議之人犯科者衆刑則寡恩宥亦無以示懲不得已而為此制於議親議故之人伸遏惡沮姦之法論者以為天下通行恐非經意

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宰之不法者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愚按牧宰不職而許吏人告通民隱也乃兇悖遂借以資貪暴罪固浮於子證父攘

矣夫履霜堅氷漸非一日民並有爭心而不忌其上則凌夷可憫昧者但知取快目前而不念牧宰不職罪固各有應得而發自兇悖貪暴者則告訐之習成上下之分汩是宜大理其本

胡致堂論張瑝張琇兄弟報父審素仇手殺楊萬頃事以為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瑝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按致堂曲諒人子復仇之隱意甚美然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殺告者且脅汪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使敕

兵不至若董不擊斬汪其得免乎坐審素以反固非無因第論命之多寡則告者獨非命乎蓋復仇當先論理之曲直善乎公羊氏之言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瑝琇身竄嶺表父果冤死負谷上陳可也乃相率逃歸手殺萬頃於都城則亦難從末減矣裴耀卿李林甫人品雖不敢望張曲江而斷斯獄則裴李不以人廢

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不能自書牒倩人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無得挾私妄訴此周太祖廣順二年敕法意周到書倩人姓名居處是當日已有代書矣聽執素紙尤可破訟師之把持乃今用代書者或藉以逆貽人口利陷勢劫互為欺蔽民寃莫達若聽執素紙無救萬一雖然苟非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縱日受千人之訴亦何益於民哉

撫州泉州誤決重囚大理寺丞石邦哲上疏曰如近年撫州獄案已成陳四閑合斷放陳四合依軍法又如泉州獄案已成陳翁進合決配陳進哥合決重杖姓名畧同而罪犯迥別臨決之日乃誤以陳四閑為陳四以陳翁進為陳進哥皆已配而事方發倘使不窒塞蒙蔽其面

目口耳而舉行給酒辭訣之令是二人者豈不能呼寃以警官吏之失哉愚按決獄而誤因名主者尚有人理乎石大理想到呼寃則知立法者別有深意憶官西曹嘗校對本章重犯有侯喜訝其姓名全與叔氏同貼黃三處皆然乃索閱原案則姓下脫二字蓋侯二喜也亟命牘吏改正於戲向微偶憶昌黎門人則誤與泉撫二案相去幾何哉

寧宗嘉泰二年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凶之人鄰保逼令自盡或使說誘被死之家賂之財物不令到官嘗求其故始則保甲憚檢驗之費避證佐之勞次則巡尉憚於檢

覆又次則縣道憚於鞫勘結解上下崇敝只欲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為今若置而不問則是被人殺者反為妻子親戚乞錢之資甚可痛也此疏言欺蔽情事曲盡蓋按條論罪為死者雪恨亦以維人心風俗傾一有錢可乞其可痛又甚於省事夫檢驗何以責証佐何以勞必有致之者然則逼令自盡雖未明正其罪尚是以命抵命至於財物之賂害又有非妻子親戚所能盡者大率要賂必奸民賂滿志雖妻子親戚皆受其恐喝挾持并錢不得乞志不滿妻子親戚所乞錢必使耗盡而後已近餘千有異民以烟管戲戳而銅梢入眶致死妻子得賂已棺瘞矣其舊里之梟者要索未饜遂發其事剖棺截首煮得銅梢雖罪人斯得而死者被焚如之慘以快奸人谿壑之私此等處固法所不及要亦治獄者所當察也

聞天漢四年當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愚按蕭望之前言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論其理此則論其害夫盜賊雖不盡因贖罪然使豪暴得藉口急人之急以相夸尚則風俗人心莫大之憂也太史公傳游俠貨殖其所感深矣或乃以為司馬子長自傷

何歎

鄱陽史 珥

文獻通考二十五條

容齋隨筆三十一條

楊誠齋序易傳陳氏稱其序言古未有字八卦之畫即字也愚謂此意甚好一畫至四固通用之字即如坎立之即水字離立之即火字坤立之即巛字皆自然之象也南昌劉聲元嘗言人九數上六下三泰象也亦自有理要是本之宋人

朱子駁林子中論易有太極三句之說曰包如母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產子子在母外比喻極明然林氏惟其包之是以生之亦自瑩徹蓋本周子无極意子在母中先天之易也子在母外後天之易也理本一貫而各執所見遂覺不能相通

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此隋經籍志語則楷書之名漢世已有志又言石經貞觀初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按石刻摹搨字多作搨近來皆古者或作拓蓋本隋志

干祿字書晁氏曰唐顏元孫撰陳氏曰唐顏元孫爲干祿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石吳興爲世所寶此敘干祿字書來歷明確世或以其書爲魯公自作矣

鄭夾漈言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七八種書中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愚謂得書既未廣安得不跼蹐七八種書中不知夾漈舍七八種外更何所資度不過欲摭入後世所出真贋相半如三墳竹書之類耳縱使有此於史記何所益乎乃復以多聚舊聞以便俗爲病則又與跼蹐七八種書之說自相違戾

晁氏謂宋書頗精詳但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劭謂其善造奇以誣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史牛金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人有異議之類是也此善讀前史之言而琅琊尤有關係蓋時丁篡奪劉據誣許自多豈可作史而污人閨閫此皆宜刪他如呂不韋黃歇安知非怨秦者及李園筆文致司馬信而筆諸史固已傷雅後世尤而效之誤矣

太宗有騶犬常在乘輿側及崩犬輙不食李至常作歌紀其事以遺錢若水其斷章曰白麟赤烏君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爲載晁氏意似不滿若水其實不書爲是實錄宜紀大處試觀虞書紀堯殂落即白麟赤烏

不啻蛾蝶況犬乎如以為感格之徵則舉朝盡不食亦僅與犬埒倘不能不食將遂不如犬乎言史者好奇皆瑣如此宜乎紀載之日侈且穢也

習鑿齒撰襄陽耆舊記前載襄陽人物中載其山川城邑後載其牧守愚按謀篇之法即今郡邑志所本第化志以土地人民政事為綱似是權輿彥威

昭明廟食於池頗著靈響元祐始賜額曰文孝事見通考吾鄙東郭亦有廟額曰郭西文孝豈廟舊在西郭歟通考又載祠山家世編乃詹仁澤曾樵編輯廣德橫山神張王事跡今吾邑北郭亦有祠山廟俗傳為瘟神云

朱子言潛虛之數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愚按立直為五橫一二為六為七今市井紀數多如此其即本諸潛虛歟然以左傳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考之則其來久矣

周平園序曾氏之譔農器譜曰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為起於三代予謂不然牛若常在畎畝武王乎定天下胡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愚按牛耕所起經鮮明文然三代制產五十七十百畝又有餘夫之田耕不用牛决非人力所能勝如今北方馬驢皆以勤畝又安可以經史未載遂謂馬驢未嘗耕乎武成所稱歸放不過示天下弗服非盡捐棄牛馬也野者田之總名安知放非以供桃林百姓之耕乎以此證未服耕恐未盡左傳蹊田奪牛咎在牽者豈向牛論勞逸功罪以易服牛為服車亦未確蓋力田即是服書服田力穡詩亦服爾耕是也何必牽車乃為服哉惟解犂牛為犂田之牛則視集註明捷然牛既犂田則亦不可謂牛耕非起三代矣國語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尤牛耕明證也至后稷之孫叔均不知即不窋之子鞠柳別一人然伯益著書已及后稷孫乎固難詳說

周氏涉筆稱尉繚子言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筆之於書以殺為教孫吳都未嘗有是論也愚按兵家雖多嗜殺然必務制人若所殺是敵則湯武無及半之事若自殺其人或已卒為敵所殺及半則敗已大矣何貴知兵蓋殺當讀賽減省之意也用半則王者之師用十之七則伯者之旅減十之一則僅能自完者耳曲左武對張德遠直欲將八十萬人先斬四十萬是誤讀殺字也談兵不明字義卒自及也宜哉

陳陶集二卷晁氏曰唐陳陶嵩伯也鄱陽人大中時隱洪州西山自號三教布衣云江南野史有傳愚按鄱陽前志皆載嵩伯已鄱志因新建志稱新建人遂刪去然宋詩紀事或作粤人閩人其故里迄無一定而新建特其隱地余則在鄱言鄱故三立考據此補收將來修鄱志固不妨載新建志改紀寓賢亦可免借材之誚

石林葉氏曰晁无咎嘗云頃以諸生子見鮮于子駿教之為文曰文章但取簡易和緩不必奇險如詩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豈不甚平後人因之乃曰援北斗兮酌酒漿一變雖奇以北斗為酌毋乃已夸乎其甚遂有言上天揭取北斗柄辭至於此則已弊矣極以其言為然愚按詩文翻用古人語是生新妙法妥當相題凡不能莊語者則借詭假以寄慨屈子亦如此而天問為最若不須其安一例視之則不止駭人觀聽亦化溫柔敦厚者為志怪實關世道人心非僅立言之弊矣欲作不經人道語者當時味子駿之訓先五世祖惺堂先生嘗謂語不驚人死不休為為人則義更深已

溪園集十卷陳氏曰新卷吳億大年撰億仕至靜江倅居餘干有溪園佳勝此鄱郡志宜收入流寓者又介菴集十卷陳氏曰左司郎官趙彥端德莊撰乾祐閒名士也

嘗宰餘干趙忠定其邑人初冠多士德莊在朝往謁謝德莊語之曰謹勿以一魁先置胸中可謂名言愚按能如此出言宦業必有過人處惜志載闕畧周公謹齊東野語紀告忠定語較詳亦不及治餘之蹟

通考載紹興六年冬饒州雨水入城四百六十餘丈愚按水雖以涌溢為災然必不能數倍於古即以所見吾邑水準之康熙丙申故老言視萬歷癸丑水大三尺近甲申水最大與丙申同較安瀾之歲不過增丈許即視極涸不三丈也況冬非暴漲之時城地寬平又非谿谷驟溢之比若至四百六十餘丈則土素風雨諸山皆淪深淵復有何人從何處丈量乎他條亦時有稱十餘丈二百餘尺者夫計水以深不以闊四百餘丈得非以闊言乎如以闊則曠野平原雖千萬丈可也又何四百餘丈之足論歟來史不載此事殆已悟其失矣

嘉定八年夏五月大燠百泉皆竭行都斛水百錢江淮盃水數錢通考所紀如此愚按浙水鄉也泉無竭理即井竭江汲亦不遠斛水百錢或價以人稠而昂尚自有說至江淮大瀆豈有杯水數錢之理若所居在無水之地則不必云江淮矣土俗俚言稱昔年大旱江湖皆竭有八道挽船裝水來賣其通考此條之謂乎

天禧二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晝夜方止江溪魚皆凍死事
見通考余己丑長鹿洞十月初二天頗晴暄次日稍寒
初四大雪頃刻數寸實立冬前六日傳聞彭蠡巨魚數
十百斤者駢首凍死余謂魚本水族淮河頻凍不聞魚
殭甚以爲誕及歸則所言皆同而巨鱗薪積於市始知
所傳可信而通考此條之不誣因記癸亥三月朔大雪
積數寸時清明已七日俄米價驟昂且三倍而庚寅夏
米價亦暴增恤緯者多憂之未幾早稻大稔糶值頓平
反爲十許年來所未有而是年冬煖如春鄉間臘月種
豆辛卯正月中旬豆已畢種而豆復大稔因疑己丑之

雪非秋也蓋春秋傳所謂司歷過者也堯典以析因夷
隩驗天時其義精矣魚死又當別論

淳熙九年春德興民家有鏡自飛鬭與日光相射按此五
行志所謂金不從革也然歷代所無必馬氏得於郡人
傳聞而宋史亦書之

孫晧遣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
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晧聞之意益
張按使者丹書近理可信吳志直云歷陽山石文理成
字則誕矣通考兼收兩說要不如專存此說之安

奇書與婦毋好看新婦子此齊神武移鄴時童謠語不工
而有蟋蟀山樞之意新婦以子字助稱吾郡今猶然則
其來已古

天寶後詩人多爲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與於江湖僧寺而
樂曲亦多以邊地爲名按古以此爲譏言今日舍此則
往往不能措語即不果爲詩妖而詞旨局促於溫柔敦
厚之教亦遠矣

寶誌墓中偈言江南事頗驗然只中晚後近體決非梁僧
手筆疑傷李氏之亡者假託以資寬解耳然末句隨虎
過明興解者以錢俶入覲在戊寅爲隨虎之驗愚謂明
興二字似爲朱太祖作讖或太祖習聞是偈而建國號
以應之耳

符生既立猛獸及狼大暴惟害人而不食六畜一年殺七
百餘人太平興國中果閬虎害捕獲百數通老毛蟲之
異甚多觀此二事則恐無苛政之言不驗矣吾鄱己未
庚申間虎暴大作殺二百餘人余時僑居義城村十數
里間斃人二十餘而亟三焉犬豕無算募獵者捕之獲
三虎一白額者最大能人立剖其腹得銅銀指環及人
爪甲五升許他村所捕幾十倍迄不止邑尹蔡晝經船
山虎至舁夫棄輿升木避虎遮道緩步去比旋諸夫皆
予杖俄蔡以事去虎患亦息

碣石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於此山今驗長城東截遼東而入高麗遺址猶存馬氏註云按尚書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右碣石河赴海處在今北平郡南二十里則高麗中為左碣石愚按碣石說不一通考獨指明北平郡南二十里則碣石在今天津之說無可疑矣至於以長城所起為左碣石於經文右字尤覺如土委地

容齋隨筆載襄陽隋處士羅君墓志曰君諱靖字禮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父子皆名靖不可曉余疑父字下必有處士父名殆上石時諱避之過遂致脫遺靖連下為句即處士也

向嘗見輯蠹錄有遺父名及註守赤事於父下者安知古人踈脫不適類耶父子同名則決無是理至吾鄉剌史齊世有羅長卿亦志載所未及

隨筆引大般若經有扇搋丑皆切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不能生子按俗謂閹驢馬為扇扇搋似即其義今字悉作騸殊不及扇之古

隨筆引大集經六十四種口業而所列只五十二不知本有闕數抑文敏未盡錄同譜饒雲圃嘗舉以見問余不能答也

開天遺事之書其行頗盛然如容齋所駁三事之曉然則其他附會可想疑誤後生是深慮觀稗說而不識此意未有不為鄙人書所愚者容齋又言鄭處誨明皇雜錄妄載張嘉貞入相事而惜史之誤采皆著述考古二家所宜知

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容齋此言蓋以救事增文省之失觀以馬班衛青傳互較而喜史記之贍樸其旨可見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能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訓詁明爽容齋說經之佳者

焰貴思遠可謂賢子弟矣容齋舉往事作鑒蓋以藥老子

之痴頑凡有賢子弟者固當降心其言倘無此賢子弟尤當知所自惕也

吳中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容齋解寧馨明捷吾郡浮浪語猶如此但寧為凡耶切馨為胡加切耳

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米蓋晉法也按牛米法今已不行十取其五則仍而東改謂之分租秦制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此即今佃户納租法然秦時豪民所占皆官田今田則民

所價買而輸賦税正未可概論乃不逵政本者念田主坐享封君之利而視佃人負租為固然則貧富交困之漸也不可不察

石鼓歷代所寶而考據出處當以宋馬子卿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之說為長狩岐陽事見周書文帝十一年十月蓋宇文氏好摹古人此詩之倣吉日車攻正猶蘇綽為大誥盧辯諭公卿皆摹擬尚書安知是詩非即綽辯作歟然字既蒼秀語亦古雅即出後周亦不失為法物何必附會蒼姬也容齋椅摭昌黎歌語極雋而文惠應制科試蒐岐陽頌則据左傳作成王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蓋於天下通五分之一耳吳楚蜀閩皆為蠻淮西為羣舒秦為戎愚按文敏乾周季言耳若周盛時庸蜀八國皆隨伐紂汝墳江漢咸入風謠吳楚蜀閩之朝貢可知秦裂土在幽王後且鮮虞肥鼓皆神明之後不過因其朝貢不時名稱不敬所謂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與後世土目相似春秋經傳所紀與會盟征伐者多矣何可以漢魏諸邊人相例而隘周疆哉

隨筆引列子華曰无則无極有則有盡然无極之外復无无極无盡之中復无无盡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盡余謂此白馬非馬之緒言釋典多借為粉本周子无極之說取諸禦寇歟抑偶合歟

容齋譏薛能格調不高而妄自尊大然其序折楊柳曰文人才士各衒所能莫不條侶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為陳熟令觀能所作雖避劉白然捎摘正自透切余官京師日鄰人咏秋柳至數十百首至今未得窩臼不知果不蹈能所識否

武鄉不用魏延計隨筆以為公真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騎行竊步事一旦

之詭以規咸陽哉發明諸葛公心事似為訪降金人者痛下鍼砭

容齋敘正陳后山叢談敘事而曰后山之書必傳於世恩貽千載之惑是以辯之余謂知必傳而後訂正先民長厚如此愛人以德又如此不知者或疑為露才揚己好暴人短矣

衡山南岳真君碑末有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睦容齋以賞魚袋為不可曉四筆引唐職林云開元敕非灼然有戰功不得輒賞魚袋誠為明據然竊意岳碑所列殆因別駕不在有魚袋之列大睦或由特賜故謂之賞而

不同應得者直稱賜耳
次山有文章可悅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
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
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過之全而
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於一氣間
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華石屏立衙衙溪
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此浯溪石上皇甫
持正詩也容齋謂皇甫湜李翱雖韓門弟子而皆不能
詩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感格殊無可采余謂論文到
至處即是風格且此詩起語曲盡次山文境文於一氣

二語非惟彷彿昌黎柳將直逼老杜有詩如此即謂之
能也可
隨筆引坡公言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
非王安石為政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亦衰矣余謂此
為育才用人者言是中有許多成人材厚風俗妙用若
士君子自處惟當敬事忘私豈以名次先後恩禮隆殺
為怠奮哉
雖孟敬子之不臣寧餘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為齊蓋先王
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此為宰我短喪周旋然
左氏記敬子事乃明三家之不協耳非欲以為訓也容
齋蓋有為之言不然不肖者又何勉而及之可言乎且
近於緦小功之察矣
文敏在樞府日論冊秦江神為帝謂洪河長淮受國家血
食祭祀不為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惟大江坐遏
巨敵之衝江神之帝於是為不忝矣余謂青淮河當矣
然以若臣士民之衆不能抗禦彊敵而徒問諸水濱意
蓋別有所諷
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禮節以厲風俗
容齋此奏關人心風俗不小惜當日乞行而復不行也
隨筆謂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尚

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熟故事馴以致然
書之記注為不美耳按今人稱户兵刑工四尚書為大
農大馬大寇大空侍郎為少農少馬少寇少空蓋惟欲
省字而不察農馬寇空皆侍司成義除去司字農空尚
可漢世已有大農之稱馬寇則窒矣陳仲醇枕談載唐
人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主儀主事曰小儀見鄭
谷集則知習俗相沿也久矣哉
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
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此似為張德遠發背脊瘰疽
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穽養之則自貽患此似為趙忠

定忽韓侂胄發

予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為書學論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槀飫畧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嘉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為表出之此容齋教說書者闕疑也不止表章少穎

隨筆引文苑傳曹操與楊彪書數修恃豪父之勢此不獨欲殺修矣彪不能禁修暱操已又不知避位逮此貽書見逼仍不能引決耄亦甚矣操又遺彪妻衣裘騑婦人有騑見此

古人為邦以國體為重無大小強弱之異也其所以自待及所以待人亦莫不然故執信修詞非督大夫不能盡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此容齋有慨之言南渡君臣漫不省此何以立國容齋使金爭受書禮想亦子產自命而卒不能折金人之氣則以宋積弱已甚曾不能如鄭之猶有以自立也

隨筆稱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置蕭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脛而至矣此即古人擇相之說然世不患無韓杜患無蕭房耳能置蕭房於帷幄尤非易事歷代蕭房韓杜同一坐老者何限拔茅彙進詎易言哉

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述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文敏善法言故委曲周旋然大節所在恐非不得已所能藉口亦非微詞可以解免也蓋雄亦國師公一流人而才不及故惟挖鉛槧為新室粉飾太平而位不甚進觀所著作動擬聖經則莽世文告典冊皆雄輩為之非唯實逆亦侮聖矣乃以寂寞巧自掩覆唯寂寞自投閣時人蓋嗤其飾偽也不然顯赫如劉歆嚴尤輩方總踵就殲尚欲雄棄寂寞乎

孫臏減竈容齋謂師行逐利每夕而與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竈乎余按竈軍行所必需掘地壘土聚石皆可為竈非如人家之竈費大工繁況既日減尤不難給如容齋所疑則將不竈而炊乎夫日減猶以為疑則虞詡之增不尤難給乎蓋其增也但使有炊爨之跡便足意固不在炊此兵家急智詭道非可以尋行數墨論也容齋又謂馬陵所樹白而書之者不可信夫臏料龐涓追至馬陵必夜伏兵或不知其至故以火為候火欲追者代舉故所樹使白而又揭蟲書其上以疑之疑則舉火此臏巧於致人容齋未免泥看然即此亦

可見先生之不長於兵矣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併入下句皆指蟋蟀容齋引古說似視今訓為長

吳芮本為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為衡山王都邾邾即今之黄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猶指郡正廳為吳王殿以為芮為王時所居牛僧孺玄怪錄載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為神人擊死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

時所居皆非也容齋此言可啟附會古蹟者蓬心然芮之所以為令雖不可考要必非如後世流官竊意閭盧伐楚取番必封其支庶世世相承至芮而秦併天下因其得民心故遂以為令則由秦及漢芮去鄱雖久而漢之封芮番仍隸長沙封内安知不即為令時故居為行殿乎恐未可因西漢鄱陽王語之誤而盡以為非也一說作齊推女所犯乃梁朝陳將軍事出裨官可無深論第今郡廨已非宋時舊址宋時舊址亦未必即是唐廨則郡正廳刺史宅徒付之想像而已

滙東手談卷十六終

鄱陽史　珥著

容齋隨筆六條除一條

續筆十三條

三筆三十二條

唐崔安潛治盜出庫錢寘榜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侶而至者盜不服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殺盜於市於是盜侶相疑散逃出境李公擇治齊州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

盜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由富家為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知治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為沉命之計則變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容齋此說可益治盜之智後世捕役養賊正用推為甲乙法為公擇者誰哉況發屋破柱只可行於富家如明之劉七李福達輩皆交結近侍窺伺宮禁則變而通之又當何如

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賊殺其子獲正賊現在宿州本州不為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馹往按之及獄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奏辭之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他可以類推矣容齋少世宗之嚴史臣亦咎儀則當時皆不以斯獄為是然以余臆論賊發界中獲而不斷知州豈不當除名且賊至殺人不忌乎白晝橫可知非同闘殺僅以一人償一命也黨類牽引至二十四人亦必積惡有可死之罪況承刑政不綱之後則亂國用重典似尚未為酷且史所云族從坐之名二十四株累之數容齋謂

族誅二十四家亦似誤

隨筆載竇貞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及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貞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熙寧富韓公為相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師中治狀公以師中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師中銜其沮已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藉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師中輩固不乏也余按爵位去來倏忽耳苟徒快頃刻之恣睢則試思位躋台鼎亦望有里居之日自處又當何如向李輩固不足

責失勢者惟自率失勢之分而視為固然自可省無限擾擾一與易侮者較則是欲與分謗所以自處者安在

容齋論韓退之寄盧仝詩以為訐盜固不義然必有為而發非貪慕財貨則挑暴子女如王川之貧至於隣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為色而動是以一赤脚老婢隕命惡少可謂枉着一死余按凶横惟出情理外乃所謂惡難似也况詩明云上有慈親下妻子又云去歲生兒名添丁生兒者必少艾室中固不止一赤脚老婢騎屋之瞰亦可想矣尸諸市者法也然既憑依婚媾則法有所窮先生又遣長鬚來都邑未可猛政理是借原告

轉身而不能盡法若衷已盡情說出此寄詩本旨也正不必慮惡少枉死

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容齋辨證深得舊史之意新書務欲事增好采小說而棄舊書其最歧出者莫如李泌傳舊書載其禁來瑟瑟收諫官餐錢談神仙詭道求容不為時君所重隨事俛仰無足可稱則泌特一浮誕狗利之徒雖有善處亦瑕瑜不相掩新書悉摭李繁鄴侯外傳夫繁以無行見譏於史宋晁氏陳氏皆謂其言不可信其曰外傳蓋亦知公論不與而姑嘗試言之可盡收入史乎舊書敘安儲事云泌百端奏說上意方解言簡而該泌得此足不朽矣枕帝鄴誦黃臺瓜詞秪成科諢耳願與讀唐史者徐商之

容齋續筆引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月數百首愚按月數百首則歲數千首矣非唯心手難供而汎濫如此又何足重疑月當作凡

續筆謂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載之

甚備凡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保傅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事則為漢儒所作可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傅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其此書予余按丹書出處有大戴禮可考而保傅篇之為賈誼作則非文敏讀漢書注之精審不能表出也

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當秦之末亡已知其不能久矣容齋推鄧侯先見固然然蕭曹皆高祖同里閈故人故得同謀舉事其先見在能知高祖之成不在知秦之敗若陳韓地分睽隔所遭不同擇主之明

尚當別論一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賁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容齋謂唐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為草妖予按賁菜即苦蕒今俗呼為苦馬者是也歸命次年亡國中宗後二年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妖矣余謂賁菜即今仙人掌形圓長似琵琶史作枇杷南贛有高至丈許者土人或以飼豕余三國志勦說及南安府志嘗及之若如所云苦馬菜則葉色狀皆類鶯粟豈有三分

二分之厚尺八寸尺餘之廣乎吳志明云東觀案圖賁菜作平慮草蓋俗名蕒菜圖名平慮故以吳平為平慮即文意本明容齋乃謂未知何狀而援及甘泉賦之并閭則轉求轉晦

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為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竊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於不考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為不可者也容齋不敢斥言太宗之不道而歸罪諸臣則已盡情說出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勳而晚謬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功名盛矣而不悟陸遜呂蒙之詐竟墮孫權計中父子成擒以敗大事此文敏為張德遠發若壯繆以一身當曹孫併力之衝孤立無援重以變生麋傅雖不能無輕敵之悔要與晚謬者殊科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仄次序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蕚樓賦以題為韻是也觀容齋此說則凡以題為韻止用題字令賦字亦還一段非古法矣至平仄次第用考官出官韻必四平四仄則始太平興國九年也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冊曰貽子錄有御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意必高從誨檀荊渚時賓僚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儆訓童蒙其園林一章謂茄為落酥亦甚新余按吾郡稱茄多用甚新之名而余家每恨其不古未嘗隨俗考老學菴筆記引酉陽雜俎茄一名落蘇而王闢之澠水燕談謂錢鏐子跛俗謂跛為瘸杭人諱之乃稱茄為落蘇云

慶曆四年訪求郭汾陽後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以為永興軍助教歐陽公行詞有云往服新命以榮爾家容齋謂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為榮吁亦淺矣

余謂助教雖不足榮汾陽然異代猶仰其勲德祿及後
人榮亦在其中矣廼余見吾邑明少司寇胡康簡公贈
公誥中有官高三品望重一時語天子以三品為詡其
榮更何如

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撿點者如白公寄元微
之一篇之中説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
韻亦有坡垂似伏鼈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文繁
此言極宜思作詩者必知數篇之不可重意方不敢輕
易誇多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為詩訓詁傳各

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容齋謂鄉飲酒燕禮笙入堂
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
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蘩切詳文意所謂
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
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於由儀是也有其
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
元未嘗有辭也晉享叔孫豹金奏陔夏之三而工歌文
王之三鹿鳴之三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
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亦歌之矣尤可證也容齋旁

證審矣第既未嘗有辭義於何屬若有其義則必有其
辭使笙之所吹僅如後世工尺上四又何以見其為義
似不如以存亡之亡讀亡其辭句中亡字之豁然也

胡邦衡竄新州再徙吉陽軍守張生遇之無狀邦衡盡禮
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為其生日壽容齋歎其去天萬里
身陷九淵情事固然然余謂黎酋猶知敬賢遣子就學
張生乃如彼直一麄悍小人耳事以禮可矣安用詩為
且胡公能請斬王倫秦檜孫近頭而乃諛軍守以求活
卒於死生禍福何關亦徒多一番世情矣

漢薛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

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
立之柩以顯其魂容齋謂太守擅贈官職後世不敢然
余按書柩即今銘旌當時曹佐皆守自辟故得假立以
銜與擅朝命不同至若里巷間未授職而稱銜甫納粟
而被章服即按諸顯魂之意亦遠則容齋所謂然者蓋
已多矣

三筆載李元亮公擇尚書族子抱材尚氣崇寧中在太學
蔡薿為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
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
蔡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判官即戒津吏門卒

凡士大夫無問官高卑以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凭造所館余按蕤肯如此招延真對人之雄世之妄自尊大者豈復具此作略獨惜元亮生平勁氣卒為蕤所籠絡倘僅一答頓而不受厚饋不資延譽庶乎松栢之志猶存然此孔孟所以自處也可輕望諸失意之人哉

三筆載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銜勳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余按銜只六字可云簡雅明制布政使司銜上用承宣字似即本之宋代

今人多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以書傳考之乃當為熸左傳王夷師熸楚師熸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釋文音子潛反火滅也讀如殲音則知當為熸火容齋此說似未安軍兵器具不可明火故必潛行潛蓋隱伏之義若作熸則既是火滅又施火字則複矣且火滅謂用火滅師非言火之滅也熸蓋燒盡意而讀者多未察

紹仕於晉武之世至於惠帝死紹之事親視王裒遠矣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容齋責嵇紹事晉甚正若蕩陰之役則既為之臣臨難又苟免是忠孝兩失矣節取蕩陰蓋亦與人為善意耳第紹已失身趙王倫

則不足道者正非刻論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褒信主簿洞嘗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有國時割善田數十頃廩給之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由是白鹿洞漸廢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丘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為府助教其後潭州又有嶽麓書院慶歷中詔諸路州郡皆立學令嶽麓白鹿復營之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為一邦而兩學太學辟雍兩置尚且不可是於義為不然也此見容齋三筆余謂兩學雖非古然梵宇琳宮塞寓縣而學獨以並設為嫌朱子嘗曰太息於朝論者其即此耶第洞主以學田干進致洞學漸廢則文敏殆有激而言朱子與黃商伯葉永卿諸人書皆汲汲買田則舊田盡於明起可知此事宋史削去蓋醜之也朱子劉商伯於太宗實錄中檢以洞主明起為褒信主簿下有少本末並告錄示想亦關獻田而不滿耳今鹿洞猶列明起於興祀則獻田廢學之報亦厚矣宜乎主洞者多靦腆於席也

吾州外邑嶸崌山在樂平·德興境李羅萬斛山在浮梁樂

平鄱陽境山出蕨其乾道辛卯紹熙癸丑歲旱村民無
食爭往取其根自九月至二月蓋救饑羸者平年古人
不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郡不產此乎余謂此容齋
泥看其字耳蕨其土名也即經史之蕨北山所采殆亦
資糗糧非獨供蔬菜齊采薇薇亦蕨屬何云不知不載
不產乎至於以外之一滿樂乎則洪之久籍吾鄱尤為明
證史於忠宣父子皆稱鄱陽人正非為首邑借才也
張巡在雍丘纔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
然則大將軍告身博一醉不虛也余謂開府特進蓋避
難者空銜呂黎意欲見位高者無固志効死乃出邑令

耳容齋以證官濫似未盡又言李茂貞在鳳翔內外持
管鑰者亦呼為司空太保余謂里俗稱呼與時變遷古
所尊今所賤如相公稱始季漢謂相位而公爵也至宋
猶然明則以稱儒生猶不失官其始之意今江北直以
呼孩穉醫士稱郎中大夫市賈稱員外朝奉則方鎮持
管鑰者稱司空大保何足多訝近乃有以先生稱胥役
優伶者可笑可痛尤可悶已

先忠宣公北使上疏忤宰輔意貶官兩秩使回始復兩官
時已出知饒州令予作謝表直敘其故曰論事見從猶
獲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屢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
舊秩伏念臣頃由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
淮而薦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冀
加勤卹雖璽書賜報樂聞克國之建言而史議不容見
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綿歷歲時敢自意於來歸遂
悉還於所奪茲蓋云云念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昔麗
於微文蔽罪本無於他意故從赦敕俾獲自新書印既
畢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表未必不怒乃別草
一通引咎曰使揹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
枚拭之科仰服矜憐惟知感戴伏念臣早由乏使遂俾
成行值巨寇之臨衝欲博人而肆毒仗節宜圖於報稱

引車何事於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體中舟假道
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
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冀於隆恩乃悉還於舊貫茲蓋
云云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為德而陰為刑未嘗私意
賞有功而罰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湔風負愚按
二表皆工然今郡志所載則曰禁林浹日未遑坐席之
溫鄉郡一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願不敢及此豈匪人
乃能得之叒奉慈幃即趨官守伏念臣生而性介天與
數奇膺真主之誤知建單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驚半
世之遷除館西河幾絕一生之望敢期天幸獲以身還

方深故土之懷猥辱高門之召果聞取戾旋致疾顛仆
印綬以歸田園為輕典佩銀黃而誇里吏沐殊恩捧檄
入門過家上塚桑梓遂晨昏之願松楸寬夢寐之思行
道觀瞻合宗感涕茲蓋云云合德天地虛心神明常思
四表之歡不餘萬里之過而臣室行空逐曾幾效於秋
毫乍佞乍賢尚叨榮於晝繡內而自訟其又奚言敢不
上體至仁仰圖共理奉三年之計自惟無補於朝廷推
一日之長庶或兼容於獄市敘守郡至性盎然又復勁
氣浮動決非他人所能偽作想此是到任時謝前二作
則聞命時謝讀者攷不必執此以疑郡志

涯艮子談 卷十七 十三

紹興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
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
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按是詔陳康伯所草
然有後一聯無前一聯其文敏屬藁而陳刪潤歟

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
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三十
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容齋謂念經
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余謂若讀是對本則惟認
其字似無紙數可限疑念是能以梵語諷誦讀乃是背
誦耳然念讀分屬殆當日僧尼語故博雅如文敏猶未
能周知也

容齋謂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義國語主孟啗我注大夫
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為里克妻字則非矣余按
左傳宣孟之忠史記田敬仲世家稱孟夷滑孟莊殆亦
以長為尊謂卿大夫之長耳孟子趙孟之稱本此晉綬
稱趙武為主范宣子稱荀偃為主以主稱卿大夫晉俗
也主孟則合二者為稱即謂里克蓋藉啗我發端正所
謂言無鄉也不必泥上文謂里克妻句大夫之妻稱主
注說無本

三筆載亡友向巨原自少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坐

涯艮子談 卷十七 十四

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傅朋遊芝山登五老
亭以篤言出遊分韻賦詩巨原得篤字其詩曰茲山何
巍巍氣象等嵩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饒朋暇躋攀謝車
輿自辦兩不借捫蘿覓幽徑行椒得孤榭側送夕陽移
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却數一周星復
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揭來共一尊似為
天所赦明發還問塗合離足悲詫詩成觀者皆服余按
此與後所載葉晦叔送文敏福倅滿歸詩俱可入志巨
原名瀒閑封人傳朋名說

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

而埀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隱避容齋此言當知今人往往以稱名字為訐不知文不名字傳諸異日知為何人作乎是乃所謂大忘也安得以此意家喻而戶曉之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書冊也此即文敏自言諸筆引述之旨要不如明而能簡之尤妙

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按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姑此

三筆辯博古圖周益鼎之說余考邾隱公亦名益春秋

哀七年以邾子益來者是也然鼎文自云周益非邾益也左傳書梁益耳在九年容齋八字誤又辯周雲雷盤曰按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糴於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余按玉磬告糴事見國語但博古所收多金器不應忽及於玉文敏豈不見外傳者或記憶未及耳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有大禽三十七篇禽古禹字意必依倣而作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為今寂爾無傳亦可惜也愚按知為依倣而猶惜之文敏真嗜古者得此意乃可讀魏晉以前書

三筆引揚雄方言云食閻慫恿勸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閻亦謂之慫恿余按今吾鄙附郭猶有食閻語但閻為入聲蓋惡人激聒怒而斥之之詞

三筆以文子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為孟子杯水車薪語所本余觀所引水火土三段排比乃漢世言五行者竊孟子依樣為之容齋信為平王時人語恐好奇而過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容齋謂之字訓變余按之訓變左傳卦變皆用此義然注漢帝諱者直作語助用荀氏本云

高祖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蓋謂凡邦之字皆易為國耳惠帝紀注但曰盈之字曰滿顏注曰則知惠帝諱盈也亦謂凡盈之字皆易為滿耳若訓之為變於字字反不明近乃有以字為表德之稱妄謂高祖字曰國惠帝字曰滿者

鉦為丁寧容齋以為切脚語余按左傳著於丁寧註丁寧鉦也則丁寧之稱已古恐非後世切脚之比

三筆引法苑珠林闢卍字於胸前躡千輪於足下余謂千輪非兩足可容千當作十蓋足指盡羅紋也容齋又謂蔡京心胸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以大奸誤國之人而

消此祥識不可曉余謂京禍一代佛禍且不止一代胸
前卍字統名凶狀可也
三筆戒人服礜石云文安在金陵因秋暑減食醫湯三益
教以服礜石圓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
毒作鼻衄血斗餘竟至精液皆竭逮於捐館按礜石今
硫黃也記官京日有謂余真氣不足宜服半硫丸余謹
謝焉或疑余護疾余曰人身血氣之不能盡調猶天之
不能無風雲小小不適節飲食息心調氣足以勝之雖
疏解之藥可無輕服況峻劑乎若乃血氣與年俱衰猶
日必昃月必虧自是定理既未嘗肆情於斧斤之伐以

自然又何必乞靈於草木之滋以彊活楚靈夫差秦皇
漢武之為君越椒陽虎霍山蔚宗之為臣皆服半硫丸
者也然固可以逆覩而文安之為醫誤特一端耳

淮東手談卷十七 終

滙東手談卷十八

鄱陽史　珥著

容齋四筆五筆共二十一條

夷堅志支二十六條除一條

四筆深非韋孟王赧聽讒實絕我邦之句乖疎而惜顏師古不引杜氏左傳註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之說余按左傳士匄言昔匄之祖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則豕韋自周初國已不存會同亦不見經傳固不待詳論赧王時勢而後見也商頌韋顧既伐其豕韋見滅之徵乎元凱以為滅於成王者恐亦

未確

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而與尊者方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監司牧伯亦然至於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嘗以戒兒輩云此文敏愛人以德故委曲開示且以非簡傲寬其遷改之路其實尊所不當尊親所不得親總是一副附熱心腸烏知分義為何物

予鄉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余按宋子作張魏公行狀踰三萬言文敏似有為而發迺使人厭倦之文世輒以此相尚幾於無理秖取鬧矣安得起文敏耳提而面命之乎

韓退之為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文敏讀韓集審細如此吾輩能爾乎然論黃家賊事宜狀易動難安句蓋用吳志陸遜語夫古人以蹈襲為戒後人乃以剽剝為能宜文筆之慚而不及於古也李滄溟輩識不及此故雖稍異時流而去古終遠者摹擬累之耳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

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東西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為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為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其美如此余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者了非昔時而高甍巨棟連阡亘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為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此四筆所紀饒州風俗也文敏去作記甚近已不勝變遷之感況今又

數百年好善為學既日以衰而闤闠諸利悉歸異民土著鮮有操百金以懋遷者三農所勤又不待五月而賣彼商賈持空槖遠來畜其精心果力歲息數倍不數年輙買田宅比封君而成甚易者敗更不難壯所購不待老而棄巨棟連阡殆同郵舍此閭井所以日苦日貧風俗因之日奢日薄饒名存而瘠彌甚使文敏見之其寄歎又當何如

四筆引鶡冠子五家為伍十伍為里四里為扁扁為之長十扁為鄉其上為縣為郡其不奉令者以告扁長蓋如遂黨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余按扁即管子內政之連

扁似當讀編殆即編戶編氓之稱所昉

由古通猶雖本孟子然文章高下初不繫此亦容齋好奇之過蓋當日人不盡通孟子故多疑問若今則粗解文義者皆曉然矣又何從傲以不知乎

藴文忠罔字韻詩背城借一吾何敢切莫尊前替戾罔文敏引晉書佛圖澄傳謂替戾岡羯語出也余謂既只出義亦有何奇而雜及羯語哉此亦偶然戲筆不可為訓

四筆紀省試額所奏名十四名取一為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為貢院參詳官有舊帖載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具奏進士五百人是九人半取一人余按十四人取一今吾鄉禮闈額正符此數若九人取一則近邊之省類然

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顏師古云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為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爾今直以言議不足采為無甚高論容齋所解較注更暢此解之誤余家累世授徒必開示而戚友猶往往承譌甚矣習見之難移而亦知誤之不自今始也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華所跋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

而率性者一切不書予有壻生子遣報云今日巳時生一子更不知為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嘗笑云看孫鼎臣書須著置歷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況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容齋此說足為繫日之法非惟明朗亦見立誠今日至子之云則是踈脫先曾文父官寧津命家庭凡能操筆者皆通緘從父自如翁札唯昨日作得幾篇文字寄與公公看二語曾大父家報蘭孫尤可發笑者揞此蓋亦洪壻

之比而時甫九齡則正英爽不羣蘭從父小字也

四筆載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有謫仙人耳青蓮居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嘗引用余按太白答湖州迦葉司馬已有青蓮居士謫仙人語容齋殆偶未思歟

漢成帝所幸妾曹宮產子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容齋謂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余謂使成帝果有一孝元亦可免新莽之禍況曹宮意在指明類祖以為將來證驗非談風鑑也賢否又當別論

容齋謂祖宗用人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惜名器也余謂善在其材可任然必真知可任乃收得人之效若知之不明徒使釣奇者得以倖進則亦非時事之福

梁灝八十二登第其說始陳正敏遯齋閑覽容齋考以國史梁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暴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第卒年三十三史謂梁方當委遇中途殀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不待攻也余按宋史梁適傳翰林學士灝之子少孤適以熙寧三年年享年七十則生於真宗咸平庚子及景德元年甲辰方五歲與少孤合若太素年果九十二則八十七乃生適母乃太晚今就卒年四十二者考之太素生建隆壬戌登第時才二十四耳元修宋史乃稱灝享年九十二雖合曉第然雍熙二年既八十二至景德元年又二十年則不止九十二矣此蓋誤於閑覽而觸處乖牾容齋所以謂不待攻也

用蔥為蘢用校尉為中郎用扁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為名語公豈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此文敏為輕議穢文者言耳以待古人可以自文則不可坡公晚年作文雖眼前事亦使人繙撿其亦自

懲趁筆之失歟

五筆載元微之春遊詩韓愈與闌散散作平音恐珊字之譌然通首寒韻非刪韻李平和云懷舊各雲散意當時寒韻必有散字史記平原君傳槃散行汲注云散珊同則散有平音而韻書遺之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餘干進士都頡始作七談一篇敘土風人物予偶於故篋中得之惜其不傳於世故表著於此觀表著句則必載全文矣而今無之想來及手抄稿仍軼去惜不傳而亟表著者終於不傳不著可慨已

唐劉仁軌免官後百濟叛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刺史仁

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此語藴新唐書皆有之香山自題酒庫所云天將富此翁者盖用詩臺醉日富而借仁軌語以寓嘲笑注香山詩者謂劉仁軌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為富也容齋訾唐史以此為仁軌語而不言其詩為未審余謂香山咏酒富仍用詩本義仁軌無貴字亦偶爾排遣若入詩則自鳴得意富并不可屬酒矣然注所云以一醉為富自是妙語

五筆載予頃在英州鄰人利秀才新作茅齋前有兩高松從予乞名因為誦藍田壁記命之曰二松其學請曰是使大戴字否坐者皆哂若以古字論之亦未為失也余謂二貳固通用即作副貳義亦佳

恙字五筆引漢書何恙不已注及韻畧皆訓憂無訓病之義深斥世俗問疾曰貴恙者余謂即是憂義亦可為問疾之詞况世俗所用蓋本國策歲無恙民無恙語原自於理無害

夷堅志支甲載黃河南之陽武下埽數敗金皇統中汴守募能沒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入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蛟為害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願集舟於岸滸相俟至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携蛟首奮而登舟即時埽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為立祠於其處請於朝封為四將軍訪漁家無知之者亦不曾問其姓第識者疑為神以為龍女三娘之子余按水神有楊四將軍及金龍四大王者漕舟致畏異他神金龍之祀始張瑄朱清督海運時疑與四將軍本一人楊者滎陽武埽之名而譌陽為楊四者行次也始而將軍金職也繼而王元爵也舟人並祀之誤矣夫能為世除害又不受官爵金帛此周孝侯之勇魯連子之介漁人乃兼有焉今廟貌之崇祈報之盛幾亞關壯繆亦非無故矣

支甲紀王德叅枯蟹夜且半西廡下書然大聲起一人從地踊出短身縮項著赤衣形體肥大兩手相擊歌舞庭下刻劃無腸公子容儀有致段祥酒楼狐時當秋八月二更後聞有喘息聲循之一物長六尺餘裹軟脚唐巾緑袍角帶曳黑鞾持手板從楼而下點染初品官服飾極趣劉十二居槐花巷東當夏夜於小庭下見一物從外門入狀類人而頭如斛大無肢體手足雙睥睥睨睛光閃爍竦耳哆口勃窣造於庭際至屋後大木下而滅凌晨掘其處於四尺底得古石甓甃多缺落兩眼獨存亦寫得生動然此皆借物寫人譃而虐矣存以永日可

故之則不可
支甲載鄱陽市民汪乙居倉步門外販魚鼈姜彥榮條有豐泰門倉步豐泰鄱邑志不載其沿革意倉步必有倉而近水其今之番江月波乎今漕倉在月波門內蓋康熙初就兵備道舊址改建或即宋倉故處未可知也邑志載舊倉在城東十五里者誤蓋城東有地名義倉必昔時義倉所在非漕倉也聞今常平倉即明漕倉故址志載大有倉在西隅豐泰坊則豐泰殆今蟥洲門而大有之為漕為常平不可考矣支辛載永寧寺道場有慶善橋似即今大龍橋舊名清風橋支壬載蔣二遇鬼行次金標坊濬津湖北岸洪丞相府前則金標坊似在今茶場巷口志皆未載

敘事欲變化然須來去分明容齋往往有疎處如支甲紀山明遠化狼前曰亦衣冠之族足令覽者深人化之感後曰至滄州詢其族胄茫然不知所在則不相應矣如支景紀陽臺虎精自供是士大夫家女乃為明析其敘虎與婦是一是二幻處皆真後云不知所在亦視紀明遠為衮頓明遠衣冠之族虎精又士大夫家女門第之衰男女悉化虎狼可感可畏

樂平西三十五里地名龍凝窩紹興甲寅七月十八日天大雷雨白晝晦冥已而廓然開霽官道旁桑園中一穴氣蓬勃如烟霧少頃有從二里外至者云正見此處一大龍夭矯幾百餘丈挐空而升觀者蓄縮驚懼以小繩數十丈矴石墜入穴內不得所止十月余仲庸詣其所穴口徑可二尺許涵水極清澈愈下愈廣猶有白氣出於外此支乙所紀可入邑志先嚴言先伯祖文令翁有僕自城歸鹿岡至楊梅橋遇暴雨雷電交作見烟霧中一黃蛇自風雨山下瞰土素長且里許僕素拙訥不能為誑語疑所見正與桑園同也

李仲永侍郎居浮梁之界田晚年退閑於所居之東三里

闢自立義學且建孔子廟塑像嚴事工製精華至用沉香為舌以春秋致祀推延師儒名聚宗黨凡預受業者踰三十人捐良田二百畝以贍其用每日暇時躬往講說此支乙所紀林居能如此誨導後進非心力兼裕者不能使人愧歎侍郎名椿年其經界法極為朱子所許將行之漳州而未果及守南康力復鹿洞書院且拳拳塑像得非取法侍郎者多歟

專城之官文監司司馬武都闈皆鼓吹張徹邊遠邑宰亦用之未究厥始支景載紹興初岳少保制閫於荆襄是時墟落猶蕭條虎狼肆暴雖軍行隊伍亦為所虐有士

人言猛獸畏樂聲若簫鼓競作當自退避由是頗采其説余按鼓吹軍制也魏晉來競尚之然爲荒僻設則始岳少保宜表出預猛獸畏樂聲矣而王宣子節部頭覽於虎穽築部頭竟以大聲歘吹兇畏不畏何如哉

支景載紹興辛亥江東西舉子類試於饒州此吾郡沿革一大事宜補入志

靖安縣義門鄉范生爲隅官主賑荒暴卒不服陰吏曰前年汝爲隅官虛申張家振糶米二千石至餓死者若干人非過惡而何此支景俶賑糶官吏大有關係不比東坡强人所説

服之且言桃源許軫知縣亦録此方但不用爪甲若欲速效宜服此交正敬謝即如其戒不然剃而痊後詣王泉禱雨瞻漢壽關王像蓋所感夢者因繪事於家壯繆公又能醫乎於夷堅諸方中似最可用宜表出

支丁載鄱陽張壽朋通判泗州趙三翁條有張倚朋父考郭象睽車志有張壽昌朋父殆即其人而支丁有舛誤耳雍正初上東湖塽崩出邑人張壽卿墓志刻以青石字畫秀整余嘗親見而勸地主仍掩其竁不知與壽昌同族否也

峯顛嶺脊陵首龍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堅剛礫燥斥岸沙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礦鐵腥錫蠱毒蟻聚散若壞壞者名曰土箭層星疊巘峻削嶢巖銳峯峭岫拔刃攢鍔聳齒露骨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在廻環紆抱氣象明邃形勢寬閎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爲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此趙三翁告席洞雲語見支丁談相宅明顯要即葬經五不葬之説宣室睽車二志皆載之木箭一端尤人所易犯而膚術罕知也

鄱陽石門鎮外二十里一山阜高峻深杳曰珠巖土人七八十歲者言承平時有波斯客經過徘徊凝望留連再宿語逆旅主人曰玆山氣象奇秀當孕珍寶其兆已露見我須復來營之後二年攜斧山刀剖嶺骨成蹊得大珠數十顆其圓多徑寸小者猶如櫻桃至四五十栲栳事見支巳珠非山所孕疑是瑟瑟耳然亦吾邑一奇蹟宜入鄱邑志余向作請修邑志公呈有碧眼胡雛將迷寶氣蓋用此事而未有知者亦未有疑而問者

支庚載鄱陽蓮湖寺僧惠臻出赴齋供盜穴其室作小詩書土地堂外壁上前兩句云禍來患至不由人土地伽

藍固弗靈其夕夢一老翁卑詞而請曰吾職護山門乃不能覺盜竊何所逃罪然所書之句在壁吾之羞辱不啻撻於市朝願為去之余按詩殊不工何遂能感土地豈土地正唯此等詩乃能感耶蓮湖村延袤廿餘里民勤耕漁去郡治甚近而障以重湖浸齧不見車塵馬跡吾邑附郭之武陵源也頗歷代人文志無傳者則惠臻二語不得不推為厥土吟壇鼻祖矣頓土地猶有恥心世有盜竊公行而漫不經意者視此老翁何如哉

支庚載德興吳良史紹興十六年就館第於厂石應氏親宅按厂石鄱東南村名去治八十里許今聚族猶應氏

古矣哉

槐花巷之槐志支屢書其祟於蕉亦然豈性之所憎歟抑槐果老木之精乎意居人必有實為民害者容齋借槐以斥之耳

支辛載湘潭之昌山出竹米父老言宋藏建隆二辛祖關云其處竹米八十石每分當四十石則知昔日固有之矣余按吾鄉苦竹亦閒生米必深山極旱乃有采者曰可數升若他竹生花則枯無未也倘歲稔雖苦竹亦無米豈可定為歲飢乎關所云當至竹字句絕米指山租非言竹生之未也容齋似嗜奇而過

鄱醫趙珵者人稱為趙三郎中本上官彥成之隸慶元二年病死妻成氏改適坑冶司魏客將妻夢之云何得下交胥吏我平生交遊士大夫閒視此輩如奴僕汝今自鄙薄以相玷辱事見支辛余謂醫耳猶知鄙夷客將庶不愧稱郎中矣至結交胥吏藉為羽翼直上官氏隸之不若矣

支辛載餘干晃山道人陳氏子叔丈少習儒書從里人許子推受致箕神之術落紙輒千言渟泓戊戌有曹建者性淳樸求詩立書云混然天性本天成何必拘拘守意城識破鳶飛魚躍事自知萬物不離誠語脉暗合其旨

他作盡然一夕憑人言本漢誅臣陳平緣嘗用奇計譎
墮塵世千年今限滿當還余按借曲逆以微陰謀意佳
但為无妄先生講學而會通朱陸既似爭講席又似用
調停漢人作唐體詩復用宋人語錄皆可發笑
鄱陽黃岡民黃廿七作小商賈紹熙元年到景德販陶器
過湖口往岳廟燒香遇故父云為我平日善緣多遂乘
功力得做此間土地汝宜速回但行方便黃曰願捨棄
浮財日夕陪侍爹所黃衣力士叱曰爾凡庸之流詎可
輙廁神列余按凡庸之流升土地亦陪侍不得此支辛
為天上無不識字神仙作諮耳然吾邑黃岡村在治東

九十里販陶器賈他方至今猶然而地名改黃為凰殊
失古意黃姓今本村絕無東南數里外猶聚族焉不知
即廿七之後否
支辛載馮伯起溧張觀察淵小驚杖而將使伏劍馮泣乞
命俾以不潔代之余按律雜犯有準以織物灌人口之
條淵此舉正非率爾記五十年前城西辛道士以甘蔗
戳隣嫗陰至傷適郭太守一璐出嫗遮訴郭令以糞飲
辛盡一器人皆快之而不知為按律也郭本健吏官民
皆惴惴後卒於饒署
支壬載明道人相施達面有反相達大笑口占一詩贈之

云休論道骨與仙風自許平生義與忠千古已嘗竊治
亂一身何足計窮通仰天但覺心如鐵覽鏡猶欣鬢未
蓬塵世紛紛千百輩只君雙眼識英雄味其詞意不類
貼似張元所賦按達未幾改名宜生仕金容齋似為渠
分解然比以張元自有深意世乃有好規倣此種詞意
者其文可知其人可知也
支壬載為李康時志銘文至之先日見於子婦吳氏之夢
余向謂此李彥成巧於獻諛耳乃事有偶同者吾邑老
儒王掄英名遴居山僻余雖與同浮沉小試不悉其為
人甲戌假旋余季弟為淵繡娶掄英從女掄英以詩稱

屬弟見示曰將應門人剞劂之請必直筆余曰詩固清
適而可傳尚寡姑婉詞令緩刻何如弟曰此翁性直而
意篤兄愛之以德何嫌焉余遂點定歸之掄英語弟曰
人多許可我詩我亦自意或可肩隨時賢微令兄直告
幾不自知惜今老不能更求進為我謝令兄此後不敢
復言詩矣余庚辰歸弟言掄英數年來每歎兄直諒竟
不作詩余大異之夫以數十年自信之藝因一言棄去
亦何愛善之虛自克之勇也未幾掄英寄所作尊甫布
衣行畧屬為傳而敘次頗簡古因思抱文績學老死巖
壑者何限方歎息間弟來言掄英化去疾亟時惟拳拳

布衣傳余傷其意遂草創畀弟弟持往塾師迎謂曰布衣傳至矣弟愕然問何以知曰昨夢揄翁來告曰史先生已為我父作傳明日當至今子來故知之既而其子姪皆言有夢如塾師咸大駭余弟曰乃翁屬意如此舊抄一通告而焚之乃如言以行此大類康時事則余向所疑猶未盡感通之理碩容齋之文今且不傳余文何有乃辱長者殷勤若是乎姑識之

夷堅志蓋五筆之外篇明姚江呂氏所刻者支志也而誤署夷堅志觀本書志癸自序云予既畢夷堅十志蓋支而廣之通成百卷總有閒焉將次為三志夫云既畢則

支而廣之者在十志外明矣書中凡云已志於甲已志於庚者本書甲庚中皆未有程史究頗亮詩詞條云洪文敏夷堅支景僅載其二日錄條亦有讀夷堅支乙語則呂刻為支志無疑何同叔異序五筆稱於陳日華雖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於湖陰之計臺疏為十卷則三志竟成而四志復成十之二矣通考所載畧同今同叔所編已無從購明鍾伯敬嘗摘刊而諸志雜列僅能志怪則全失初意支志僅存呂刻而譌其名是實存名亡者支志名存實亡者夷堅名實俱亡者三志四志也今欲訂定存者重付剞劂而力有未逮不知文敏之靈尚能呵護藏書之家出其亡軼而公諸宇內否

湛東手談卷十九

鄱陽史　珥

元詩四十條

許魯齋有感詩云因循死異邑後世將何遺所願經營日及此未全衰樹桑培以下開畦水之湄既得紓患難且可為鎡基此治生為急注疏也詒謀及此信乎安貧之難訓子篇云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如古人真汝親平日多苦辛願汝辛苦過乃親以淳真辛苦為訓宛然務人集木家風下又曰身居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則正集中題武郎中桃源圖所云又愛功名又愛山矣此好盡之累若至乃親句竟住則義足而氣更老

趙松雪於宋屬最近至為從兄子固所耻不與相見其不當仕不待言傳稱購其詩文者所至車馬填咽則賣文亦足為活而詩每言貧東郊云尚恐乏所求罪出云疏食常不能歸去圖云忍窮北窓卧送高仁卿云中都俸薄難裹纏春寒云春寒入敝袍又云失色黃金盡投不忽兀公云別婦經春夏離鄉整四千家書愁展讀旅食困憂煎皆似有不能一日安者題別經春夏耳已憂煎干謁得非以退為進耶杭州雨中云江南十日九陰雨花柳欲開無好春却憶京城二三月秋千風暖飛香塵在京許貧苦欲歸及歸又戀京城繁華是出處總無身心両安之日李季和有詩云鍾鼎山林易地難丈夫出處正相關繡鞍大馬都門道卻憶西楼看碧山題曰偶書所感似即為松雪輩發趙子固行高如彼畫亦多經名人題咏則既膺逸民之感復負藝苑之譽而人知松雪不知子固何哉

松雪送高仁卿詩用裹纏字俗語也疑即盤纏意然盤纏亦稱盤費要皆未知所起竊意左傳僖負羈饋晉公子盤飧盤費猶云代飧之費耳傳食字法見孟子傳去聲今或讀平聲盤纏殆撮左孟為文語而譌傳為纏歟既又悟纏生意兒之以裹盖作周身意用矣

松雪閒居尾聯云困即枕書饑即販謀生自笑亦何疎余謂有書有販謀生足矣尚何云疎想胸中為謀生兩字攪擾不少魯齋猶云治生為急松雪何責焉乃同姓遊蘭澤詩則曰繡匜寶瑟何時會割錦纏頭不計錢又似非真貧者

松雪海子上即事詩後截云油雲判汚纏頭錦粉汗生憐絡臂珠只有道人塵境靜一襟凉思咏風雩油粉間豈咏風雩處欲咏風雩何故濡足油粉間此俗所謂賊不打自招矣次首云我老不知年少事水邊行散似春雩

殆彌縫前語訹漏耳

馬伯庸石田集有用韓文公會合聯句百韻詩自注云中有三字非元韻蓋祖常荒學不能用古韻故也考元韻既曰五鼎調芍藥又曰仍御却老藥既曰終當返耕穫又曰違志無隕穫既曰赫曰火箭着又曰慷慨戎裝着伯庸改後藥為萼後穫為桌後着為從然不斥言昌黎之疎而託於不能用古韻謙退宜今人所及第本郡城夜會聯句韻題字有誤

仇山村與盛元仁書云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為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讀書云者

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山村此言當謂蓋食古不化與空疎同用古必如少陵乃謂之讀書若惟特抄撮一題入手輙有許多不思遽集之物且不可言習詩又何讀書之有

徐方舟傳引郡志云少與劉基遊洪武初基被徵過桐廬邀之同行顧氏謂按宋景濂墓志誠意被徵在至正庚子明太祖戊申始建元洪武時方舟殁已二年愚按太祖以乙未起兵庚子聘青田創業六年矣方舟卒在丙午則庚子尚存郡志洪武初之云蓋追敘也使君拘於建元誤為舛謬可笑殆忘丙午在庚子後乎

白頭老翁髮垂領牽孫與客摩孫頂翁年八十死無惜憐汝孩童困饑饉去年雖旱猶禾熟今年飛霜先殺菽去年饑饉猶一粥今年饑饉無餘粟客謝老翁將孫去淚下如絲不能語零丁老病惟一身獨卧茅檐夜深雨夢回猶是誤呼孫縣吏催租夜打門此餘干李克昌兩山集中粥孫行語不多而宛轉悽惻與黃晉卿和春陵行貢泰甫河決曾本石埭吏雖用筆繁簡不同其關係時事則一

陳剛中赴上都分院詩宋云鄰家三數嫗對我清淚傾問我善飯否慮我衣裘輕大笑揮之去我豈兒女情剛中

嘗遠使安南上都特千里之行分院又常職何蓄縮乃爾此蓋情有所戀託詞排遣耳不然都門諸媼感覩遠行苦役奚啻千萬乃有許多清淚可傾而代慮衣裘輕乎欲蓋彌彰一讀一為失笑

風外丁當響外環王入依約凭湖山侍兒報有君王命月下輕輕整翠鬟貫酸齋宮詞也宮禁事自不易悉然考諸史籍證以情理亦可得大概若夜凭湖山整鬟月下只似說野店私娼耳

吳閑閑嘗求元復初作文既成謂閑閑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為吾治具招伯生來觀明日伯生至復初出文

問何如伯生曰公能用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復
初即泚筆屬伯生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余考復
初此作即番君廟碑趙文敏書原刻兵毀今乃汪柘南
所摹文簡雅淵懿無愧精當之目於此見古人為文不
苟而善取益宋史載王仲行希呂佐漕江西作拳石記
以示僚屬一幕官輒爍筆塗數字希呂覽之喜其不阿
薦之此尤人所難今人則忌醫護疾即視為商榷實欲
人極贊稍引古義即頹爾不悅遂令心知其非者反皆
為訣非獨泚筆授人者絕無即能刪塗人文字者亦無
由見悲夫

于紫巖己卯寒食詩云今年客路逢寒食村落無烟春寂
寂荒塚纍纍人不識勞草淒淒吐花碧麥飯一盂酒一
滴哀哀兒女春衫濕我過其旁因太息有墳可酹何須
盡干戈滿地邊雲黑路旁多少征人泣悽惋與范德機
掘塚行同掘塚以儆愚頑此則為無定河邊骨垂涕彼
冬青樹下之魂知其傷心更甚矣

范德機掘塚行云昨日舊塚掘今朝新塚成塚前兩翁仲
送舊還迎新舊魂未出新魂入舊魂還對新魂泣舊魂
丁寧語新魂好地不用多子孫子孫綿綿如不絕曾孫
不掘元孫掘我今掘矣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時此詩
深痛為子孫者當銘座右覬覦他人兆域者尤當望岫息心

德機送方叔求往救重慶路詩有云渝州古重城彭君舊
建旌至今江上石猶有昔時名按彭吾番忠烈公大雅
也時宋亡已久德機猶形篇咏則建城之功可知宋史
無彭公傳獨此詩及吳立夫三朝野史言築城事故筆之

黃晉卿追和元次山舂陵行云惟王始建官民命有所司
奈何閔流漂束手無一施屬者春秋交上狀殊酸悲赤
日紛案行人馬同時疲連阡見標榜不救饑與羸仍聞
恣鞭箠慘怛傷膚皮撿覈須再四供張常恐遲哀哀鬻
兒女貿貿行安之感茲欲無訴既往何由追尚懟嘆咻

恩稍稍緩租期云胡有倉卒徵斂更相隨但將充其數
肯復計爾貲肉食不自鄙謂我非敢知樓樓饑石齒割
剝無或遺言是鄰壤凶藉此敦恩慈寧知是州人倏死
無他為出語餘喘息行行須扶持猶令比紮土疾苦喘
謂誰俛首州縣間追責自其宜況迫太府令聯絡飛符
移豺狼方在郊鷹隼宜用時區區彌狐兔政爾何增虧
吾賤不及議為君陳苦詞刲此肉以補彼瘡太府舉動
乖舛下又乘以肆虐詩寫出許多集木臨淵之恐詞婉
意切可為言時事者法

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聖人

大無外菩閑非鍵鑰車行已方鞅關吏徒擧析居民動成市廬井互聯絡幽龕白雲聚石磴清泉落地雖臨要衝俗乃近淳樸政須記桃源不必銘劍閣僕夫懸謂我無為久淹汩山川豈不好但恐風雨惡此晉卿居庸關作由盡勝概起四語尤偉末以戒心語作収恰與起勢稱當時雖多名作正自莫之與京

晉卿海寧詩有煮海鹽烟黑淘沙鐵氣腥語黑腥二字深而醒蓋有感之言邇來鄉閭閻乃有忘素絲易染而黑亂匪烏昧躍冶不祥而腥渝鮑肆者古今人度量洵不相及哉

洪容齋不滿歐陽公居潁律以太公五世葬周之義公誠不能無憾且容齋本旨原以儆暘輕棄松楸者南渡奄奄正緣不思故土耳歐陽圭齋送振先祖史歸祖庭詩云歐公孫子多擘派以為四暮年歸潁陰非無首丘志乞洪不得請由是懶歸計考公平生言亦頗憾先世先世多賢才生適逢五季幅員政分裂盡瘁於所事竟乏垂世名蓋亦限地勢況復公少孤坎壈蜀漢商自當混一秋代逢承平際擇里審所安實爾遵輦轂地子孫託鐵內官轍亦云易人情曷免爾公豈溺聲利又跋云議者謂公子孫為金所戕遂絕修史日得元遺山手寫壬辰雜編言安平都尉完顏斜烈鎮商州搜伏於竹林中得歐公子孫甚多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圭齋意固美然乞洪不得致仕後固可歸已與易仕宦意而歧況以易官棄故里終得不償失且子孫宦潁者安在圭齋以族人起瀏陽宦又何必賴上也公之輕去其鄉必有難以語人者子孫殲未殲且別論

貢泰甫河決詩云人哭菰蒲裏舟行桑樹顛豈惟屋廬毀所傷墳墓穿丁男望北走老稚向南遷縣官出巡防小吏爭弄權社長夜打門里正朝索錢鳩工具畚鍤排户加笞鞭分程杵登登會聚鼓閧閧雖云免覆溺誰復解

倒懸瀰漫勢稍降膏血日已朘流離望安集荒原走疲癃孤還尚零丁旅至繞屬連園池非故態鄰里多可憐貧家租舊地富室賣新田頹垣吠黄犬破屋眠烏犍秋耕且未得夏麥何由全窗泥冷窺風竈土濕生烟傾筐摘餘穗小艇收枯蓮賣嫌雞鴨瘦食厭魚蝦鮮榆膏綠皮滑蕈葅紫莖圓乍見心多感久住心少便只此意理已備首尾可刪然有牛犬雞鴨有穗蓮有租買田地者尚是初潦光景甲申吾鄙及餘千水災正爾丙戌丁亥潦以洊至蓮藕菱芡皆絕葦茭根亦腐朽牛犬雞鴨賣久盡富户田且無賣處矣詩中丁男北老稚南雖只泛

寫民流烝紅巾竟因是起則縣官巡防之際縱小吏與
里社剝民罪固不容誅而廉察大吏亦不聞舉劾則元
史河渠志所謂紀綱廢弛者即是可見
縣上火攻山鬼哭霜華夜入桃花粥重湖烟柳高揷天猶
是咸淳賜火烟此鹿皮子陳君采寒食詞寄慨深痛而
語特婉曲迴出從來諸作之右烟字重用疑第三句者
是楊之譌
吳禮部師道宿七里寺書壁詩云微官不適意一身抱長
憂况此凶歉年餓者擁道周及物豈無念越職非所尤
博施古云難勸分動成仇荒村走風雪破寺寒颼颼中

夜耿不寐胡為此淹留語不多而憂民之意溢言表讀
之使我彌深頻年見饑羸而不能稍一置力之痛
暈碧裁紅點綴勻一回拈出一回新鴛鴦繡了從教看莫
把金針度與人此元遺山論詩第三作不過設色法然
一拈一新正欲公之於人乃欲莫度金針何其私且隘
哉
朱澤民德致碑詩云路旁立石高巍巍旁人見者或欷歔
借問欷歔者誰子云是西家鐫石兒去年官差鐫此石
官司督工限十日上戶斂錢支半工每年準備遭驅責
城中書生無學俸但得錢多作好頌豈知太守賢不賢
但喜豪民來饋送德政碑磨不去勸君改作橋梁柱此
似因大都立桑哥德政碑而作文乃閣復撰城中書生
刺復也勸改橋梁柱則欲蹴蹋其文賤之極矣原作尚
有起結為刪去之詞較遒而意亦無不足
無祿員倉場庫務稅課官尊卑品級有常調三年月日無
俸錢既無祿米克口食聊取於民資小力寧將貪汚受
贓私不忍守廉家菜色貪心一萌何可止轉作機關生
巧抵臣聞古者設官職俸祿養身衣食倫父母妻兒感
厚恩清白傳家勸子孫國家厚德際天地祿養官曹有
常例吏祈恤養無祿人免教饕餮取於民此亦澤民作

又外宅婦云產業既微差役重又云廉官女兒皆衣布
官買田云米價官收仍助錢又云里正賠糧家破蕩水
深圍云因此年年怕官惱水淨水深俱不報東南民力
日漸窮不願為農願為盜觀漁云耕桑雖佳租稅急縣
前胥吏如貪狼皆咎官吏與春陵行流民固同一深憂
使當日聞而知儆紅巾何自起若認涕泣為談笑曰譏
刺時政則枉作者苦心矣
許白雲授徒隨其材分皆有所得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
曰此義利之分也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先生人品卓為
元儒冠嘗有遺與詩云采擷集衆芳粲爛成雜佩佩服

何所從將以待君子其憂聘不起意可知巳
岑靜能詩云黃虀甕巳竭枯鱐筐巳空老芥長芒刺食久
咽為癱山雨折竹船未入春盤供畦丁適踵門致我親
厎送拔筍以冬為佳春則鮮腴漸減至芥老長芒則政
所云山僧饕餮矣猶題曰食新筍豈餘姚果乏筍靜能
所居梅株山畔遂無半畝筍當得一飫厭味歎斯蓋借
鳴其困而忘其言之太狹矣
李仲公偽鈔謠云國朝鈔法古所無絕勝錢貫如青蚨試
令童子置懷袖千里萬里忘飄狐豈期俗下有奸弊往
往造偽潛隈隅設科定律非不重奈此趨利甘捐軀縱

然桎梏坐囹圄膂有囊索并尊壺生平心膽死相隨口
舌所挂多無辜人生既巳不堪此惡卒乃藉生危圖苦
之捶楚甘酒肉役用在手猶拌珠或思夙昔報仇怨或
出希覬傾膏腴搜求寧肯膂雞狗汚辱閭有連妻孥如
何巧遇賢令尹燭照劍斷神明衍先窮支蔓到根本礦
鐵雖硬歸洪鑪非惟此境少憂畏亦遣隣邑多欽愉自
憐弱肉脫虎口從此飲氷皆醍醐誓將白首至死日頂
戴㝡與劬勞殊願推此舉遍天下咸使良善安田廬自
注題下云代耆社作幛詞謝尹楊思齊觀此則楊尹及
民之政可想義役謠云八都安仁最下都易水易旱生

理無奉公往役名主首半是猾著擔柴夫或因麥苗僅
升斗或黍殼實元空虛千中得一稱上戶赤土聊當辰
砂朱五更飯罷走畫卯水潦載道歸來晡夫丁木物諸
瑣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程茶酒闌率倍所取鹽米何
錙銖逃糧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尤難輸公家督促過
星火唯聽棰撻生蟊蛆幾年辛苦埋容蟻一界了畢鍋
遊魚閒逢令宰銜恤者蘓息無術空嗟吁省府郡帖一
朝下義遜得許從鄉閭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
爭趨同時共事數君子但有協贊無次且出多出少由
厚薄若大若小皆歡愉支吾縱廣非獨力佽助能幾咸

安居移東就西可免者那上趨下歸誰歎不閑鬬突到
雞狗但覺和睦安犁鋤願依此舉更堅久羨事無以三
年拘仲公吾郡安仁人二詩關係地方詞質而事詳足
見賢宰良民救時之概俱可入郡邑志而紀載闕畧義
役篇中徐君及共事皆無可考惜哉詩中用赤土句本
之俗諺尚稍率易
余廷心送應奉移院上京詩末云從臣偏寵近載筆慢城
邊慢城名甚雅即晉之步幛也然少用者或偶未留意
當考之廷心又有送李實下第江西末云凄然千里別
為賦小星詩蓋用申詩小臣奉使行役之義非今訓也

昭武黄處士元鎮題朱澤民畫山水詩與客浮湘水琴尊共一舟雲間雙樹曉天外數峯秋指顧銷塵慮栖遲發棹謳未知身是畫明月滿滄洲從對面逆敘與客二字直貫至第六句極有力第七句轉合分明章法亦變化秋江把釣七律亦用此法然遜此篇自然

牡丹詩以格勝者少唐人天香國色一聯亦只能言穠豔而已胡天游處士掃空紅紫真無敵看到雲仍未可知二語甚別然對句亦本羅昭諫看到子孫能幾家來處士人品高雅詩清麗處似番陽五先生中黎芳洲吳月灣

委肉餓虎谿於今三十秋畝田昔百金爭買藉智謀安知徵斂急田禍死不休膏腴不論值低窪寧望酬賣田復有獻惟恐不見收日覺鄉胥肥吏臺起高樓坐令力本農命輕波上漚此鄭明德送劉長洲詩中語徵斂之急使有田者至此真反裘負薪矣吾鄉甲申丙戌丁亥己丑洊潦澤農有百畝田者無從覓主幸山鄉頗稔米價不昂然數十年來城郡故家凋落世第或毀或棄無一能築室凡高甍崇閣及斗室稍明潔者非吏則胥夫若華鮮衣飽食飲博狎遊外尚有餘貲及此將焉取之使僑吳先生見之悲歎當復何如奸回息雕鎪能無望劉長洲哉

吾郡東北以蘿蔔切小片曝微乾和以鹽蒜實諸罌謂之鮓蘿蔔陳敬初送匡廬道士于彥成歸越聯句有蘆菔自堪鮓語則鮓名亦古矣大率元人好用眼前事是亦少陵一體惟山谷東坡放翁最工然非實能化俗為雅則如鮑魚之肆可勿慎歟

陳敬初夷白齋外稿有璽珠碎傷吳帥潘元紹眾妾作自注題下云潘七妾皆青年絕色善纂組歌舞因潘出軍恐致疑皆自經楊鐵厓金盤美人題下自注云刺偽駙馬潘某潘娶美倡凡數十內一蘇氏才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宴國亡伏誅臺城投其

首於溷潘某即元紹也諸妾之恐致疑蓋懼續薦金盤非以身殉潘則進不敢望虞姬退不能企金谷墜樓人當日屢之傳之哀悼之或即倡時舊識痛其慘死非表揚義烈也南安郡有淫祀曰七姑子見夷堅志乙支甲亦載之稱為山鬼周公謹癸辛雜志亦載鄞江貢士院舊有土神七姑廟則七姑雖淫祀而其來已久近南安太守游心水作七姑詩中有云餘閒偶撿堅瓠集不稱七姑曰七姬元季偽吳啟行省潘姓原明官左司重兵壓境城將陷有姬七人皆麗姿程翟徐羅卞彭段姬最少先殉之六姬相繼殉玉骨主人藁葬東城窟張羽

為傳宋克碑嘉靖年間碑忽出按明史載士誠女夫潘元紹尤好聚斂日夜歌舞自娛史又載元紹敗於烏鎮鐵厓所謂國亡伏誅者元紹也若原明明史稱以杭州降於李文忠大將軍達以平章守杭州與李伯昇俱食歲祿雲南平以原明署布政司事卒官則七姬元紹妾非原明妾可知心水乃以元紹為原明又以七姬為南安所祀之七姑蓋徒知附會堅瓠而不知七姑宋時已有況七姬所事非人素又倡也死吳楚吳何與南安張士誠妻劉以百口自焚乃真有烈心無慙俎豆然祭苟非所即是淫祀況七姬乎大庾尹余愳瑕致心水詩自

咎讀書不多聞見不廣因錄是詩使民知享祀不替惟忠孝節義之人為能拜是人便須學是人云云游余皆有心世教者何乃欲使良家婦女學潘氏失節之妾乎其失蓋在好異說而闇決擇又記醜不能博既未見袁堅志復不考明史元紹原明之為兩人彼七姑無知則已脫徹有知恐寧為山鬼而不願蒙七姬之汚也予修南安志當明其誤兹閱陳楊二詩聊復及之

張思廉玉笥山人集多樂府楊鐵厓言吾用三體咏史古樂府不易到吾門惟張憲能之愚按思廉作多似論體短篇則膩脂井婉曲得樂府本色大篇則田舍翁淋灕盡致要是歌行然用意皆妙蓋大旨多本昌黎琴操即鐵厓諸作亦秪同一淵源嚴滄浪別趣非關理之説固未盡也

湽聲甫遠遊詩云殷勤謝良友遠涉西江水方從草廬公共究鵞湖旨紛紛朱陸議竊幸窺端倪奈何執德禰一聘翻然起西蜀巳空亭箕山仍洗耳此專為草廬出山作想時方從遊故以詩諷雖士各有志然愛人以德聲甫所以為高士

鐵史先生遵酒禁坐歌不出小蓬臺忽看紅雨將春去孤負青天送月來陶令額紗聊且裹孔融手觴豈容栽洞

庭春色應無律多種黃柑作酒材此楊鐵厓禁酒作時吾鄙吳月灣有楔日禁酤入聲甘州云甚無情一信楝花風捲盡市帘青對樓臺寂寂管絃悄悄風雨冥冥屋角提壺笑我不上五峯亭此日流觴節宜醉宜醒説與渠儂知否正門䜟太白巷詰劉伶綑縧沉玉斝鮮暈入銀餅右將軍蘭亭詩序儘風流千載事須停西𢙀下焚香晝永一卷茶經此詞風趣在楊詩之右楊號鐵史

周處士古金城謠為余廷心死事作序云方面多貴遊子弟貪鄙庸才虛張戰功誅求冤濫重以史胥舞文旁羅鷹犬意所欲陷即誣與賊通間存一二廉介則又矜獨

斷昧遠圖坐失機會民日以敝盜日以滋盧壽舒屏蔽
上流盧壽既沒舒獨當鋒鏑之衝至正十年壬申進士
余闕以淮西元帥之節來鎮招徠補葺脩戰守豐軍儲
賊飲恨不得逞朝廷嘉其功授淮西參知政事自是日
與賊逞受圍凡四十有二大小二百餘戰江西賴以苟
安坐視弗救十八年正月丙午城遂陷公一門爭先赴
死闔郡無一生降寄痛哭於長歌使後人哀也此序敘
時事詳覈推原江西之安由舒而深咎弗援不達時勢
至所云誣與賊通則真不忍言矣夫討賊以衛民也苟
可聊生何至為賊平日忍誅求之苦而不為賊正宜亟

加撫卹庶化賊為民反從而誣之是驅使為賊此罪更
浮於坐視弗救所以為貪鄙庸才元史中頗少此等議
論處士名震霆字亨遠吉之安成人

周處士海潮吟云豫章逝水通錢唐擬復愁云帝城春有
路昨夜夢錢唐柳枝詞云春風萬一無拘束放去錢唐
逐落花處士惓惓錢唐如是則其甘心隱約之意畧可
見矣

滙東手談卷十九終

鄱陽史　珥著

元詩三十三條

鄱陽五先生集十條

王原吉傳稱明初以文學錄用其子通事令掖以父老泣請命罷之年七十卒洪武戊辰歲也考梧溪集初度詩才名從知造物忌心臟空夢神人剖自註云乙亥科舉罷或勸余學律因成異夢見心臟皆五色遂罷按乙亥乃順帝至元元年原吉年甫十八即毅然棄科舉意固別有在詩中隱躍及之決不至為元死吾郡樂子有同

姓名者字原夫號松隖宣德初以明經召對今明史七十二卷藝文志所載王逢詩經講說二十卷原夫應聘時所上七十五卷所載王逢梧溪集七卷者原吉作也山西通志誤援吾郡樂平遂并及原吉則將來藝文志中兩王逢安知不又合為一人乎況原吉原夫之字梧溪松隖之號非里居相近而嘗倫見其書固未易辨矣

顧仲瑛集有滿城風雨近重陽分韻詩其序曰至正辛卯余自句吳還會稽飲酒玉山而別當是時已有行路難之歎繼而荊蠻淮夷山戎海寇警呼並起赤白囊旁午道路馳驅鋒鏑間又復相見因相與道寒溫慰勞良苦玉山為設宴高會梧竹堂上座皆俊彥能文章歌舞盡妙選客有置杯而歎者余笑曰子何為是恂恂也夫天下之理未有往而不復器未有久而不用者國家至隆極治幾及百年當世而不精於四方或者天將以武德訓定禍亂諸君子有文武才將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且有日余尚拭目以觀太平之盛何暇作愁歎語耶玉山揚觶而起曰子誠知言哉於是飲酒樂甚明當重九遂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為韻各賦如左壬辰九月八日番陽蕭景微序觀此則景微吾邑雅流陸夏貴柳塘春小集分韻序亦有番易蕭君孟即景微仲瑛詩稱仙

人遠方來羽服自蕭散則潛身方外者徐松巢詩題云馬天心遠遊而歸椎髻變而巾幘袖衣變而逢掖名字號俱變書亦學頗作三詩寄之則天心亦英彥今皆無可考

羅貫中三國演義貫穿承祚西鄉為一書文之創體然以偽淆真正不如西遊水滸之悉然意主蜀漢故武鄉關張事增飾尤甚俗人尤喜誦說潘氏鑑綱總論遂有秉燭達旦乃雲長大節語顧仲瑛至以桃園宰烏牛對鴻門撞玉斗是皆未考承祚本書及裴註故不知為增飾而誤用也然貫中元人滿顧時地皆近而瞶瞶乃爾得

非厭常喜新之心蔽之歟
鄮東北牧童春間剝稺桐皮吹之嗚嗚如角聲特兒童之戲吳僧無住舟次江亭詩云歸思悠悠極渺茣暫維舟楫並長亭春江水煖蒲芽白野岸烟銷柳眼青鳴犢牽繩登廢壟征鴻和影度遥汀不知何處吹桐角獨立天涯淚欲零詩工雅桐角名亦新而穩蓋即牧童所吹此非少長田閒雖讀萬卷亦將困於此衲然宋時蔣夔炎有桐角喚回前峰曉之句黄景昌有數聲桐角歸來晚之句則又在無住前通考有桃皮觱篥蓋卷桃皮以吹宋鼓吹部有其器又女真以樺皮為角吹作呦呦之

聲呼麋鹿射之皆桐角類也
仇山村詩多閒適之趣似皆歸田後作律體自謂主於唐然如却憐衛鶴齊雖華空費心機不庇身末俗由來不貴儒小夫小婦慫揶揄衆雀豈能知鵠志一雖何足用牛刀萬里鯤鵬何必羨一宮蟣蝨不如無之類似涉粗率萬里篇起句云豪氣年來漸掃除知掃除而語猶如此前固可知矣至若故人自欲辭文叔明主何嘗棄浩然梨花未落雨初過杜鵑不鳴春自歸得酒可謀千日醉掛冠猶恨十年遲滿鬢朔風吹客帽倚欄落日在漁舟柳多客折清陰薄薇少人餐綠雨肥雨意忽生桐葉外秋光多在木犀中寒食清明初過後杏花楊柳晚晴時花事已空三月後湖光還似百年前山分秋色歸紅葉風約蘋香入畫船野老但知分社酒地官空說進農書諸語極似趙渭南而寄託過之又錢唐觀潮云遠朝魏闕心猶在直上嚴灘氣始平亦奇倔未經人道
劉繖祭南董墓詩中云久無世冑崇祠像賴有山僧守墓田觀此則文定無嫡系矣教授同邑而時近知之必確賢者無後亦可悲已教授名壎字起潛
劉教授子如村名麟瑞作昭忠逸韻饒郡寓公有江公萬里及弟萬頃郡守有唐公震鄱人則湖州守趙公良淳

宗室趙公崇榞宋史載崇榞與江文忠同時死嘗守郴而不言饒宗室余鄱郡史事考已及之如村詠趙郴州詩曰南風不競慘悲聲幕燕泥牛總是驚玉牒名香時已逝金枝花悴本難榮身明六籍忠仍孝軍潰孤城死亦生幾度推敲明月夜江村村外寄幽情觀此詩其人可以想見惜郡邑志軼之故表出
叶韻近代用之者鮮獨於五峯屢見之渢渢乎騷選之遺音然欲效之者必考據詩騷及才老補韻而用之斯為善矣不然如閩人以高叶歌韻浙人以藍叶山韻適為抵掌之資爾此蔣師文致李季和五峯集語為五峯納

誨亦為學者防流三百篇與今韻同者不少今所謂叶皆古人本音後世語音變遷遂有借叶安知更數千百年不又以今所用韻為古音乎則第用其同於古者亦足自見筆才何必襲古人之貌楊誠齋魏鶴山雖皆有科舉程文外不必拘禮部韻之說然少陵作古體多用沈韻以彼胸次豈不能泛濫四出顧甘受休文羈勒者正欲以隘見奇也後人中無所有方言土音聱牙剌耳其不適資抵掌者幾希

李季和鐵笛歌為楊鐵厓作也源本潘德久白石山人歌而豪宕則全倣鐵厓然曰勖哉宗務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則季和殆本楊姓而冒李者

戚戚復戚戚白頭殘兵向人泣短衣破綻露兩肘自說行年今七十軍裝費盡無一錢舊歲官糧猶未得朝堂羽書昨日下帥府然燈點軍籍大男荷鍤北關河中男貫刀南討賊官中法令有程期鉦鼓發行星火急阿婆送子婦送夫行路觀之猶歎息老身今夕當守城猶自支更月中立此戚原常處士戚戚行也全倣少陵石壕吏第稍平直耳合射鴨謠哀老卒河決盜起悲徐州諸作觀之則知役重盜興民怨日積矣邊警云臺閣故人猶啓酒閭閻小子亦談兵又有句云黃金似土供兒戲又云草澤誅求到隱淪尤曲盡亡形則處士固非僅株守蓬蒿者

芮二庸福山菴詩詞氣超逸秖起首晨光海上來雲氣升萬壑雞鳴落花中殘鐘度城郭四語固不必身到福山其景象已在目中其實亦從少陵萬壑千巖一氣生岱宗夫如何二語悟出

贛江舟多名三板余修南安郡志欲考之而不得惟劉桂翁處士寄題胡氏澗月堂有斷篙三板船語則其稱已久古言土物元人每以是取致然亦偶一用之近乃有務以此為新奇舍蛟螭而補螻蚓以飾其東書不觀之

陋不亦誤歟

桂翁詩乍讀平平耳然清雅一氣不雕飾而少懈字懈句指事類情不露圭角惟夜坐有感後截云風氣百年無舊俗江山滿目記兒時孤燈明滅可誰語援筆悵然還賦詩雖抱過於痛哭之衷仍蘊含不盡蓋用意深而用功密矣

丁仲容雙檜亭集有月灣釣者歌不言釣者何人時吾番吳仲退實有此號仲容殆為吳作通篇詞意跌宕雅肖吳先生將來修志此詩可采入藝文

巨材成油榱細溜刻楶口麻爛人重圍機械應心手取之

亦多方脂膏竟誰有回顧室中人何嘗潤蓬首按油榨不見紀述惟開天傳信記載上怒羅公遠命力士裹以油襆置榨下壓殺之吾鄉無村不有榨先民詩文亦未及也此詩見王伯善務衆集刻劃中具徵婉之致結句即俚諺賣油娘子水搽頭意亦饒感慨

王元章傷亭户詩云清晨度東關薄暮曹娥宿草牀未成眠忽起西鄰哭敲門問野老謂是鹽亭族大兒去采薪投身歸虎腹小兒出起土衝恶入鬼籙課額日以增官吏日以酷不為公所幹惟務私所欲田園供給盡鹺數屢不足前夜總催罵昨日場胥督今朝分運來鞭笞更

殘毒竈下無尺草甕中無粒粟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夜永聲語冷幽咽向古木天明風啟門僵尸挂荒屋直書所見痛哭流涕之詞而君相恬莫省憂化富强為貧弱悲夫○竟以曹娥為地名欠雅

元章在元季亢傲之氣時見於詩其以可惜衣冠在此時悼王止齋尤憤激着高簷帽騎牛擊劍服古衣冠雖非郁離匹儔要亦龍川一流人物宋景濂與同時傳必不誣盖既置幕府授諮議參軍則已委身矣胡大海既嘗延問取越之策夏忠靖肇基錄亦稱元章不肯從呂僧珍詰我軍獻策圖嘗與聞籌略景濂作傳必曰一夕以

病死蓋惜其暴死而實以病正恐人誤以西山餓士擬也况死在授官後亦約畧之詞集中應教題梅即應太祖教又有閒題前元舊事詩則必死於元亡後而非朝拜官而夕盖棺可知明史列諸文苑甚當朱竹垞徒執稗史集傳之傳聞異詞者掃滅仕明之跡反失元章真處矣

東郭生郭義仲頤俠君考其卒在至正二十四年而以錢跋洪武初徵授學之說為未見盧公武所撰墓志余按至正二十四年為張士誠僭王之十二年明太祖吳元年也又三年太祖乃破士誠義仲既卒於二十四年固

嘗仕士誠矣傳云晚得訓導官抑鬱以終者微詞也洪武初之云當與徐方舟傳同觀

姚子章野航亭稿有送人之江東典史詩第六句云看君高步似神仙雖用梅子真事然語氣囂張似胸中蓄蘊爾一官不得與元人送仕宦詩頗多雖末級亦夸耀如此訣多規少想亦時為之要皆贈言一病

舒可菴李謫仙詩云名對金鑾殿嘗禁白玉堂氣吞高力士眼識郭汾王醉骨生疑蛻詩名死更香何由見顏色月落照空梁意備格老足空後來作者但第四句主宇不如用陽更健

謝子蘭寶鼎歌序云中臺萬壽寺藏古銅鼎其款識有云王在周康穆公冊錫𡨦用作皇考鄭伯姬者指此又云蒼姬惟有臣冢紀君賜用顯厥考鄭伯姬尊鼎歌所云訖錄世屢改則定為周物矣然康穆二王世不相接若宮名亦不應用二謚且伯鄭爵姬周姓何可為名況鄭至厲王始封春秋傳及史記世次甚備不知冢在何代銘蓋村學究偽作不足道也

趙東山子常次韻玉琊雲隱圖序云番陽王本善故居懷玉山之北號曰玉琊雲隱鄉先達進士董公為之記和陽王使君為之賦又得星源王徵君為之圖余嘗過本善所寓見其淨掃一室琴書圖畫與弓劍雜陳前培桂植菊怪石纖蒲幽潔可愛蓋能審己推分隨所遇而安視竄名尺籍而有所傾願者不同科也乃次使君韻附於卷末以釋其幽思云觀此則本善固雅人而詩云馬上劍三尺又云解甲登陣後懸弓定地還似耕屯彼土者微此序豈復知吾番有是人哉

陳尚德石堂集古田女詩多敘閩俗然起首云昔年過饒州一事獨希詫清川浴婦人以晝不以夜吾郡素無此風然石堂嘗長德興初菴書院途中偶有之歟後幅云流汚俗豈非失禮事可訝我時適逆旅一見為汗下欲

言不可得況敢加譏罵匡救苦心可以想見

盧疎齋文章宗旨謂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又曰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廈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大羹元酒謂之古八珍五齊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乃可與言古文之妙此疎齋自明所得也然須善會即如詩但得關世教存比興意則詩騷之旨合矣不在乎割裂字句苟失其旨縱極掇拾轉形其拙朱門大廈八珍五齊之非古蓋專事華腴者耳夫清廟茅屋大羹元酒古在有真淳意非俚俗不倫之謂也倘祇拾釋老之唾餘捶皇卷之齒頰則又不如華屋之尚可庇身美味之尚可適口也然則欲用疎齋之法將如何曰返古在先去俗義理不精按之無物是曰意俗自無主張徒知摹倣是曰體俗信手掇撦蛟蚓雜糅是曰語俗昌黎所以云惟古於詞必己出也我輩詩大豈敢遽言及古惟當去俗多讀書多思索去得一分俗自進得一分古俗果盡去則不求古而自無往不古矣

聶古栢侍郎元詩選不知其字與里居惟引黎崱安南志畧至大四年以吏部侍郎使安南宣仁宗即位詔而詩僅見傳習孫皇元風雅余觀詩中屢有鄱陽作郡邑志

徵辟中洪武初有聶克修官刑部侍郎而不及生平行事之跡考吾邑位及侍郎者少聶姓亦不多惟城西三十里間麗池湖畔夷堅志支癸所謂諸聶世居者也村有聶侍郎宅世居之今猶存十許家則古栢為鄰人無疑而古栢殆克修之字與號也第仁宗即位去洪武之興垂五十年忍黎志年號有譌亦或侍郎蚤達而壽太祖舉事即以舊官徵歟更俟博考

吾鄙有草根葉似水仙秋杪作花亦如山丹瓣狹長莖頂平分十許朶如燈檠謂之鬼燈架土人以開日覘寒蚤晚呼寒信花繆君寶效顰集有鬼燈檠花詩蓋咏此物也

清江宋子與送宋大監降香天妃廟詩後幅云使君騎馬歷東吳吳中父老爭迎趨自言春濤漂白骨官家下詔復征役今年壟畝秫稻空縣官索租到疲癃丁男登山拾橡栗妻孥含酸向人泣使君北來候神人應憐赤子百憂集明年海若不揚波君歸宜室當如何此子與尹常山時作肯於贈送中為民請命方與貢諛取憐不同宋大監何人邑令乃敢進此言者馬石田集有送誠夫大監祠海上諸神詩則子與所送即誠夫誠夫名本史稱其持論堅正制行純白固時之所與言者

世途有換帖禮攀附汲引兩有之蓋名利場中一別徑命官京師則未嘗有此卞宜之和楊廉夫新居韻云執經弟子登金馬換帖山人贊白鷲換帖用在山人身上化俗為雅顏仲贊云問字諸生頻載酒購書道士為籠鵞陸巢松云求文巨室持金獻問字諸生載酒來皆襲宜之句意而每降愈下

弋陽山樵李賚字子槃號以弋陽冠山樵似信州人而傳云姑蘇人然其滄浪亭詩云憶昔嘗為吳下客刺船載酒訪陳跡於吳為客則非姑蘇人尤可證

彭仲愈芝山吟序云徐君勉之番易人芝山在番郡之陰

世傳山嘗産芝郡人往往以科第顯勉之兩舉鄉進士得山長慈湖人謂勉之若有不釋然者予故為道其所樂作芝山吟餞之按此則勉之亦當日有文名者而郡邑志皆遺其人或即志所載之徐明善歟勉之子矩字叔度見劉彦昺百哀詩

淳安何景福字介夫號鐵牛子以所遇非時屢辟不赴傣傳則介夫元代高人其詩如風景不殊豪傑盡新亭誰復淚沾襟暮潮西上東風急滿目河山落照紅吟邊多少興亡事猛拍闌干恨未消黃雞白酒陶然醉莫話頭巾黑與紅又有詩云耳聞彭蠡魚龍舞眼見姑蘇麋鹿

遊其胸次可想乃上家君云阿翁弄孫心可樂癡兒觀
光志愈堅燈爐戀灰形顧影雨聲刮夢夜如年攀龍期
對三千字跨鶴須纏十萬錢為報還家定何日一陽春
信到梅邊庸俗全不似高隱心口恐是其從孫如晦誤
收
呂處士敬夫觀刈晚歸詩云池荒蓮蛹青房子霜老雞人
絳幘花蓮房中着蛹雞冠花中着絳幘化俗為新謝芭
茱云江鄉正月尾薹菜味勝肉薹本草名芸薹即田家
所蒔油菜莖甚鮮腴佳在燈節前若正月尾則抽穗欲
花矣處士所云或地氣異歟

于彥成自序梧竹謠曰雲臺外史題梧竹草堂樂府多道
梧而畧於竹豈愛惡有不同耶用續其語補其闕云余
謂此彥成自明審題之意耳其詩曰鳳來住高梧枝高
梧葉老秋風吹月明夜夜啼烏烏不如池邊竹千尺霧
葉霜筠照寒碧今年結實苦未多明年實多鳳來食梧
竹不並舉而由梧及竹格既變化筆力亦老意似別有
所諷
黎芳洲新亭詩云不復新亭淚其如感慨何北風吹草木
西照滿山河王謝聞孫少蕭陳短夢多庭芳搖落盡江
上有魚歌里中社云蘚石莓牆屋數楹年年來賽社公

靈兒童趁節歡如沸父老傷春沸欲零海燕邊鴻何日
了夏松殷栢為誰青村醪蜜似猶堪醉莫遣東風兩眼
醒歸來云曾奏明光忝來科青山回首已霜荷偷生甚
愧秋胡婦拊髀總成春夢婆早慕功名成事少晚談空
妙得心多斜陽一曲歸牛背笑殺南山白石歌夢真三
首云昔夢驂八駿往赴明宮格朝發赤水陽夕柢崑崙
椒恭陪瑤池宴親聆白雲謠雲來何英英雲去何飄飄
山川悵修阻樓臺空寂寥想像雲和笙青鸞度秋霄昔
夢拜絲章縹緲朝紫微鈞天侍清讌賓書析斗機錫之
碧瑤簡賚之青霞衣徵班司玉條下糾濁世非還家未

中道翠水烟塵飛朝真諒無期丹忱日依依昔夢過兒
洛遊戲芙蓉城道逢王子晉邀我升天行翩翩控鶴駕
依依吹鳳笙銀河未西流翻然倏遐征碧桃開晚花繚
山空明月先生名廷瑞字祥仲咸淳間進士元初攝郡
校有薦於朝者不赴詩奇悅深而不露先伯祖丈令翁
刊其集及徐松巢吳月灣葉寓菴劉懶雲為鄱陽五先
生集選元詩者多及明初人黎徐吳皆卒元代乃獨遺
之諸先生惟劉列明史吳葉詩明南庫書目有之向非
先伯祖苦志網羅誰復知家明之際鄱有五先生哉故
因元詩并及之

東流滔滔江似箭南船桂帆北船羨陰雲黯黯天色變北艣櫓鼓南船怨楚香醺酒爭祝願一望風長一祈轉世間萬事無兩便龍伯應酬毋乃倦龍伯應酬如已倦秪遣澄江淨如練此芳洲南北舟作眼前意却將許多天傾地陷之感一筆寫出橫絕

芳洲金陵懷古入聲甘州云恨巨靈多事鑿長江銷沉幾英雄恨烏江亭長天機輕洩託與重瞳更恨南陽耕叟攛掇紫髯翁一彈金陵土戰虎爭龍杯酒鳳皇臺上對石城流水鍾阜諸峯六朝陵闕何處是遺蹤後庭花更無留響冽春潮殘照笛聲中悲歡夢蕪城楊柳幾度春

風九日登城水龍吟云荒城落日西風滿街芳草無行路樓臺羽化螢飛故苑蛩吟殘礎不滅承平半湖秋月隔溪烟樹晚江南風景一朝如許教人恨王夷甫對酒强推愁去酒醒來愁還如故青萍三尺陰符一卷土花塵蠹試問黃花花知余否況吟無語拍闌干空羨千沙落鴈滄洲歸鷺先生詞多後逸邑先民姜白石後少能及者二作乃極深痛其題項羽廟大江東去詞詞梵雖選而失先生名氏宜表出

徐松巢名瑞字山玉傷宋亡不復仕元延祐丁已以經明行修推為本邑書院山長隨告歸張仲舉序其集謂澹遠自得之意多而葩華刻劃之詞畧蓋深服之也里居與黎芳洲吳月灣相近過從唱酬尤多大德五年詩題云辛丑二月社晴與仲退芳洲縱遊溪山間私念吾黨會聚殆不偶然賦古詩一首後五百歲有知音者於吾詩物色可乎觀此則先生與黎吳交情可知所自命亦可知顧今五百歲之期及矣知音其在旦暮間歟

松巢讀靖節和靖詩偶成寄仲退云逋仙只住西湖上靖節終身栗里中千古修名垂宇宙何曾南北與西東意蓋以規仲退而并示已汲汲言歸之意也歸來云歸來便覺此身尊傲世猶嫌習氣存已是平生走風雨但持

一笑信乾坤貪閑且復逃空谷自衒終羞倚市門庭院綠陰生午寂坐聽禽語對清樽與前作同意然於集中另是一種

丙申正月初一日巢中野人枯禿筆塗窗作鴉憶少年不知老醜光陰疾退藏未了桑蠶繭生涯僅似厓邊蜜小兒怪我不同塵進不能寸退盈尺豈知窮通自有命我手可斷不書乞安道何事竟碎琴管寧何意坐割席五斗不換東籬菊千戶寧知江陵橘蟊蚘甕盎互起滅歎樂幾何長鬱鬱我從方外得天遊始歎世緣如沐漆縱橫妙用劍兩枝出入無方馬一隻老師雲邊親授記許

我壓空轟霹靂東風吹動老虬枝笑拂霜髯雙眼碧此松巢誓墓文也先生生寶祐甲寅至是方强年遂以手可斷不書乙自勵延祐丁巳六十四矣復應山長之推豈竟忘前語哉殆有不得已焉者觀其亟歸可見姪孜號仰山亦工詩

吳月灣名存字仲退元初為宋遺民延祐設科年五十九矣有司强之應試授饒州路學正改寧國教授以鄱陽主簿致仕其學得雙峯饒氏之傳雖卑位而勇於退詩沖融和易人莫測其淺深然秋社篇云江南太平重秋報村東村西田鼓鬧歲無旱潦國無兵靈積千倉烟萬

竈我時童丱未憂翁豈憂無酒可治聾那知回首二十載半閒社屋蒼苔封低頭自讀元祐史麟趾深仁浹肌髓一匙社飯千古悲後園秋雨嘷狐狸則所感深矣

月灣有東湖十咏其洲上百花云湖光三面映樓臺東面天橫錦繡堆辦取四時洲上醉不妨三日一花開從歐陽公滁州栽花詩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脫化措意百字工雅松巢次韻云後臺花發映前臺紅紫成林綠作堆五日一花猶畫在願言均作四時開思致更幽折諸題自二先生後可無泚筆此題則尤當却步乃往往有效苧蘿之顰者非妄則愚余近試一染指徒破風戒究歸愚妄已耳

葉楚庭名蘭號寓菴其東湖十咏古澹可觀然遜吳徐之警切近修邑志者舍徐吳而取葉且列元代不知寓菴集中洪武二十三年猶有詩可謂元人乎其出處心跡為好事所蒙余嘗有辯楚庭父懋字德新善詞章元嘉興路總管亦有詩集附刻寓菴集後

劉懶雲名炳字彥昺明史在文苑傳其荊門賦選入賦彙詩為楊廉夫危太樸宋景濂所許郡人徐叔慶矩序稱古人於詩蓋必有以動盪陰陽流通精神陶冶萬靈發紓情性移風易俗而廣教化焉叔慶此語可以見懶雲

之詩并可見吾郡當日詩學之精叔慶蓋彭仲愈逵山吟中勉之之子懶雲百哀詩中一人也

滙東手談卷二十終

鄱陽史　珥著

稗說五十一條

季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往往以鬼神生死為性命道德外事而子路未可與言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子路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為而不語耶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死生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爾此羅長源路史中語解詁明快後來講家反覺詳而不明

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後之書世遂泥於過不及之中求之夫君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孰得而過耶余按過不及本孔子語非始漢儒長源中無過一語直自標宗旨耳

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氣化也今也觀古人之板畫冠服而企止質厚

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況三代之時乎看得極平淡便寫得極深摯此路史中筆墨最雅者

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彰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為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夫之遠矣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稱國為討而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其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曾聘涖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書殺大夫其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夫冶致諫其君二子請殺之而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於以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辯者執左氏之說以求春秋至有懷寵不去亂朝之語是後世不忠於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聖人豈有異於人哉余按此千城名教之言不止善談春秋乃斷斯獄者咸不及路史此說何也

西京雜記或稱劉歆作然書中載少時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為輕薄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觀為莽所殺句則雜記非歆作或以為葛稚川作

以郭威係有余當以問揚子雲則亦非稗川作及觀稗
川跋稱劉子駿編錄漢事而得稗抄出二卷
為西京雜記則原委分明矣至曹敵行義甚髙當表出
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竇嬰好之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
道揭畔方張究屈乎高髙乎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
方畔揭道張張究屈乎高髙乎屈究張法用六箸或謂
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六箸此見西京雜記箸似
當讀陸畧及即今投子方畔四句殆迴文濫觴而環複
絕似今晉眷咒其亦博時所誦乎
公孫弘舉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束芻素絲撲滿書題遺

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
畧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五絲為繡倍繡為升倍升為
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襚此自少至多自微至
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
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
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
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
滿之敗可不誡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修
阻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余按只以君稱朋友已非漢人吐屬就所贈物生意則

學魏晉後九錫文然其言即清慎勤註疏亦可味
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强冠婚之上以告王王
引禮二十而冠三十壯有室以辭曰冠而字之以表德
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强冠之哉兒年蒙懦未有人父之
端安可强室之哉此西京雜記中大篇也後人强冠强
婚其為風教之累也大矣
謝太傅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天以水性沉柔入隘
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婉語相
商足令矯情鎮物者氣奪世說名言不少如此等語亦
未可多得也

大業記載籌禪師仁壽閒常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扶芳
葉為青飲枚楔根為赤飲酪漿為白飲烏梅漿為乎飲
江笙為黃飲以色為名無甚意理惟烏梅稍佳亦少用
者
煬帝望江南八闋見海山記纖穠似宋唐氣味惟湖上女
篇猶青鬭草事青春事字最工
開河記起首便說睢陽王氣五百年後當有天子興而借
宋襄公塚作證蓋即天書之殘膏賸馥也翰林名定於
唐開元始有學士記中已云虞世基為此官又詳紀世
基栽柳之策意似揶揄翰學幹畧

隋唐嘉話載元行沖為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聲甚清今呼為阮咸者是也余謂以人呼器甚不雅似即今三絃亦呼月琴通考云月琴晉阮咸造古五絃今三絃

鄭陽武綱常言欲為易叱以三百八十四爻各叱人事余謂易所言皆人事也何待叱即此已見陽武之不深於易矣唐語林列諸語言陋已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有能通其說者其科選同明經其一請以韓愈配享太學所見高出時流然爾日已非舉行盛典之候而襲美晩節尤謬惜哉

天寶遺事載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遞相插挂以為宴幄甘處婦人裙內少陵麗人行所未及較陳靈衷夏姬衵服劉伶何為入我褌中者更在下風

咸通中有布衣以羊脡炭三十斤自出小鋸并小刀斧剪截其炭構成二樓散木槃於其上用火燒之槃引火勢斯須即通徹二樓光明赫然望其檐宇窗户雕楹刻桷并欄楯罔不周備又有飛橋連接二樓有人物男女往來其上移時後炭飛揚成灰方無所覩此即今烟火之戲第載炭為質稍異事見唐尉遲纂中朝故事

陸務觀避暑漫抄載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為燭兩行列數百枚南渡後太后回鑾沙漠復值稱壽然僅列數十枚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獨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枚諸閣亦然余按徽宗奢侈如彼安得不北轅太后久困俘囚尚不知儆而以覆轍為夸高宗忘不共戴天之仇區區以侈汰承母歡即此一事可作數端之戒

乃以從猶女妻之猶女殆即猶子意然未見用者孫光憲北夢瑣言紀韋宙知劉謙事始為此語

蜀檮杌載劉保乂性嚴急日施檟楚於諸王及杲諸子亂嫗容令諭之保乂曰膏粱之性不捷之則他日為豚犬耳余謂專以嚴為教尚非正本之道然保乂能行意杲能任之均足多也

范禹偁九隴人隨母改適因冒姓張諤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啟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國復作范雎之裔按范文正復姓表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於陶朱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想從禹偁啟脫化獨怪禹偁有文如此而檮杌載其掌貢舉惟以賄聞面

評其直亦何愚哉

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姦宄王氏球此言可以待衰世然認科目弟為羈縻不逞而設豈求賢取士之義乎後條又曰行卷之禮人自激昂以求當路之知其無文無行鄉閭所不齒亦不不敢妄意於科舉使古意尚存則如童子厚者豈容其應進士舉乎似與前說正相反

喪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醮作佛事出葬用以導引此何義耶至於鐃盃乃　樂也　俗燕樂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俗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開寶三年十月甲

子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太平興國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魌頭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祖宗於移風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縣間不能舉而行之也此王氏燕翼詒謀錄之語余讀而深有感焉喪以哀痛為主人子僻哭泣而豐鼓樂將飾其厚親之文適暴其不哀之實非惟無益於親亦徒損於子矣且忍而為此者既以自飾又將誇俗不知越禮厚葬呂覽猶譏其徒以生者之毀譽為務況衰絰在躬而名賓客盛宴會管絃達宵旦是以喪為樂即使費金踰千亦不過以死者所遺供揮霍與蕩於飲博何殊吾邑喪事鄉閭惟講恭不為酒薄俗未知所始城居有故族之遺貧家大故率餉銀錢及喪葬適用之物其助力者亦不專饗飲食故喪事易舉近來動尚鼓吹夫祥禪祖虞諸祭皆人子不再行之禮即極哀痛猶恐不至況以鼓吹亂之是為人子啟怒天之憾而滋不可贖之愆也此等多由耳目淺薄之徒從旁慫恿吾輩與戚族喪事當持正盡言慎勿以恐戾俗而結舌哉

蘇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為改書中崩亂十餘字奏於朝明允因得官孫公談圃凡敘蘇氏多微詞即此條亦

不欲以全美予老泉也然即歐公所改字類推正可得場屋避忌之概

鐵圍山叢談稱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俱有懟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按山崩出水晶殆類天旱乾封而黠過之叢譚蔡絛著宜其以政和為極治之世而指此為地不愛寶也

高齋漫錄載李賓王字利用鄱陽躬行君子也觀此則利用亦吾邑先哲郡邑志惟科目中載為政和五年進士歷仕廣西運使至留守而行事不傳

租庸使元載以吳越雖兵荒後民産猶給乃辟名豪吏舉

空名以敘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徒圍饔籍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八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所著公然明白渤海高雲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此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所記著陟畧反蓋附著之意白猶云平白地此語吾邑今猶有之原辭未暢

退朝錄謂凡公家文書稿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祕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即貞明中崇政院書也檢即州縣通稱焉後條云其底乃底本也繫日月姓名者乃所以為底余向官吏曹同官舉檔子方及冊檔之義見問余曰檔即當當之為言底也韓非子王卮無當之訓如此花之蚋曰當亦底意也冊檔猶稿底耳諸君子咸以為然

錢氏私志載宋相郊令所親雖讓其弟學士祁云聞昨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虀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喫虀煮飯是為甚底余謂前日虀飯僅為後來醉飽乎人稍成就即忘昔日貧苦而奢汰自肆則所養可知景文諒不至為此陋語

九江碑工李仲寧崇寧中郡守使劃元祐黨籍姓名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至能煖今日以姧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從其請事見王仲言揮麈錄仲寧所執又高出常安民上守能義仲寧守亦賢矣哉

王夕郎信常制誥孝宗覽之曰近日誥詞全似啟事溢美太甚卿甚得體文豹謂其獘始於用四六也又欲因此結知務諛悅而極工巧拘平仄而促對偶無復體製開慶元年八月起舊相吳履齋宅左揆直院洪魯齋芹草麻制中間云余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為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獘源之滋甚偽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竭而莫紓在廷紐於意

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救寧之計任重致遠實惟弘毅之資云云於戲詩有天保采薇當厲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永命汝廸予欲康庶事汝為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繫我耆俊毋煩訓詞細觀此制真得訓誥體魯齋乃容齋先生嫡派然前輩四六多喜用古事如先生草吳璘聞淮渠獎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卻之謠用事雖切但非制誥體看坡公制誥用古事明白敷暢此見俞文豹吹劍錄深得

代言之體而魯齋賓客齋之孫著述多湮故表出以告
有志斯事者

北人寸斷芓菓曰麻刀以和石灰墍牆莫考所始及覩石
茂良避戎嘉話有初縛虛棚時友仲使多備麻刀舊穩
納禊之語則知麻刀之名北宋已有然沈存中筆談謂
趙韓王治第以麻擣土世遂謂塗壁麻為麻擣義更明
顯

今人於餅餌曰點心按封禪儀祀官點饌似即點字所本
然鄭氏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則唐時已
有此語王勉夫野客叢書載鄭傪為江淮留後夫人曰

汝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
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小食小食之名本此按小食點
心眼前語然微勉夫誰為揄明所出

周公謹密齊東野語載程泰之孝宗時進講禹貢闕文疑
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與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
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且地理既非
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孝宗此言與林
少穎不言九共稾飫同講經者宜知然程大昌北邊備
對稱淳熙二年講禹貢壽皇問御言中國山川悉矣北
極地里亦能詳知之否泰之即大昌朱子所嘗與論歟
淺原即今廬山者也其地里之學必有過人進講詳言
或亦感於高宗之問歟

北邊備對引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畤縣北經蔚
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而與外邊
中國之地不出此外余按飛狐今廣昌於大同為南境
在繁峙東蔚州屬宣化亦為南境在繁峙東宣化古上
谷大同古雲中橫亘雁門東北幾延千里繁峙之平陘
關與鴈門關東西並列安得謂繁峙便為極北之邊而
中國地不外是也是地余嘗親歷聊友之

趙德純自警編載開寶中帝語竇儀以趙普所為多不法

儀盛稱普開國元勳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曰我必不
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厓吾門可保矣余謂作相詣朱厓
只計一身耳若以理論天子虛己下詢普果罪大即殺
身亦當盡言如無罪即餌以宰相可誣大臣以干進乎
普為上所不平宜勸上功過相準以禮進退上全國體
下亦足以保家乃窺伺喜怒以為言人皆如此誰復排
斥權奸者以此竟作宰相亦可醜況此意倘為上所覺
而責以比周又何不可朱厓乎盧多遜攻短釋憾固私
心儀亦不可謂公忠體國也後來奸猾結權臣以自固
而互為欺蔽者屬豈不由是階乎

李樂菴曰樂則安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雖一日亦不得安矣余謂以工夫節次言必安而後能樂心苟不安樂於何有樂菴語徹倒然則必如何而安曰見明守定斯安安斯樂

張子韶謫居嶺下置夫子顏子像及淵明以後諸賢像晨夕瞻敬心志肅然余謂此無師友時極好典型在邇謫尤佳又禁提點刑獄時有虔州職官諧本州曹掾奸利事禁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而初無是職官懇辭伏禁叱去之自是無復譖而人服其不可欺也余修南安郡志張禁二傳皆嘗據正史補定而一人手目踰月成

編遂忘自警編有此二事又通考載知山陰縣陳舜俞以不奉行青苗法謫監南康鹽酒稅又徐鹿卿德夫教授南安復衰張子韶言行繫以歲月及遺文三十篇附於末陳氏話腴載南康縣劉賢女事較志頗明皆未及釆舊志稱楊龜山嘗代虔守滿宗孟草疏薦陽孝本而無龜山集可考及歸檢集乃得跣時擬以陽冠儒林而傳云不娶遂列逸民比於方勺泊宅編見孝本晚得妾生二子之說而志成不及更定矣姑識之

劉元城謂溫公自陝諭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盜王克橫行太行中先人言若此盜知公有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心奈何公笑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生學道以忠信為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余謂元城父子固慮司馬公從賊乎問與記皆未免於疎即元城平日所得溫公不妄語之誨者亦似未盡矣然後學則不可不知溫公之言倘平日此際未能堅定臨難安得不喪其所守

王文正留孫京飯菲薄自可而送數軸簡紙皆他人書簡後截下者則是以殘楮餉人受者將安用之且人以簡致敬而截其餘充饋遺義將安在文正位尊祿厚豈無數束殘紙之價可以惠客而藉是乎斯蓋好事者依託

漢文集上書囊為殿帷事而失焉自警編列諸儉德殊少裁別

陳希顏為果州司戶有稅官無廉稱希顏救以大義責之後稅官秩滿將行小吏持其貪墨狀於郡郡以事付戶曹俾於閫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簏驗之希顏遣曉稅官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及造郡庭啟視皆衣衾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為長者先大父漢水先生曰長者之稱當矣如民情何且近於罔上余按希顏所為固愈於下石者然裁以先大父之言終未免譏聞動眾平日責以大義則誠長者所為

馬少保為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塟而多别財異爨甚傷風敎請自今未塟者不得析居余謂此法行可省無數暴露自警編舉以示人有以哉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諫不從曰不把錢做錢看不把人做人看無不可築之理既而城成僚屬乃請立碑以紀之大雅以為不必但立四大石於四門之上大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為西蜀根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蜀亡城猶無恙此見吳立夫三朝野史是役也暫費久省暫勞久逸誠惜錢愛人之大者公頗云爾激發專持文墨議論之僚屬也廼僚屬始則避事

沮撓繼欲立碑邀名庸懦舉動往往若此公高處不在始之獨排羣議而在收局之静且閑公吾鄉人宋史無專傳郡邑志宦業亦畧余三立考粗為補綴而未盡范德機嘗有詩及公城渝事見十九卷

生尅制化之說星卜地術家以為要務要皆强人從天實强天從人蓋以干支配五行人之所為天何嘗有是褚氏遺書辨書篇曰尹彦成問五運六氣曰大撓作甲子隸首作數志歲月時日遠近耳故以當年為甲子歲冬至為甲子月朔為甲子日夜半為甲子時配以五行位以五方皆人所為也歲月日時甲子乙丑次第而及天地五行寒暑風雲倉卒而變人嬰沴氣疾作於身氣難預期故疾難預定氣非人為故疾難人測曰運氣之說起於素問將古聖哲妄耶曰尼父删經三墳猶廢焉有岐黄之醫籍乎後書之託名於聖哲也曰然則諸書不足信耶曰繇漢而上有說無方繇漢而下有方無說說不乖理方不違義雖出後學亦是良師曰居今之世為古之工亦有道乎曰師友良醫因言而識變觀省舊典假筌以求魚博涉知病多診識脉屢用達藥則何愧古人余按醫家談五運六氣正如辟儒講學專向元虛處張皇得彦道此論庸術應戢喙矣發明時日干支尤先

得我心以義理定師徇得為學之要不止善談醫術

瀟湘錄專為偃月公作殆其門客以報私恩者前後諸條多為之逭以揜其跡耳託名李隱意固可見

洛中方營西内甚急宋昇主之其屬李實韓溶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牕牖皆用灰布期既廹近竭内外豬羊牛骨不充用溶建議掘漏澤園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事見鄭景壁劇談錄營宮苑乃有進是議用是議者鎮南浮屠之慘固不待楊璉真珈矣言之可痛

道書載許大為真君掃爨夫婦隱於西山不欲人識改姓曰午旋改曰干此似為干姓之始然余丁卯同譜星子

干乆中干静尊皆稱晉干寶後而今非姓多作于字形相近人每疑之唯鶴林玉露載楊誠齋一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晉有干寶乃知乆中静尊之說不誣

李氏刋誤引昏禮奠鴈今用鵞者以雁為長物典故將㕘余以臆求之古人婚期率以仲春候鴈已北必欲羅致似非不貲異物之義且恐山居者無從購覓盖北方呼鵞之蒼者為雁爾雅云舒雁鵞而鴈不特書皃雁醜節第言足蹼而不詳名物意古所用之鴈即今蒼鵝不云鵝而云雁盖文以美名如一元大武之比非必果用陽鳥莊子山木篇舍於故人家命豎子殺鴈而享之呂覽

引其事亦作雁則昏禮之雁為鵞也審矣

袁梧坡世範皆適用之言惟謂義莊不如置度僧田則誤義莊變故固有不及防者然有志有力亦盡所得為而已依寺度僧果乆計乎試觀今寺田存者幾家子孫食寺田者幾人耶

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梧坡此論極佳形家每向余談催官余曰無官何催若有雖晚淹如渭濵叟亦好又何須催言雖小而可以喻大

世範言防盗詳矣獨擊盗必持火則情勢所難然陳人別有梧坡思慮未及法曰家無可盗之物

滙東手談卷二十一終

涯東手談卷二十二

鄱陽史珥

裨說 四十七條

東坡志林云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此坡公熱腸為後學喚醒意不在訴杜默好作狂怪語者勿論即力學青蓮昌黎者亦當預防流弊座右銘之

光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音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高下往返如雞唱爾與朝堂中雞人傳漏微有所似但

極鄙野耳晉太康地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曲是也今余所聞豈亦雞鳴之遺聲乎余按今人謳歌有金雞調惟吾鄉撫州最著觀志林所紀則其來古矣又有弋陽腔聲節亦相似蓋固始四邑皆介楚豫之交弋陽正其錯壤其為雞鳴遺韻可知或乃以為廣信之弋陽則誤矣

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権饒州陶器自監権得徒舉死焉偶讀太平廣記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為嘉興乍浦下場糶鹽官侮慢廟神以死以此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此志林深傚言利之徒且可考吾郡権窯之始而伯禽致死微異要之慢神害民其不肖一耳紀叙殊見關係

志林云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黠戛斯傳云其人以竹馬行氷上以板藉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秧馬類歟余謂回鶻所用即今氷床可行氷而不可行水坡公誤讀史文氷字為水耳

堂以雪中為因繢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觀志林此語似是雪堂記名以雪者殆面面皆粉壁非有繪畫也坡公作堂作記皆偶然寄意不容泥看

坡公志林載陸石衛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公引沈存中以石燭烟作墨而意曹公所藏即此物余謂石五色皆備青黃丹綠入用尤夥獨石墨不顯者蓋由松烟質良而購易也石墨必石之黑而可磨以書者黟縣有石墨山即黟山也余嘗經其陘石皆黑色成小塊或僅如指大形方長四而有稜平正極類墨山有此名而縣巠以黟為號安知古人不嘗取用乎

僧惠洪冷齋夜話載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嫡子為沙門漢桓帝建和初至長安靈帝末世高丹次廬山郯亭湖廟下神以縑千匹黃白物付世高建佛寺為冥福今洪

州大安寺也余按漢時象教萌而未盛何遽有造寺洪
州之事然今南昌新城門内有大安寺門額署趙世高
建俗傳明宸濠嘗以吾邑趙氏女為嬪御女父世高為
女建此寺不知然否然建寺之人安名世高趙亦名世
高事固有偶合如此者至鄱湖皆稱宮亭此獨作邦亭
似更古雅

宋神宗秦國大長公主挽詞有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
語余謂舞衣歌扇屬對陳陳且非所以言公主惠洪以
為穆王黃竹漢高大風莫可彷彿此禿毋乃太勢利而
不識好惡

冷齋夜話載魯直謂老杜黃獨無苗山雪盛黃獨芋魁小
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兩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子
美流離亦未必有道人劍客服食黃精也余按黃獨即
黃精何必改獨為精然此亦惠洪借山谷以文其訛耳
不知黃精在山間正是野人常味何待講求服食乃得
餐之且芋於山雪何干蓋少陵此句原有蔚薈朝隮之
意不是著救荒本草也

夜話載半山言善學者讀其書義理之有合吾心者則樵
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余謂義理專
以合吾心為斷不知半山之心果不踰矩之心否且周
孔固有無理之言乎此皆主張太甚故其學足以禍世
朱子與張欽夫論哀公問救章意畧同而無語病可以
見二君子所存矣

有一貢士問謝無逸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曰舊亦一書
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為
無逸七歲子宗野所笑事見夜話愚謂西家不知孔子
陳瑩中責沈此士不知歐公之位之文胸中儘自清凉
若出自隱者豈不韻甚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載紹興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
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闕節欲與饒

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此謂南善謔也然可見當時郡人之盛兩引俗諺甚有
致

隆興間有楊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
不解着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肴之制未得書
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勳業今未必暇及
此他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請先立名曰逸
居集帥不之悟愚謂仕宦至三世則喬木故家所以報
國承先者宜若何奮勵僅解着衣喫飯則真圈牢豢養
是讒詞非譽詞也紈袴兒反誇此以凌寒素其不近禽

歎省幾希今人尚多承誤獨不畏鮮于之誚乎

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陸務觀深取曾茶山謂李公受之詩雖工恨啞之說其實詩之響與啞字字皆有之勁朗則響柔晦則啞與切則響浮俗則啞工新則響膚拙則啞專就三五兩字用功僅能調平仄尚未盡響啞之理

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但中庸是也此陸務觀所記但姓吾鄉亦有星子都昌為多鄱亦有之皆只作誕音不知即監司之後否

趙景安彥衛雲麓漫抄言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禁食葷百官不支羊錢迄今不改陰陽家襲其說不知其義余謂人畏天帝照察自是不欺暗室分內事而獨避三月則與鼠之晝伏夜出何異今人正五九月不履任想亦緣此趙氏考核精確當表出

葉石林燕語曰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文潞公為平章事首請立廟於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於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為兩翼嘉祐初遂倣為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

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別為外門置庖廚於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為主唐周元陽祀錄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為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倣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猶不免虛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愚按祠堂之制朱子亦嘗考求今人皆不復知石林此條最分明士大夫家亦可以得所折衷矣余經營一小祠垂四十年今稍就緒大率倣杜文二公之式四室即所謂四親廟也頗改題之制設祖父耆壽子孫不永則有二三世齊祧不得為高曾者矣雖禮制有程而孝慈無已今之祠古之祏也余故不為四室而神板備列世次使覽者各知昭穆之序而并無上僭祫禮之嫌吾鄉故族諸祠亦有惟祀功德之祖者似於差等先人且逼世室亦覺未安大率祠廟今為最盛制亦最淆愚所營亦未能一一復古遵禮協情是俟賢肖若乃鄉閭惟誇壯麗至有前為歌臺歲鼠演戲男婦褻瀆祠乎祠乎一至於此願吾族永以為戒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

坐之木杪絶其視聽教者預為價終一經償錢若干晝
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政和後稍復於是亦有偶中者
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皃非其質苦之以至死者蓋
多於中也此葉少蘊避暑錄話所載足徵吾郡軼事亦
可悟教子者當優游漸漬使之自得苟以速化為誇不
唯傷生亦非以遠到相期之術
頃年番江初刊唐子西詩集時寓公曲肱熊叔雅來見先
人偶案閒賓此書頗煇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
謝復官表首云始以為夢既而果然語簡而意足可法
也退而先人誨煇曰前輩觀書不苟簡如此雖一覽亦

記篇目此見周淮海煇清波雜志既足為讀書者法亦
表出曲肱軼事曲肱名彥詩安仁人
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於大觀閒窑變色紅如朱砂謂
熒惑躔度臨照而然物反常為妖窑戶亟碎之時有玉
牒防禦使仲楫年八十餘居於饒得數種出以相示云
比之定州紅甆器尤鮮明此見清波雜志窑變事近亦
時有要不盡紅色陶人皆以為瑞然反常為妖實名言
也
洪慶善嘗入梁企道閣學幕府後守番陽企道夫人尚在
歲時亦以大狀稱門生以展賀士大夫併為美談此清

波雜志所記則企道亦番人
宣和間宗室為爐冶索炭既至訶斥左右云炭色紅今黑
非是蓋常供熱火也事見清波雜志記先嚴嘗言明末
淮藩支庶初出見豆芽有根詫云世事大異豆芽遂至
生根怪得各處盜賊縱橫蓋平日所饌皆經廚人剪截
故其言如此以此類推豈識稼穡艱難宜清波太息於
宋人也
清波雜志云煇家與宗室通婚姻嘗赴其招家家留意庖
饌非特調芼應律令且三字爛熱少爛則易於咀嚼熱
則不失香味少則不屬饜而飫後品山谷蘭何斯舉亦

謂軟爛則宜老人豐潔則稱佳客愚按飲食以潔為先
豐之一字宜待新客若常相往來只當用宗室法爛熱
固宜老者少亦有益主人令人動誇充滿一飽外徒戚
狼戾且品目既多三數物後舌亦無味如陳人之不能
飲尤易厭倦況自庚辰歸里家庭戚友所與共文酒蜡
臘者凡十餘家而十三四年間凋喪殆盡近有見招咸
謝不往則今昔之感概于心又不獨為下箸之宜爛熱
少也
先人任饒幕與邵武黃堅叟為代一日郡宴鄱江樓黃作
木蘭花詞上别乘有監郡風流歡洽之語則怒繳申郡

牒問風流歡洽實蹟黃歷考古今風流歡洽出處辨答
甚若嘗取吏案以觀而得其詳要知投獻本求人知又
當視其人如何庶不反致按劍惡謂一有求知之心則
涉筆皆成輩帨視人一語尚是為負才者立法其實不
如井此無之為佳余平生閒浪筆墨頗多而此事絕少
謝以性懶得免牒問所得不既多乎
孫公莘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為
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必求過
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
書於座右此清波雜志紀歐公教人作文法也勤讀多

為固是先務然自見疵病正非易事惟識明心虛乃能
若是否則矜心一部雖手不釋卷日嘗百篇終身不離
故處奚益哉
清波雜志載番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事按叔簡所
編必於時事有稗書既不傳即吾郡亦不復知有此寓
公矣
紹興十一年程克俊進呈乞以貢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
特令附正奏名殿試以示奬勸高宗曰天族之貴溺於
燕安往往自蹈非法若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敘睦
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唯擇其好學從善

者稍加崇勵以風厲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宗室取應
賜出身自此始事見清波雜志程吾郡浮梁人郡邑志
雖有傳而事蹟殊少此亦可補傳所未備也
鍾弱翁所至好貶剝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
令具牌當為重書之鏤刻工匠十數輩然字畫不工人
皆苦之此彭乘墨客揮犀所載弱翁名傳吾郡樂平人
頗有宦業而以好名故為人所苦則亦不善藏拙矣然
名流往往情於職守不為不朽之業而每歷一官輒易
聯額語既不工書多借手人或不以為苦而以為笑則
視弱翁更劣矣

墨客揮犀言李格非善論文章嘗謂文章以氣為主氣以
誠為主愚按氣必歸本於誠即易所謂修詞立其誠也
近人唯尚圓美鮮有及氣者彼蓋以粗淺為氣而不知
氣正誠之積也不知立誠而浪言氣則去之益遠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叢柩相望
風雪陰雨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
任良臣伯顯喪子入寺設水陸夜未半闔寺聞山下戲
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
逢二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
為者而敢至此追逐欲毆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

者乃得脫此異聞總錄所載不過為任通判表章法會
殊無深意然是錄標以宋而闕撰者名氏觀本條從芝
山直敘似是鄱人所著而偈女儀十二條云在鄱予嘗
於席間與紙筆即賦詞大畧美吾兄弟有鄱江英氣鍾
三秀之語又湖州漁人吳一條明載景裴弟說似是夷
堅初志然後林行可條有大德丁酉語崔福子條有至
元江南歸附語則不是宋人筆墨或元人雜采容齋之
書以成此錄耳

資州東岳行宮以冤狀陳者詞首反被訴與左証皆死門
外人每昏夜往往聞決撻聲二十一年郡守鄱陽左守

道到任惡其太甚揭榜禁人投狀扃鑰毀門自是遂絕
向來之訟報事見異聞總錄可為持正不撓者立幟真
不愧守道之文然鄱志遺此人宜表出下條又有鄱陽
知縣吳正國為土神主祇為暴死粧點然吳既為政有
惠愛能使民追思則亦吾邑賢尹也志亦不載至所謂
武烈廟者今亦不知何神與在何地也

程昌寓平國紹興五年自鼎州罷歸來鄱陽寓居紫極宮
家人處於堂上獨治北邊一室暑夕多寢其間一夕見
二婦人戴特髻從竹林中入室內稍進至牀前程嘗領
兵有膽氣知為鬼畧無怖心呼使摩腰久而熟睡及寤

已曉摩處皆青黑焮焮累日而後復初此亦異聞總錄
所記則吾邑不獨芝山為鬼區矣蓋邑中苟有好事則
觸處皆成怪境可為發笑紫極宮在城西先嚴嘗言幼
時見其規制甚壯傳為隋煬帝行宮正殿壁間有蓬萊
深處四大字徑丈後遭兵燹梢皆銅釘先大父嘗得一
釘鍛為火箸甚肥偉今猶存是宮頗有貲明初均糧與
吾家共鄙而獨當一甲及宮毀先大父與諸伯季孫婚
冠其幼徒李姓者使供賦役今土湖東畔獨存數家

饒州薦福寺東南皆臨湖唯西北後多塚墓歌亭敗垣炭
炭相望自人家祭享外獨僧僕邇遑者往來此外無有

往行者醫士雍友文與同侶三人以秋暮買酒於永平
監岳家皆酣醉懼以飲私醞為務邏所窘乃繇酒舍後
户還正從彼日色薄晚陰雲四垂松風凄清境物可怖
見一白衣男子坐道上草間而面向內呼之不答又語
之曰鄉親（俗相呼之稱）這裏不潔淨相將黃昏難以在此亦
弗應但訝衣裹縮蓄形軀漸低忽沒不見諸人趣入熊
氏墳屋標檻分卧終夕聞啼哭歎笑聲至或跨之而過
此亦異聞所記薦福鬼區何減芝山紫極宮乎熊氏墳
屋久毀而墳猶存蓋宋待制伯通先生塋所在薦福寺
東百步許本條下載支文說寺西北今有數家尚支姓

其郡望稱鄱陽則吾邑土著之最久遠者丈想即彼處
人

酉陽雜俎載出波斯國葉似桃而濶大實狀如桃子而形
區其肉苦濇不可噉按此似即區桃幼時見先伯父侗
齋翁後圃有二株結實區如箕子味如桃不至苦澀或
地氣異歟今其樹久枯余遊歷所見絶無此種聊及之

姜堯章學詩於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
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
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
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

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
可三千首回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
子曰吾與汝弗如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
翁此後謂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差白石作先
鋒可憐公等皆痴絶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
晩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
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
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
白石亦學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此羅景綸
鶴林玉露所記郡邑志本傳采此而多所翦截不如全
用原文之佳

鶴林玉露云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
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
胸襟濶大故也余按二詩同用世說人語徐孺子若令
月中無物當極明意然二詩與玉川月蝕篇皆胸中別
有磊塊故其語不平已異天際輕陰之微婉矣若以此
為濶大將入於狂蕩宇宙間無一物得安其常豈非人
心世道之憂乎故詩教必以溫柔敦厚為極

玉露載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
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入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

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愚謂來龍禁人
行在昔固已為笑端然世之張尋龍豈少哉

歷來佐雜官受人詞訴必先納賂下沾吏役近乃聞閩內
亦有分酒甚至邑大夫父兄子弟役往往增無名之額
殊以為駭及觀江鄰幾雜志載諸營馬糞錢舊例分納
諸帥夏守恩為殿帥既納一分魚軒要一分時王相德
用作都虞候獨不受觀此則分權招賄其來已久矣

九江郡治前對康廬雙劍峯唐立方文若為守謂曹翰實
屠城而李成等冦亦嘗入郛殘其民乃取陰陽家說闢
譙楼前地築為二城夾楼矗其上謂之匯楼曰匯實臧

劍或曰是利民而不利守立方不以為意居一年果卒官事見桯史余謂峰可以城匪乎術士妄談而立方信之可笑都昌縣治前面蜈蚣山近有邑令於屏牆南畫一大雄鷄大三尺許意將以厭勝也余謂雄雞大以蜈蚣山視之曾不及一蠛蠓令亦旋以劾罷識者咲焉唐守能以利民為心而不以妨己自沮此義即與雙峰並高可也桯史載其卒官而必詳其年之六十八亦正謂其壽考終術士偶合之言不足為實心愛民者怵耳

桯史載山谷在宜州嘗為一士人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

勢飄動超出翰墨徑庭後百年趙忠定得之寶真巾篋縉紳題跋如牛腰焉既乃舫蹈其禍可謂奇讖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愚按山谷此書在吾郡可與蔡端明為馬仲塗作六十四字並稱墨寶指為奇讖則巫覡之見

孟享姜夔聖駕詩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冠頭樣樣新唯有至尊渾不戴盡分春色賜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見陳隨隱漫錄白石山人集外詩題作春詞似不及孟享之妥

厚德錄載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余謂魏公雖不言而不安歐說之意已具不止各尊所聞而已紫陽於象山惜少此意

姚寬西溪叢語引淮南子曰至於虞淵是謂高春注云虞淵地名高春時始戌民碓春時也至於連石是謂下春注云連石西山石言將瞑下民悉春故曰下春愚謂此皆以春屬人詳文意蓋謂日將暮時日輪似上似下如杵之春高下悉就日說乃見古人用字之工形容之妙

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來幾名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朔堂

前手自栽為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着成離恨只託春風管領來到家以綿臙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至今墨蹟在鄱陽士大夫家事見西溪叢話然前篇本題海棠後篇美人亦祇寄託喜樂籍寄胭脂謗詞也

謝尚議蔡謨食彭蜞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叢語引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尚云讀爾雅不熟必爾雅說蟹令本只有彭蜞一事恐爾雅脫文也勤學當作勸學恐晉書誤以勸為勤也西溪考証周悉然愚謂勤學云自佳叢語蓋從蔡語悟出也

叢語載淳于意治王美人子而不乳來意以莨菪藥一撮
用酒飲之旋乳今醫方並不言通乳愚按史記云菑川
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云云來字屬下句乳字
注訓為生旋乳注訓為廻旋即生蓋莨菪毒草盱江人
佃荒谷者多種以入湯凝能禦瘴飲稍多及入酒則使
人發狂其性烈自能下胎西溪不明乳字之義而又誤
以來字屬上句使醫家若此則誤人不淺矣

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為人蔓廢江湖山澤之利則搖
光不明人蔓不生此叢語所引極可味蓋蔓宜陰蔭幽
僻之地山澤之利一發則嘉木靈卉皆無以託庇勢固

然也此草吾邑山未童處亦尚有之而力薄不堪供大
藥唯治癰疽最驗

王勉夫野客叢書載易亦陽字耳今人書鄱陽有省文為
番易者盡知此意愚謂番易古名番易亦古字不是省
文叢書考據似是而非

滙東手談卷二十二終

稗説三十八條

鄱陽史　珥著

饒州進士虞蕃伐登聞鼓言凡試而中上第者非以勢得即以利進孤寒才實者例被黜落上疑程考有私遂下蕃於開封府而蕃言叅知政事元絳之子耆寧嘗私薦其親而京師富家鄭居中饒州進士龔公弼等用賂結直講余中王沇之判監沈季長而皆補中上舍是時許將權知開封府惡蕃之告訐抵之罪上疑其不直移劾於御史府追逮甚衆而蕃言許將亦嘗薦親知於直講

於是攝許將元耆寧及監判沈季長黃履直講余中葉唐懿葉濤龔原王沇之沈銖等皆下獄其間亦有受請求及納賂者獄具許將落翰林學士知蘄州沈季長落直舍人院追官勒停元耆寧落館職元絳罷參政以本官知亳州王沇之余中皆除名其餘停任諸生坐決杖編管者數十而士子奔競之風少挫矣此魏泰東軒筆錄所載夫得進必由勢利則無勢利者亦自安其貧賤之分而已告訐誠非士君子自守之道然自上言之勢得利進則取士之法壞而為風俗人心之蠹大矣惟士得伐鼓上聞置獄移劾則公道猶存也宋世科目得人之盛宜哉虞進士郡邑志皆不載然即此舉可想俠槩

章公弼餘干人紹聖元年進士官頗著聲庶洗賂結之穢

東軒筆錄載范延貴言袁州萍鄉邑宰張希顏治萍之政於張忠定公曰自入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政必善也忠定笑曰希顏固善政大使亦好官員即日同薦於朝愚按范所言是深郡邑善法即古巡所守遺意而廛肆無賭博尤完當[illegible]闘之本

筆錄載范文正守邊作漁家傲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以為窮塞主之詞公送王尚書出守平凉亦作漁家傲詞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稹謂王曰此真元帥事也愚按送守而致頌禱撫邊而卹勤勞義固各有宜也然范詞足儆開邊有用之言歐詞則少采薇楊柳出車黍稷之意諷諭之旨微矣觀周公東山篇則知真元帥終讓窮塞主一籌

懶真子稱其友司馬文季朴極知星以河鼓為牽牛謂前漢天文志分為二者失之而引爾雅何鼓謂之牽牛並

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擔鼓之狀何如何天之休之
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潢之間故易為河非也愚按河鼓
牽牛實兩星若以三點者為牽牛則其星在漢津非日
月經行之道不得列於二十八宿矣爾雅正不如天官
書之確著懶真子者宋馬永卿也
白樂天守杭有詩序云李蘇州以五酘酒相次寄到懶真
子以問其舅云酘字與投同意乃今之羊羔兒酒也詳
其詩意當以五羔為之撿韻中酘字注重釀酒也愚按
酘音義皆投字從酉猶骰之从骨重釀之訓甚確唐小
說有乾和五酘盞酒之釀及五度者若擾殺為比則音
義俱失

為綿毬隨兒大小為之縛置口中畧使滿口而不閉氣或
有力更預蓄甘草末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
有物自不能作聲而綿軟不傷兒口或鏤板以楊饒州
道上己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
仆流離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此見葉石林避暑錄
話為避兵林莽而兒啼者設倘好義肯於禍生有機時
多作此毬或刊傳此方留佳偶覽及此不獨可備杞人
之憂亦存吾郡一故事故著之
續墨客揮犀載鄱陽龔晃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
士舉唱名曰其家衆妖競作扎雞或最雛犬或巾幘而
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
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為乃名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
寒與姥對爐而坐有一貓正臥其側家人指貓謂姥曰
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貓耳於是貓亦人立
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
高第是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愚謂物反常則為妖固
不必盡禍亦不可謂之祥恐懼修省自是正理假手巫
覡則妄矣揮犀此段紀敘綽有洪氏志夷堅之風得貓
一襯猶有趣不獨可破拘忌厭結亦足敵志五行者蓬

心考郡志龔紀乃咸平三年陳堯咨榜進士是科又有
龔會元籍安仁殆即所謂族人者也然鄱志復有軼科
進士龔虞洵族人或即虞洵亦未可知
東坡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棊喫酒唱曲也墨客
揮犀言三者亦何用如人愚謂人果東擾固不妨三不
如倘不能如東坡而又三者無一如人若陳人者謂非
棄材不可也
續墨客揮犀載東漢人無復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
絢曰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至愚謂方君考古
善矣然亦似有運會焉蓋始質故多單名而後漸文故

多復名試觀漢唐以來凡開國之初必多單名久則漸
多雙名蓋亦踵事增華之一端有莫之為而為者固非
莽之禁能治襲久遠也向有謂三國史無復名者余謂
復名少耳然不可謂無傅士仁士孫瑞非復名乎哉

方洎宅勺青溪寇軌載方臘託左道惑衆知縣陳光不即
鉏治及僭號改元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
能捕致欲盡殺乃已故賊得脅虜良民旬日有衆數萬
洎宅既責陳光不即鉏治又不取張葉之盡殺持論似
兩歧然正是要害之言蓋左道惑人來非一日初起則
黨與未盛苟有所聞亟加撲滅為力易矣及乎衆至千

餘寂於焚掠則勢以曼衍宜開自新之路區治脅從以
解散其黨而又申固封守俾不得擾斂將不久自潰今
乃以盡殺虛聲驅使致死是徒監陳光之失計而不逸
圍師必闕之理故潰裂而難收洎宅深思上體國禁之
嚴下念愚民之無辜不急不忘銷患冥冥之良有司宜
哉備後有容齋逸史致敘臘起事而歸咎所以致是者
在太平民牧所當留意容齋未審何人殆即洪文敏也

鄱陽為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
干都頡作七談一編敘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湛有
說顏雍有論王德璉有記今不復存矣嘉定乙亥史守
定之始延郡之前輩訪問彙聚而為圖經然登載亦未
詳盡如秋薦五十有五人殊無確然之說世南嘗聞之
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守此邦通榜
渾化縣增員數此說盛行牢不可破是亦口耳之傳有
故舊家藏元祐五年解榜止三十有三人在文正公之
後又德興縣開山記載宣攺間撥弋陽縣建節鄉入本
縣分割苗稅而信州減兩名解饒以此可見人言之妄
嘗試考之蓋自大觀興三舍試番士寖盛以在郡學八
數定貢士額歲貢一十八人半後罷貢法行鄉舉合三
年大比積計五十五人半遂為定制此說載之國史及

法律學令南渡後西北流寓士人每郡科場各舉二人
紹興丙子罷流寓入本貫額諸郡各增其二惟饒以額
寬故仍舊云此張世南游宦紀聞所載考証詳確可入
郡志而世南郡邑志皆無傳不知其字與里居然書中
稱忠定公之子垓為族伯則忠定從孫行宜為德興人
亦嘗自稱世居德興迺紀聞往往稱吾郡德興而未嘗
稱吾郡鄱陽則亦必久籍於番者紀聞書凡十卷見文
獻通考而桑梓不傳唯稗海有之中及郡事者廿有二
聊摘十三事為吾郡資考據焉

紀聞載余倚字季倫號癡齋吾鄉詩人也章泉先生雅愛

之作書使袖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命者出即所
錄來久猶未出余題三詩壁間云謁入久不出兀坐知
枯荄蒼頭前致詞問我何因來士節久凋喪人情易嫌
猜本無性命憂不去安待哉其二云名閥錄昔者禮進
合欣然古有不肯教意令加後鞭尚書八座貴吏部一
燈傳驚代文章伯豈容賈浪仙已乃拂袖去仲止見詩
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詩集號蛙吹藏於家愚按李
倫風概可敬似非徒以詩鳴者然即以詩論亦郡邑志
中文苑之高者何秉筆者漫不之考耶余業據此收諸
三立考非獨發季倫幽光亦使後來負文名者知當先

植氣節文乃不為虛車耳

紀聞載予世居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
夏間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谿或巖洞間捕大蝦蟇名
曰石撞鄉人貴重之世南亦嘗染鼎其味乃巨田雞耳
愚按吾鄉捕蛙充饌者極多謂之水鷄亦間稱田雞其
一種最大者曰石蛤名殊古雅撞蓋蛤音之轉

紀聞稱龍溪先生汪公藻字彥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已
負大名作詩云一春畧無十日晴處處溪雲將雨行野
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旁鷗不驚桃花嫣然出籬笑似
開未開最有情茅茨烟暝客衣濕破夢午雞啼一聲此

篇一出便為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落莫究所學未叔
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毀相隨未免羣兒看力擠一日
狼心萌偃月十年豹霧隱愚溪不逢華旦開昌運終抱
沉埋返故棲已矣九原寧可作蕭蕭古木亂蟬嘶亦為
諸公所稱叔止名軾舍人新仲之姪也愚按浮谿集今
梓里已不傳此雖少作亦吉光片羽也故存之叔止詩
覺直盡然亦足助浮谿一嗚咽矣

世南頃在瑞安董寀㷊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先生與周
孟公小簡云云近讀邸報得感事詩云去國還家一歲
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未蠻觸幾百戰陰盡山川多少

心何自間人無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荷花正鬧蓮蓬
嫩月下松醪且滿斟此紀聞所載按筠州後山曰鳳山
前江曰錦水向嘗病其假借觀此詩則由來久矣誠齋
嘗守筠此必為守時作也可入筠志而董之嗜學張之
強記皆讀書人美節可感也

紀聞載楊誠齋答周益公惠鳩兔橘酒小柬云錦羽在桑
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㪚伯以俱來與木奴
而皆至恭惟某官文章奐酒儒學鳳麟將梁王之兔園
風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耆英橘頌續騷酒箴能
德填心以羨華此一翁觀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愚按

此雖小品然非有書又有筆决不能工惟大手乃能偏
手名通或有視為不屑者直是大言欺人自矜所短耳
誠齋隸事雖多歡伯一聯尤變化然後毀竟藏過兒鳩
桶酒四字何如
鄱陽自雍熙乙酉梁灝榜至紹定己丑登科者五百七十
餘人其間三世聯登者唯三家龍溪先生汪藻汪槩汪
轂張宗鍔張琮張棫鮑煜鮑安世鮑升之汪氏之登科
者七世張氏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續也鮑氏安國安
行安民兄弟三科運中故程文昌伯寓贈之詩有七年
三被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兄弟俱中科第者甚多不

勝紀載此亦紀聞所載可考當時科第之盛然今郡志
自雍熙乙酉至紹定己丑載至七百九十一人則中有
附會可知顧宋世二百四十四年中科第如許而明自
洪武乙亥至崇禎癸未二百四十八年闔郡僅得二百
五十二人中且有籍他方者則不及宋代之半也况今
地氣日薄文運日衰士心日癈數舞振作能無望於有
志者哉
紀聞載單路公煒字丙文雅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鄱陽好
古博雅學小王書筆法尤妙吾鄉姜堯章學書於單姜
帖今亦少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莊筆十

數家釋帖非是又云吾帖中只張芝秋涼帖鍾繇宣示
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其說尤
精有絳帖評二十卷恨未之見也愚按此條可附閣石
山人跋後張當世雅流去姜甚近猶以未見絳帖評為
憾則其書之散軼不傳可知矣後世乃有祓絳帖評者
不知果見宋人所未見否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
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向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麻
麥遍地豬羊滿圈不知金貴唯聞粟賤夏新絹衣秋新
米飯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

里不知千里我饑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
孫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究者有理上官不嗔民
即歡舞上官不富民兒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菑稼
萋萋島東島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沙隨先生過豫章
之進賢手書於旅舍後三十年門人程迥授邑於茲既
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不復存矣友人高季安會
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託刻於石先生下世七年
矣德迥致此詩始刻於進賢再刻於德興丙子巨浸出
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
而意切懇其碑之復淪故紀於此樓羅景綸鶴林玉露

是詩蓋謝艮齋作義關勸戒故前哲拳拳乃爾邑志乃載去可怪也過字可久宋史稱其嘗居沙隨故世多以沙隨先生稱今觀紀聞此條則沙隨乃可久之師嘗考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為諫官御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公帖用金花箋十六帖每帖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眞奇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院仲塗和叠聖俞接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九評之當處在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

南軒先生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顏平原浯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眞書為本朝第一蓋不誣也紀聞所載如此觀諸公相處如此則仲塗人品益見第不知端明此帖今猶流傳世間否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劄一幅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晩間宣名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並詰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僅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却恐他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燾之子其人誠如聖諭自得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音說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見盡其生平可謂至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段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倫妙處也紀聞所載如此可見當時君臣之無間張九江亦附以傳矣

紀聞載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為祕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取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漕司難其報後有譏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諫省曰其人所守不變可罪之乎愚按此事本傳已載然得內臺及何公一番點染更覺生色

谷簾三疊匡廬勝處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為世人所見從未有以瀹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為不讓谷簾嘗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

疊峰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
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涪翁不到紹熙年從
兹康谷宜居二試問真巖老詠仙張賡之曰寒碧朋尊
勝海泉松聲遠壑憶留連詩於水品進三疊名與谷簾
真兩全畫壁烟雲醒昨夢茶經日月著新年山靈似語
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
堂及有詩云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宗瑞思順
之子也愚按二詩可入廬山志而三疊之勝余己丑嘗
游之復觀紀聞此條水聲山色猶奔赴耳目間詩雖止
能言泉味不能傳泉神然清健已非近人所及張東澤

以詞名於番而詩復如此惜不多見思順名履信見宋
詩紀事五十七卷而郡志軼其人

博物志云東南之人食水產龜蛇螺蛤以為珍味不覺其
腥也西北之人食陸畜狸兔鼠雀以為珍味不知其膻
也說各安所習情事極儁腥膻分屬尤足發後人之覆

有山者釆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凌
氣犯叢林氣躄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
則產好人又云居無近絕溪羣冢叢林狐蟲之所近此
則死氣陰慝之處也博物志此語談風水精透叢林羣
冢尤術家所未解道

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必欲判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
史記有天官書讀者竟忘其誤班固天文志非漢事而
隸入漢書已乖越矣■博物志引劉知幾之說如此愚
謂史記綜歷代以為書且世掌天官豈可使絕學無傳
觀其命篇不曰天文而曰天官明乎職司所存也若班
史業斷代為書天文一志前半誠可省去

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常
潔不生草木事見任昉述異記俗傳固不足信然子昇
梁人自梁迄今視唐宋以下屢古不亦進乎而郡邑志
皆失載石亦不知所在芝山西北傍土湖有石寬平數

丈許無草木或足當之

王保定樵言載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
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院
廟標曰寒畯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腦太
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愚謂主文如此用意雖誤亦佳
況顏公後守吾饒竟死逆難與魯公同一立節可謂不
負科名矣彼挾門第以凌寒畯者末路何如其以冬烘
累主司不緊大歟

陽翟崔鶠德符以文學稱鄉里後住鄱陽有詩云記得詩
狂欲發時鄱陽湖裏月明知無人為覓桓伊笛自捲秋

蘆片葉吹此范稱過庭錄所載詩可入郡邑志藝文人可入寓賢

丞相陳秀公治第於潤州極為閎壯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此見沈存中筆談足使好營建者氣沮然則凡築室者當先明居得修得賣得之理乃庶妝文子歌哭聚族之效耳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淮海張子賢邦基墨莊漫錄載之甚詳具言其就熈河姚雄之辟嘗遇呂仙於弋陽夫能贊邊帥之幕又得與異人酬對定吾邑一雅流惜志載遺之聊為表出

漫錄載歙人葉世寧夢乘麟登山入洞見有衣紫袍曳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世寧熟視即尚書彭公汝礪也遽出拜之公勞之曰近到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恙公何以至此公曰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來也世寧黙對乘洞前石馬而來云云此為方臘之變支飾亦為彭公蚤世寄慨事雖不經然視古懀主知江州之妖妄則遠勝矣

東坡端午帖子有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棧裏得楊梅之句漫錄引王臺新詠徐君蒨共內夜坐守歲詩酒中喜桃子棧裏覓楊梅之句謂楊梅夏熟歲暮安有此果豈昔人以乾實為之耶子賢考證周悉足為讀古者濬然味詩中裏字直是以楊梅為餡非飣盤也而東坡引用則緊切時令謂棧間有楊梅耳

漫錄載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數僧中菌毒內三人急取鴛鴦草生啖遂愈其二人不啖者吐血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鬚者本草名忍冬余按金銀花吾鄉鄉城籬落所在有之菌毒殺人洪容齋夷堅志屢言之至今猶往往有殞命者此方宜人人記之以備緩急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杯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事見馬永卿嬾真子抽簽講書法至今行之而不知始於溫公煖講亦佳葺必有公名德又士風古樸乃能行之否則罔念誘進之殷翻以菲薄蔑謗矣

鄱陽湖水連南康軍江一帶至冬深水落魚盡入深潭中土人集船數百艘以竹攪潭中以金鼓震動之候魚驚

出即入大網中多不能脫惟大赤鯉魚最能躍出至高丈餘後入他網中則不能復躍矣蓋不能三躍也故禹門化龍者是大赤鯉魚他魚不能也此懶真子發明少陵觀打魚歌意也然吾鄉今來捕魚惟罾網用竿擡若撐罾網絲網則敲擊船板以驚魚即古人鳴榔遺法獲鱗殊不甚巨惟春水魚散子時以草罩之水落時巨網截江乃能得鯉之大者然邇來罟罶之禁不設三五尺之鱗間數歲不一見禹門之化尚當刮目以待

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為郡練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

歎公至誠於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此王闢之澠水燕談所紀全篇見文正集宜采入郡志

滙東手談卷二十三 終

鄱陽史　珥著

稗說三十四條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馬故與忠定父兄遊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能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祢往往喪其所守者多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此周公謹齊東野語所記不獨見德莊愛人以德而忠定之虛受尤可敬前輩後進咸能若此於風俗決非小補

伊洛之學行於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遡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為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源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歛歸諸義理其上極於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於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諸公而始無餘蘊必若是然後可以言道學也已此外又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宗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於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於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自附於道學之名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目合眼號為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為偽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為道學盡逐之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於是更目之為偽學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偽學者甘伏朝

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於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道敵兵釁而向之得罪慶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歎也已此見齊東野語為時政痛惜為道脉維持執義既精文筆亦駿後來論洛閩者均不能出範圍此周公謹大篇也宜表出之

番陽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張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為鄉曲愛其詩似唐人

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為之困擊
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為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
制楊公以為於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為忘年
交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為四十年作詩
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文又愛其深於禮樂丞相
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
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
貳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
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翬仲王晦叔易
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

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
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激賞者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
不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困蹇無聊之地者舊所依
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
亦竭誠盡力憂樂關念平甫念其困躓場屋至欲輸資
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
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
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為
懷平甫既歿稚子甚幼入門必為之悽然終日獨坐逡
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

不去則既無主人矣云云同時黃白石景說之言曰造
物者不欲以富貴浼堯章使之聲名焜燿於無窮也又
楊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時薦海與才雲次鱗
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堯章嗚呼堯章
亦布衣耳乃得盛名於天壤間若此則軒冕鍾鼎真可
敝屣矣是時又有單煒丙文者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
王筆法字畫遒勁合古法度於考訂法書尤精武舉得
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名士大夫多與之交自號定
齋居士與堯章投分最稔亦韻士也堯章詩詞已板行
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間得其手稿數篇尚思所

以廣其傳焉○堯章考古極精有絳帖評十卷行於世
羇討精妙人服其瞻博又嘗於故家見其所書禊帖偏
旁考亦奇因識於此與好事共之　永字無畫發筆處
微折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反剔　歲字右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事字
脚斜拂不挑　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
挑脚帶橫　是字下疋疏音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畧反
卷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感感字
戈邊亦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處有

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概持此法亦足以覩
天下之蘭亭矣此齊東野語所記視鶴林玉露更委折
皆可補入白石集
蕭千巖妖之滚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禊序後歸之俞
壽翁宗室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泛而
歸至霅之弁山風作舟覆行李衣裝皆渰溺無餘子固
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
足介意也因題八字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盖
其酷嗜雅好出於天性如此後終於提轄左帑身後有
嚴陵之命其後帖歸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噫近世欲

求好事傳雅如子固者豈可得哉此亦齊東野語所記
子固名孟堅子昂之兄有風節而興致復如此可尚也
至堯章所収禊帖為五字不損本則與偏旁者不言所
損字者互相發也
羅椅字子遠號澗谷廬陵產也壯年借徑勇爵捐金結客
馳名江湖時方向程朱之學於是盡棄舊習而學焉然
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於是尊饒雙峰為師
時四方從之者數百類多不能文子遠天資高又濟以
性理之學竟為饒氏高弟饒雙峯者鄱陽人自號為黃
勉齋門人於晦菴為嫡孫行同時又有新淦董敬菴韓
秋巖皆為雙峯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
變後道學既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董
韓亦行怪者俱不娶雙峯死二君匍匐往哭縞素哲自
木主每夕旅邸輙設位奉木主哭臨旅主人皆患苦之
及道由撫州黃東發震時為守聞之即往迎之亦製服
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東
發聘董為臨汝堂長留韓郡齋盡一時道學之怪往往
至此余按子遠亦異人借予習於禅閫遂終為小人韓
董舉動已是姚江門下嚆矢而負主遠甲尤為不經理
學流弊至此安得不胥才俊而歸於釋老公譔紀此為

空事標榜者炯戒至雙峯之學出於勉齋郡邑志甚明
而公譔譏以自號得非因韓董而遷怒耶
饒州樂平有某者尤執役馬相府後以病死入冥見中坐
者乃馬相公也其人舉首叩頭求救既而以誤追放還
方出馬即呼語之曰汝回人間可與吾兒言我亟已漏
損一角宜亟修之可憐兒子讀書將來有用處既甦遂
往馬府告之然所居之第初無損漏之事越明年山中
發洪水馬相之墓適當其衝適漂棺至四十巖之外為
枯槎挽定適渡子見其棺華大疑非常人者即舉寘船
中載之以歸既而馬府物色得之給賞取回改瘞焉此

事陳無逸在婺源爲山長時見張伯大家言之甚詳伯
大丞相之妹壻也此周公謹癸辛雜識所載大水漂棺
吾郡多有然馬相身後此厄則桑梓所不傳讀書有用
一語似標榜貫與然通考一編直掩杜鄭則其言頗驗
丞相宋亡後十四年始卒窀穸梓里甚確曾見溧陽縣
志稱丞相葬溧爲其邑諸馬之祖又知依託得此蓋微
其妄後一條辨証丞相無與温生言僭借大內之事尤
關係名教

癸辛雜識云停父母之喪久而不葬者則其子孫必[illegible]縮
小近見錢達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異也愚謂

子孫稟氣有盈歉而形軀隨之未必盡關停棺然以此
儆俗自切

金之絕品色紫銀之絕品色青故宮有金紫銀青之目蓋
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爲絕品也此癸辛雜識記張敬堂
之說余謂官品之金紫銀青蓋以金銀爲印紫青爲綬
豈是辨別金銀成色敬堂不知何人其荒陋不學乃爾
此裨說之所以不易觀也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陽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胃之疾
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以暑甚病危
不可即途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問日必出問之

時公偃臥小榻素無姬妾止於村僕煮藥其旁嘗淒然
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南宮試止草履襆被而已一
日道間餒甚就村居買螺螄煑泡蒲囊中冷飯食之遂
得此疾既無力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飲之良愈
是歲竊冐省魁後爲兩制日疾復作醫者復以丁香草
果飲亦三兩服即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蓋有後
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矣過矣而疾復作
衆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時事日異無以報國
而不滿耳因泣數行下然賈師憲終疑其託疾引去因
奏知自出關訪問實覘之也及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

曰碧梧乃眞病也次日奏聞以大觀文知鄉郡以榮其
歸且特賜東園秘器以爲沿途緩急之備公即日輿疾
以歸及還鄱陽疾乃安閱月而全愈未幾以矣堅爲相
是冬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關隨以亡矣使公不病病
不亟則位不可擇位不可釋則奉璽狩北之責公實居
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安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
十四年而後斃此非天相吉德曲爲之庇安能若是哉
公嘗自著鄱陽遺老傳及門人著述年譜備載出處之
詳茲不贅云此周公謹癸辛雜識後集所載持論深而
婉想見知己之感碧梧先生處困而能自奮即使在位

亦必能執節何至奉璽北行然古人愛人以德往往以道義相勗故不遽許以殉國而反深幸其保身亦即碧梧門下王炎午祭文也至碧梧著作自郡志所載三數篇外今皆不傳遺老傳及年譜今亦佚矣此條亟宜表出

完顏亮窺江之時步帥李捧建謀欲斷吳江長橋以扼弇突時洪景伯知平江以為無益奏止之事見雜識後集余按為郡守而保全一橋其事無奇然在當日為知兵之言不識本傳何以不載

雜識後集載劉克莊云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竒微

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頓不能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此語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余謂理雖精而可以空談事雖粗而咸有實証所謂匪知之艱行之維艱也況尊事口耳者於天下事物之理原未嘗實有所見不過鑿空支蔓以希名利胸中既未浹洽周到何以周天下之務乎昔人謂知一尺不如行一寸諒哉

李伯玉字純父乙未殿試第三人議論端慤出處不苟當史嵩之柄國時為太學博士上疏援董李二臺官以此大得聲譽未幾為陳垓劾去壬子以小著名兼右司以蕭泰來附謝丞相傷殘善類繳彈高斯得伯玉乃援神宗朝張商英故事有都司可以按臺臣之條歷數泰來之過封章以劾之穆陵大怒乃降御筆降兩官放罷既而臺臣程元鳳劉元龍上疏劾之御批李伯玉僭劾御史以快已私云云明年蕭泰來除左史牟子才作右史潘凱除都丞並有疏辭免以為恥與噲伍泰來遂除職與郡即孫夢觀又繳新命察官丁大全則奏罷其祠祿而同僚伯玉不肯與之書降官錄黃其後牟子才撰詞命云國家設御史以糾官邪非使之為營私謀利計也蕭泰來昨居彈劾之任而驥負背義醜正黨邪靡所不

至爾以都曹能白其姧雖有體統關係之法然英辭勁氣劇拂救正畧不少挫此可以覘汝之所存矣姑屈兩階以振臺綱而爾之心則朕所鑑也尚少安心以俟敘復又明年七月姚希得引對直指趙汝騰為君子之宗蕭泰來為小人之宗諸公多為之言敘復者八月伯玉與宮觀明年敘復元官景定間除禮部尚書侍讀即入政地矣甫入修門一疾而卒伯玉初號畏齋又號斛峯此癸辛雜識所記事蹟不多而風概已可想見視史志更勝將來修志當參取之

賈似道貶循州而殂饒州進士熊某嘲之云近來西北又

干戈獨立斜陽感慨多雷為元城驅劫火天胡丁謂[illegible]
鯨波九原雖起先生死萬世其如公論何道過雕峰休
揷竹想逢耄老續長歌此將金懸正子山房隨筆所載
觀詩意固吾郡有烈心者惜不著其名考郡志景定三
年壬戌進士有熊囊龍咸淳七年辛未進士有熊朝熊
瑞俱餘干人朝與瑞親昆弟也朝字東采著有瞿梧集
此詩殆即瞿梧之作歟

博白有遠村號錄舍皆高山大木人跡罕及斗米一二錢
盖山峻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長六七尺痴
不識人村民自誇我山多鳳皇吾且謂妄從而詰之則

曰其大如鶩五色有冠率居穴木之巔火木而巢焉遇
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斂翼俛首而伏
不敢鳴者久之吾歎曰此真鳳皇也古人謂南方丹山
產鳳為信此見鐵圍山叢談亡弟橘南令興業日嘗攝
博白不知果如所云否然古有今無所在皆然即如吾
邑磐丹山熊羆所窟復多鼷鼠白鷴其他深山率多虎
豹麋鹿近三十年來峰岫盡赭雖雉兔亦稀遇矣古人
謂毀胎破卵則麟鳳不至其郊豈虛論哉

春明退朝錄載太祖一日名中令出取幽州圖示之趙曰
是必曹翰所為也帝曰何以知之普對方今將師材謀
無出於翰此圖非翰他人不能為也翰往必可得幽州
然既得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持圖歸內愚謂
此中令嫉舊功而巧沮之耳夫有能取者自有能守者
何患無才如三關既返之後何嘗藉翰亦守之百餘年
若謂翰將據幽致危則翰攻取之地莫美於江南亦未
至不可制馭也中令以一時私心坐使遼金得藉河朔
以起卒使宋室日就削弱以迄於亡誰之咎哉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鎰建言歷自六十甲
之外更留二十年太宗謂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本年
之外卻從一歲起首並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

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
司天請如上旨事見春明退朝錄於上見久道之成於
下昭壽祺之慶洵太平盛事也憲書近列一百二十年
想即權輿於此

程史載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少傅居於吉隱然有東
山之望當路忌之適呂祖泰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
乞以益公為相或以為公頤指遂露章奏劾乞加貶削
上不以為然言者益急乃鐫一官為少保益公上表謝
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
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雖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

罪中謝伏念臣疎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歷
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効於同寅乃
敢興鬨於異論既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
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姑分於閫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
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
發姓名輙及於樵蘓公議大喧論罰盡輸於薪槱僅削
司徒之職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尚
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耄不加刑姑用
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
省誓田里視桑蔭之幾何託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

當路欲文致其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辯論乃寘於既
及奏至引咎紓徐言正文婉灑然消釋愚按此表文意
俱佳與洪文敏代忠宣公謝知鄉郡同一機括而工妙
更過之不獨可知立言之體亦可悟處謗之方時時熟
復此等文字亦足為涵養之一助也

李氏元綱厚德錄載張忠定公言吾須與今丞相寇公南
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右吾上府帥
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其之文近覃之
文則未知覃之行遠其之行萬萬矣遂薦覃為解元公
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愚謂乖崖

此舉全類漢之霸陳今人小試迺至於案未揭前造謗
以害人之成而已則傳卷倩代恬不為耻竊嘗謂盜賊
尚知以分均出後為義作此備者直盜賊之不若矣安
望操觚者修士君子之行乎余素不敢為嫉邪之言而
茲事關士習文風不得不痛切言之即有罪我所不敢
辭

玉堂雜記云必大嘗白德壽宮後垣見一樓巍然朝士云
太上名之曰聚遠自題其額仍大書賴有高樓能聚遠
之詩於屛間余按吾郡德興余氏有聚遠樓志稱邑令
單錫所題錫與三蘓同譜求詩以發其意三蘓並有詩

德壽作樓殆愛其名而倣之歟志又稱余樓額思陵御
筆想自德壽摹來非書賜也

談錄中多稱晉公非厓州自撰可知編輯者直標丁謂
殊鶻突考宋史李宗諤傳稱作談錄則是書宗諤所為
也蓋宗諤嘗副丁謂修宮又副迎奉使固宜有是

尚書故實載明皇以金甌覆崔琳盧從愿名欲用為相而
卒不果則此事於宰相無涉後人以為美談而引用之
似未諦

陸務觀家世舊聞云楚公使北歸攜所得貂至京師狀如
大鼠而極肥腯甚畏日偶為日光所射輒死余按牧誓

貔與虎熊羆並稱爾雅疏亦云虎豹之屬其猛可知若
僅肥腯如大鼠畏見日此以譬太平膚帥可耳豈旄方
興朝虎士及考張舜民畫墁錄載使北日嘗賜貔黎邦
十頭貔黎邦大鼠也即縱諸田北人亟求不見蓋即農
師所得一類而截去名中黎邦二字以遷就於貔遂令
猛殺之材負屈不少
九日杜支婆生叔父先世以來庶母皆稱支婆支婆名新
而雅觀先世可行必務觀家俗
夫文章必自名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
矩終為人之臣僕景文筆記此言較子雲悔少作更沉

痛然既於修唐書又精思十餘年悟此其乃唐書猶未
免句字句求新且刪潤時失舊書之意信乎非知之艱
也
余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舍對偶
之文近高古乃可著於篇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
飾壯士鼙鼓佐笙艷非所施云景文此論以裁別晉史
誠佳若平心商推則一代之史載一代之文詔令特史
中引述一體敘次用古法引述仍舊文正自兩得何必
定棄對偶新唐書滯於成見凡詔令皆改擬文筆遂不
古不今非獨失當時播告之實亦於史氏紀言之理未

盡
筆說謂古者牛惟服車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
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余按冉伯牛名
耕司馬耕字子牛國語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則牛耕
決不始漢葉石林嘗詳辨之周平園序農器譜亦謂三
代無牛耕蓋本諸景文
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
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
而形體不完善者安知其非犯斯禁也此孟氏霏雪錄
之說可以儆世安得秉木鐸而徧告之

先公在講筵聞神考言熊本表章用印端謹朱色鮮明先
後無小異朱氏或可訣所記如此則伯通所以結主知
者在詳慎而宋史不滿其生平重用兵也
唐子西解謝元暉平楚正蒼然句謂平楚為平野而詆解
為楚木叢者余謂凡木叢生者多高下不一惟楚木上
齊如截平字工極蒼然二字真得其神非深於田野者
不知若作野解則意淺而味短矣
陳后山謂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
事陳言而文益高余謂以大體為對屬自非大手不能
然非大手所難惟筆筆使事則必饒腹笥而善鎔鑄乃

能伸縮自如所謂言徵實而難巧也盖徵實非專恃類書必融液經子醞釀馬班乃為妙觧要之此體斂才氣於聲律以徐庾為體揚王楊為作手歐蘇以灝氣發典籍之光別成一隊若以宋駕唐將深慚資不學之憂以唐棄宋亦未盡文章之變

許彥周言作詩壓韻是一巧讀書不厭多余謂壓韻須就胸中所有用之不獨可驗平昔工夫即後來讀書亦往往觸發讀書不厭多真要言也倘一緣類書則中有所恃記覽既隘情趣亦受拘束不如不作矣且壓韻不貴意勝若惟事新僻而旨趣無奇如坡公之替戾岡亦只

供游戲况下此者乎

右軍帖語云此使鄰下一日為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慶年似即祝壽字法甚雅而未見所出亦少用者

硯史云堯硯磨處無光油按吾郡景德鎮陶人既成坯燔石之麤者水和之澆於外如沐漆市人製字為釉音如又張淮海墨莊漫錄有有釉光殺語則釉字宋世已有矣而字書不載固未若用油字為雅

澗霧巖紫石大小者如肝色今產浮梁縣巖前處處有之匠者或琢為茶甌凌冬不可用也此見宋朝總書歙硯譜

則吾郡亦產硯材志載所未及也

滙東手談卷二十五

鄱陽史珥

稗說五十九條

杜陽雜編載隋煬帝每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皆沉香木根每山焚沉香數車暗即以甲煎沃之香聞數十里余按北方除夕以柴及石炭燃於門庭曰王（去聲）火南方則以鐵爐焚松栢諸香木根亦即火山遺意

竇子野酒譜言周穆王時有杯名常滿余謂穆王名滿矣無以滿名杯之理淺陋如此而酒譜猶收之

南方草木狀云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俟冬陂池

竭時寘酒罌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瀦水滿亦不復發矣女將嫁乃發陂取酒以供賀客謂之女酒余按說女酒者不一皆未確竊意俗以酒未看水者為酒孃麴為酒母則女似指初熟之酒稍含漫以塞外藏葡萄酒法附會南事不知南方地濕酒薄陂池中豈可藏酒乎

蘓枋樹類槐花黑子出九真南人以染絳漬以大庾之水則色愈深說見草木狀又竹譜載桂竹高四五丈者二尺圍淵節大葉狀如甘竹而皮赤南康以南所饒也余按皮赤則似今紫竹而高大不類南康惟義竹最茂用最多老則色黃間有微赤者竹譜所言殆即此而高大則稍溢量耳二事可入通志通余修南安郡志並遺之

草木狀言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似肉荳蔻出交趾

按此即今落花生南贛最蕃土人呼長生果即千歲子變文但所云一苞二百餘顆者失實耳吾鄱東鄙近亦種之草木狀又言海梧子樹类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形如小栗三角肥甘香味樽俎間佳果出林邑此即今海松子也

竹譜言竹繁矣然不及方竹惟段公路北户錄載產澄州趙溍養疴漫筆謂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先伯父鐵車先

生言嘗於廬山及郡之德興見之而余未覩也吾邑有竹名黃金間翠通體色深黃戴凱之譜所謂亦有海篠生於島岑條不滿尋色黃若金者即此又有每分枝處輒間綠筋一道滿其節次節隨枝而更相承相對雖細枝不紊良徵記有對青竹漫筆引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溝青者其即此歟又質當中一種自根至梢每節分枝處有黃理一道其相承相對亦如前種此唯余青湖舊居東隅湖一林中有數十百株他方咸未之見亦未有談及者則巖谷奇姿瑰質之不為世知者可勝道哉

海棠譜有邵康節遊海棠西山示趙彥成詩云東風吹雨過溪門白白朱朱亂遠村灘石已無迴棹勢岸楓猶出繫船痕時危不厭江山僻客好惟知笑語溫莫上南岡看春色海棠花下却銷魂詞旨不似康節擊壤集亦無之而韻全同東坡女王城三作疑即東坡詩題所云潘古郭三人作或直是東坡逸詩

范石湖桂海禽魚志云白鸚鵡大如小鷲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粘着指掌如蛺蝶翅余因悟先大父白鸚鵡詩中雕檻刷翎霜肅肅句蓋暗用此事非憑空作體物語也

桂海果志稱地蠶生土中如小蠶又似甘露子按此即醫家所用玉竹一曰葳蕤吾邑土人呼為蠶蛹厥象惟肖可鹽醋漬為蔬亦可糖漬餉客然味殊甜俗不為佳品

杜光庭本誕人所作洞天福地記夸大無稽如王屋委羽皆稱周迴一萬里他或二千直三千里恐宇內無處安措且其山多在南殆南渡後羽流所作雖光庭名姓亦依託也

范文虎安營浙江沙滸潮汐三日不至軍馬晏然余謂文虎南人豈不知浙之有潮即軍中亦豈無知浙潮者肯屯沙滸乎即使文虎全軍盡葬魚腹於元何損於宋何救此里巷裝飾之言元史伯顏傳亦載之陋已

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耶律楚材奏曰願無污白道子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此見裨說中令回教云是元裔帽皆白蓋託於般俗也晉人亦着白接䍦想不盡以白為凶服也

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稱每中國十月為正月則是用秦歷也真臘其徐福輩之後歟

明代野史往往淺陋失實如王文祿龍興慈記者固易見而徐禎卿翦勝野聞惑人尤甚如徐中山要脅太祖太祖饋食致中山於死馬后親手調羹諸事朱涵萍嘗辯

之周伯溫未嘗見殺余葉楚庭非死元辯嘗及之蓋是書不獨譏切者不可信即頌揚亦難信如稱太祖臨食匕箸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若懸鶉臨朝則一一行之夫事事待若思安用廷臣片紙滿身恐衮衣亦無懸鶉之處可為發笑又載太祖為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兵逐而逃豈后可負且太祖與漢交兵以舟師決於鄱湖后未至行間此與太祖戰敗投代王母家貽敝㭎為鑒同一不經又載徐中山甍帝遣蹕擔紙錢道哭至第蓬跣奔臣失已不經天子臨奠遂無挈紙錢者而至親擔不知此錢

是太祖手製柳觀買諸市幾俚誕至此而小史猶收之

祝希哲野記載汪廣洋為中書左丞楊憲嗾御史劉炳劾貶海南余按劉炳字彥昺鄱人明史列文苑洪武間知東阿縣未嘗居言路且端人也必不為人鷹犬向見一編紀元亡時羣臣皆賀上謂劉炳曰汝元臣也不當賀彥昺明初以書生贊戎幕未嘗仕元二事皆鑿空抑或時有兩劉炳俟考

李秉王竑俱一時名臣致仕鄉居竑高自標置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小人對奕終日無忤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秉

曰大臣豈能常為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人哉事見野記二君子所執大似漢之杜密劉勝皆高行也守已欲峻宜如王待人欲平宜如李兼取而善用之可矣若乃利所在即閭巷小人亦狎暱勢所去輒高自標置不與交則是二君子罪人

一編引古穰錄朱勇敗於雞兒嶺駕駐土木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甚掘地至二丈餘無泉寇見不行退圍忽傳起營南行就水未三四里虜復進圍四面擊之余按土木平岡也在雞鳴山之陽水泉極多桑乾河迴複其間周伯溫所咏泉甘沙井冽原古川流長者也何至無水且駕還自大同縱就水亦必東向懷來決無南行之理余嘗經其地知古穰之為臆說然今古穰錄無此條又復辟錄紀石亨逆謀云大同人馬甲天下北塞紫荊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按紫荊在京師南在大同東南何云北塞臨清在山東高郵在江南大同東出不能踰直隸西出不能越山西何由得及山東江南乎紀事不熟地理適資有識軒渠耳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者有子嗣願自淨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獨王振至大監遂成土木之禍事

見雜編余謂此成祖惩厲無功績之濫文先生耳意雜詼諧夫既考滿有子亦當止矣苟非豎刁趙高决不肯自宮干進且女官何必訓即訓何患世無曹大家宋若昭輩乃待閹學官以充耶此舉於用人課官兩者皆失宜其貽禍極烈

劉文安否泰錄載土木之變十月十七野仙夜遁從居庸關出遺所掠人口牛羊於路以緩逆兵太上自紫荊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彬執鞚恩每讀此而太息也夫野仙何以與上皇分途蓋亦恐為將士致死之區故不敢挾帝同行與遺所掠智計正同乃閣易蔚以至

雲代無一人能以奇兵遮而止之者甚矣當時邊備之
弛士氣之惰廟謨之闇也

金幼孜北征錄載四月二十八日至長清塞上立帳殿前
指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按是役以二月廿二發宣
府除駐軍外至是才即路三十許日行不二千里鳥道
不及千里吾鄉至京三千餘里而北斗無異故園彼遠
南望北斗天豈南寬而北隘歟蓋時將夏仲斗柄方南
指耳恐未可以此夸遠涉嘗見盧文子紀此事曰斗宿
在南是不知北斗之外復有南斗并不知二十八星稱
宿者宿次舍也謂日月所次舍南斗為日月經行之道

可稱宿北斗則不可言宿矣文子不學乃爾

俞通海官至都督同知卒於軍後追封虢國公弟通源洪
武三年封南安侯此梅損齋純備忘錄所紀乙未渡江
諸人事余壬申禮闈與泗州辛酉孝廉俞士賁聯號舍
言是通源後華除間通源三子俱死惟幼者逃免改姓
李萬歷間乃復姓此事不見紀載偶閱備忘錄因記之

夏忠靖原吉肇基錄載太祖鄱湖之戰舟膠於沙上拔劍
斬纜索仰天而祝纜忽如龍形挾舟而出及陳氏平上
立廟致祭封為纜三爺爺斬為三段故云余按宗三廟
今尚多有字皆作宗先伯父侗齋翁遊望江嘗作廟考
以為汝霖宗公遺祠所謂宗爺爺也三必宗公行次如
歐九秦七之比伯父所見較忠靖正而近實宜表出以
資考覈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
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
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
五百四十四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此見沈氏文初
政記戶部誰歟乃爾強記其實輸多由於賦重何不因
事納牖鄱陽志載張宗琰為戶部主事上問天下戶口
財賦之數口對無遺立擢左侍郎明史所載與志畧同

疑即此事而沈氏所記為詳

平夏錄敘明氏規模大似孟知祥而其起較知祥為正錄
黃標所著於王珍無貶詞且不斥名標其王珍攜人歟

陶安甲辰知饒州上賜以詩曰匡廬巖穴甚濟濟水怪無
端盈彭蠡鱷魚因韓去遠潮陶安鄱陽同一理三年入
朝民為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
日既而復命守饒州民益懷其德復歌之曰湖水悠悠
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此見沈氏士謙明良錄
畧較郡志為詳故及之

薛文清公云一字不可輕予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

可輕假人又云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又云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三者皆格言曰當三復

師入金川門公留書別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此張氏芹備遺錄所記周紀善死難事也觀後事之付則楊解未約同死可想論者往往因光大看豬之言遍累一時英彥亦論世者所當察

王弇州觚不觚錄曰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分宜當國而諛者稱老師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

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愚按朱子嘗拒許順之稱夫子則以夫子尊師其來已久用以媚貴要或始於趨附分宜者乎今乃無故稱老師者且無故稱夫子其不觚又何如

一大宗伯子入胄監郡縣皆送旗匹之中式者加壯麗數倍余按胄監豎旗莫知所始觀觚不觚錄此條則濫觴可想然彼之壯麗媚大宗伯耳非為其子也

宋時諸公卿往還俱用四六啟余甚厭之以為無益於事然其文詞尚有可觀余平生不作四六然未嘗用此得

罪余謂此弇州曲護所短耳其實四六亦文之一體用以敘事達情正自別有懸解非書筆兼善不能入妙歐蘇二家何嘗以此掩其高古哉

觚不觚錄云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宋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鵞必去其首尾而以雞首尾蓋之曰御史毋食鵞例也余謂即此可考當時風尚之樸然鵞既例所禁何如直用雞之真率乃徒多一番掩飾鵞身雞首尾其可謂之觚乎然觀例之一說則知先嚴遺筆載劉儆古譏殺鵞款巡按者正非無本

田氏藝衡熙朝樂事載僧道采楊桐葉染飯謂之青精飯按楊桐二木此則一木也本草名南竹枝沈存中筆談以實赤如丹之天燭當之似誤蓋楊桐之名鄰東北鄙至今通稱其葉似木犀而小旁無齒痕余幼僑居栢鵠董氏世戚也每歲浴佛日必㠯是葉染秫為飯副以鴨卵之松花者及燕霜競相餉饋他村雖有戚不及董之戚

十月八日則以白朱和胡桃榛松乳蕈棗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此亦熙朝樂事之一而今人皆以嘉平八日作粥疑十下脫二字然臘本秦制秦以十月為歲首則

於十月置臘亦得荊楚歲時記曰十月朔日臘黍俗謂之秦歲首十二月八日為臘日說又不同

除日官府封印至新正三日始開事見熙朝樂事今制則歲以十二月廿後封次月廿後開率匝一月云

陳仲醇解說築傳巖築之為言居也猶卜築之築求之而不得遂謂起於版築雖孟子亦云誤矣愚謂孟子且誤安必以人之不誤仲醇恐以版築累山人體統耳第不知發畎畝又作何說要仲醇此義本之楊升菴

祝希哲猥談載江西俗儉果榼唯中一格可食謂之子孫果盒覆底視之有大德二年重修六字余按儉不中禮

山僻或有之固宜為嘆然較鏤冰刻脂則與彼寧此況宇內人品事業文章飾偽售欺多不適用求一味可食亦不易且都會市肆之筵塗金錯翠往往餒敗不堪入口亦何異雕木哉何獨於果盒而訝之若夫修自勝國果盒乃真子孫即非商周彝鼎猶愈朝成夕敗枝山嗇其陋而忘其樸隘矣

蘇文忠為賈耘老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之云吳興有好事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雙荷葉耘老侍人添丁耘老子輯貧士傳者改雙荷葉為侍姬語太文與上下便不類且令添丁失一陪客

巖棲幽事稱燕有黃石榴余官京六年榴皆自南以器盛往來見黃花者惟弱齡時於明大司成姜晉齋先生須橘園見之園在延賓坊之古槐巷中多司成遺植榴種亦不一黃之外有朱者有半朱半白者皆重臺有子粒大於櫻桃者今翦伐盡矣園亦屬他人余近居園後每憶往事輙為太息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閑暇高明性多疎脫須學精嚴此屠緯真清言中名言

有匹紙長三丈至五丈陶穀家藏數幅長如匹練名鄱陽

白屠赤水紙箋載之先嚴嘗言故老相傳南唐時以此充尚方今吾邑不復作紙志亦不載并其名無知者故表出以告桑梓

眼鏡用甚溥而不知所始然屠赤水器具箋有靉靆云如大錢色如雲母老人目力昏倦不辯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西域滿和國此似即今眼鏡殆前代未有及是西域人始傳其制歟

王百穀客越志首稱黃徵君一之阮都諫時濟皆為詩贈別已而王青州伯仲從東海來聞余行作壯士行相賞易水悲風不覺蕭蕭座上生也余謂自吳之越咫尺耳

乃爾張皇子長徧遊嶽瀆孟堅勒銘燕然使皆如此則
賸行紀遊鄰車不能載尚何暇作史記漢書乎讀之不
覺失笑且既云有事於相國袁公之喪則弔喪是客越
之主文第云過袁相公家堂几蕭蕭不勝國士之痛十
五字而已餘皆敘遊歷交契兩船記以求志先蒯夫人
墓作骨亦只輕遞皆不過誇結納為地主作曹丘耳意
理殊踈率不作可也

載酒堂即蘇長公寓儋耳遊宴之地今有堂祀公像元蕭
訪使伯琦周公隸書碑文一道列堂東隅書法甚精此
見顧玠海槎餘錄周雪坡以工書名有四體千文著赤

水辨帖箋稱在鄱陽縣今吾邑無隻字流傳即顧氏所
見今亦不知何如惟北郭胡氏大雅堂顔傳是雪坡書
而無款然以雪坡此君軒帖跋字相較則所傳可信

洪适隸釋二十七卷續二十一卷适字景伯鄱陽人皆漢
碑釋文隸釋續畫諸碑形及墓碑畫像其碑多圭首或
笏首上有垂虹或題處偏僻畫則如影像狀渾黒隸纂
十卷以漢碑摹臨偏旁奇古者上石此吾丘子行學古
編所載數與宋史所紀同余篋有隸釋抄本僅十九卷
似非全書然即子行語證之亦可得是書之概矣

黄氏稻品以烏口為下余謂烏稻耐水又藝遲而熟速處
暑後數日湖暵藝之猶可穫稃蒼黒而米色青碧炊飯
甘輭未可儕諸下品稻品又載粒長白稃而有芒四月
而種七月而熟謂之趕陳糯余按此早秫也鄱東北鄙
多種之又有一種早秫稃色黄粒小酷似金城稻質重
於他穀米色深紅而易斷俗呼碎米糯釀酒則味醇氣
烈色復紫如丹砂足稱酒品第一惜乎僅供田家初秋
之壬士大夫罕有及享厥味者而品稻者亦不及於戲
烏稻以黯黮見憎此秫丹衷桀然亦復見遺甚矣皮相
之無憑而物之遇時不易也

楊升菴外集載洪邁老圃賦云織女權而瓜薦大鼎中而

芋食春秋元命苞云織女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
鼎星中收芋莒正用此二事余謂容齋用事之精升菴
考證之傳正所謂作者難知者亦不易也然後條又謂
考聖宋文粹乃晏同叔作又見洪平齋集則又似非容
齋作

升菴引晉書色於紫濛之野以解宋使臣詩中用紫濛字
當矣而詆方萬里注紫濛為虜中館名者為陽壁妄猜
然館名之說本五代史正得作詩本旨雖未尋源恐亦
不同妄猜

升菴引淮南子曰始皇利粵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

射屠睢發卒五十萬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嶷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余按塞處守三字俱而亮結字尤奇疑是以水師截斷江渚此吾郡秦時一軼事宜表出

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一名宮亭湖即禹貢匯澤四也太湖五也按彭蠡兩見禹貢北會於滙特蒙東滙澤為彭蠡之文未嘗以匯澤為名鄱陽名湖必在漢置鄱陽縣後升菴解王子安五湖而分彭蠡鄱陽為二湖誤矣

劉士伯曰上委下曰仰音漾牛向切漢書西域傳仰穀旁國漢志仰給縣官今文移用瞻仰字則從上聲升菴之說如此其實仰穀仰給亦是瞻仰之義惟隋文帝詔書仰使人加旌異乃是上委下耳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升菴謂飲猶隱隱都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文書也愚謂章劾狀也飲乃引伏之意猶言吐實也若是匿名文書何待促又何情辭之不聞乎

周太公壽百有十歲卒於康王六年見金石錄而升菴引之覺明確可信然自武王伐商中更成以迄康則已四十餘卒矣計後車之載尚在艾年則所云八十二遇文王者好事者為之耳

丘文莊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下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故特報爾三日後有風濤之險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風作衆舟盡溺夫人獨無恙至京白於丘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公為文告之此事見升菴外集文莊公文甚佳獨怪文湍先生死後赫奕如彼而編修一官猶不能忘翰林之可貴固如是耶

升菴謂三昧出釋氏書乃梵語也此云調正直又云正定亦云正受圭峰疏云不受諸受名為正受又遠法師云古人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愚謂三昧直邃字反切語耳蓋指幽深處言遠公所解明確還是此衲老實援引附會則為禪和所障

齊高祖主衣中有玉導馮還追及桓乎乎拔頭上玉導與之升菴謂玉導者玉簪或冠冕之類耳導擇也義取擇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余謂導疑是今通氣簪謂以導擬之氣蓋導引義非擇義升菴又引東漢蔣潛所得

通天犀蠢疑蠢道同音是一物愚謂犀蠢似是犀朁而為蠢形未必即是導

升菴謂古無髻字但借結為字李廣傳結髮與匈奴戰蘇武詩結髮為夫妻音義並同余謂結字直用本義為長借作髻字反覺費解

綠者青黄之雜以木尅土故也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土故也此升菴說然古人所云間只是相雜耳未必論相尅

宋代官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炷燒燭則灰飛而香散又有令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何藥物也余按昔人謂燭有蜃脂則烟成樓閣令人乾蜥蜴為末入燭則烟有龍形升菴謂不知何藥物殆偶遺此說耳

漢書注齋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梁費昶詩金輝起遙步紅彩發吹綸吹綸不知何物據詩意想是婦女所執之物如𦈢扇之類余按吹綸絮名方空紗名見范史章帝紀原文甚明非漢書注也升菴以綸當輪看故疑為婦女所執

滙東手談卷二十五終

鄱陽史　玥著

禪說六十二條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制令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余按隱去聲即今凉枕升菴謂不可見蓋亦忽於近耳

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深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引鐵椎破之曰謹已解矣此著書者聞其事而不詳其事若如此則一愚婦人能之何以稱多智而服強秦哉余謂惟如此是以不解解之所以為多智而足服強秦愚婦人定不能下手升菴以為得其關捩解之為二又合而為一如今人九連環則真愚婦人事

宋洪邁銅雀瓦硯銘曰元魏之東狗腳於鄴吁其瓦存亦禪于劫銅雀硯曹操臺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氷井臺香姜閣瓦也洪容齋銘可証余得一瓦上有香姜字又見京師人家藏一瓦有元象字元象孝靜帝年號也余謂古物多贋香姜元象又安足憑容齋之銘升菴之考索可謂嗜古成癖矣

盧肇柘枝賦云古也郅支之技今也柘枝之名據此則柘枝即郅支轉聲可備考證

古者西戎用缶以為樂即古之土音也党項國亦擊缶焉然則是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升菴考據如此然易已有鼓缶而歌升菴舍易而遠徵澠池擊缶淮南子山人鼓缶何也

升菴謂張揖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此說甚異而理至古人多倒語成文愚謂古人倒語固有然以下例者不知可云萬物作而聖人覩否升菴所引恐終不如本義之安

雪至地則六出六為陰地数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余謂既不可見升菴何以知其六且春雪則花已不六謂其不純乎陰也雨露則陰陽之和豈有六出之理恐是臆說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

不刋之論予因是以知尚書所稱百姓可以類推矣升菴引此以解百姓似較蔡傳為密而燕公能於昔人解詁所未及發明確實足徵讀書不茍而譜系之學亦精矣

升菴謂晉士會當作土土為古杜字蓋土會本於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愚按左傳明言晉主夏盟為范氏士會自姓范不姓士攺士為土附於杜以上綴恭龍終涉遷就且劉在周為世卿固亦神明之後漢人不能詳考淵源徒為爭立左氏者所愚殊可笑也

八索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為八卦誤矣愚按以八索為八卦本易一索再索三索而附益之升菴非之是矣然觀左傳疆以周索疆以殷索疆以我索則索自是法制之書如是澤名則九並既為九州之志而八澤又另為一編毋乃辭費

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詞豈不正大簡易哉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或一方之語不可通於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於後世如喫緊活潑鞭辟近裏今不知為何語甚者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此升菴匡救文士苦心然本朱子跋麻衣易謂落處活潑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不成文理也夫下筆不知持擇非獨寡學亦緣心粗而反藉口儒先丈品日下人心亦日汚矣可無惕諸

古者軍將蓋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也愼按此後世教場之始愚謂臆說耳而升菴取之何也蓋東門桐門不過因所居以別其人若是教場則東里柳下為子産展禽教場乎

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耳金石錄晉宋人多以終葵為名其後譌為鍾馗升菴考据精博然終葵似即椎之反切左傳殷民七族中有終葵氏則古亦未嘗無其人第不當如俗說出遊嫁妹之怪誕耳

李佚伯與益子為難不止常語一書升菴歷引太伯所用七篇中語以為深於孟子終是左袒盱江全書具在可覆視也即如示兒詩以孟子居揚雄下而欲夙駕追之此可謂尊孟之至乎

升菴述羅泌之說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中敘虞舜之世自幕生窮蟬至瞽叟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

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為婚之疑矣又他碑載
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
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愚按此可考虞周世次而叔
均一代與山海經之所云后稷之孫叔均始教牛耕者
正合

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此史記形容聖化之盛言
魯道雖衰而洙泗之間斷斷和易不覺其衰索隱讀作
誾誾甚得子長之意升菴主徐廣所引漢書地理志魯
民涉渡幼者患苦長者扶而代其任長者恣愧自守與
幼者爭辯其俗已薄故曰斷斷之說恐未安

終童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言而中
皆所以盛其氣而趣之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蒹葭之
詩而告之升菴此言有味不知藉明戒心抑不能自見
目睫耶少年英發當三復之

愼按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
去車為袁愚按轅初稱生必是少年轅固在景帝初相
去僅五十餘年而已八十餘固或即生或生之同姓恐
未可以固為生之後春秋時有轅濤塗升菴轅下脫濤
字

宋仁宗游後苑還宮索漿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
索而受渴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恐問之則所司有
得罪者升菴謂爾雅銀之美者曰鐐鐐子亦庖人之別
稱余疑鐐子是茶具別稱猶今之茶檐予若庖人則殺
非所掌且不應常在側也

舜之將崩真冷禹曰云云升菴以注不解其義而引淮南
子精神冷然又引許叔重冷然解浯義終不明真冷直
其命之謠耳正不必穿鑿求解

愼子曰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鉤策為均也所以塞怨望
也升菴謂鉤即鬮也愚謂策似即今之籌非馬鞭也

升菴言朱考亭不當注陰符所見與陽明同胡元瑞謂考

亭嘗注參同用修誤憶為陰符故因黃氏日抄而有斯
說非實錄也余按朱子所註陰符今與參同並在遺書
中此則誤在元瑞

升菴謂劉孝標世說注多引奇篇與帙後劉須溪刪截之
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同又
謂金谷序今不傳余舊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於此按
余所藏世說序稱是放翁校勘須溪訂正之本凡升菴
所摘皆在金谷序亦存則須溪刪截之云尚似未確豈
升菴所得本不同抑嗜奇而故張大其說歟否則余匧
世說升菴固不得挾所有以相傲矣

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此升菴引海内西經注語謂形
如半月也似即今之流球非禹貢流沙也
金門歲節曰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支升菴引
之而不著其說余謂絲雞蠟燕皆絲勝之屬粉荔支殆
即今市肆之珍珠團宋景文詩有珉糜珠餡語珠餡殆
即此珉糜殆今粉餻
火禁迨今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元代鹵莽之政也然
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者可因元人而廢
之乎升菴意在復古然近世多敲石取火火幾無日不
新何待於改且古聖人節宣之道宜舉而廢者多矣斤

斤一火不亦鋭乎
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
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摴蒱升菴以為皆極造語之妙
余謂分沙句尤精非獨言水之清乃是言水之活余戊
辰公車舟經桐江江水極清草石粲然而亦時有黑泥
從人偶從黑泥處汲以烹茶則腥不可飲舟行甚駛三
烹而三棄余獨坐船頭細視江底晶瑩處水皆從沙石
間上湧因思此必活水故草少而泥不黑亟命汲烹則
甘如山泉既而同侶欲窮其事屢汲煮茶凡有泥處皆
腥而沙石明潔處皆甘是知長溪大壑隨地水底皆有

泉恃源而往信不誣也於此愈見分沙漏石之語非深
於水性者不能道
論語裨諶草創之左傳遂謂裨諶謀於野則獲蓋因草之
一字誣之也愚按升菴此條為伊尹子貢辨別誣謗甚
有關係而此事則稍主先入蓋野獲邑否文人才士每
有此癖而雅之況昧必謂因草字而誣則似左氏為論
語作註非傳春秋矣
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若白蟻紫燕之類
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蜚鴻滿野此
升菴之說余謂武王反商故先歸馬馬在當時非如後

世之重何不可放於野則蜚鴻從康成鴻鴈榆氏之訓
自安
浮梁有監生操守經此升菴希姓考所紀操後成進士此
姓於宇内誠少然在吾邑則甚古操師乞操天成與林
士弘相攻起兵見隋唐二史
梁鴻傳載鴻詩麥含含兮方秀升菴謂刻本皆如此藝文
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為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為二也愚
謂含含佳若作金則是俗筆且麥方秀時何金之可含
升菴謂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穩
貼古詩也余謂既不對即是古詩何必云律以平仄穩

貼者為律句是編集者之誤正不必為之詞教學者苦
隨塗徑

宋嚴滄浪取崔顥黄鶴樓詩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
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一首為第一
升菴謂沈詩比興多為畫家披麻皴崔詩賦體多為畫
家大斧劈余按三家之論各有見然一代之詩佳者不
少必指何篇第一此亦名士各以己見欺人耳尼山以
一言蔽三百只言其義何嘗品第高下如晉人毛詩何
句最佳之說耶

晦叔云七律大抵多引韻起若以側句入尤俊健如老杜

幽棲地僻是也然猶是對偶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
荊州醉司馬是也洪容齋送晦叔詩此地相從今歲晚
登臨況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
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花盡醉沾江上
黯淡西風凍雨垂正用此體愚按升菴引隨筆而申明
其旨可悟近體起句取勢之法容齋詩近少存者即此
亦可嘗臠知鼎

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賈捐之議罷珠厓疏父戰死於前
一段語意總不如陳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
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變而
妙真奪胎換骨矣余按陶字嵩伯鄱陽人晚隱洪州西
山詩之佳不待言而升菴發明體源所自出洵不負作
者苦心矣

升菴引范元實詩話謂樂天長恨歌中長生殿乃齋戒之
所非私語時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當改長生
為飛霜又鄭嵎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殿則長生殿
乃在驪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時也愚謂荒淫之主原
不可以常理格鄭嵎詩中亦有上皇夜半月中去語則
齋宮私語夜半上山正紀實耳

饒州薦福寺碑宋代為雷所轟近即好古者取其碎製合

而臥樹猶可摹印爾西崖為余言親見許子摹寄一本
尚未獲也余按碎碑可摹印之說吾郡所不聞雖有好
古何自摹之斯殆西崖因升菴癖古而誑之升菴信其
摹寄而歎其未獲亦拙矣

韓文公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
以忠直自比而以奸佞待人豈聖賢謙己恕人之道哉
此乃韓公平生病處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
先壞矣何地步之有此升菴有慨之言然亦至論又須
知所謂謙恕只是不矜己不傲物非一味卑屈諛悅也
要莫如不輕嫉媢之人己兩安

岳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愚按此岳忠武征楊么時經吾邑龍居寺所作詩中巍石山及嘴龍語明證也然前志誤稱題巍石山則與起結俱不相應矣偶因升菴語附及之

郭外西郊柳已芽中流極目浩無涯江明白白紅紅樹春在三三兩兩家幾度來遊同社燕一樽相屬到昏鴉此邦風景吟幾盡為謝山中好物華升菴稱是朱子晦真人詩真蹟在內江愚謂筆意絶類紫陽子或是元之譌真人之稱正空同道士一例內江雖紫陽所未到疑為遊衡山時作為蜀人藏弃耳

解縉奏疏云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臍簪組剔履之賤衮繡巍峩負販之傭車馬赫奕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恚習其流風故有官人不商量做官没盤纏之謠此見升菴外集說類政可笑可涕用人破格所以不易言也

升菴補清平樂詞意主規諷佳矣然曰永巷脫簪妝黛洗衣濕露華似水豈宮人皆野宿耶露華字法本青蓮而青蓮無語病

古今樂錄云傖歌以一句為一解中國以一章為一解王僧虔啟曰古曰重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升菴發明解義甚暢然只後來詞客之解與李延年之十八解異矣

東莞方彥卿俊正月六日於俞君玉席上擘糟蟹薦酒壽其友黃瑜鵲橋前段云草頭八足一團大腹持螯笑向俞君玉花燈預賞為先生生日是新正初六余按起三句直寫黃瑜姓名甚升菴雖紀之而不覺也

升菴引董內直書訣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如懸針如折釵如壁坼如屋漏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左邊短必與上齊右邊短必與下齊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

虛按此訣簡而盡誠能循此書法思過半矣升菴又言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虛然瘦易而肥難余按肥固難瘦尤不易嘗見升菴書瘦而妍倘亦自箴所未足乎

姜確從侯君集平高昌出伊州近柳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確磨去古文更刻新頌余謂確損人利己可謂不恕滅古誇今可謂不仁貪功諛人可謂無恥史非誇之也蓋罪之也升菴此論甚善作鑒深矣不恕不仁總之是無恥耳十餘年前大兵西征見其碑尚存則當日無恥之物迨今亦一古蹟惜疆事倥偬未有能摹拓以歸者

石虹山堯碑在餘干縣凡八十三字見升菴法帖神品余

按石虹山在餘干縣治東北數里石質粗頑嵌空處字皆泐蝕不可辨大率皆唐宋以來人所刻而謂堯有碑乎且在石虹山乎修志者因鄱有堯山聊附會其說耳可認以為真乎想升菴所得古刻大率類此

空字有四音入聲音窒古者穴地穿厓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國空地以居民空地即窒地也愚謂以平聲名官有何未安升菴乃必作入聲代窒字乎且主國空地猶言主國之空地耳如以為窒地試觀宇內居民之地果窒否今倘有以入聲呼冬官者人有不[illegible]且駭者否

山子又作岫子今之五明馬又名王頂又名叱撥太白詩所謂五花馬也古以為齊今以為忌曰破面孫啼鬼也不騎劉先主之的盧亦是此種的盧也余謂五明謂當額白圓如珠四髆白花周匝蹄瑩如玉五花大同小異王頂則只當頂一點白者秦風所謂白顛也黃赤黑馬得此皆為上相破面則白自頂至口界破其面的盧殆即此孤啼謂獨一蹄白皆凶狀升菴不習馬故說得不分明

常璩華陽國志曰會無縣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死於此遂瘞馬今元馬塚是也縣有元馬祠土人牧馬山下或產龍駒元馬子也今名元謀土人謂馬為謀余謂元無義疑是騕謌謀似媒字猶龍媒之比升菴特好傳異聞耳

近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竹林茂密處頃因得之雖日久枯乾而味常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余按竹米粒如秔米而色微紺碧惟大旱歲饑乃有癸亥嘗親見之李畋該聞集所云荒年之兆非鸞鳳之食者甚確升菴乃輕信餘干人可怪此不知餘干何人疑傳石虹堯碑及商人嘗見薦福三叚碎碑可印摹者皆此一妄男子也

打字惟訓擊揚升菴解為取以手相當之義是矣然此字之用最多每雜亂而難尋如漁獵曰打製竹本銅鐵諸器曰打猶近擊義乃作餅麪曰打市酒腐曰打秤量多寡曰打又如打疊打併打撈打掃則全無本義矣至乃中火曰打尖瞌睡曰打盹互相語言曰打話尤為可怪吳興王濟日詢手鏡云吳湘間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鐵樹開花余在廣西横之馴象衛殷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榴質理細厚問之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

辯較小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乃知鐵樹開花
之說有自來矣此見升菴集開花必丁卯樹亦解講干
支余鄉薦實以丁卯豈亦鐵樹耶為之失笑
王阮亭香祖筆記稱徐渭路史下條又曰青藤山人路史
考明史藝文志有徐渭路史二卷似文長實有此書而
名偶同羅長源所著然袁中郎作傳陶石簣序集言文
長著述悉矣而不及路史則明史亦因筆記而誤乃筆
記巢父許由條又云羅泌路史此等處殊費推尋
高季迪明妃曲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脫胎
昌黎猗蘭操格雖不高而用意自深阮亭斥為三家村

學究下方詩魔蓋阮亭喜風致而忌理語故其言如此
王文成田州銘載於經濟集起用童謠後續十句筆記謂
續加九句於義無傷然云文成自往觀之洗剔苔蘚有
古刻新建伯字又躬廬山紀功碑及預知門人入山以
為前知之證便未免惹賴帶來意思且似未見經濟集
筆記稱元覽云人蔘千歲為小兒枸杞千歲為犬子按蔘
以人名伏土歲久而具體人狀氣類神靈之感無足怪
者枸杞字不從犬何以歲久為犬阮亭辯矣然未足折
元覽之角蓋造化之奇無所不有土石皆有成人物形
者草木根則尤多何嘗皆以人名以物名若惟以字論

則豨苓應化豨狗脊應化狗狼毒應化狼牛膝應化牛
乎
柳仲塗諷虞嬪詩有云惟堯則天舜弗復誕妃罔極恩膏
育遍寰無間血盈目南巡胡為淚染竹父輕夫重當何
復說詩意不過欲明洒淚染竹之誣耳而措詞太猛則
似凡死國者皆可責以父輕君重矣於理恐亦難通二
妃從死之說存而不論可也
任溫如祥符開獻龍圖紀聖詩一千韻此又一萬年書也
王半山上神宗書中多有用之言讀者或不易終篇詩
冗至千韻以之干進或可欲傳久則難此可見文章之

敝亦何所不至哉今人應酬往往欲以多角勝即極用
意亦未免昌黎蛟螭雜螻蚓之譏況本不工乎有志者
亦可以知所自立矣溫如名珍蜀人
薛希稷田成都書事七言一百韻不可不謂之雄篇然欲
以多為貴故不無複疊湊泊之累若分為近體二十餘
首豈不更為流美乎
詩紀於東坡題萬松詩引復齋漫錄云崇寧禁後詩碑不
復禁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忝駢有
恨聲謂此也按此則左司亦吾鄱有文而懷烈心者然
郡邑志不載其人夷堅志則有湯左司擣詒詩紀字譌

耳

王直方詩話載賀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淡不涉於流俗奇古不鄰於怪癖題咏不窘於物義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方回此言足盡為詩之法然既用此法非學博理明心手相應者未易語也

蓉塘詩話載餘杭進士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浩得詩即日歸養其詩今誤傳為洪忠宣公父作得蓉塘所紀足證近人之譌蓋其名旁从水而忠宣名旁从日且餘杭之地迥别而忠宣政和五年進

士上距熙寧五十餘年時代亦不相及也 二條皆本宋詩紀宜列元詩選前乃為以類相從然卷帙已定即附此亦不妨互見也

滙東手談卷二十六終

鄱陽史珥

雜記三十八條

郡縣自秦迄今非獨疆域分合難明即名稱沿革先不易考或名存而地徙或名易而地存摛文者往往舍近所共知而遠徵舊稱以為古其敝與為人作文舍名與字而稱某齋某堂同一不經不知文敘地名原資考證當代人為文即用當代郡縣名使讀者心目瞭然不亦快歟必矜詭異已非立誠之道況若輩非能詳考沿革不過偶爾見聞甚或偏聞所置亦舍古雅以夸新僻即如

吾番在周秦為番西漢為番陽東漢番旁加阝字形增而音義一也疆域屢有分割鄱陽之名則垂二千年未改是不獨番極古即鄱亦漢舊名郡人稱古番一覽即知為鄱且與漢後加阝者有別古字乃非虛設廣晉創自孫吳雖與鄱陽並為縣而郡仍治鄱陽非改鄱陽為廣晉隋書郡國志有鄱陽無廣晉蓋因鮮于琮之亂縣廢而地仍入鄱陽今邑西北廣晉鄉是也則廣晉特割據之餘歷年又促廣晉可稱鄱陽鄱陽不得稱廣晉明矣或乃以廣晉稱鄱陽則將稱杞為夏稱殷為宋乎吾郡創自孫吳曰鄱陽梁末改吳州以封陳高祖廢帝二年即罷則為時尤促而近人稱吾郡曰吳州真不知而作且何以别於陳後主割吳郡所置之吳州也又郡城後山名芝素唐神龍中刺史薛振以芝獻於朝改名芝山薛刺史在饒無他遺愛惟傳此事佞諛可想今稱郡曰芝郡城曰芝城邑曰芝陽甚且有建芝陽古邑坊於治左者

三國史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晉志鄱陽郡有歷陵縣宋書載永初郡國志鄱陽郡有歷陵縣漢舊縣何志無觀此則歷陵置於孫吳廢於劉宋疑歷陵即歷陽陵陽字相似而譌必吾鄱境內地非今之歷陽亦非今江

州德安舊為歷陵者而郡邑志皆不載今郡治東北百里外有歷陽鎮宋時彭公大雅黎公廷瑞之里也元末于公光嘗結鄉勇保聚其間明初移其城甓石築浮梁城居民遂散今城址猶存一面臨江三面環深谿固一方險要也名以鎮者意必嘗設官守禦於此疑在劉宋廢歷陽縣後蓋吳晉未置浮梁此地數綰其口立以為縣正當要害及縣廢鎮立土人遂稱鎮而縣名隱矣今字或作歷作利而語言則皆歷音也聊即所見表出俟究心往蹟者析衷焉

元時中下之邑多升州此非休養富庶乃根括豁揭之徵

也饒六邑餘干樂平浮梁皆升州吳草廬集載樂平升州日邑人葉大榮歎曰此小邑今爲州用物宏矣如民困何論者謂大榮忠直觀草廬取大榮言則當日輿情可見後世當談虎色變奈何反以爲誇乎近有署餘干爲汗州者夫餘在漢晉爲餘汗劉宋時乃去汗水旁未嘗名州元雖升州干旁未嘗加水且運促時近即稱干亦非古雅況汗州乎哉末學小生妄作殆又甚於以廣晉稱鄱陽也

吳芮秦時番令漢封長沙王祠稱番君廟蓋番人虔祀因功德在民非驗其爵也元郡守王都中重立祠吳全節

求元明善作記趙子昂書之仍題番君廟不矜王爵而仍爲令之稱蓋稱王僅雲礽之守冢祏也稱君則畏壘之祝典祀也全節又請易名曰文惠亦從得民心表揚芮所以得民心史無明文然竊意芮太伯之後必吳取番後封建支庶芮又賢能秦因民之安其政教俾爲番令與後世流官不同且其土宇倍蓰今一郡則得江湖間民心亦不比後世之報績稱最矣今人惟知誇耀封爵額曰長沙王廟不知古來王封多有廟祀存者幾人正爲少得民心之實耳不此之崇而彼之羨不亦傎乎

番君廟前堂有兩軒軒各一像東黥而西皙皆南面黥者額曰[illegible]皙者爲成王臣余疑有誤蓋黥者英布也黥而[illegible]白黥布今純黑因黥而甚焉者也皙者乃梅侯耳蓋二人皆有功番君死而配食宜也若成王則嗣爵爲王既不當與梅侯並列且番者慶流支庶亦不必專祀成王一人也頃吾鄉祀梅侯像皆黝宜正之

吾郡南門舊名番江麗譙名番江樓近來題作鄱不知番本春秋時地名極古雅若加邑旁則東漢後之稱施諸郡邑固可若稱江則差以毫釐

城北風雨山郡主山也向有某尹得句云風雨山前風送雨久不能對及任滿艤舟月波門恍然曰月波門外月

澄波景與意會可謂工矣

螺螄洲在番江東南岸志稱洲若長則郡士登科不詳所始然洪文惠賀張忠定王秦餰啟皆用螺洲事似爲入相之占非僅登科也意當時術者必有是說而文惠竟登揆路不數十年馬碧梧繼之則說似不誣乃自碧梧至今莫有繼者未知是洲視昔何如也洲西壩有宗三廟頗崇敞余壯年猶存甲子大水廟與址悉崩入洪濤中則郡邑仕官之凋耗也宜哉

東湖十景中有雙塔鈴音松巢月灣諸詩皆從鈴音下意亡弟絺斧嘗言鈴久毀無音矣何如作聯影蓋二塔一

在城中一在城外日映塔影雙落湖中蜿蜿若兩龍此景應宇內無二余深歎弟巧思欲就其意作詩以發之而未及為也

松關暮雪舊稱東湖十景之一而吳徐所咏皆只江城暮角余幼隨先伯父鐵翁讀書紫家巷故老多言巷北即松關又名達天關城東舊有門通兄弟橋地當東湖西滙薦福風雨諸山永平關臺榭帆檣皆在指顧日暮雪作景尤清曠比於角聲嗚咽大不侔矣意徐吳題咏時因松複孔廟松風而易之然彼重木而此秖名地政不如仍薦為佳志載松關在薦福山竊謂薦福一培塿耳

茶烟荷雨隄柳百花萃馬可無更及暮雪疑志不知其地而隨載之正不如故老所言為長

郡城西北十許里外土湖之委曰青山湖以東南有大小二青山得名先大父漢水先生舊隱西洪廬稱青湖草堂水漲需舟以涉曰青山渡雖非奇勝亦自名與實副修癸亥志者改為清江渡非獨失青山真面而盈涸不時之澤可得稱清江否

青山渡口之南有地名窰頭古陶所也先季父拙存先生嘗為偶語曰渡口雪深無米無柴難度口窰頭風大有酒有肉且搖頭雖戲言蓋亦紀實先大父僑梅村戲為隣人書春聯云樹老將軍廟煙深博士湖下三字近村地名剋以樹老烟深氣格便逼少陵後來名輩豈復有此風味哉

丹霞觀在城東北廿里許晉王伯遼修煉於此北二里間有馬跡山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也明初觀猶富盛道士有應試為諸生者觀後諸山陗聳端雅如高士古松壽櫟上拂霄漢虧蔽十數里澗水潺湲繞林麓中一峯秀拔傑立半厓小軒有伯遼像清潤如生升巔則湖光面面上眉髮視盱江麻姑山雖峻迴與瀑水少遜而此峯之俊整仙羊犇雲諸峯不逮也觀甚宏壯三清像高

二丈餘侍立者三丈餘門前平地數十畝皆植木犀有丹金銀三種榦大者圍五六尺次亦不下三四尺蒼蘚碧苔繞焉茸如絲絨綠有長數尺垂生地者道士言明代花開時諸藩國歲一遊賞薦紳總之迨荊盡乃已樹蓋王仙手植余謂觀剙於後彼伯遼羽化何暇為後來遊賞計而種花以待之蓋元時若縣之教戚羽士最尊顯者莫如吳全節全節鄱人觀之光融必在是時樹亦植於是時何王仙之云甲申冬余登旁山之巔以望則羣峰盡赭而木犀蓊蔚處皆墾闢種植滄海桑田矣

馬跡山雖紀於杜光庭其實與伯遼修煉處隔湖然光庭

惟紀山名未嘗言伯遼居此則杜撰者猶不撰也宋之綳其武序賀濬餘侍御易辰云讀易馬跡山中其武溧陽人頌於鄱陽地未深考盖伯遼修煉故址今為丹霞觀在湖南畔馬跡山伯遼飛昇地在湖北岸山廣不數畝髙僅踰丈旁無巖壑山趾赤彬石可容數十人坐臥石上馬跡小而圓如今川馬所践中有數跡前深後淺如馬將馳用力之狀上皆菅茅叢棘從未有築室者其武徒知馬跡為名山而想像言之遂為吾邑笑端文人好援古蹟以矜淹博其不為其武者幾希而信耳不信目者又欲執名筆著作以考山川其不為馬跡山中者又幾希矣

馬跡山之跡余所親見癸巳秋重遊石上則銷泐幾盡僅存數跡亦剥蝕不全計晉至余初遊時踰千年歷歷如彼自余見及今垂五十年何忽如此豈伯遼精靈有時而盡抑昔丹霞方盛羽流時加修刻今觀圯人少無復經營及此者此跡遂同劫灰耶嗜古蹟者亦可以類推矣

王伯遼事鄱邑志通志皆載之然吾番文人學士第以其林壑幽邃道坦而去郭不遠藉紓遊屐未有覈其事凌淫其說者丙戌至盱江則麻姑方平無賢愚少長皆津津及讀鄉先民集嵫傲如李太伯且不信孟子矣而自序其母夢吞道士碁子而生羅近溪濬名位而汲汲講學人豪也乃以為唐僧惟德後身是異說深入心髓遂忘强附之為恥即其流亦不能自拔可歎也嘗疑為無識所增飾然編於集載於志見於邑人之著述豈二君子後遂無一人能篤信聖道哉伯遼事較花饌文衣更近情而視之漠然於此知吾鄱習尚之正邪說不能入也

鄱語於吾郡正音最多雖鄉談他方多能了悉惟俗子强作文談翻使人欲掩耳走大率字只認偏旁如糯讀而

膩讀二蠅讀繩自矜文雅余每聞輒為汗下而不及一一厓正乃不識字之夫絶無呼糯為而膩為二蠅為繩者

鄱北接宣歙於池之建德尤近每謂揀擇為舵或問其義余曰此導音之轉耳導擇也漢書百官志導官主擇米盡彼土呼稻導皆作舵音唇舌雖殊而詞義則古

鄱以由音呼榆木之榆或以為俗名余謂揄渝皆有余由二音則榆音亦必兼由安知以由呼榆之非古音乎又酒未漉者為醅吾邑呼以涪音意醅與涪皆音旁亦必有涪音字書偶遺耳

地名不必求甚解但見古人詩文則雅經今人造作則俗耳非薄今而愛古蓋古質今文文近僞而質近實也吾鄣地名頗多古雅近人往往妄改如兵田曰賓賢曰氷天薦田曰薦賢山田曰生賢黃岡之名見夷堅志支辛乃改黃為凰近岡頭村亦改鳳岡殊不可曉古田先五世祖惺堂先生廬墓地近境有白石山夕陽橋呂公塘娥眉洲琵琶洲皆佳名陽岸近稱新田亦雅甚非他村可及也大率村落凡遇一强作解事人必散淳雕樸人物山川均受其累譬猶方竹杖入俗僧手規而漆之固其宜哉

古田社土神有伯通公肖像以祀隣近四社事之甚虔俗呼程老官有程姓人云是其先顯於宋余考志載宋世程姓無此人而伯通熊龍圖本之字疑龍圖偶像沿襲尊奉里中程姓遂冒為祖耳不然非有功德於民而享世祀則亦淫且瀆矣

魏居敬名政號堯山雪牧明初以詩名今不知其里居然以號推之當是堯山近村人蓋堯山在城西三十里地雖荒僻然當時費尚書震孟侍郎克修居皆去山不遠安知今之蔓草荒烟非當日之文壇詩社也哉

吾鄣先民詩皆毀於兵燹風忠錄數十首外僅有存者錄中陳彝仲先生作銘鑄古事殊非今人所及又見題朱元卿先生廬墓卷一詩筆力亦出諸作上然先生在當日以氣節著未嘗以詩名也向遊丹霞觀東寮小軒板刻一聯云衡開碧落松千尺隔斷紅塵水一溪字勢飛動款只思岡二字思岡先生別號老道士言先生嘗習靜於彼余比問往來觀中者云久付劫灰矣又風雨山浮洲寺芝山薦福嶽廟永鎮菴諸軒亭聯額强半姜可孟先生手書今亦無幾存計余遊覽距今四五十年遠近耳而銷泐已如此更後四五十年又將何如耶

歷代吾鄣詩傳者少而詞尤少姜白石夐乎不可及矣張

東澤僅有存者鄣五先生中如芳洲之雛潭月灣松巢之宕逸懶雲之俊健皆自名一體是後以詩名者集雖不傳名猶未泯獨無以詞著者先大父漢水先生兼遯齋詩餘先嚴所彙抄皆中年後作猶時有擬定先伯父鐵翁亦喜為詞似詩餘為吾家別傳矣年少讀大父鐵翁詞而未嘗作年十八時山行遇雪馬上偶步辛稼軒堰湖小築韻鐵翁見而喜以為可學然亦未再作俄翁化去乃抄草堂詩餘及詞綜共從弟橘南讀之兩人遂以詞代札自甲寅至丙寅貿貿然稿且數寸一日偶繙先大父尋陶集集近三百首餘干葉梧叟先生嘗作序

晚年删乙僅存鸞聲山行等五闋耳余始自悟頻年之
安亟取舊作焚之是後雖枯數首已不復存錄矣
餘干風俗於吾郡為樸然大宴會輒用大武謂之打牛或
疑不言宰不言殺而言打為不典余曰古人饗士亦曰
椎牛打即椎也言雖俚質然不為無稽
塞外風烟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只
欠江州司馬詩此王元渤洋于越亭下琵琶洲詩見容
齋三筆宋史無元渤傳而藝文志有王洋東牟集二十
九卷宋詩紀事稱洋嘗守饒州則詩必守饒時作而守
饒事郡志未載邑志則以是詩為汪聖錫作聖錫舊雖
名洋然姓有水旁且不字元渤秉筆者未見三筆典宋
史又恥闕所不知誤固宜哉
餘干志載李德裕嘗令餘考新舊唐書文饒無令餘干事
且生平未嘗宰邑也名宦中宜删去
劉隨州白雲城詩沙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往弋陽溪溪
指廣信弋陽之溪隋書郡國志所云弋陽有弋水者也
劉集有初聞貶謫續喜量移登干越亭詩蓋方自傷羈
束不得如沙鳥之往來自由語意與送舍弟之鄱陽居
南去逢迴鴈應憐相背飛負謫後登干越亭落日獨歸
鳥喜量移越鳥豈知南國遠者相似集又有歸弋陽山

居留別詩則其惓念弋陽以山居在耳溪為信之弋水
無疑今人指城中小溪以為隨州所詠則似隨州祇恐
沙鳥飛過地界而沙鳥亦遂如人我鵜鶘馴養尺水中
何關陵谷變遷而足寄天涯旅客之感乎果如所解則
歸弋陽詩久依鄱水住頻稅越人田者亦皆在餘干城
中於義通否至其陪鄭中丞宴後溪詩蓋真餘干城後
之溪而談者彷彿之及
吾邑郭璞峯外有碁盤嶺項有磐石上有碁局縱橫布列
相傳仙人遺局余屢過其下而未及一視太陽步南有
神山巔亦有石凳石局如人所位置者先季父拙存先
生嘗飲萸其上驗之而信石上有屐跡甚分明云疑亦
馬跡山鳥跡之類也
兵田村橋畔向有遊僧新結草菴中懸達磨西歸像筆法
似卓小仙生氣勃勃其上有偈云這老漢極難說話糊
眼露睛誰不怕滿街都是爛草鞋傻廢何須放不下字
亦蒼健似即畫者自題而無名姓意林壑能手所為而
莫辨何代物戊子春余遊雞頭山復於蘭若中見此像
今不知何如矣
景之名起於瀟湘八景圖本作八境謂瀟湘間有此八境
可圖畫以供吟賞爾東坡南康八境二序皆稱境蓋竟

景古通用遂轉境為景頃周伯仁已言風景不殊則稱
景亦雅後來遞相倣傚元代尤盛吾鄉有東湖十景以
吳月灣徐松巢詩而傳然題稱詠不稱景避熟也黎芳
洲有歷陽鎮八景詩後無屬和者余嘗謂既名為景必
風物稍有不同乃可圖畫可吟賞製題者亦必實能指
點山川精神使含毫者如自遇手探而不容稍軼乃可
稱為景今則三家之村一闤之市無不有景多至二三
十項彼本不知景為何物而剿剿雜湊有樵唱必有漁
歌有書聲必有牧笛朝烟必聯夜月暮靄必配曉雲竹
色偶以松聲荷香娩乎桂馥東西南北之川巖風雪禽

蟲之草木龍虎獅象之岡巒加以廢寺之鼓鐘改邑之
垣壘一經修譜棠師若索枯腸爭為題詠景乎景乎遂
至於此余自東湖歷陽以黎徐二先生故欲為鄉集存
其題偶一效顰餘固恥歆狂泉未嘗一徇人請也
譜牒之修子孫所不得諉賢子孫尤不宜諉以祖父所遺
之身為祖宗任勞任怨分固應爾然當以歐公為法疑
則闕之必字字細勘不必定是刻本手抄亦可不在字
工在無譌誤無添改近來譜工肩負活板盜竊故家世
系私售於人鄉僻無識利其價廉又可借名科斂數年
來輒一增修冒祖宗升行次於先系茫如也加以棠師

傳贊累牘連篇余甲申訂定餘萬公譜有村學究作一
宗人生傳云今年與修家譜於宗族大有光焉餘萬解
事者嗤而藏弃不以示余久乃知之於戲他家譜中此
類不少是作何獨不幸歟至於譜工害人多端最險惡
者莫如新譜甫成盡燬舊牒孝子慈孫雖欲考訂而無
從吾鄉彭氏族大且古其居歷陽鎮者忠烈公大雅嫡
系乃妄加攙易使數百年簪纓之族無一遺蹟可尋惜
哉黎氏譜所載詩文雖時有譌闕而無偽作世系亦明
簡得不推為彼善乎
雷之在天也或以為有物時有見其形狀者或以為陽氣

所激遇物則擊較而論之後說為近余每見所擊樹或
自杪至根深溜數寸及土則不能入而震人及牛犬則
毛髮焦黑或傷痕有小孔如菉豆此殆雷之氣剛木以
剛遇剛故劃深人及牛犬血肉之柔與土同故雖殞斃
而不至碎裂也余十六七時視穫山莊雨驟至雷聲鍧
殷視天際有青毬大比容石許霆形如卵盤旋空中聲
隨以東西俄直墜前圃叢竹中毬及竹梢磔然四裂震
簷瓦皆墮雨隨止急視之竹根葉皆碎割如絲髮土面
微凹類燕巢無他異也因疑雷之震如爆之裂隨形氣
大小以成聲不必更有物俗所傳雷像必是物怪乘雷

以出雷收猝不能去如魚蝦乘潦至者潦退而困泥沙耳俗又謂雷震者皆有宿愆存其說以儆愚頑亦合聖人神道設教之旨不深論可矣

己酉大旱八月初余在鴻臺門晉山莊道經方城砦日晡矣有虹自東北挾雨以來時下垂及地時決起數十丈如距躍然北而南日瞬息十數里所經脫葉枯萁皆吸聚飛舞迤西南斜去余轎一傭後余一滕余稍東霧色皎然傭稍西避樹下衣履皆淋灕於此知虹之飲水截雨皆可信也

神怪聖人所不語余亦不甚信然有身歷者四事庚子讀

書芝山驛前園外有塘俗呼鴨兒池余自牀頭壁隙中望見池中皆碧火水面浮萍皆見急呼衍旂兄姜闇然高大童啟門往視園中菜畦斷垣歷歷如月下將及池火忽滅咫尺不辨四人蹣跚相攜歸次日告鐵翁翁曰燐也茲地戊子甲寅皆兵衝戮骼積池中多矣固宜有是壬寅秋隨鐵翁黃昏時立小潛堂後門外去城僅數丈見炬火從永平門堞外徐行離地丈餘上距睥睨數尺照堞外草棘可辨而不見東炬者横從門前北去至達天關乃隱戊申六月廿三將自青湖至城月甫出即呼傭以小舟送西園獨行草徑中道旁樹墜露如雹及楊梅橋雞乃鳴始悟月出方丙夜一路皆荒塋古木然經行已熟無所怖過馬家塘將自寶勝橋入城下一坡甫半時月方在東見路左塚上有物動搖心念此童山何有是遂返走登塋諦視則塚頂菅茅一叢皆擢莖吐花杪懸素紙長二尺許朱墨斑駁如村童所習字隨風飄漾余又念倘怯弱者經此不敢視定令鬼物負冤矣比及朝天門未啟也晡歸復視前塚則與旁塚皆無寸草始悟晨所見蓋物怪第彼能變幻如是何不避去而倉猝不欲驚余耶今其塚尚存壬申冬客繁峙周慕劬署槅西軒黃昏輒有異聲發軒前若在空中又若在地

其厲震耳或徹夜不止慕劬曰此鬼也已十數年前令屢治之余亦巫禳徼驅莫能止天寒則加甚今聽慣渾閒事矣余疑信半及次春果止秋盡復作甲戌春橘弟自霍來將同入都方與慕劬快談而聲大作慕劬出二巨爆曰請各題一詩以破鬼膽橘弟難之曰爆之威不及繳詩之力豈勝巫余重違慕劬意口占二絕橘弟書爆上燃而擲之聲竟止余弗為意丁丑李宣自繁來云聲自是不復作余未信及慕劬內擢云果止四事皆余所親歷夫强死為鬼物老生精古人固言之況幽明異途何大相逼其說亦可思人苟非有急事可無夜行倘

勢難待旦結伴秉炬為是倘負少年英氣以與不若者角即倖而勝亦有與鬼魅爭明之耻設膽氣稍餒將風鶴草木皆異物矣如何萬金子而與惡物爭真乃戒心人語

甲申之水康熙丙申後所無也竹木皆浸死惟樟楝二木或枯或菀余自餘干東山書院舟歸循岸諦觀其枯者必中空菀者皆中實蓋內足者物不能傷中乾者患生所忽即此可悟提躬養生之理

余所居東南雲津巷民家豕生豚二首二尾八足棄諸荒圃又東金鯽魚巷北鐵井頭民家豕生九豚七皆茸毛

醬色其家畜之與他豚不殊二者余皆親見蓋丁亥秋末事似亦五行志之豕禍矣而並見余所居之東豈眚偏集是方抑四方之大如此比者多有特余見聞未及耶

丁亥正月二日携兒姪謁先塋至雙牌源憩先始祖清甫公墓前見隣山一抔尚新有哭者甚哀輟而復哭移時乃起余心異焉觀其衣冠舉止似邑胥遂置不問既而念天下之善一耳若輩於父母能若是尤宜亟為奬進使擴充此意豈惟足以觸發人子亦可漸柔鷙大摶噬之心而以一時成見失之書此以識余悔尚當徐訪土人或可得其姓名耳

滙東手談卷二十七終

雜記 三十九條

鄱陽史　珥著

辛未下第南還同侶欲道浙而以三日遊西湖比及楊子余以洗師喪故與熊蘊齋汪澄渠胃濤先涉及錢塘逆旅主人請遊湖余以有前期俟三日諸君至咸曰歸思迫矣請以半日償夙約余笑曰遊賞當如飲醇酎必領略味外味乃得酒中趣耳今雖不能盡湖中四時朝暮之景亦宜於有意無意間稍有會心不徒向持櫂人耳食湖山也若限以半日膏肓間先積一物猶挈榼者惟

知澆灌取盡與一鼓牛飲何異遂不行少頃諸君歸旅次各矜所得余頷之而已後每欲道浙暢遊輙不果似有數存宜諸君之以半日相夸也

西湖之遊余既不行諸君子盍怨怨余具舟江頭將入舟宿逆旅主人怵以奇險諸人恩而止余不為阻竟幞被登舟時晚潮已涸江堧沙平如掌舟皆乾泊沙上夜甫半舟人各持篙屏息立余推篷獸坐見東方遠天一綫爛如水晶漸大漸有聲忽龕赭二山間聲喧如萬鼓齊鳴穹濤噴薄若驅駕百仞雪山飛空而至奇詭惚恍不可名狀月西斜潮東上皎潔相迎光鑑毛髮俄所乘之舟凌空躍起幾一丈舟人除楫篙安眠而潮頭已過西興矣時為五月十四惜未得一觀八月大潮書以俟之

壬申下第同年熊蘊齋館內城塾旁多寓齋使蘊齋亦漸通其語呼牛曰白花余因悟元賜楊漢英名賽因不華釋者曰賽因好也不華牛也不華似即白花若字用白花何等明曉想彼俗牛以白花為尚故遂為牛通稱耳因又悟賽因即俗所云相因蓋美而未盡之詞元史拖雷傳謂賽因猶華言大好今北方此語盛行其源蓋出史記馮唐傳一言不相應聲乍聽甚似賽因然則賜名本意正謂漢英是相因牛耳史徒辭費終未若蘊齋所示之明確

壬申冬余自京遊晉道紫荊關有石刻傅光宅同陶總戎閱武紫荊關因登破虜臺飲賦詩曰城繞青山萬井開鳴笳擊鼓壯登臺歸雲低拂階前樹落日平臨掌上杯漢帝秖今多雨露胡天何處起風雷金湯千古長如此大將休忘衛霍才詩格不高要其雄峻之氣亦非率爾可到第四句脫化少陵秦川對酒平如掌意尤有作者風味光宅字伯俊聊城人嘗為吾鄉監司匡山諸寺多手題聯額過庭訓人物考稱有文集余嘗屬鄉人今聊城者覓之則無有知者惜其遺文不傳聊存此詩

癸酉客繁峙重陽前二日遊秘密厓周慕劬命騶卒李宣
為導循西厓往龍洞沿厓佛閣數處皆因石為宇中一
厓高丈許處有鄙字大如甖墨色猶新字亦結構有法
此字自吾邑名外他無可用是必吾邑人題名遺蹟蓋
厓下近風日處銷泐不存此字深迴故獨完耳然幽巖
邃壑鄙人所罕到惟元時周雪坡嘗典試河東代祀北
嶽倘有事清涼山亦路所經由鄙字疑雪坡遺蹟心頗
異之使李宣縛筆於竿余於鄙下續陽字題余姓名并
歲月來遊甲戌余入都慕劬女夫朱敏來至繁峙聞李
宣言亟携宣搜剔巖穴不見所題字宣輩遂神其說余

聞而笑曰前鄙字神物或呵護不使人輕見余字固世
俗書何勞山靈珍閟因念題字處距秘密寺數里耳循
西厓上無岐途李宣又親見尚尋之不獲何怪漁人迷
桃源路乎此倘復有淵明者作記與詩又不知動劉子
驥幾許神往矣

遊秘密時方雨後前山素雲瀰漫數十里間平巒深壑皆
窪窿如疊浪迎風九天下垂者遂如四海之立欲人誇
黃山雲海正未知視此何如厓石赭色直上仰不見頂
橫則自西而北而東東北二面削成十餘里如巨屏而
罅縫俱泯所見丹障之大無踰此矣西北隅斜裂一隙

闊才數寸而長透山頂俗謂之龍洞瞻禮者視隙中土
石以覘休咎可歎也余初拾級時逢禮洞者日男婦數
十人足皆躡生牛皮韡步履輕駛比余半陟彼已下使
畺家今見此不且悔下馬地蹶足弗能支之言輕發哉
石及楣棖間時有此族所題字大如盎雖不能讀筆勢
大似衡岳碑因疑衡碑周秦來所未傳及唐而昌黎已
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朱子註韓此詩亦云今衡山實無
此碑是歷代皆無人見何忽出於明代得非元世祖二
十二年詔修南嶽廟紫濛之士所大書深刻歟李西涯
楊升菴嗜奇癖古輕信而表章之恐非確見余吏曹同

官武君精蒙古書惜未時衡碑問之

吾邑稱丞為二衙尉為四衙經歷五衙照磨七衙則簿為
三衙知事為六衙可知然郡邑佐類敘而郡幕反居後
未知所起今簿與知事久裁無言及三衙六衙者矣李
宣嘗兩來鄙歸詫其徒以吾邑設官之盛有二三五七
衙咸以為欺來問余余曰誠有之悉舉以告又曰李宣
言魚有千餘斤二人舁之首尾尚曳地者南方水大此
可信余曰魚二人舁而首尾曳地常事也二人舁千餘
斤此李宣紿汝及信之何也遂一鬨去此亦足徵聾言
之易售而數矣或反以滋惑矣

繁峙土俗客別時謝主人曰駭倒呼騃者為愬子周慕劬
不得其字與義以問余余曰駭倒殆即吾鄉所云驚動
猶曰擾起居云爾愬亦字書所有也慕劬為之掀掌

北人呼山脊為梁繁峙城後山曰鐵角梁高而平望之如
屋極論論語山梁雌雉正指雉在山脊注釋梁為橋未
免拘字義而未諳黃河以北土語矣如人鼻人脊亦稱
梁何嘗有橋耶

繁峙耕夫於古塚得寶器甚多有玉磬數枚色紫白懸處
𥂕矣又銅鐘大小數枚形製奇古博古圖所未見疑為
三代時樂器土人不知取送諸真武壯繆諸廟余嘗見

之作歌紀焉有某愬戎者移檄取鐘慕劬將許之余曰
子產不以玉環與韓起及買諸賈人猶不許今鐘出君
治君不取而歸諸神此子罕不受獻玉高致也若徇彼
請是君不及子產而鐘且不及蔡潤兒矣慕劬笑而止
潤兒者繁峙樂户女姿藝並擅當道欲得之其父不可
當道託他故檄慕劬縶而遣將強納焉慕劬知其情不
遣潤兒竟得免嗚呼潤兒誠免矣鐘今不知何如漫識
之

代州簡醫士言鷹之鷙者曰兔虎凡鷹搏兔必先攫其背
兔負痛四顧乃急啄目鼻而獲焉若兔之狡者受攫不
返顧逕奔叢棘中而鷹挈兔不解亦往往斃於窟穴惟
兔虎離韝必凝睛斂爪盤旋空際兔起第虛拂以翼兔
驚走犬驟趨之犬逐不得復下搏至再四必禽兔乃已
然終不親攫也於戲世固有負爪觜而不用如兔虎者
乎獲一也迺用已與用犬旁逸固殊且善全其勝而無
困獸入窞之凶通於其義可為大將矣

甲戌春余於宣府雞鳴堡道上見人負一大鳥力僅能勝
之狀類鷹碁黑色背有黃紫斑間以深碧明潤如鴨頭
頰鮮紅如雉人以鳥頸加肩首下及胸身尾垂後去地
才數寸長殆不減人展翼亦五六尺不知為鷹與鵰也

墨客揮犀載河州有禽名骨託狀如鵰高三尺許能食
鐵石茲或其物歟是日又見一戎士余乘輿加襆被其
上是人步行猶及余肩蓋長七尺餘

丁丑與詞館仲丁之祭雪作有稱寒者同年胡牧亭紹鼎
曰北方春雪宜麥第
翠華南邁扈從衣裘保無沾溼趨事兵民保無皸瘃我輩
何敢言寒浙中一經學先輩曰能留孤山梅花以待
宸遊者此雪也天公正非無意諸人默然余因憶宋時大
雪於一殭男子腰間得百韻喜雪詩是男子也雖殊祁
寒怨咨之民而潤飾太平沒齒不易則知表賀春雪從

來尚矣

瀚海見班史釋者云因鳥委羽而名此不過就翰字附會官吏曹日筆帖有習彼土者嘗見語曰塞北夏秋雨多則漲冬春即涸不常有水故曰旱海愚謂解旱義明顯蓋北土於水所鍾皆曰海猶南方之湖都城西南皆有海子是也宋史亦多作旱海意脫脫輩皆北人耳目所習不比徒從故紙覓解者其人又言有水時水鳥皆卵育其間雁則遍行草際如雞鶩不畏人蓋俗以鴈為義禽未嘗弋獵故也

司封同官武君敏爾圖那蘇圖云弱水非水蓋磧外沮洳

處雨後水泉雜出沙間不能成流即久雨亦浮沙溢湧不任舟楫故名弱水即流沙上游但流沙伏流沙下弱水則沙水相半說者謂弱水廣三千里委羽即沉吾嘗遍遊西北二十餘年不聞有此大澤且禹所導弱水只云至于合黎弱水必在合黎東南何嘗遠出徼外三千里之表哉武君篤實人言必不妄水經稱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東北註云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正與武君言合史記大宛傳安息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則亦傳疑而非禹貢所紀也蔡傳引桺子厚西海之山有水焉不能負芥又釋流沙為隨風流行似皆未盡經旨況後來書生足不窺百里外而好鑿空附會以為博陋已

武君蒙古人余問武姓乎曰吾名七字蒙古語耳譯之為漢字猶言丈夫云爾阿惠亭滿洲人名濟圖余問其義曰吾名三字譯之為長子國語也與蒙古異二君子示余此類甚多而不能悉記嘗欲舉遼金元三史人名官名相質會去官遂不果

司封同官薄漱園爺工宋體詩阿惠亭濟圖工小王字皆真率有士風而喜談神仙二君並長清言又性所篤嗜每言某市某肆某寺觀某色人稱一形容輒栩栩然鍾

離純陽華馭輕雲而下也余唯唯一日惠亭曰君不置一詞得毋不信乎余曰二君子言之津津安敢不信弟愚者臆揣神仙必遠避塵俗自宜入山林唯恐不深寥何乃不思風塵勞攘僕僕輦轂間豈亦如吾輩波波汲汲（四字見元胡天游處士詩）耶（時應例者皆守部）求其故未得故未敢率爾儳言耳滿座粲然書吏亦掩口不能止後每余至稍遲二君子輒迎謂曰吾輩又談君所不信事矣未嘗以為忤也

介伯雅先生言物力漸艱世風漸薄待師之禮漸殺則成人才之道漸微吾少時先人延浙東丁先生講授館穀

歲四百金及余弱冠為諸生家中落殺十之四矣今吾
子幼延一門下士授句讀歲七十金耳吾一身所費且
如此喟息久之此雖一時偶及實經國論世格言先生
姓佟字伯雅介非姓也連福為名厚重愛士年僅中壽
未竟其用余甲戌三座主之一也
余在官時聞人稱鹵簿為佛壇而佛作方為切之音壇作
答之平聲不曉其義既乃思而得之蓋儀仗近
乘輿處有金像為導佛謂像壇謂龕也相沿不察遂以為
儀仗統稱語音又有重輕耳因知史籍所載如浮圖浮
屠扶屠浮提佛圖譯字不同究皆佛壇也至於鹵簿之

說尤多迂曲惟通考謂鹵者大盾也總一部儀仗前導
後從謂鹵簿解鹵確矣然引三輔黃圖車駕次第謂之
鹵簿其儀注謂之甘泉鹵簿又引葉石林所援唐人著
之鹵簿之說以簿用簿籍義夫簿果是籍何可以稱儀
仗宋宣獻嘗修鹵簿記既簿何記知簿必非籍也石林
巳疑之竊謂簿乃帷簿之簿幔城也鹵列簿中簿周鹵
外故為儀仗總稱耳
余壬申公車丙子假滿皆附本郡漕舟以北自天津抵通
州潞水也極清澈魚遊蝦跳鱗鬣可數庚辰秋復附漕
舟南還則河西務以下水濁與漳衛等詢舟人已三年
如此矣余因疑漳衛穿地東注安知析津郡邑久久不
有濱溢乎姑識之
鉤輈格磔詩人多用之解者咸以為鳥聲余謂此淮以北
驅車者調牛馬語耳御車以向內為鉤輈鉤輈鉤而就
輈也欲牛馬向內故呼以鉤輈向外為格磔格磔格而
而離磔也欲牛馬向外故呼以格磔輈乃車轅磔即轍
迹字義固極分明而難夫至今用之如出一口願以商
諸博雅者
盱江入書院者釋菜李泰伯祠而未嘗祀程朱夫泰伯文
如袁州學記三數篇不愧儒者所作禮書以儀節之禮

牽習五性之禮而以辭讓一端貫仁義智信是不惟元
為善之長亨利貞皆可為善之長矣乃其拒人折難幾
於瞋目太呼平土書只一方田法先畫成圖子後滿其
數明堂考能通諸儒之滯要亦是平土之法大率不過
附和時賢言周禮耳持論多喜牴牾七篇常語則比孟
子於孫吳蘇張而斥以亂天下入學而僅崇斯人於宮
其始者隘矣況盱朱子所嘗遊包顯道劉毅夫江泰之
包宏父吳子常華皆親炙焉書院豈得不祀竊謂孔孟
專祀有文廟書院非如鹿洞者均當載以大夫不得祖
諸侯之義若宋儒則書院皆當祀以為師而擇鄉先哲

配食庶乎不迷初禰如慮朱子獨居其上則泰伯一祠
程朱諸大儒一祠亦足申尊泰伯之意況孟子先七十
子朱子次十哲文廟行之矣苟不尊道統而崇鄉哲則
堯舜禹湯之里可無孔廟而臨川惟當以書院祀王半
山矣豈通義也哉

盱江書院不祀程朱而祀泰伯謂書院肇自泰伯耳頓不
知泰伯此舉其將致隆先師先儒俾學者知所景慕抑
特為己身後計耶何所見私且隘歟去書院數武依子
雖亦有祠制殊庳隘與夫寢處焉余每經祠前目輒不
忍視屢言於學徒無留意者盱薦紳非無名輩當事亦
多才能而未嘗一釐正何哉

祀典最重事而每為好事者一知半解所紊亂不止盱江
也旭升書院於陽明余前已及之他如兗州分水龍王
廟旁祀大禹規制不逮龍廟門屋李陽河濱大江江有
邏剎磯以險類鬼國得名舟人呼那吒磯諱為太子無
稽者以太子遷就昭明建祠焉又以小龕祀屈子於廟
門外天下如此比者不知其幾百千矣筠守楊訒菴先
生余同譜之從父祀二蘊及呂子約於大愚寺門兩旁
作記紀之夫以恥附童蔡與勠佹胃之人而依釋氏外
門與麗俚兄弟輩比肩詎足辱更甚於生前之竄逐余
長書院時嘗言之既乃開頌德政者以祀蘊呂為音於
戲為地方樹風教固長民者美節然非果明理不能造
端非不惜財不能集事

盱江羅圭峯以古文名論者以為李泰伯後一人余觀其
集峯勢矯變得力濮園為多雖巖谷逶迤而少洪流喬
嶽氣象且多酬應之篇敘徵文與自敘處或雜以微詞
則結體近輕求如袁州學記麻姑三門記者不可得趨
去太伯尚遠或乃稱其為文狂搜險覓瞑生樹巔至於
死去今所存皆樹巔死去所得余按古人為文有墮壍
者有走入醋甕者尚近情可信若必於樹巔倘無樹將

遂不成篇乎圭峯集多都門作不知邸寓果皆有樹否
死去果不墮地否況圭峯用筆雖別而不至若淵知其
陶練之功在平日不在臨時怪怖者乃驚為河漢耳

向見序時文者謂每構一藝嘔血數升輒飲蔘苓數盌此
非序文乃誇富耳夫文貴得心應手若至嘔血則猶是
強探力索火候未臻純熟也且為文而待蔘苓是雄篇
鉅製當悉讓富人子貧士畢生無佳構矣左氏傳經馬
班作史姑無論子雲之奇與魁紀之僻邏不知曾飲蔘
苓幾許此與序張京江制義而躋京江於言子之上同
一不經圭峯之樹巔死去猶觀過知仁也

風鳶之戲未究厥始俗傳剏自韓信陋不足論然以郭恕先為富人子作畫考之則宋初已有殆不始於宋矣但他處皆於春初為之迄春暮止京師亦然而盱郡獨以三秋春則不起是風獨不同也盱至吾鄱計鳥道三四百里而風之異乃如此天地之氣不齊即是可驗頤前此未有談及者

曆貞元十四年潤州有黑氣如隄自海門橫亘江中與北固山峙又有白氣如虹自金山出與黑氣交將旦而沒余丙戌秋再往盱江晡至松浦有二黑氣自西南起向東北形類蜈蚣有首尾脊足長約數里上下摩盪如相

鬭狀久之風起微雨數點而滅丁亥十月初十亭午吾邑有黑蜺東西亘天南北碧落皎然食頃乃沒皆未知關占候否

戊子余往南安二月初五舟泊吉安府西郭漁者網得黃魚一市儈権之重一百五十三斤後六日經贛之蒲潭又見舁二黃魚其一更大於吉安所見此在江濟常事耳湫潭則非所能涵有贛江尤淺乃忽有巨鱗得非魚服而逢豫且歟

荷包肉夷堅志支巳載信州五通樓前王氏調羹勝他舖然不言調羹之法吾邑則大截豢豕為餉田用城西諸村大宴會與巨魚同蒸味亦鮮腴未及究其名義也比聞南安舟人言贛南閩土俗凡大宴會必用與吾邑鄉村畧同蒸時裹以新荷資其芳烈乃悟荷包之義

宋相陳升之父丞南康升之生於丞廨相傳其母感九日山神之夢升之後尹南康郡邑志於旭山載之職官載之名宦載之古跡四載之藝文尤多旭嶺書臺至列學校志余考宋史升之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又云諫官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又云升之陰狡多數善附會以取富貴世譏之謂之筌相史貶秀公

如此即是郡產亦伴食揆稜之輩況不過生於父任試盬其牢相封公職官旭山畧及可矣何勞辭費且泉州亦有九日山秀公建陽人則入夢宜為泉之山神縱果是南康亦如李林甫安惇之神仙何足認真況山神血食茲土不佑邦人而佑貳尹亦趨附宰相勢利之徒何功德於此邦而誇耀之乎後來官斯土者作亭作祠意蓋覬倖山靈之默佑亦生宰相於此其張皇恐後也固宜余悲此邦周程過化視之漠然獨津津升之亦足徵習俗所趨富貴重而道義輕故余於修南安郡志多所刪汰而筆此以告來者

豫章地名見左傳命名之意或以為二木或以為二水皆無從考並存其說可耳贛水出聶都見山海經及水經注即是魏晉人增飾固亦古矣而南安郡舊志乃謂上猶有豫水又有章水為豫章之源并有紛紛辯章水不在贛者此真昔人所嗤分界埃子語也大庾志又謂章水發源楚之宜章以為章水所出不知宜章乃蕭銑所置之義章宋避太宗舊名改宜章豫章則周時地名若章水名本宜章荒唐殆甚於太公盜陳恒之齊矣且水有委必有源必欲以源爭勝則夾河郡省應讓崑崙瀕江郡省應避嶓岷且安知崑崙嶓岷之表不更有山水

耶修志者於人物臧否不能考覈甚且私意橫決顛倒賢奸而每藉無關與要之事塗飾耳目寔不值識者一吷耳

余於南安志見張東海一絕云庾嶺仙茅舊有名隨時采服可長生使君昨日纔攜去今日書來乞墓銘全從唐張祜硫黃詩脫胎然彼尚死於入門之後此則并未及服矣更足使嗜服食者憬然嫦娥嶂此藥庶得稍息肩矣東海名弼明孝宗時守南安者

大孤山峙立湖心無所依附故謂之孤與江心山稱小孤同俗曰鞵山象形也山屬湖口縣其南岸屬德化水汎曰大孤因隔浦山之著名而藉以稱也汎後山連接匡廬岡巒紛雜不可名孤甚明乃有以汎後山為大孤見之論著將彭澤東南諸山皆可稱小孤乎蓋彼本不知名孤之義謬孤為姑且援女兒港為助山誠姑也固不擇地若孤則決在湖心矣妄爭畛域可笑也

李青蓮五老峯詩九江秀色可攬結即少陵齊魯青未了意而語較用力晉謠有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語青蓮蓋祖之然結字與秀微隔不若用擷字之工或傳寫譌耳

宋人以太祖諱變匡稱康如匡衡為康衡是也南康之為

軍志稱取南其康哉之義蓋本余致堯利民橋記太宗謂南方之俗其在康哉語而附會之竊疑地在匡山南故曰南匡而諱匡為康耳今人猶時有稱匡南者匡南南匡其歸一也然則太白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之句安知非後人諱匡改康耶

湖北諸大族多言明初自鄱陽瓦屑壩徙吾師靖果園先生家亦然師嘗命訪求得俗所名靖家地者於今瓦屑泠之南蓋今之泠即昔之壩壩以陸言泠以水言也師命作前後二考以表其蹟余丁卯辛未乙亥庚寅凡四登師堂所見作業節物器具飲食與鄱俗多同釆草之

方吳越各異惟楚北者與吾鄉同其為鄧從無疑師宅東廟步潭隄上古樟一株大踰四十圍上半已枯折下猶菀茂土人言彼土無第二株此傳是初徙時自鄧攜苗來植者夫樟多子易蕃今樹旁絕無稺者殆厥土不宜萌蘖則攜植之說或亦不盡誣歟

黃岡縣之鴛公頸多扁子船扁音如編亦作艑疑詩人所用扁舟皆此船言其形褊淺也以上聲呼乃更明切今皆作平聲用字書亦音偏而釋為小舟反覺費方何如竟用土語之古雅

余向之黃岡經道士洑江流峻急山勢獰惡可怖楊升菴

謂考尚貢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洑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蓋據波憑濤以奮其鉏凶至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證九江明確解莊亦妙蓋其地連峯無際勢多幽阻固宜為盜藪舟人多指山半窟穴以為巨盜所潛則亦淺之乎視東陵矣雖然莊生多寓言茫茫六合其為一死利之地者何限獨一東陵也哉

滙東手談卷二十八　終

鄱陽史　珥著

雜記三十一條節一條

鹿洞顯於南唐蓋地為李淸之舊隱南唐祖淸之視同豐沛故表為國學劃田養士雖事出偏閏要其立法之意不可沒也及宋太宗俞主洞明起獻田之請且擢官馬是右文愛士出李氏下矣至眞宗復賜九經殆田雖廢而學猶存歟朱子守郡汲汲表章推眞宗廣敎文治之心非為唐國學也乃建古國學坊於洞口是徒豔羨南唐而眞宗賜經朱陸講道之意蔑如矣夫唐虞三代之

學歷代未嘗過問即兩京辟雍唐宋太學皆極一時之盛迄不聞有向荆榛瓦礫間憑而弔者名區如鹿洞獨以是為誇可謂知務乎哉

明起主洞獻田罪當與李斯之焚書坑儒同科而浮於張江陵之毀書院也乃至今為鹿洞俎豆之首蓋入第誇主洞之擢主簿而不知明起之擢由獻洞田也事具太宗實錄容齋三筆著之朱子嘗屬黃商伯錄示太宗實錄而朱子集不復及明起事想商伯未及報也宋史削而不載雖為太宗諱蓋失春秋書黑肱以濫之旨於戲明起以一簿而掇干進之名太宗以微利而虧養士之典兩失之矣而起猶俎豆名山能無愧乎後有有識吾見明起之必遭驅逐也

鹿洞掌教者所居曰春風樓其額前南康守董鹿章所題以明道先生尊師甚為得禮近有掌教改書原額而著己名夫同一春風也自矜之與人須必有分矣不知門下尚有朱公校者出果能使之安坐一月否吾恐董守之齒冷也董名文偉燕山人性喜士今鹿洞後山諸松皆董厲禁所續長雖未知視名公之崇何如而大已踰抱固不僅為十年之計矣

鹿洞木多數百年物余乙丑初至但有松杉頗怪幽巖深壑何無樟棍槠櫟人言創新書院時盡取供梁柱非本

不產也己丑重來則昔之修鱗偉榦十殆去七杉惟前坡拱把者數十株耳洞役言去秋督務官嘗親數諸松巨者五百餘董守所蓄者八千餘自丈以下之苗殆不可以數計而歷今甫匝歲巨松且去十一蓋若輩利其枯多剝肪代炬及槁死則伐供春風樓之薪而私鬻者十之七八重以公家修廨製器為梁無不取諸鹿洞庚手者復遞相侵漁倘漫不加察不轉瞬而山可赭矣雖然苟不加察先賢庋席行且化為牧場是區區者又何足論乎

鹿洞歷代興廢前志畧備而自冀學使霖役裴中丞律度復培東偏田建學舍工力甚鉅而洞田率為庚手欺隱故雖歲延師擇士率名焉耳及觀察李蒼厓先生閱洞志始毅然清洞田郡邑難之屢駁屢申適趙寄巷先生來為守極力按志覈實清出田幾三千畝為租四千餘石甲子乃延黃岡庶常靖果園先生主講席中丞則榕門陳公方伯則青原彭公加意振興資給有餘而果園先生所言無不從教行士奮閩粵之英皆至蓋鹿洞一中興也繼之者惟漢陽李然山太史鄉先達魏慎齋中丞能潔已率士然太史任遊客列優延於書院識者憾焉己丑余以吳大中丞聘來主洞席領視名山氣象已與昔殊而經費朘削幾盡課至彌封送郡拆號填次第余告署守栢鄉魏君曰書院之師與學博異當擇其人不當防以法若有欺詐宜即易人苟用課官法將剛正者恥於見疑柔媚者反得工揣摩以售其偽非所以示士友也魏君是之乃去彌封而次第皆余手註諸士友亦自勵名檢次年春魏君代去及冬余亦與名山揖別矣

南康之貧瘠星子尤甚微鹿洞士幾無以習業於斯見前賢之有造於此邦者大且久領士生其間抱必為聖賢之志者固有待即負必擬科名之槩者亦寂然果園師嘗語諸友曰若皆以書院為莊田歲收租入而已言極痛切而漫無省者余近戲論此地多爭惟三事獨讓賣芋以子不以魁洞役以腐薪供爨而堅燥者售人書院明牕淨几甘畀遊學者下帷已則膏火外不復相關既乃知芋魁之飽勝於厥子人方累於貧豈暇擇味又因以悟漢謠飯芋魁之義而余言實過也

靖師作鹿洞續規於出入有節條有書役或藉以持短長語竊謂短長豈若輩所能持屢請去之卒不許及余濫玷斯席書役猶師所募乃聞比年生徒出入漫無稽覈膏火伸縮予奪皆書役主之視賂遺厚薄為差甚且倚為窟穴傳卷頂冒共分其利遊學者稍勅則嫉忌不使旦夕安余主席二年力振刷而不能盡非不能盡也蓋罪雖在書役實由吾輩不自愛且有依附假借者不欲操之已蹙惟歎服師之為法密為慮深而已

鹿洞志繁簡無次古蹟尤鑿空向遊墻師嘗分修洞志細覈石上諸字皆有他人姓名凡志稱朱子筆者皆非也鹿豕與遊一聯今懸朱子祠夫書院元季兵燹久乃重創木刻何由得存尋其語意筆法蓋蔡可泉傅伯俊輩所題好事者去原款而額以朱子親筆耳況朱子遺澤

在振興文教不在點綴風景何必代古人作偽即如講座銘朱子官同安時作文集甚明如謂足資警發何妨明著由來志直稱白鹿洞講座銘近又有書而懸諸春風樓下者余在書院欲就向所考信并志中有關係詩文為洞志纂要一書粗及端緒而未覶縷姑書以俟

凡敘事左氏最密即極奇幻事亦無滲漏馬班次之其神駿迴不可及齟齬固不免矣晉人則往往巧累於理如車之囊螢孫之映雪不知無螢無雪時又復何如獨異志載王獻之書祭元帝祝版入木八分右軍亦有入木三分事夫筆非錐也入木何至如許如謂漿深色濃所致則人人能之何必二王且墨既深漬亦將旁溢字不盡成墨豕乎今觀二王帖果如是乎否

駢儷之文雖與經史異固亦文之一體也昔人或厭薄之其實非學博才周未易造極歐蘇以此擅場而不擯散體之風骨所以為通才要用功之法則劉彥和事對為優言對為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者盡之今人全未解此而惟恃類書固為鈍賊又或不能鎔鑄而大言欺人以為不屑為則適暴所短已

魏元成析封德彝若言人漸澆譌不返樸素至今應為鬼魅余謂此快論非平論也人品事業不易談姑即文證之典謨尚已誓誥直今之告示原欲人人共喻非故艱深以矜才華也今乍讀則不得其句尋習亦或謬於解當日非有漢唐之注疏宋元之訓釋而愚民咸曉然其說則今所推奇文奧旨皆當日閭巷常談蓋由古人心志淳懿文治大同哤雜支離之說未興故出口入耳渙然氷釋左氏去古未遠已不能與四代齊驅秦漢之淵永非魏晉所及魏晉之豔逸非唐宋所及唐宋來散儷分為二體各有其短亦各有其長極元明作者非惟儷體難企徐庾即散體亦何嘗及歐蘇況進此者子論用心之勤用功之銳何遽多讓古人然古人指事類情與

道大適後人雖倔起研精如韓柳終只可領袖唐人況輓近來知有古人者摹擬百端胸多成跡不知有古人者恣情妄作自趨俗惡此豈不欲文之高哉正以禀受漸薄師承漸遠一代降於一代其不致為鬼物者良則起之流則障之正賴代有其人義理精深則文運可根韓歐諸賢是也蓋一賢之生必有一賢之業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然唐宋來立言者多有終未許果及周秦而謂章句之業即雅誥程式之作媲皇墳乎哉即文章一端而人品事業之朱易上遠三古不已可見歟

嚴樵川滄浪詩評可謂詳盡然曰詩有別才非關書有別

趣非關理者為以學問議論為詩者言耳故又曰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蓋宋人為詩借以講學者流於庸爛雖大儒不免故箴以別趣趣原不在理外會精微而出之不乎鋪理語也務矜腹笥者失在填砌雖名流不免故箴以別才才亦不在書外融液瀝而揚之不强徵古精也夫才必得書乃雅趣必根理乃清然則別才者書之芒燄別趣者理之英華否則高者僅同禪偈卑者流於蒜酪何以為詩今不思滄浪本旨而徒言別才以便枵腹言別趣以便粗中不知舍書何才舍理何趣乎晉人以遠猶辰告篤楊柳雨雪黃山谷以杜北

征篤韓南山東坡以杜示宗武篤韓示兒不趣之不容舍書與理也明矣漢魏以還作者林立無能抗衡陶杜豈才趣少哉正書與理不逮故也滄浪說本無弊而操觚家勦其半以惑人故及之

詩以語澹而格高者上雄渾不見用力而千人自發者次是匪獨學力其天分亦不容强而尤以人品為主人品可觀雖僅中資肯加力學凡當抒懷指事意不離宗乎易中時見風趣縱未足摧倒智勇亦不至戟手相詬矣唯叫囂愁怨兩種乃先哲所謂俗不可醫者二端大率出於久困之人一則不能自安而以憤激發忮求之心一則不能自振而以悽苦攄抑鬱之氣處約既貫積如此履亨之充詘可知徵獨篇咏之高下攸分即品量之淺深具見可不慎哉及門與兒姪輩多學詩者書此示之

古樂府之難不減四言蓋四言有三百篇在前樂府有枚馬諸作在前故也枚馬所撰本承武帝命盡窮極工巧而出之况當時文士充庭作者不知幾何人郊祀志所錄更不知幾經選擇故史稱讀者多不能究其義其高古決非率爾操觚者所能問津試觀列史樂章皆當代名流所撰其用功何至不如後人而以視漢作不可道

里計今於題之出處尚不能詳乃欲湊泊為之縱工不過後世歌行或僅甕牖儒生寫懷之作詎足被諸管絃動冥冥和平之聽乎妍功媸效智者不為杜工部諸哀諸別諸行真造樂府之奧而不名樂府蓋亦隱相避耳李青蓮逸才灝氣於樂府為宜然朱鷺雉子諸作何如工部哀別乎夫人誠抱卓越之才古近二體儘足自鳴何必躄躠少陵郄步之場自取其困故凡為樂府者謂聊備一體可謂能於騷壇間道出奇掩映魏晉則不可論者亦有謂近人樂府多是優孟衣冠者余謂叔敖已矣即優孟之為叔敖也效其抵掌言笑歲餘乃能使見

者以為孫叔復出今為樂府者果嘗用功如是之專且
久否則優孟恐亦未敢輕許

韻無險易在乎善用險者使成平暢易者使出鋒稜乃為
妙解較而論之用易更難於用險蓋險韻僻以穿偏語
勢自然驅使得機反易出色昌黎每以此擅場非勉強
支綴之謂也易韻熟以寬必意理高秀拔出蹊徑外乃
稱深穩非信手拈合之謂也若乃用僻韻以詡新奇細
按尚多未穩或僅勦拾前人則與庸膚等耳又有癡意
拈弄一趟圓熟意既平平字又不鍊則是坊間小說中
物可卒讀乎

高達夫晚乃學詩卒以此騰聲藝苑固一有精心果力者
乃留上李林甫至稱以深沉謨九德獨立調元氣傳說
明殷道身外盡丹青中幅有思榮初就列含育忝忘形
有竊比山重無時枕席寧語末又以未為門下客為歎
豈都不知林甫何如人并不計已且為何如人耶故投
贈之篇多不如少少不如無斯亦士君子不失言於人
之一端不可忽也

唐人干謁諸作雖極工終乏真氣蓋所謂無物之言也惟
楊巨源上劉侍中五言四十韻流走而典則無一贅弱
字句實此體之佳者

詩有刻意形容遂至碍理後人熟誦引用而不覺者如一
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可謂工新然未免尖酸誠有道
心何至為除目所動一看便損則道心何淺此姚武功
久滯熱中之情不覺流露耳又如吟安五個字撚斷數
莖鬚為率易者箴也然只鍊句之法其實詩以自然超
軼為最惟務斷鬚尚是勉強境地使阮宋李杜果皆如
此恐無詩多鬚可斷矣

古人詩集隨地異名大半羇人遷客情隨境易藉寄升沉
之感者敘歷順適者則鮮矣今乃有名不齒下士才不
逮中人足未出鄉井目未接奇俊篇章不堪供孫聚帳

下兒讀而今日標一名曰某集明日標一名曰某稿某
草余在鹿洞學徒投一帙僅十四頁而五易名余笑語
之曰此為將來作傳有集幾種地耶好名飾偽遂至於
此要亦浮薄之風漸熾使然以余所見為此者率是輕
俊少年早騖虛聲究歸淪落殆亦詩讖一端也願共戒
之

北方風俗質樸俚語亦簡捷少枝葉南方發口輒排比為
四字如七烏八黑烏一黃二三翻四覆神頭鬼臉燒東
炙西之類本一字可了而助以一字又襯副二字作對
絕無意理倘即擔夫市儈之徐庚體嫩雖然充類至盡

吾輩率爾操觚閒濫字句如此比者恐亦不少豈獨語
言間未能免俗已哉
駱義烏為徐敬業作檄數武后勢有餘而節短視祖君彦
數煬帝體又一變工巧特其餘事喑嗚一聯凌厲頓挫
真如龍虎攫拏不可搏控但叱咤亦項羽事義烏決不
分一語為兩偶疑叱咤本是嚄唶用史記信陵君傳晉
鄙嚄唶宿將語後人不知所出因其字皆口旁輕率改
易耳
王子安生隋末唐語林載文中子命勃題太公遇文王贊
子安別道王宴序云早師周孔偶愛儒宗晚讀老莊動

諧真性此豈少年短折語氣遇餞崔使君序作於上元
二載高宗二十六年也遊韓家園序作於調露元年高
宗三十年也則子安在唐六十餘年今隋計之壽殆不
減八十好事者以為早殀蓋因王保定摭言稱勃作滕
閣序時年十四而誤摭言又因序中童子句而誤不知
子安稱童子實因父在坐非真孩穉也令人於是篇之
譌又不止童子兩字
子安滕閣序標題多鶻突註昌黎修閣記者稱遊閣序容
齋續筆稱宴滕王閣序余家向有子安全集題作宴滕
王閣詩序則豁然閒明矣然是篇解者治絲而棼林西
仲差知脉絡頗亦得失相半如開首二字引唐文歸作
豫章是矣而謂隋唐曰洪州者則誤隋蓋亦名豫章若
隋已稱洪不可云新府矣新唐書地理志西道採訪使
轄宣歙池洪江鄂岳饒虔吉袁信撫潭衡永道郴邵凡
十九郡則星分軫翼地接衡廬襟江帶湖控荊引粵斗
牛之墟衡陽之浦正坳疆域解者第執今江西幅員妄
辯分野齟齬固宜西仲謂借楚界以形其遠亦是夢之
中又占其夢近乃有謂三江在赣者尤不直一笑矣余
嘗細尋文意知子安往交實侍父行家君作宰路出名
區及奉晨昏於萬里而自稱童子皆父在坐之詞當曰

閣宴實父子同與也註謂往交阯省父未免沿誤座客
必有雎鄰之人而雎者耆年故曰綠竹鄴者妙齡故曰
朱華陶樽王筆借境內故事渲染林註近之而未盡關
山一段註謂會中除閻公宇文外必有懷才不遇者此
等人必不可遺是矣而牽入與已相同則又誤蓋自是
丞窮途之哭皆慰藉諸客於自已無涉勃下八句乃專
自敘皆以父在坐故以童子自處詞意本明謝家八句
則敘已與閻公契分及作序之意想子安在長安居與
閻近故曰楼芳隣註以芳鄰為諸客固已失之子安昔
必嘗以子姪禮詣閻而與其子遊故曰趨庭陪對註以

將來到交趾侍受父教為說則不成文理此序人人熟
誦而全不知詞意次第故愈解愈譌聊及之
三字經世傳王伯厚作伯厚名應麟宋史儒林有傳其書
敘次頗有次第起首數語便非僅事帖括者觀所敘十
七史於歷代正閏相承處字字嚴謹考伯厚宋末去位
閱三十年著述甚富中有小學諷詠四卷則三字乃諷
詠之餘其為伯厚作於元代無疑也所引竇桂梁魁雖
涉俗情然借近事鼓舞常兒亦肖雅肄三意耳至若孔
孟微言詩書大義賢父兄師友自能導之先路豈畢生
學業盡促局十數幅紙哉近乃有病其疎略一切名物

依類羅列與俗本雜字無異既不成義理亦不成文章
且先民湯惕菴先生已嘗增矣茲復增之勢將又有增
所未增者余悲夫三字經且變為萬言書而猶未已也
夫童穉初授句讀不過欲其易於上口是書雖簡較方
名數目則已備今遽欲盡村學究胸中所有強聒之何
益乎且果抱本末兼該之學網羅百代之才何妨自勒
一編以授家塾頃必因仍穿穴於故物不亦陋歟
案牘之文期達事情而止情與罪適均老吏本領如是文
吏本領亦只如是致罪之由固宜詳明而游詞則當削
余官西曹嘗對覈各省本章每見奸案敘次汚穢不堪

入目此等但當論其有無虛實在何地何時時地既明
即奸也況內結率命案當以人命為主初供且不必盡
所事情形況全案將自郡上省部亦宜稍存體統何可
任書吏濫寫安知不伏院司翻駁之根乎若未嘗翻駁
則又何必以穢褻失上告之體西曹多喜建明惜余資
淺未及一鳴
近來案牘往往不辨字義遂似出入人罪者如騈首就戮
諸史屢用騈並也言與黨類並頭就誅耳今或只一人
亦云法應騈首是誤騈為斬矣轘者車裂之刑春秋時
已有即漢所謂磔也較其字義轘似陳尸車上磔則碎

之車下今於尋常死罪輙曰法應轘首亦誤轘為斬也
或又用繯首繯有環繫維三義自縊謂之投繯則併繫
維二義於環猶俗云上吊投字甚明施諸大辟是又以
繯為斬用之絞罪似勝然轘繯終不可專屬首也使就
字求義騈轘似入輕為重繯又似出重為輕在西曹見
此類不一每用慨然
南昌丈學劉聲元示余朱子為其先世賦隆岡小築四律
云卜築隆岡遠市朝個中風景總堪描溪雲帶雨來茅
屋澗水浮花出石橋綠遍莎汀牛腹飽青歸麥隴鳥聲
嬌東鄰西舍渾相似半是漁人半是樵一簾捲薰風晝

掩扉五侯車馬往來稀綠楊門巷鶯鶯語青草池塘燕燕飛掃石圍碁消永晝解衣沽酒醉斜暉山園莫道多寥落梅子初黃杏子肥二水繞荒村竹繞牆人言景物似柴桑車繅白雪絲盈軸鐮刈黃雲稻滿場幾樹斜暉楓葉老一籬疎雨菊花香東鄰畫鼓西隣笛共慶豊年樂有常 三 土築低牆草結庵尋常愛客伴清談地爐有火湯初沸布被無寒夢亦酣風捲翠松鳴晚簷雪飄疎竹爨春蠶兒孫飯罷渾無事坐傍梅花讀二南 四 聲元言從隆岡者為屏山先生孫此詩來子真蹟尚存雖未必然然清麗極似吳草廬而草廬集無此詩朱子集亦

無之要必元人所作後來不易有此風致也聲元名淑塤余壬子鄉試於舟次口授此詩

世以語言搏擊為口角相承用之而不知所始或謂即詩之鼠牙雀角蓋訟端極細者是固近之然胡不曰牙角此殆用昌黎詩牛奮其角箕張其口也故亦或稱角口

人物狀邪不正俗謂之歪其音為淮之陰聲字雖見字書及元史實俚俗不根余疑是壞之譌今北方斥人物不類者皆曰壞雖不用淮陰聲而作淮去聲意固不殊也

滙東手談卷二十九 終

瀍東手談卷三十

鄱陽史　理

雜記二十四條

山川節宣之政國語里革諫宣公之言備矣禮月令尤詳孟子數罟斧斤之說實相表裏古人之畜育如此其周故食用不匱節

漢世於閭閻善行有鄉三老扁旌之制扁即今匾額蓋記功宗紀太常餘意當道激勸一大柄也前明此典甚重所予之字皆與人與事比附而無過情故人以為榮而知所勸勉

法禁所以禦暴亦以立教生妻溺女私宰賭博皆訓俗防民之大者余幼時見此禁甚嚴民惴惴相戒不敢輕犯今則絕無此案蓋一經呈報犯科者未必遽懲而執義者已多勞費遂相習以為固然而不復言隄防不設將來必有潰裂而不可止者矣即如甲申大水渡頭村民失業者方舟而下搖伐沿江林木有訟其事者邑尹金謂民貧無以為生此何足較叱去者數家勢盡橫君子里視君埒在城南數里塚宅古木及洲上烏桕不數日而盡既售木肆里居洶洶恐木盡且為劫而無可控告叅府同慮竊及倉庫亟申鎮府移知院司嚴檄逐捕尹始命胥役查拿監禁追償而胥役遇事風生枕僵李代凶人逃匿累及族隣又或以賄脫去則抑勒買木之肆填償其捕獲受刑者往往怨詈謂是官陷我也官若早肯查禁我決不至此民枕不安者凡數月焉

四民皆以其業自養向固嘗言矣而吾鄱大獘在失利權之懋遷之實是無商衣必成於縫人布必織於機匠巾笠履襪醯醢酒漿悉貿於市屋輿冶染之事更無論是無工田家辛苦力作而公私侈費倍蓰重以游手四集誘人為非不蕩於飲博則殫於訟爭是有農之勤而不享農之報也入仕者不皆懸魚也而往往垂橐以歸或

卒官焉是固命之不猶亦由地運衰謝也若乃舌耕餬口可謂困矣然苟足代耕亦存士體今有力者不羨士之榮而羨吏胥之樂多不延師而師道日下士亦時墮吏胥術中締交焉結婚焉蛇蚓之徑既通斯雲霄之志漸失間有思自振拔者或不知讀書服古惟嗜佞諛稍聞正論輒頹爾而慭是有士之名而無為士之實也景象如此安得不貧安得不長貧

客曰子言四民固然然地運何以不復則亦有致之者昔城中民居稠密僻巷皆書聲及兵火洊經蕩為荒町客民墾種蔬東每鑿地窖履幾大許深三五尺或七八尺

以積糞穢計城西不下百餘既戕地脉乜穢山靈勸農
書嘗言北方不收糞故街道不淨地氣多穢井日多鹹
使人清氣日微而濁氣日盛夫不收糞之害且然況蘊
崇垣屋閒者相觸人生其閒保無有受其戕而染其穢
者乎余曰地運來復民居殷盛無隙地容將無所容節
余所及見郡授如李賛羅廷猷陳九齡皆碌碌然尚知自
守不險惡李以降調至後復遷望江尹去在郡甫二十
年多不學之誚亦無清譽然鄱尹有同姓者思振其貧
令凡衿監涉訟先赴授用戳李勃然曰我豈為若作代
書者事竟不行今忽忽五十年矣以視為不修帷薄之

徒居閭者不猶有別歟
吾邑古文今人多能操筆然實有根柢能取法古人者則
反少於曩詩則窮鄉僻巷皆拈韻語然不過抄撮塡砌
實能抒寫性情留心格律者亦少於曩同能不如獨勝
古人所以重專家之學也蓋向時世舊之家其教子弟
皆使博通經史兼及騷選童幼即課以對語其無所為
而為者固將以名世即有所為而為者亦思以售世不
希速獲而獲未嘗不速今則名世之業既邈若登天即
售世之資亦同之棄井對語既不復講聲韻亦多舛譌
將何以頡頏京後哉

先伯父鐵翁每言前明時文少刻本中葉始有房行士以
得見為難故購之也急擇之也精習之也勤而吾鄱鄉
先正多勇退耆壽清而不貪咸以成就人材為已任指
授論定毫髮不爽後進皆師保奉之不敢稍越軼也諸
老每喜購各塾新藝視工拙而高下其價每塾課遞年
即覓塾師隨閱定人抄可觀者付饔夫持鬻之而爽以
等子既隱示以平輕重之心亦默寓以求權衡之意隨
所獲多少為晚會詩賦成焉以故人益競於學諸塾各
有會名如婁司成羅方伯鄒方伯昆季與先人惺堂先
生皆同業所謂輔仁會是也當時諸會文售速而價高

者推輔仁焉於戲此最桑梓盛事也余輩昔不能以所
業售錙銖今復不能以錙銖售人所業姑志之以寄慨
道澤湖在仙壇東北曹姓有老儒無少長皆稱為子發先
生無呼其名者貌古氣靜余童年視穫廒里每借其書
以觀所手抄一帙多前數十百年鄉鄰書啟非獨婚嫁
慶祝即旱澇工力相助亦以駢體往來雖不盡工亦足
見當日風俗文雅相尚也帙中紀直樹村有名歸字思
文者嫁女於兵田出偶句云直樹衡天紅葉遠飄三十
里埒家對云斯文掃地綠毛長縮一千年婚姻之際以
筆墨啟侮事不足道然今人則并無此機捷偶憶予發

先生聊記之

地方事蹟賴郡邑志以傳然秉筆者往往妄芟舊文如曹石倉方輿勝覽過庭訓人物考皆取材郡邑志今志中已強半不存其耐久者莫如名輩詩文吾郡若姜白石集鄱五先生集往還贈答至今可考倘吉倉部彭器資熊伯通及洪氏父子諸集並存其風徽掩映更不知若何矣然詩文傳世未易言也筆記則稍易傳如鄱陽遺事容齋五筆夷堅四志松漠紀聞游宦紀聞諸編還文軼事多附以存吾輩讀書餘暇筆錄桑梓見聞俾流風餘韻不至盡湮異時志載得資考證不獨貲於博弈即

視塡詞度曲亦不侔矣陳人夙抱此衷而二病祟之一曰性懶而功多輟一曰資乏而力難刊

明代某學使按饒值大雪出對語曰雪地鴉行素紙亂塗千點墨姜大司成晉齋先生時為諸生對曰霞天鴈過錦箋斜寫數行書學使歎異曰此清華選也既而先生以第三人及第

秦風載獫歇驕文勢與禮記書思對命正同似是二字為一義說句作對然註皆以下三字平列場屋稍違輙以不合經旨駁放竊意古人文意質樸未必盡倣錫山土田之文也

盲術誤人庸醫堪輿皆是顧醫之害近而短惟堪輿挾其狂瞽不經之說科必元魁位必清要甚或公侯將相葉升九嘗痛斥之今乃愈趨愈下一遇世族先塋不辨氣脉概妄稱吉壤或指正穴未塟前窩尚偏或於前後左右指為肉邊菜無識之夫信其邪說公共祖山則謀盜塟他人毗連則謀越佔甚至並非隣壤憑空强佔亦或誘其不肖子孫盜賣又或冒認古冢潛載入譜或偽造契約或暗埋志石當事者智不及察奸人固得志即遇賢明訟幸得直而為累已多彼盲術固脫然事外也塋樹之訟日滋而人鬼之寃日劇誰之罪哉

從前術技者往來世舊之家皆依託清流雖不皆挾君子之心尚亦恥工小人之術彼此攻難蹤跡易敗主家陰受其福今則互相糾結此人敗露彼則以攻為援彼人敗露此又指禍為福每遇人賣山必先譏謝及獻主家亦然不滿所欲則使賣者昂價價愈昂則名愈美謝愈厚大率以十取二為廉至有數十金之價業主償得數金者又妄談公位使骨肉互相嫉忌久不能塟及塟雖泥石水蟻弗顧也久瘞之骸從恿起遷甚或舊塟頗安而妄遷之不思舊窆縱非新阡難吉譬猶人居敗屋下濕上霖蚤蝨咀嚙固為不安設并敗屋無之其苦又當

何如況屋本不敗而驅迫以出有不禍及子孫者乎此輩跡類穿窬而罪浮攘敓竊願爲子孫者力去貪妄之念孰思而慎擇之也余歸田十餘年而三有松楸之訟皆冒古塚生波雖理直界明幸不爲當事所左然皆煩勘定胥由盲術蠱惑有力高貲懸購不遑之徒憑空冒佔雖天理官法均所難容而余族已疲於奔命矣每自慙倖弋科名於先世無絲毫補反以震驚貽先壟是以痛恨盲堪輿更甚於庸醫而升九所唾斥尚有所未盡也

堪輿術也而人子於親不能不用易以地理並天文言雖不爲堪輿設然堪輿不可謂非地理猶天文雖不爲占候設占候固不可謂非天文也程朱言葬理也而術已具況地既曰理則大有大之理小亦有小之理吉有吉之理凶亦有凶之理趨吉避凶固莫如舍大從小蓋力小謀大即犯造物之忌況江右垣勢偏弱不獨難比陝洛即視江浙亦清淑倖而菁華遜地本無大又何驚焉夫郡治所在則一郡之主邑治所在則一邑之主古人不必定拘風水然川谷會聚實因地勢之自然相陰陽觀流泉厥端肇矣盲術欲誑貪愚動指郡邑之幹爲所獻地奴僕沙曠湖蕩皆千百里靈秀所鍾而昔人盡無

關知也迺余所見有築室關山湖中嗣竟絕者有葬母蹟洲沮洳處數年家中落者是皆信盲術以郡幹爲奴僕者也

堪輿不能分一方龍脈主從猶風鑑不能辨人耳目手足淺近尚僭然況深微乎蓋都省郡邑固各有主從即鄉村陰陽二宅亦各有主從是因如木之枝幹水之源委明而易辨盲術必欲借主以張從至指省郡正幹爲奴僕是何異細民蔑視王侯貧兒託言猗頓良可笑也乙亥冬省張樊川師於桐城客來無不談地者師稱文端公祖塋遠脉之美余曰如師言誠吉壤然自少祖以後恐是前明泗陵正脉非師家所得有矣師曰子嘗至彼乎余曰以皖城地形揣之峻上而夷下勢逆而偏必近正幹若師先塋有龍如彼則泗陵又何以加且淮南地狹未必能容二大龍並出也師曰此論吾家術者所未及子乃能臆得之乎因欲留余遊山余迫歲暮姑爲後期而已

豐城袁叔論以賦體錯綜青烏家言成四帙工緻可誦葬母處極自許可余觀其圖指一處曰此上得非幹龍趨會城者乎叔論曰會城蓋吾地餘枝吾地乃幹龍正結也叔論與余同日補京曹而科第皆先余不欲牴牾領

之而已於戲叔論乃得以一省正幹為餘枝之地乎訟亦未免通人之蔽矣

樂平親友皆豔羨沐范二氏祖壟沐墓在大汾潭虎山附會尤多而可哭辛卯春汪澄渠昆季招余往遊道繞吾邑姜大司成雞籠山內先墓塋內已為士人侵葬不勝太息及登虎山則積石崚嶒面面逼壓前案尤猙獰交背隔江疊嶂交峙似有情然是南幹峽中關紐其勢逆迴故與川谷相迎非沐山門戶也折而東觀吾邑周梅山先生葬處及歸澄渠問沐山究何如余曰隨衆則昧心違衆君輩必唾罵吾欲於是山絕頂購一杯可乎澄

渠曰山有餘穴耶余曰非也余恐將來有問沐地余將對以吾所營更出其上庶省紛競澄渠曰然則是山無穴而昔人皆誤乎余曰是山蓋梅山葬所之右翼也若黟寧應興王之運而生其佳氣必聚豫泗間未必由故鄉地靈即由故鄉其先塚不知凡幾何僅存此墓也意當遠戍後其墓宅必皆為他人有及經來訪姑指確塋以應墓之果沐與否尚不可知又何吉凶足論乎范墓余未及覽得非亦此類耶澄渠不以為然余笑曰子祖沐范余取周姜各為其邑可矣坐客皆拊掌

德興戴鴻源先生以甲科歷官巡撫嘉靖間居郡城於東湖之濱營別墅三與故老丈人倘徉詩酒享年八十餘平生宦蹟亦多可傳自應天尹擢撫四川失貴要意遂不及之任後姜膺薦牘卒不名盖必分宜為之也墓在郡城東郊外金盃嶺後華表翁仲甚堅壯癸巳三月余為先生傳補入三立考節

先曾大父曾大母皆葬邑東太陽步南企嶺先是有以程家渡後山來售者伯祖文令翁偕諸昆季往視甫泊舟而村民遮道詬誶以理譬曉則愈肆文令翁怒將送諸官始有出而引咎者且請成券文令翁將許之大父不可曰釁端兆矣將為異日累是厝二親於危地也乃止

及至企嶺又當方氏屋後大父復不欲買方之長老咸言此山本族不逞盜賣陳給諫葬夫人王氏族人知而求贖給諫嗣君不許時舉族七十餘家葬後甫五十年死亡將半矣今陳已無後陳族復賣我力不能贖公家即不買必有買者公家素厚德第肯稍扶持微族則受益多矣塋樹事當與族人共任之乃成價及啟土得油灰褁枯骸一具方之人憤曰使我家生祲者此也欲毀棄之大父不可命置僻處土未復而盜瘞者潛取以去矣其灰尚存一小半在塋後王夫人墓在南數丈余每祭必展禮焉方氏護視先塋甚謹方氏有隣難先伯父

亦力拯之丙午丁未間歲荒多逃亡又火災先嚴告其
族字晚芬者招使歸且畀山木使營屋又獨買晚芬田
十畝擬為祭產既而晚芬曰貧又連歲回祿遂還其券
余與子隨先嚴往祭墓方猶有廿餘烟乙亥存七烟庚
寅僅五烟七丁壬辰僅三烟五丁矣余每勸東徙隅溪
而其人安土不能從
先嚴三先伯父營先大父母宅窆延術家重繭百里內外
者屢年癸巳秋與新安程子儀者買舟至歷陽鎮周覽
踰半月時程孫方從伯父遊而其術在江浙有聲是夏
適自趙恒山先生家營葬歸趙方困諸生因程以課業

請正先伯父及後〻 今至鄱猶問伯父後人得橋南弟
傳卷中慰勉倍篤〻 程之見信名流可知也程精揆星
法推塚宅甚驗至余鴻聲莊後一山謂氣勢完聚可穴
猝購不獲及大父母葬後乃得之先嚴嘗指示程所定
處令他術審覆皆謂吉壤歲丁巳先嚴捐館先慈厝已
二十七年心惶急不及詳審且謂名術所卜必無誤及
啟土則蟻穴大瑜甕余亟移柩山莊別延術者謀之乃
余急而彼緩焉余無著念而彼張大焉余困窘而彼豁
壑焉始知若輩之不足恃也遂遍訪遺書周歷巖壑以
自實足為師數年 乃營兆於城西之堯山穴雖合葬

鞍體而門戶多假借墉又大於穴蓋立穴處四面石穀
周裹中則堅黃土土有朱綫十數橫直分明如碁局所
見羅紋土多如罽羅盤地上此特如斲偃木內心而外
皮裹之也未知二人體魄果寧否每欲改營而事會不
易言矣於是益知此事之難雖名術不能無誤況委之
盲瞽乎固不如擇背陰向陽高爽而寬潤者窆焉尚費
省而禍不烈也
乙酉秋余於城北十七里購一山將葬亡荊而橋南弟亦
未葬弟婦請以橋弟祔窆余謂叔嫂合葬則不可分則
恐山無兩穴可擇或謂任橋弟先葬則亡荊仍可得穴

余曰吾伯父只一孫關係不小明知所擇之誤而留以
自利可乎寧緩亡荊之葬以葬橋弟可矣遂讓橋弟獨
葬葬之先日屬從孫有猷董工令夜作工人曰此山我
輩屢勠事東黑石西白石不受鍬鋤凌晨刨浮土厝棺
而已何用汲汲從孫強之掘尺餘土堅黃明潤迫明壙
始就余已自城至余謂從孫移吾標乎乃謂恐前穴太
低稍移數寸耳何以知之余曰以西北角露石知之且
獨亦恐不止數寸也亟令改鑿前壙土皆如上從孫大
異之因問立穴是何體余曰此攀鞍也其力在韁他家
穴腰穴足非石則泥矣

葬經世傳郭景純著亦云陶桓公著又謂桓公註雖不可考然桓公於鄱則得牛眠地旣貴移葬潯陽又移葬長沙則於堪輿必嘗留心且與景純同時意江左此術方盛行而陶公與有聞也黎芳洲贈彭元翁詩題稱彭公大雅號太極翁精堪輿嘗作葬書安知今葬經不有公緒言存耶明代吾邑余少宰祜亦精此藝曹安峯地理原本稱葬經惟鄱陽余方伯所註為善則其書必已流布他方而吾邑不傳乙亥秋余至黟於沙田宗人家見浮梁金星橋先生所著地書抄本也采輯古籍參以已意蓋亦深於此藝者作序者孫姓乃先生鄉試房考之

子序言先生為其父卜壤得吉余時欲手抄而未暇宗人肯見貽余曰子家藏之慎重故閱二百餘年無損失諒亦先哲精神所寄也倘余攫之而不能表章則是書存於新安而亡於郡人可乎遂弗取今已忘其書名不知原帙尚護惜無失否

堪輿家有催官法余謂無官何催若既官矣雖晚達如渭濱叟平津侯亦是佳事又何以催為採此說者不過向有力之家貢諛以要賂耳蓋禍福之說於地理已屬枝葉若其人已生已長則貧富貴賤天已定之豈遺骸須剗所能致力即其說盡驗尚不足信况往往不驗乎

先曾大父璧前先嚴嘗以公費買林木擬俟成材鬻之以買祭田庚子春有族不類居閒誘其私賣價甚賤且未足踰月先嚴始知亟至城將訟之伯父鐵翁曰居間止一子日昨暴卒一孫僅數月賣樹者亦一子偶疾買樹人適來足價投以藥遂困殆延良醫診之索所服方曰無方也索藥渣視之曰此鄉間醫牛藥人何以堪遂謝去俄而死今無後則先人已冥罰矣先嚴太息而止於戲世之殺於庸醫者不少即獲祖宗陰譴者亦不少而此子獨殺於來足樹價之人則先靈赫赫誠可畏也因筆之以儆後人

鄱陽史　珥著

雜記二十五條鄧三條

人多能耐煩而不能耐閒名利兩途煩固甚矣咸能耐之愈煩則愈能耐愈能耐則愈煩矣惟閒則能耐者少稍有閒時百病交集以一生計之讀書求道竭力事畜似無閒歲然難致者勿强求既有者知自足境固未嘗不閒若名已高而爭名彌甚利已厚而倖利愈勤則真無閒歲矣以一日計之晨興而作遠暮而息似無閒晷然以身應事而事止於身心亦未嘗不閒若夢寐之間神

魂猶擾雞鳴方始念慮紛馳則真無閒晷矣豈果身世之無閒蓋已有閒而不能耐也夫閒天所不輕與人所不易遇乃不能耐者往往覿面失之問舍求田之念既無刻而休飲博聲色之娛非速死弗息亦有壯歲頗能强立老至竟爾摧頹蓋亦不能耐閒故也余年六十五矣名位固微品望亦後既無煩之可耐亦無閒之不可耐舌耕雖薄差佐北堂甘旨有書一萬餘卷暇輒尋繹亦時有新知足資講授客有談文藝者酬對欣然或脫粟一飯倘及熱境多適然不答殊覺閒之有味世必有同此意者書以諗之時癸巳八月朔

北方炊黍多乾釜去米汁熟之不漉出另蒸其炊甚速南方亦有之鄱謂之閒飯又曰悶曰闔意一也都昌人獨曰接余初不得其解既乃聞舟工命其爨者曰事忙接接罷乃悟孔子接淅而行蓋亦因欲去之速不暇蒸之浮浮而乾釜熟之亟餐以行耳否則米已漬矣孰而食之何為不可即不然棄之亦可漉取濕米而載以行恐聖人不如是酸氣且不知果能楞腹出齊境而後炊否蓋接有捷速義禮記曾子問接祭而已矣是也

朱子解道不同不相為謀云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如之類三字最該括而精蓋即善惡邪正以明不同之概使

人以此類求耳講家執定君子小人異端吾道而不復思朱子如之類三字之意試按諸情理世豈有代謀肝人之伯夷亦必無代謀采薇之盜跖世豈有贈芍而代謀栢舟之節亦必無魯男而代謀綏狐之事者聖人此語不幾虛設乎故竊謂此道字只宜就職業看如士農工商各有素藝兵刑禮樂各有專司謹不謀之政嚴出位之思雖善且正亦各有當盡之分無越俎之代也況塗徑既判互謀必不能精即精已固未免於侵且陷人於失官離局聖人之意自必如此朱子之意亦必如此非以此題課徒多滯於講章能窺尋闡發註中如之類

三字之意者絕少故筆出示之
凡鳥獸野生者其形色與不同惟育植於家則百變鷄鶩
鵞鴿牛犬猫豕皆各各不同花卉尤多新異蓋經人調
護愛養天地之氣因以遷移質者文俘者馴即此可以
驗性之自然可以驗習之變化
向傳富家翁多能知人劉士桂嘗以萬歷戊午七月杪輸
賦主於小龍橋遥見一人短衣決屨入門與主人耳語
而返劉亟問此何人主人曰鄭秀才也劉曰既秀才場
期已近何不應試主人曰此貧士方貸米為午炊何能
應試劉曰需費幾曰三五兩皆可劉曰曷延以來吾貲

以五金主人曰秀才與君無半面損許金何以償得毋
戲言劉曰我豈戲言者速延之主人往告秀才亦疑其
戲主人曰此君素樸實諒非戲即戲亦不過枉子一談
何損焉遂至劉予金如約秀才欲立券劉笑曰觀先生
詞氣今秋決當捷捷後議償可耳何必券秀才曰果爾
當十倍以報厚德是科竟捷即鄭達衷先生觀光也榜
後以五十金償劉不受曰我銀於先生甚利請仍以為
北上資俟登第後更增十倍何如鄭欣然從之次年已
未捷南宮果以五百金償劉拒不受曰吾聊以五金券
先生飛騰耳豈倖利者必爾則先生貴人我鄉民將不

復奉笑言矣鄭感其意不復強及為粵海道遣迎劉之
子以敎太學比至粵啟行館以待而嚴船禁意蓋欲為
劉致十萬貲劉年少且本雅於貲僅取二千金鄭竟以
劾罷以故不自得鄭笑曰吾官自君家得之吾於其間
粗獲時名舉家溫飽皆子尊人賜也今以子失之吾心
固泰然勿以此為意時稱劉能相士鄭受德不忘報皆
風俗之美者士桂名儒以敎名莊鄙東義城村人
以敎富而好義喜結納多俠概嘗肄業南雍時金陵有名
妓坐作聲價諸士以得一見為重而妓顧多拒客以敎
遣人致百金不親往妓遣婢邀致厚酬其婢仍不往妓

聞劉年少偉風貌格邀愈頻且貽詩導意在雍三年卒
不往或問故以敎曰彼賤人也唯利是視余恥夫讀書
而希其顏面者故以利攖其心而以不往堅吾介使知
世固有不好色并不惜財之人亦可稍為吾輩爭地步
百餘金何足惜哉以敎有詩名其臥雲閣詩先大父漢
水先生嘗為序妓貽以敎詩束故紙余猶嘗見之
吾家掌科絅菴先生為諸生日貧困甚屢窘於富人徐方
村有徐元卿者初赤貧負販景德鎮手致數萬金遂豪
横丙戌戊子歲饑民采豆葉糁羹食之盡惟元卿家業
無敢取片葉者掌科嘗貿田於其家值歲暮凌晨往收

貼糧物元卿從窓中擲與不延坐不送也其主計者見掌科衣薄而有饑色欲留粥元卿語不遜聲徹於外掌科慙歎而出俄成進士歷清要適翟司理任饒問土豪於掌科遂以元卿答翟至饒收元卿繫獄元卿百計營解不能得及掌科請養歸翟以元卿罪狀請掌科問元卿家若何曰盡矣曰彼所以能為惡者恃其貲也家既毀將不復能橫暴矣事固可無竟乃得釋元卿竟以憂憤死於戲一飯不忘厚道也睚眦必報則不長者矣然當貨貝重於儒術之際不有激烈憤懣者衡決其間則盜跖居民間者亦何所不至余館徐方再年於元卿事人至今以為快不以為怨則元卿之賊人心可知也

都中鄱陽會館明代在東河堧打磨廠鼎革後為優人所據壬辰家掌科選庶常屢清理其業而優人依託勢要如弗聞及遷御史優乃一夕遁去掌科解橐修葺復完舊物嘗覩紀其事於牓額周涵萬兄為余誦其概如此且言是館甚宏敞吾邑公車託帡幪者逾百年牓上日邊芝彩四字掌科所題極工妙乾隆初餘基為豪右所侵屋亦漸頹王翁源之源以選貢在京乃議售於隣價僅百三十金王又稍醵貲買今柴兒衚衕館而掌科牓額皆棄不取新館仍用日邊四字而不署掌科名余官京師每欲復舊而因循未果近乃聞有直署己名者洪都鄉祠中庭有帝庭敷佑牓亦掌科筆工雅不減鄱館四字吾鄉名宿尊位不少而此牓猶百年外物其用心之厚不視掠美者天淵哉

番江東北百里外有鐘潭山橫截江心上有妙智寺余舌耕寺中五年頗盡登臨之樂惟夏潦初至土人欲撈取漂至器物薪木者率宿於寺喧雜連昏曉寺有房貯木偶大小數十百軀蓋歷年駭浪中所得者余謂使諸像無靈固不足存如有靈則老釋男婦雜列或枕藉焉成何景象盍焚諸僧屈於余言然弗敢前余命學徒從置

隙地入夜焚之火多作青碧色中有所謂三官者沉檀為質香氣四徹次日於灰燼中得貓睛石一枚已燒枯蓋三官之目也石淺碧色中碧絲一縷橫斜屈曲如螺紋不知何代物雜諸像塵積間初不覺一目獨異也然有目如此而不能自見又不能使人見則當日所以為像計者亦愚矣哉

妙智寺僧可清浮梁人粗識文義雖無所解悟然尚無酒肉態晚有徒恒明本新安逃卒性極凶悍余每折之少戢丁巳秋一遊僧至衣物頗厚有銅像製甚古約二十餘斤供於座恒明竊藏之既而余以先嚴疾亟歸旋丁

大故館遂解俄聞僧感微疾恒明投以藥立死焚其屍去余歸未匝月也先是都昌劉廣旭來寺刈薪以劉廣旭精技擊而詞氣如書生恒明兒以為徒曰松亭是冬恒明攫資遁松亭撲被送之至山僻欲殺松亭滅口松亭笑曰我於師厚矣必欲見逼恐徒失情面恒明自恃拳勇悉其技以前不能勝乃奔去松亭返寺數年死同廣旭來鬻薪者九人後悉散布各蘭若為僧惟天保者最拙樸甫成童未幾亦祝髮人惟以天保呼之不及其法名也余庚寅重過妙智天保已儼然黃面瞿曇矣俯仰垂四十年慨想舊游遂記之

凡果木經三接則核碎裂不可種北方佳桃其核皆如栢子之房王戎之李核想亦屢經移接使然如果自鑽其核勢且潰爛不可賣矣戎縱貪鄙亦何至是此殆溢惡之言

凡將得科名往往有夢徵余獨寂然豈心氣粗強神不以告抑名心素淡遂不能與神接耶然丁卯館南康趙都伯署一日午曉抄書偶倦起步楹簷間及返坐見所用筆有光芒溢出二寸許注視之發自毫端蘸墨處皆爛然五采以為斜日所映殊不為意既而館僮言適待茗至見筆上有光如余所睹乃更置原筆及他筆於几俟之數日不復見始異之是秋余偶與鄉薦或遂以為發軔之祥然余鄉會兩闈名次甚庳莘葉不著何足煩冥冥之啟告耶第其事徵與古人夢筆生花夢人授五色筆事相類聊記之

余初濫廁黌序同鄉一妙年先達垂問曉得作詩否余答曰古人高處實未窺若里巷應酬或不至失韻失粘先達頓從者貽以近刻數紙記夷堅志支乙有再書徐大夫誤一條余所遭頗相類第愧舅無中丞甥非時相耳夫登撥科名又負門第亦烏知嚴壑中固有績學而耻炫鬻者耶葉溫川聞而咎余不遜於戲此登達所以日

驕而晚出所以日陋也然繇今思之即謬衍假借尚當謙避況緩頰一言非甚醜詆而憪然以對不亦褊乎因書示兒輩隨地作戒可矣

唐詩人張祐硫黃詩云一粒硫黃入貴門寢堂深處問玄言時人盡說韋山甫昨日餘干弔子孫按此則山甫之死正與洪文安服礬石圓同文安豈不見此詩者而甘蹈覆轍何哉

樂平洪巖余嘗遊而記之其中物象皆石乳結成不假雕飾而石橋石筍懸鱗懸蕉懸甕皆奇而石囷尤奇其間涓涓者尚滴瀝未已將來之奇安知不更有進於此者

嘗閱閩省通志有玉華洞意可相亞而周櫟園閩小記則謂玉華有經人力增飾處惟稱洞口風聲如浙潮洞尾兩巖互合日光如滿月而四壁皆烟煤捫掖者掌皆黑黝如阿鼻獄余謂烟煤之黑固由遊炬之多亦必洞石黝質不然洪巖深入亦須秉炬而烟煤未嘗聚且洞中沙泥細膩皺履埴膩及都甫出洞見微日埴皆自去皺履乃更光潔如新滌以視掌皆黑黝者不又有淨穢之分哉

昔人稱不以成敗論英雄此言場屋得失仕途通塞可耳若以斷軍國大計則室蓋軍國所關事機瞬息論英雄

正當以成敗夫所貴乎英雄者以其成也成而不至於敗也苟不成而敗焉用英雄湯武且勿論漢唐以還成者尚未能無非敗者亦何嘗盡是譬諸奕然兩敵之家乃有失著故或將勝而敗然其勝者亦必籌筭較明始能乘瑕蹈釁謂勝者仍獲可也謂敗者為高不可也若果是國手決無敗理縱小有疎虞亦必別圖補救倘竟一敗塗地必非國手矣碁敗不得為國手事敗須得為英雄乎諸葛公嘗言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先事致儆儆英雄豈能為此語非明知必敗而倖冀也然則不論成敗第可為文謝言耳要亦勢決無可為非期於必敗

盖聖賢任軍國之重必不稍參嘗試好謀而成光山乃眞英雄隳都出甲豈任自成自敗哉圍成不克非敗也未得久於位也倘委任專且久成決可墮公室決可強即請討陳恒亦必有立於不敗者故竊謂義兵雖敗猶榮終是儒夫智勇俱困口角真英雄豈忍於敗處爭名苟兵以義動而但期於敗則南宋英雄當推屢敗之張德遠彼韓蘄王岳忠武劉信叔虞雍公之金山朱仙順昌釆石皆不敗而成將不得為英雄或亦非通論矣

木綿不見於經詩文亦少用者或以為唐宋始有而經史之布皆麻也然左太冲蜀都賦布有橦華註謂其花柔

毳可績為布通鑑梁武帝木綿皂帳史炤云木綿江南多有因木綿之明驗也丘文莊謂木綿元始入中國楊升菴譏其未見史炤之說宜也況考禹貢厥篚織貝註曰錦名又曰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蔡氏雖未質言吉貝之即織貝顧安知吉非織聲之轉而織貝非即蠻布之精者乎今沔布充貢者價與錦綺埒梁武皁帳想即此種則錦名之說亦不盡誣朱子漳州勸農文多種吉貝麻苧因以吉貝為木綿矣顧氏海槎餘錄載儋人稱綿花亦曰貝花今木綿之瓣形正似貝則貝即木綿織貝即木綿之布較如也左傳衛文公大布

之表今北方稱布葛成者曰葛布麻成者曰苧布曰夏布惟木綿所紡則曰大布土俗相承必有所自經史凡云布者必皆大布無疑或疑魏晉以還何篇籍絕不及木綿此又不然文家勢不能盡收天下之物吾輩亦何嘗盡見古人之書豈可以目所未經輙謂前古未有乎况經傳皆有跡可尋即謂木綿與五穀並茂於唐虞之代也可

裘之制詩禮最多然圖考所列只是後世之裘古人裘制似無裏而毛皆外向曾子言反裘而負薪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新序魏文侯言反裘而負芻若不知其裏盡而

毛無所恃耶若如今制則反而負薪負芻必先傷毛後乃及皮覩反之為皮則順之為毛可見羔羊之詩五紽五緎五總惟無裏故見之必言五者明其裁製整密若令制則五者無由見矣漢楊興說樂陵侯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尤可證毛之在外古人嫌毛外露故裼以衣所謂表裘不入公門也夫子緇素黃各隨裘色固欲表裏如一無影映斑剝之痕耳若如今制則裼不當如裘色而當如裘面之色矣

後學之稱本孟子以待後之學者語固是謙詞然亦當內審品地倘相去甚遠或且背而馳焉即勉强攀附與孔孟之陽虎王驩何異此與稱弟子於關壯繆張睢陽同一不經先哲有靈能無斥而唾之耶朱子於周子邵子用此稱當矣滄洲精舍告先聖亦然恐不如施諸周邵之妥今人於大儒遺文遺蹟稍一措手輙標後學在後賢固以得附先哲為榮頗不知諸大儒果不麾諸門外否故竊謂誠有功聖賢此心又何仰贊則第署姓名已足表驥尾之附可無輕稱後學也

錫山秦生幼時夜行人見其頂間有圓光大如箕冠婚後漸隱自知其前身乃某山中苦行僧事見徐拙菴懸榻編夙因記余謂此拙菴先生援儒入墨耳余弱冠時頂

上光徑二大餘月中夜行熠煜露草間人已皆可見李未舟泊斷水與徐爾寧乘月登岸光着田禾大猶不減時四十三矣婚冠漸隱之云至余何以不驗疑是陽氣充滿所致與修養家放出嬰兒同機何關夙因而誇如箕乎使拙菴先生聞余頂上之光不知當復云何廿許年來木嘗行月中姑識之以曉嗜談空幻者

余自少多夢飛騰起水踰山棲於鷗鵝而往往下視鳥鵲之背蓋蹻足側臥氣溢而揚於六夢為固不足異也昨忽夢從大海之東向西南行意若欲返吾鄉王隆觀者一俯觀海水澄澈無際而所謂穹龜修魚皆潛伏不見望

海石畔山青翠可数玉隆在縹緲間而中界巨嶺嶺自
南而北不知延袤幾許嶺西疊嶂千萬重巖壑介其間
正如碧紗籠殺之衣微露襞積痕耳危峯穎出者如青
筍林立城郭村墟率小如方罫方駭矚間已至所謂玉
隆者宮庭甚壯後負層嶠面正向余所來道前有澗澗
上石橋甚偉橋外皆古木修藤余從橋上飛渡即有青
童來導握手登階如舊相識方欲就所栖止處時有貴
人設法席甚盛而青童預若有所譏訶又有十許青童
與余雜立貴人者咸不能見俄俯首出青童挽余度橋
覘之遂寤蓋丁亥閏七月廿七夜也晨興追思覺大海

重巖雲日皆斂飛空獨遊瞬息千里咸歷歷心目間穎
余素無意玉隆不知厥境矣似頻年南北往來旌陽祠
所在皆是未嘗一詣都中歲祭鄉祠亦秖以先哲致敬
非媚禱也忽有此夢視黃山谷晝臥蒲池寺所遘更奇
惑者安知不詫為遊仙而余頗自笑我寧屈曲自世間
安能從汝巢神仙旌陽誠欲進而教之將舉昌黎語以
報

呂子約嘗以讀書過苦致疾朱子貽書謂以耽書故遂忘
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
孝子守身之意哉為勤學人進箴此中近名嗜利正自
別有膏肓之候不獨耽書外證也發崖時當知觸類余
自廿八時攖血疾體漸衰不能夜坐偶極視大言輒怔
忡不寐癸酉客繁峙秋間精神忽振展卷終日不疲即
夜坐徹曉而晨興如常私竊自幸以為久服獨睡丸之
力如是者累旬既而念少時稍勞倦就枕輒瞑夜失眠
晝必困倦今即充實豈尚有加於曩必疾也遂掩卷一
字不觀惟閉目靜坐欲南歸而禮闈不遠且不知此疾
之作何名狀因思六疾皆不宜有惟所臥炕後連接土
坡凡物得水則質倍充色倍澤此殆為濕所中蓋兼六
疾之風雨矣然地主周慕劬方攝崞篆無可與謀未敢

以自削付醫試索火酒飲少許遂稍能闔目連進數日稍
勞即知勸及冬而愈次春入都同年熊藕齋館內城去
秋一日理數日之業踰月疾大作手足重腫庸醫攻補
雜投費不貲而勢日危闈事遂輟余迺以先人默相啟
之悔悟幸免沉痼且忝竊科名故筆以告人使知濕之
中人能使人氣血驟盈初起即覺攻治不難倘漸漬既
深而又不知去濕則為攻為補皆益其疾而診家未必
皆知也余偶以閱歷得之我輩誠能於有餘時慮及不
足則世有同病如呂子約者可不復煩朱子之戒矣
火酒性最烈昔人腐腸穿脅想皆此物鄉閭間屢有被其

毒者余素不能飲村醨三五杯醺然矣客繁峙既賴火酒以免甲戌在京邸夜卧多昏眊醒後月中見霧繞榻前足臂皆微痛飲吾家國公酒少許輒数日平善後每五七日進一杯以為常癸未輯葉梧叟先生集於餘干之梧岡雖榻於楼而嵐靄所侵臂腰皆痛肩胛畏寒盛暑亦擁以絮拜輒不能起因取國公方漬以火酒醇厚者飲兼旬而愈比年必備是物上佐老母甘旨次亦沾及戚族自飲歳不過二升許遂獲終年無事余以不飲之人翻受火酒之益故筆以志憎而知其善之槩非敢左袒醉鄉率天下以腐腸穿觔也

星命占卜余素不信郷會試凡十皆未嘗與術者接一言爰我者或相强余曰此何足問即謂必得亦榜發始知其得不以此輩一言遂算獲儁也謂必失亦待榜發始知其失不以此輩一言遂不入闈也譬猶言人將死亦必氣絶始决一刻未絶則言猶未驗擾擾何為夫古人卜以决疑吾輩應試正所謂不疑何卜者也豈小數所能前却哉諸君子咸不以為然祈籤點卦終日紛紜雖足消旅邸餘閒恐胸中未免先多一事矣

戊午余館黄岡徐氏祠堂中玉蘭春花極盛秋復開一花正向余坐處從姊子徐穀生謂其瑞在余欲為詩表之時余方居先嚴艱亟止之癸亥余古田僦舍後千葉石榴秋開一花大如盌花心俄起一臺結榴大比他榴之中者乙酉丙戌余餘干門人俞峇岳後圃牡丹連歳秋花皆無他異盖草木花實有異於常必氣有餘而發之未盡則後候未至而氣已充盈則先固亦物理之恒不足為異但桃李冬實則與偶一有之不同司變理者自不可忽乃志五行者槩以為妖樂談言者競冐為瑞其於天人感應之理亦淺已

甲子郷闈後查輯侯在村塾候捷音偶一星家至遂問得失星家極言不得且無將來望輯侯怒曰得失我自操

之何與若事以數錢問汝聊貸汝諛言排遣豈買汝詆訕耶比之出俄榜發得副車癸酉登賢書嗚呼風鑑如唐舉猶失之蔡澤況人取數錢之旨術乎得君快論差為間者作氣君名璘長余六年工書負奇氣雖赤貧而意興不衰與人不設城府余於諸友中素以遠大相期僅以下第遴選諭東郷艱歸復以遴選諭鉛山二子皆既婚而歿今踰七旬矣庶出一子尚幼坐老苜蓿盤中可歎也時方差次拙業偶憶故人漫及之甲午八月初六清晨

淮東手談卷三十一終

鄱陽史　珥著

雜記二十七條

虞虹升天香樓偶得云類書所抄纂者必詳出自何書方可令覽者參攷嘗觀裨史彙編一書不能一一明註所出至有以古人所稱余者儼若纂者自稱古人所稱是時者儼若纂者之時甚可怪也余按虹升此說甚可思近來陷名者動以抄撮為能而涉獵亦甚寡陋於所抄撮出處非迷即誤甚或妄生意見殊可痛恨然觀偶得之編亦未能盡註所出則亦目論矣余平生凡有引述必明載所出一則欲使人可考一則避盜竊之嫌

周宿來秋部茂源恤刑雪苑肊託言執友之山人於丘秋部引錢鶴灘因學究冒師而執幣造學究塾次請謁事高風攀映真足寬鄙薄矣事見宋牧仲筠廊偶筆乙卯鄉試初場畢周慕劬過寓談及次題高明覆物句之難偶及鶴灘事余曰此不獨鶴灘可敬即學究器宇亦是玩世不恭一流不然有攖被逃去耳豈能直告鶴灘竟宴然當鶴灘之禮鶴灘亦豈濫拜傖甯為師者此亦所謂高明覆物也慕劬深以為然

壬申禮闈首題文有用天有十日者吾邑舊尹黃獲村先生適以奏最在家招飲談及所用坐客譁然怪笑余曰此用左傳申無宇語謂自甲至癸也笑者默然既而用者笑者咸獲雋而余下第然余輕犯掩人於朝之戒至今悔之書以志儆

說文刊音丕寒切剟也削也劉歆答揚雄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削除也今俗誤作刻梓之用是乃削除非梓行也升菴之說如此愚謂刻書正用剟義即削亦剞劂家所必然且刊木字法甚古即借用不科義亦雅何必定以一說相裁

平生所見雪景最佳者辛未之嶧山癸酉之代州己丑之

鹿洞而鹿洞登臨吟賞又較嶧代為勝然猶莫奇於乙未之青湖時余甫七齡先嚴攜余闔門僅六人旁無四隣大雪綿數日平地深丈尺簷間氷筋大如盌長三四尺繞宅修篁枝皆亞及地椿栗桃李枝枝積霙如梅花大放圃有栟櫚數十株葉尖皆結氷者長數寸如珠蓋小徑中無人跡者數日余終日踉蹌瑤屑中携竹杖敲竹每一擊輙琅琅如鳴玉而數株皆起林間終日琤琮有聲雪墮鳥翻耳目不暇給飢雀滿階除松鼠窺甑而竄厨者去而復至先嚴命傭就地爐煨榾柮以石銚烹雪余衣履皆沾溼時就爐炙且煨栗以啖稍憩則復穿

綠林薄矣迄今思之猶覺寒色在肝膈間惜當時童穉惟解頑嬉絕不覺厥境之奇厥樂之大也故書以志慨

先伯父鐵翁以詩學繼先大父後及門多喜為詩如劉棫余日燦王夢桂從子傳祚外甥姜士錦此外則族弟之綱及紀綱王大壎王大垠昆弟棫字盛公日燦字英三傳祚字衍旃士錦字闇然大壎字友虎大垠字緒鴻之綱字仲三夢桂字覺仙諸君子篇咏相上下中惟友三壽八十四所作有林下風致覺仙以鄉薦諭金谿盛公僅壽歲薦餘多不永年而衍旃兄卒時僅二十四所著染月堂詩外甥江泮高墉梓之以傳而余與蔣心餘為

之序

先伯父雖布衣而當時士風淳古道德文章皆共尊崇鮮有與先伯父抗行者南豐鄧君牧為諸生時客遊鄱來請見并贄近藝執禮甚恭集唐為贈歎稱南豐後學時伯父年未六十也鄧俄捷去為學官以庇諸生抗文宗想其人决非媚世者今之學者不耻受命於先師幸矣况肯以遊客屈己於異地杜門自守之布衣乎

吾邑永城李侯頗以名教自任初下車聞先伯父名甚傾仰枉鑾先施伯父展謁一謝外無私面焉既而侯以春王正月考課士及門暨子姪輩咸請其說伯父走筆應數人胥見賞後知出伯父手遂於芝陽試卷中刻一首註其下曰隱逸史某蓋奪還嫁名而藉以為重非伯父果嘗與課也否則世固有逐童子隊之隱逸乎哉侯此刻流布不少恐將為伯父累故著之且侯後入人譖幾欲以僞學羅織無所得而止伯父旋徙居故縣介石不終日乃所以為隱逸也歟

余素寡交庚辰將歸以詩見贈者甲戌同譜三人頓古湫李滙川尹松皋丁卯同譜蔣心餘陳秋浦同郡則胡羽堯諸君子誼摯而詞篤覽之生敬然余尤服膺秋浦出不違時處亦尊之句用意深婉拔出諸作之右

文文山賀馬碧梧丞相書引范文正司馬涑水蓋責難之意多於稱道施者受者其人品均可想見於筆墨之外王鼎翁生祭文丞相亦即此旨讀之可得古人立言之體與愛人之心是書宜入郡志

先曾大母同懷弟姜蘭滋先生名荃林以崇禎丁丑進士令寧國調房山擢御史闖賊犯闕間關南來解石帆六等定罪疏中所云其已奉旨錄用者某某及姜荃林等十人者是也向微史有此疏將永在疑謗中矣先生見時事不可為遂拂衣歸先生在寧國時分校所得士有徐汧者即所謂徐九一也時亦傳聞異詞先生試擧舟

訪之抵門徐辭焉僕固請徐問曰乃主赴銓乎抑浪遊
也僕以市衫訪故人告乃肅衣冠奉迎相持大慟於戲
古人道義相尉類如此

芝草在吾鄙土人呼為鐵脚菰其多而不以為珍可見先
墅在青湖余所生長地也後山歲産芝大小奚啻千百
本樵牧者見而不取大率必黃壤高崇得櫟樹之液乃
生下隰及黑壤雜砂礫輒不生其生也或獨榦或連十
數為叢若巨櫟既伐其根所毓則芝大而奇初如菌黃
白色既乃深紅老則紫而微黝芷嫩黃其臟比絨綺潤
者踰尺高不及咫他木亦產芝楓樟櫧榆產者皆灰白

冬青産者灰褐色大有踰二尺而厚踰四五寸者碩栲
然如牛胃古人以紫芝為尚而誇為瑞物宜哉要未免
隨方士術中不然何祥徵偏集吾邑而先墅又獨際其
隆歟夫櫟以不材見誚漆園庸詎知其朽質餘津翻為
耀世之珍則櫟於木類殆亦箕穎之高蹤燕臺之駿骨
好名飾行者亦可以思矣

庚子秋旱自五月杪微雨至九月始雨早稻稍遲者皆損
晚稻則全無矣壬寅秋亦旱酷暑余時隨伯父鐵翁讀
書紫家巷東湖水熱如湯數日間菱芡皆爛盡魚亦浮
僵每晡時日影歷盡凡十餘天上水中霍如流星凡半
月始解火災自六月朔始不數日輒發亦有欲乘機肆
惡因而放火者巷中居民多茇舍城濠以居年卯秋旱
余至歙練江涸筏不能行彼人言郡治下江中石上有
刻字曰萬歷十三年見此石壬辰旱亦同井泉皆竭而
熱不甚酷惟今年自五月杪酷暑夜亦不解人頻有暍
死者然雨亦時作雖秦露足而井泉未涸交白露節十
日炎威猶未退天道固不可測哉甲午秋分日書

鄙以尚書世相傳者余先世及北門之胡余童時從舅氏
子琬子玉二翁得所藏尚書本其所擬題識以朱雖不
過舉業筌蹄其精詳已非今人所及又以墨筆圈點逐

字評注識解往往迥出章句訓詁之外如謂帝曰欽哉
接慎徽句甚順曰若二十八字為後人所益禹貢前半
為上林所祖後半為子虛所祖之類尋行數墨家豈能
偶涉藩籬哉第不知出外曾祖外祖手抑其家塾師筆
也脫果出塾師則是人亦非恒流微尊師重道之家豈
能延攬而諸舅氏後嗣凋落幾盡書種靡託三百年以
壁經投科第故族僅存此帙余深寶愛而痛惜之

邇來吾邑風俗之薄即稱謂間亦可慨也余少時見閭巷
間尊則稱以伯叔長則稱兄幼則呼弟若世舊之家更
井然不紊先外祖胡豹采先生稱先大父伯季皆云某

叔盖外祖高祖世美先生士彦與先五世祖同譜故相承至百餘年不替今人則於桑梓尊長泛稱先生甚有非所宜施而施者非尊之蓋外之爾薄更踰於居位並行矣尤有可怪訝者輩從弟姪亦以先生稱夫家庭尊卑定自先人不容以盛衰易遠近奪苟於稍有氣燄者便忘分獻媚於近狀寥落者輙肆意鄙夷此皆勢利心腸市井氣習而讀書子弟亦或染焉有識非惟齒冷抑且心寒

韓忠獻重修五代祖塋記云惟墳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絶為重琦自志於學每見祖先所為文字與家世銘志則知實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其所志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惟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廉嗣之志忠獻此言較歐公瀧岡表義更宏大蓋丁兵革播遷則考索尤難世乃有聚族墓次祭酹不行甚且鬻以與人則視公所云世之絶也何異者更可痛矣余先世自鄞徙鄮歷世篤於松楸護視惟謹故自余以上十三世之墓巋然皆存余自五齡時即隨先嚴表可趍公墓於櫟山十二歲展附郭趍芝公以下各墓祭曾大父企勉公墓於企嶺十三展古田各墓是後或歲一

展禮或數歲一展禮雖山界屢爲奸徒所覬所幸塋域分明族多同志尚克捍禦獨惜祭產久歸貪[illegible]不能續置歲祀闕如偶閱安陽集感而志之

忠獻韓氏家集序曰命諸子姪人錄一本以藏於家後主之者或不嚴謹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余按人錄一本厥法甚良余家歷世各文先伯父鐵翁嘗命彙抄既成二本呈翁訂定存翁笈中翁歿後歲及捡翁遺書以先世諸手稿及此抄別貯一簏封鐍授余及橘弟成立完而歸之甲戌橘弟宦粵西簏寄從甥高省垣家既而甥歿簏爲人所發蟲鼠穴焉而此抄及他帙皆不可復問矣年來擬欲重彙而心力不給不孝之懲固知應所逃矣

琦奉皇考太師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歸厝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以所生太寧郡太夫人侍葬焉棺槨之制率用降等安神之次却而不齊示不敢瀆也此忠獻太夫人胡氏墓志中語可為嫡庶並附夫窆之法公自謂慰孝子而稱人情後人或以所生匹嫡或不容庶附窆皆不考公之用心厚而有別仁既至而義亦未嘗不盡也

朱子集中詩題多有名呼時賢時貴者此必尊朱子者妄有改易不知既有唱酬則有交情有分誼宜稱字或稱

官觀孔孟書中自門人稱名如武叔子敖咸不名呼此
亦孔子三畏孟子達尊之義何必名呼賢達乃為尊道
純哉

漢儒傳經之功鉅矣然附會支離可笑而人莫窮其由者
莫如武王崩成王七歲踐阼之說夫成王冢嫡也武王
壽踰九十計邑姜之齒想亦相亞成王應亦五六旬矣
且邪晉應韓皆叔也而唐叔又同母倘少壯絕無生育
八九十老叟老嫗乃連產二雄恐非情理此殆因周書
冲子冲人之文而誤不知冲乃成王自謙之詞猶湯武
之稱小子也周公以是稱王想王尚未免喪即位故代

為降抑耳今必以冲為幼則湯武亦可因小子之稱而
呼為童穉矣

冒籍之禁前代甚嚴非私此疆爾界所以一人心厚士習
也今人多攻擊之或有來請者余曰此當循其本使吾
士人心果正則賄賂不能入文運果隆則覬覦不敢生
釋此不圖而欲攘臂以前將不獨無同室之助或且有
收漁人之利呼朋引類可勝攻乎且彼能化商賈農工
為士而吾且化士為農工商賈吾所憂在此而不在彼
惟欲與邑人士共相勉於自強之道而已節

吾邑明末有芝山書院盡兵巡舒希渚先生創胡大理祠
所創中祀鄉之先賢五人先五世祖惺堂先生在焉事
具郡邑志　國初太守翟公象陸改建郡庠東南濱出
故藩各廢田七百餘畝資書院之用而祀五賢如故田
後為郡學所貪賴書院遂廢庚申前郡尹楊侯聖階始
改營城東巡臺李蒼厓先生額以澹湖書院其膏火則
皆芝山舊物也垂三十年未廢縣學舊亦有田以養士
明邑侯祖德饒公震元所購歲收租幾二百石碑尚存
文載志租入幾碑明言買田若干半以為會課之供餐
半以為貧士之薪水其愛士造士之心胎然可見惜桑
梓習而不察無復過而問焉者偶因移建芝陽書院竣

事而筆以備考

古人無往不謙約今人無往不放縱即如字以表德古多
一字而足以子字孔門諸賢可考也蓋當時名卿大夫
皆然漢初此意猶存唐宋以還雖不盡然要多寓勉勵
於表德初意未失余少時見親友家庭之字多以子汝
惟以為助義必戒最近三二十年乃務為誇大或專事
新僻而全無義理或又有下一字用亭軒堂溪全似別
號者古意蕩然矣

陰符經一言天有五賊又言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
人萬物之盜青牛宗旨自不必拘以儒家之說然既謂

之賊則不可謂見之者昌矣既謂之盜則不可以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為盜機矣疑賊乃賦之譌指五常也盜乃道之譌後兩自然之道即此蓋謂天地人物之始也好事者務欲立異徒失立言本旨而究於義何當

仲弓父賤行惡之說本史記蓋漢人附會論語子長未經深核而誤載之宋儒亦不詳察引用其說遂使大賢之父負惡聲於數千載以愚臆論此讀時以子謂子賤子謂顏淵比故也若竟連曰為句自無此誤蓋此乃仲弓為宰時語與舉賢才舉所知發明觀仲弓焉知之語其取人必詳審或有核及家世者故夫子以此為訓若竟指仲弓雖有意氣自用之師亦決不以犁牛比高弟之父況聖人語氣和婉豈有犁牛人父之理即孔門記者皆仲弓同業之人豈忍顯斥家惡以垂訓其父即不足惜如其子何此等處正須善會註意

古人祭用尸竊嘗疑其不經即如王父之尸用孫則尸必正坐設父兄主祭不以王父視之則無用尸為矣設竟以王父視之北面而事之父兄即壓於尊而為尸之孫儼然以王父自居於心必不安於理必不順倘不以王父自居又無用尸為矣且祭以追遠為死者設而肖以生者正類俚俗出現降仙童又類優伶裝扮神鬼且徧

象人而用孟子尚以為譏況竟以孫代王父不幾於之生致死之死致生乎古聖制禮決不為此疑此後人說經之誤也蓋尸主也詩禮所云尸皆主也即木主也蓋古制廟各有主而有已毀未毀已祧未祧主之所在矣今人祠制不同祭亦各有專期祫禮則合羣廟之主而祭之楚茨所謂以妥以侑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皆指本主也蓋主在羣廟以合祭之故而迎之以來故有妥欲其歆故有侑祭將畢故有起祭既畢故有送觀本篇神保是饗神保是格神保聿歸雖以神保為尸之嘉號實即木主之號蓋周人尚文之習然耳惟木主一成不變故為神之所保若以人為之而大夫則主人為之其人無常恐不足言神之所保矣禮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亦言木主為即今之書題蓋木主有父之名子自不忍操筆今人行述猶用他人填諱而作主書題必藉他手似猶相沿未墜安在古今人之情必相遠哉

客有餉余生鶩者忽因暴面而疾作余不解所以詢諸素養此禽者曰鶩最畏東風故養雛者必避之否則暴殞又一人曰鶩性愛東風東風作必張口向之雛之所以暴殞者張口向風而不知避因為寒所中而殞也若本

鷙則風不能驟傷惟遇東風雨作亦張口東向口盈滿心腹亦不知避每有懽鶩者故畜是禽者值東風暴雨必謹護之于之鷙疾殆亦由此幸在櫺簷間尚不致猝斃耳水盈於口乃茹而不知吐啟而不知閉鷙之拙乃至是余疑其説不然然觀古來沉溺貪戀於名利者其知茹而不知吐知啟而不知閉以自殞斃如鷙者固亦多矣於微禽乎何疑

以上四條迺　府君五月間所筆今於稿本抄出補卷末乾隆乙未秋不孝男存蘭泣血識

滙東手談卷三十二終